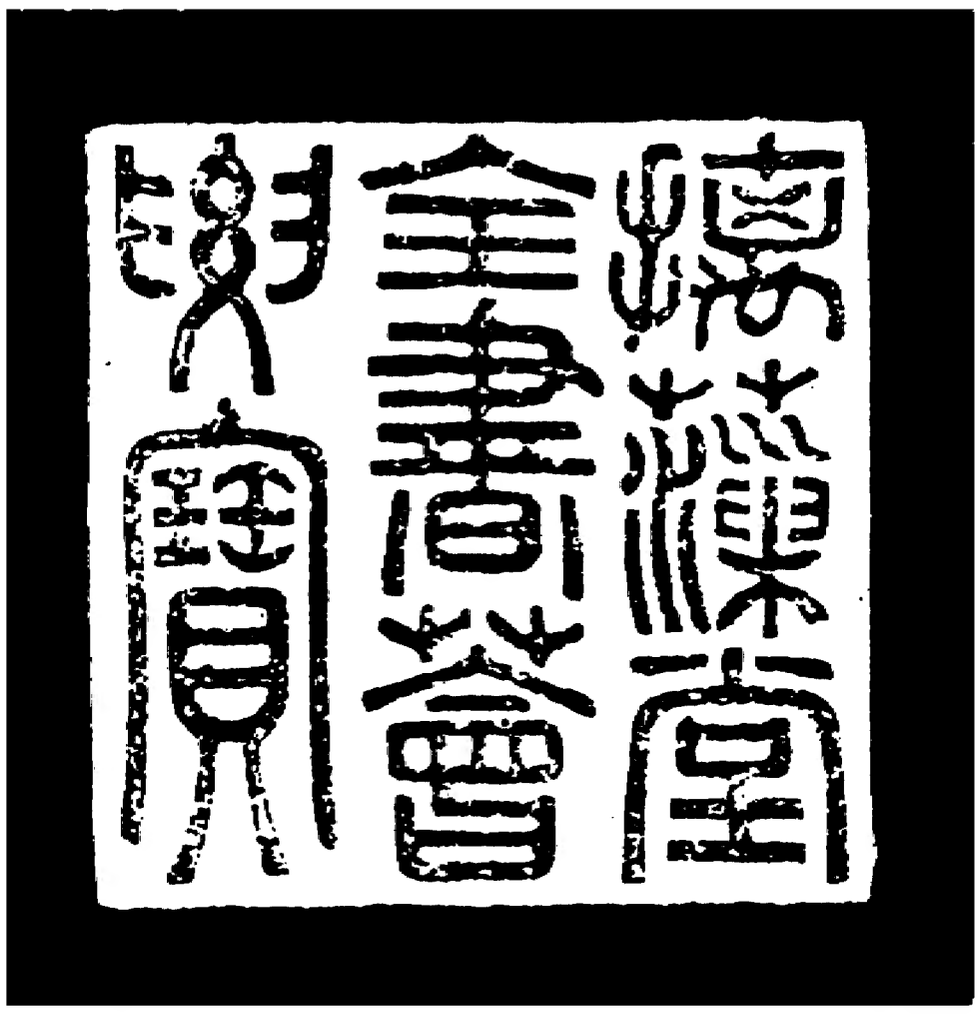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三冊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61

揚子法言

〔漢〕揚雄撰　〔晉〕李軌
〔宋〕宋祁　司馬光注　〔唐〕柳宗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揚子卷一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絡觀

御製書揚雄法言

偶觀法言用智之句喜其有卓識可謂明哲矣夫奔壘之車沉流之航迫不及待安用其智然不有未奔沉之先乎是誠明哲者所宜思也既而笑雄之能為此言而不能行夫劉蒙為車航之小而莽為車航之大劇秦美新為在奔沉之先乎抑在奔沉之後乎雄何不思於奔沉之先以致生而有投閣之驚死而蒙莽大夫之謚則是雄之為言仍虛飾之車有繫之航耳吾於是知言顧行行顧言之為難也且以知立言之不可不慎也

乾隆御覽之寶

揚子法言目録

卷一　學行篇
卷二　吾子篇　修身篇
卷三　問道篇
卷四　問神篇
卷五　問明篇　寡見篇
卷六
五百篇　先知篇
卷七
重黎篇

卷八
淵騫篇
卷九
君子篇
卷十
孝至篇

臣等謹按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晉李軌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秘司馬光五家註凡十三篇案隋志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李軌註又十三卷宋衷註唐志宋註十卷李註三卷又别有揚子法言六卷所載篇目各不同今本多作十卷而篇仍十三不知起於何時又考陳振孫云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叙傳其分冠篇首自宋咸始今流傳之本皆如此則沿宋咸之舊也雄作此書以擬論語僭經之失頗為後人所譏如劉知幾

謂其務為小辨以破大道程子謂其蔓衍不斷優柔不決胡宏謂其假借問荅且又淺近特甚晁公武謂其務擬聖人鮮所發明往往違其本指所謂謹毛失貌皆極指摘其疵病而宋咸司馬光曾鞏唐仲友趙秉文輩則又極其推尊至以為得孔孟正傳俱不免於過當蓋其於學雖無所得而掇拾聖賢緒餘稱述仁義要不失為儒家者流且其文辭奇古亦可以沾丐後學固未可以其造詣之未純而槩斥之也其先後注釋者李軌稱解柳宗元稱新注宋咸稱廣注司馬光採三家及吳祕注附以己意名曰集注光少好此書用功甚深故集註剖晰精審尤為世所重云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咸重廣注揚子法言原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亹亹而為己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譔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為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荅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如五聲十二律面友戰悖之類甚顯而反釋之理尚秘者則虛焉如猗頓之孝書與經同雖噫秦縊狐螾不腰臘禍傳沒齒之類甚秘而反闕之闕文者弗能正如衆人所不能踰脫不字之類譌字者乃無辯如聖人不干作不手之類至於言不詁如殪傷劓之類而事不屬如遷善隅斷參辰之類議失旨如風不再實錄

多愛周人行秦人病行有病曼之類而舉失類如擊劒北賊莽寡擬秦之類已什其手是使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為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為詁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宋咸進重廣注揚子法言原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遺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奥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之異罔忽於棄遺臣是敢冒邦刑仰干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石之觀以文化咸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閤門投進以聞臣瀆犯宸嚴無任屏營激

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司馬光注揚子法言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奥唯其簡而奥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祕閣吕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詔内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

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輙采諸家所長附以已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異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已丑涑水司馬光序

揚子法言卷一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顏師古曰舛相背大氐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顏曰大氐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火高反其字從手○光曰光謂氐下脫不字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顏曰譔與撰同象論語號曰法言學行篇咸曰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何嘗不由乎學故此所以首衆篇○光曰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將相使令說樂馬邪之類兩音易辯者惟於始見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祕曰倥侗未有所成顓固而蒙昧也光曰倥音空侗音同又音通頌與專同恣于情性觸意用事聰明不開闇塞之謂○祕曰不能性其情則聰明有所蔽訓諸理訓導○咸曰理猶道也言天民蠢闇故教諸道以開明之也○祕曰於是聖人貴學乃訓以仁義禮智信之正理譔學行祕曰譔撰述也古或通用夫人自有聰明天命非學則不能啓發故謀道常以學為先學行之上也祕曰夫學者所以為道者也率性行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言之次也祕曰能辯醇疵發成謨訓學之次也○光曰言者徒能言而不行教人又其次也咸曰行性而言訖可以為師矣故又居其次○祕曰欲廣其業以覺後覺學之又其次也○光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人故又為其次咸無焉為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為下矣○祕曰三者無一斯衆人矣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光曰好呼報切下可以音求者皆不音倣此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楊子好學不羨久生○祕曰學如不及豈佚羨久生然後為學哉○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已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者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祕曰天生五行其性仁義禮智信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祕曰仲尼乘行而貴述之駕說者也其道豈不在茲大儒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祕曰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光曰復扶

又切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咸曰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為無益○祕曰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稟受已定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錯石名也咸曰揚子善誘于人以為木之思爾苟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琢之則安能成割圭璋之用○光曰礲盧紅切焉於虔切雖有良金以為刀不礲則不能斷割雖有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之既得之則誠性亦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祕曰學而至道質性愈全○光曰金玉二物苟礲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豈得謂之無益也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

分而已○咸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止焉不欲以能彊人也○祕曰止焉則止也○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蠕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咸曰螟蠕桑蟲也蜾蠃蒲蘆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祝而化之以變為已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殪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祕曰詩草木疏云螟蠕桑上青蟲蜾蠃細腰蜂言螟蠕與蜾蠃異類殪而祝之以成其子刱仲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光曰螟音冥蠕音零蜾音果蠃郎果切祝之又切學以治之祕曰治其性思以精之祕曰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祕曰過則勿憚改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稟受已定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人以為木之思爾苟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琢之則安能成割圭璋之用○光曰礲盧紅切焉於虔切雖有良金以為刀不礲則不能斷割雖有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之既得之則誠性亦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祕曰學而至道質性愈全○光曰金玉二物苟礲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豈得謂之無益也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

祕曰治其性思以精之祕曰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祕曰過則勿憚改名譽以崇之祕曰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祕曰自強不息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咸曰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棄弓良去策般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乎言實非也○祕曰羿與逢蒙業射者也王良業御者也公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各捨其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光曰音義曰逢薄紅切般音班按它書逢蒙或作逢蒙宜讀如字三子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有過人者鄉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烏有不可也或曰此名也咸曰周孔顏之名彼名也咸曰羿逢蒙良般之名處一焉而已矣咸曰或人見揚子并論周孔良般疑其名等如一故揚荅以下文○祕曰或人謂有道之名有藝之名有名無二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名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揚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為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揚此文以嶽瀆為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四瀆為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祕曰周孔

顏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踰也○光曰吴宋本作衆人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脱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方術之士言能銷五石化為黄金故有此問○祕曰或人謂三品之金皆可鑄為黄金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祕曰揚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故荅以鑄人○光曰覿見也**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鑄之今殆庶幾○光曰借問顏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他物為黄金何以異此**或人蹶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蹶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鑄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祕曰或人悟旨問妖妄之鑄金得具體之鑄人○光曰蹶子六切**學者所以脩性也**祕曰性仁義禮智信

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祕曰其性禮者其事視其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咸曰桐當為侗字之誤也雄自序學行云倥侗顓蒙此曰侗子者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為洞無所據焉○祕曰此章言學為王者之事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太甲太丁之子既立不用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處仁遷義以聽其訓已歸亳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子者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旨遠也孝至篇曰勤勞則過於阿衡皆其類歟○光曰桐當為侗音同又音通侗未成器之人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祕曰有似是而非學者不悟從而為道者多矣○光曰師者正人正己而後能正人非異如何○咸曰關關也孟子云鄒與魯閧言市聲如閧而閧然○光曰閧下降切勝音升**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關之市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祕曰一關猶言一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必立質人以平之一卷書之少人說各異必立師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皮命切**一卷之書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責買者欲賤**以習非之勝是也**咸曰非謂異端之術○光曰南方之俗以焚尸為美羌戎之俗以雕題為美**況習是之勝非乎**咸曰是謂正經之術○光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曰聖人之道明則異端自息矣**於戲**光曰宋吴本作烏呼音義曰上音烏下音乎又許宜切**審其是而已矣**祕曰習乎習誠慎其習也以習諸子之勝於五經也況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學者詳審而已矣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過於五經**或曰馬知是而習之**祕曰道家亦非儒**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光曰蔑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上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祕曰衆說之

小所見者小也○光曰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說之不足學易知矣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祕曰儒學者本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乃王者之事故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壽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咸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萇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或問進祕曰進於道曰水或曰為其不舍晝夜歟光曰為于偽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祕曰盈科則漸進

也○光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祕曰鴻漸于陵水流就下其漸一也○光曰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至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滿而後進也請問木漸○祕曰易曰山上有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祕曰巽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光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脩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止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案櫨也○祕曰桷謂之案○光曰案音節斧斲削也藻文飾也鳥獸觸其情者也祕曰無別也衆人則異乎祕曰衆人有禮義之別所以異乎觸情○光曰人為萬物之靈賢人則異衆人矣奉宣訓誨○咸曰賢人豈特但能奉宣教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誠之性而異衆人○祕曰賢者遠之異於衆人○光曰能循禮義賢人矣制立禮教○咸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祕曰聖人作之異於賢人○光曰極深研幾聖人則異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其豈徒哉○咸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情則動故作禮義使衆人自別誠有旨焉○祕曰聖人制作禮義使人自別於鳥獸豈強為之教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祕曰人而不學禮義之經雖夷曠而無憂素如禽何○光曰不學則不知禮義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光曰言非獨習其文而已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安能立其業○祕曰求而不得蓋有所未至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祕曰睎睎慕也○光曰采繩證切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祕曰顏子庶幾疑其難至○光曰易以豉切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祕曰正考甫宋宣公之工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年傳曰及正考父佐戴

武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祕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閟公之廟亦睎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光曰揚子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咸曰書謂諸傳記之書猶論語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等書宗道與經所同也而世不尚咸曰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未也故云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咸曰揚以為皆本諸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祕曰凡諸書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可乎書謂若左氏傳古文尚書毛詩樂記之類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

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祕曰漢之明經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餘不在焉○光曰啞於革切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乎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祕曰或人以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獲饗亦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耕獵如此利莫大焉○祕曰必須治者以道德資焉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咸曰參辰二星名晉史董因曰公子重耳以辰出而參入言重耳以驪姬之難出晉當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比列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子不器乃遷善之法也禮曰安安而能遷鄭康成曰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是多其可遷則遷為遷善之義也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祕曰參辰二星不並見猶善惡二途不同迹是以君子貴捨惡而遷善者聖人徒也書曰推狂克念作聖○光曰比皮志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惡遷善而不息則為聖人之徒矣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歸之不已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祕曰語曰今女畫畫止也○光曰惡烏路切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故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頻頻之黨甚於鷦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鷦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晏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祕曰鷦斯鷦鷯小而多羣言頻頻黨比之人甚於鷦鷯之羣徒好賊稻粱而已矣○光曰鷦羊茹切人而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揚子之所譏○光曰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貌相媚悅羣居遊戲相從飲食而已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祕曰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亦曰丹圭趙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言揚子一廛一區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咸曰先生有道之稱猶先覺先知之士市井相與言則

以財與利如其富祕曰彼利我義言當以義○光曰宋吳本作如其富如其義音義曰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今從之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祕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光曰養皆余亮切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祕曰猗頓用鹽鹽起魯之富者言猗頓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箪瓢是為餒矣○光曰猗於離切或人以為顏氏之親恐不免於餒也曰彼以其粗祕曰施以飲饌顏以其精祕曰奉以承順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祕曰彼以大馬之養回而不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不回顏豈劣哉○光曰粗千胡切養體為粗養志為精驕亂爭疾為邪屢空不改其樂為正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祕曰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寶以為樂○光曰樂音洛下可以意求朱衣金印貴者之服下章言富不足慕此章言貴不足樂皆不如學也曰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珠外物爾乃說樂也○祕曰顏子樂道故曰丙或人樂物故曰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也○咸曰或人以揚言顏子樂內而非紆朱懷金故以顏之屢空為難非以嘲揚子之意也○祕曰顏子屢空何為樂內○光曰言顏子貧賤家資屢空其內何樂之有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祕曰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也非此雖得天下豈顏子之樂哉然亦有苦乎光曰顏雖樂孔子之道豈能不以貧賤為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咸曰言顏之所苦無他焉惟苦孔子之道卓然耳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祕曰顏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光曰李本作顏苦孔之卓之至也今從宋吳本或人瞿然咸曰瞿然猶駭也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祕曰瞿疾視貌或本作懼祇當為祇祇適也或人瞿然曰茲苦孔之卓也何適之所以為樂哉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光曰瞿音句祇音支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悅而慕之所以為樂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祕曰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者仲尼是也有學術業此外無心者顏淵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今從李宋吳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為心學術業者當以顏淵為心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咸曰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學之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祕曰據孔子所立卓爾顏淵聞一知十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祕曰習孔者孔之徒睎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揚子法言卷二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吾子篇

咸曰人既裕乎學也則吾道有歸焉故次之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光曰宋本迄作訖今從李吳本迄許訖切顏曰周周公也迄至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矣○祕曰迄至也一本作訖誕大也章明也周孔之後禮樂大明○光曰漢書及李本然作終今從宋吳本乖離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為一句言自仲尼之後詭誕之章作而乖離於道今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隔乖離二字於下句甚失其義諸子祕曰異端起乃乖離於諸子矣圖徽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穢之邪徑○咸曰徽善也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言詭誕之章乖離於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祕曰圖謀也徽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徽美○光曰漢書作圖微今從諸家譔吾子祕曰綺靡荒唐雕刻詭誕俱謂之文人各矜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光曰貴道德抑浮辭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擬相如以為式○祕曰顧嘗好辭賦作四賦○光曰少詩照切下可以意求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悔作之也○咸曰漢儒之賦古詩之流尚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矧乎今之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爾作之者作宜愧焉○祕曰其文雕刻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或曰賦可以諷乎駭歎之聲也○祕曰言賦將以諷之廼歸於正○光曰謂若上林頹墻填塹之類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也○祕曰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然後諷之有正如其不已廼復成勸言不正也○光曰宋吳本無曰字今從李本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祕曰組織纖麗○光曰時人以為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祕曰猶麗靡之害正也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言擊劒使人賦可以諷諭勸人也○祕曰劒客擊劒之客謂劒之利器可以防愛其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擊劒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咸曰狴當作獄字之誤也狴犴牢獄也劒客之論謂劒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道故對之以為若使擊劒可衛身則囹圄之牢有三木之威因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不能也蓋特沮其劒術爾今注文與好賦相聯段解之復以狴犴為擊劒之形貌又以狴作狴犴矣○祕曰狴犴牢獄也言劒之威人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狴或作狴古今字爾○光曰狴邊兮切或作狴又匹迷切犴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多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之為善也劒雖可以衛身不若以道自防不至於用劒之為善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祕曰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乘繩證切言亦有益於事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祕曰麗以淫○光曰皆誇誕過實之辭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正

法則○咸曰詩人之賦猶二雅之作○祕曰一曰風二曰賦雅有典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咸曰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祕曰覽者已過矣○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立法則辭人徒誇誕過實不可為法**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祕曰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光曰言其無益**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紫亂朱之義也紅即朱也蓋正色焉紫間色焉故語曰惡紫之亂朱○祕曰使白為黑惡紫亂朱**曰明視**曰惡紫之亂朱**問鄭衛之似**祕曰似雅樂**曰聰聽**光曰蒼蠅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似雅音皆人所難辨唯聰明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祕曰離朱善視師曠善聽今不世有如之何視聽哉**曰亦精之而已矣**祕曰不必朱曠亦精專而已矣○光曰言精心以求之則真偽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祕曰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光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咸曰其音中而正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宮商溫雅失之矣○祕曰哇淫聲也五聲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成象而和樂生焉雅也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亂而在樂生焉鄭也○光曰哇烏瓜切哇以喻奇僻之論**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祕曰黃鐘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以平和之舉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摧揚摧大舉也○光曰宋吳本確作摧今從李本確堅貌黃鐘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誥子猶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慨以中正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咸曰淈亂也○祕曰淈濁也淫辭之淈亂正法屈原曰淈其泥而揚其波○光曰淈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辯汩亂道真人多悅而惑之以陷於非僻**或問屈原智乎**光曰屈九勿切**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令屈方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咸曰非也言原

事楚王入則圖謀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汙如玉之瑩矣然為上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矣丹青喻讒○祕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為楚之忠臣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于後世廼為楚之辭臣爰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光曰音義曰瑩音營又音榮又烏定切石次玉者玉瑩喻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沈不足言其智也**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貴事實賤虛辭○祕曰尚事實**事勝辭則伉**咸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質矣○祕曰質勝文則伉直也伉當作抗古或通用史記曰子路志伉直○光曰伉口浪切伉謂伉直伉直者質之謂也音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咸曰

揚子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賦爾下註謂賦頌者虛過非也○祕曰據當時賦之賦

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直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祕曰丈質彬彬○光曰稱尺證切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為非篤實之真○戚曰足當為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也若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戚施之義也○祕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觀足容也言也容也為有德之文藻矣○光曰足子預切如字足言善辭令足容盛戚儀有德則為文章無德則為流偽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祕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是法歟莊子曰公孫龍辯者之徒

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戚曰言棊鞠雖鄙技亦法也公孫龍之法類此○祕曰梡當為梡梡刮摩也棊鞠戲具器用之末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光曰斷音短梡舊本作梡音緩又音欵○宋曰梡當作梡胡官切從木誤也梡刮摩也言刮摩皮革以為鞠○光曰梡當作檀檀呼顧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檀革而為鞠言圍棊蹋鞠亦皆有法以取勝

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祕曰言書不合乎禹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為法也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戚曰邐迤猶卑眇也介小也○光曰宋吳本峛崺作邐迤今從李本列力紙切崺移邇切

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戚曰介大也惡讀如川澤納汙之汙言升東嶽而觀則知衆山之邐延已卑矣況大丘乎浮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濁小矣況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則諸子已小矣況詭辭以為法乎爾雅謂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云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涸滀宜其黃濁詩云江有沱喻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出耳○光曰惡音烏下同沱徒河切

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末無

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祕曰惡安也

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祕曰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

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徑谷也○祕曰徑宜讀如陘陘山中絕也蹊徑也言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矣面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光曰徑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以入於道也

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祕曰正門也

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祕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戶乎曰戶哉戶哉言斯戶也豈它也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戶哉○光曰闕

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祕曰蒼頡一篇史籀十五篇皆字學

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而妄名不名而闕○祕曰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

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恃○祕曰戰兢忘其皮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揚今從諸家本說音悅君子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光曰別彼列切下同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祕曰別辨別也聖人文之大者其文炳煥也君子次之其盛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貍貉○祕曰辯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貍變則豹祕曰辯人晞君子則君子矣豹變則虎咸曰貍變豹豹變虎豈然也亦循循然善誘人也○祕曰君子晞聖人亦聖人之徒○光曰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彼取此孰禦焉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祕曰若市書之肆○光曰要於實切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祕曰見則儒之本鐸也不見則說鈴也諸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穢亂聽有淫侈則邪僻○祕曰口有擇言則是非相亂聽不正則入乎邪僻○光曰辟音僻擇謂言雜是非淫謂聽入邪哆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咸曰吳起述曾子反名不孝韓非述荀卿卒聞刑名○祕曰哆唇下垂貌亦謂其言不正也猶辭賦本欲諷以正道而其辭以邪哆矣○光曰哆昌者反又尺氏切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咸曰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祕曰未有專述邪哆之辭而能歸於正道○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作稍正道今從諸家本言習聖道而陷於異端者有矣未有習異端而入於聖道者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祕曰孔子之道已試之效且易知也○光曰較音覺易以致反或曰童而習之曰紛如也言皓首猶亂○祕曰紛如亂而不理也班固曰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祕曰孔子之道已較而易知猶夾谷齊人干會孔子以正言卻之不姦姦也互鄉童子請見孔子以絜己與之不詐詐也○光曰孔子之道以正化姦以誠去詐故較易也諸儒佑畢以為博多訊以為辯是以姦敵姦以詐勝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不以詐欺詐者以詐欺詐○咸曰非也聖人之不以姦欺姦不以詐欺詐雖賢子皆知之矣豈待揚子言而後辨哉夫不姦姦者謂不姦其姦如懲惡貶惡之義不詐詐者謂不詐其詐如闕文之類○祕曰如使姦以敵姦詐以拒詐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之也○光曰己之耳目尚不能正焉能正人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祕曰百家之聞守之以經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遠○祕曰衆言之見守之以聖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祕曰不聞詭辭何以表經旨之約不見小說何以知聖道之卓○光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雜色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祕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不益於正理○光曰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也君子之道有四易

簡而易用也祕曰居敬而行簡光曰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祕曰一以貫之炳而易見也祕曰坦然明白法而易言也祕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光曰有制度可言也震風凌雨凌暴○祕曰暴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夏大也帡幪蓋覆也○光曰吳本帡作幂音荒今從李宋本帡莫經普耕二切又音并又音萍幪莫紅切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郛郭限內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愆違○祕曰聖人之道能遠暴虐○光曰聖人之道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治亦宜亂亦宜如郛郭可以自衛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咸曰墨翟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之是兼愛也然無親疏之別楊朱之道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之是為己也然為己乃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

而教授其徒以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然為己猶得不毀傷之義無親疏之別大為不可故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此孟子闢之之辭也○祕曰楊朱墨翟之橫議充塞聖人之正路孟子辯而開之廓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祕曰若韓莊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光曰折之設切下同萬物名狀雖殊其極其性命皆稟於天衆言理趣雖殊致終歸於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光曰惡音烏曰在則人亡則書祕曰五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咸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也脩則克矣故次之吾子

事有本真祕曰凡事有本有真真正道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克能咸皆○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已意自布行之而勿求備於人故曰不克咸本諸身自求之義○祕曰言陳施之動咸萬法而不能咸一其本在脩身○光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已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也譔脩身祕曰內充至理而行止出處皆成律度

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祕曰矯思猶正思也說文云矯揉箭也○光曰思斯恣切箝巨淹切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祕曰事得

其宜之謂義言脩身正思定而後發俱中道之宜奠定也○光曰中丁仲切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惟揚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流厥義無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祕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無全故亦子之生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笑喜怒喜怒者善惡之端也是正性與善惡相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所謂混也○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上可下善惡混也故貫誼新書亦於人主分三等曰有上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不可以引之而下下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中主者可以引之而下也故

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為善則行桀雖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也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貂易牙則亂今揚子之意謂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祕曰習與性成○光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媾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藜莠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人之性善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惡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脩之何

如耳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御氣為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適惡路則駑蹇○祕曰人馭氣而行猶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光曰夢得曰志之所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乘而之惡則為慢為暴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王之法不用則亦勤且憂乎

光曰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己任則其事多矣然終不見用於世則徒勤且憂乎

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

威曰孟子謂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

或問銘

祕曰若湯之盤正考父之鼎皆有銘圖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桓魋其如予何茲所謂不憂矣

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數美戒慎之至

聖人之辭可為也

祕曰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也人有之類所謂文章可得而聞

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

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信作敬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誠全德故人信其言

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

責今信敬素著○祕曰彊學以多識力行以安道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蠻貊之邦亦可行矣

珍其貨而後市

珍貨價必貴

脩其身而後交

脩身交必固

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

無所不通○祕曰貨珍者價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賢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光曰先

成己道然後接物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無之於言○祕曰慎言榮辱之主慎禮有則安無則危慎書習是勝非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光曰宋吳本有為作為友今從李本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祕曰易曰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君子之交謂之朋友非朋黨也小人之交謂之朋黨非朋友也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祕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覩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祕曰仰聖人之道彌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光曰人情莫不好大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若仰覩聖人之道則知已所守之下矣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卻也公儀高也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光曰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咸曰明謂明悟剛為剛正○祕曰休舒明而且剛故能爾儔誰也○光曰誰能如此捨利而取義也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祕曰可以安處義路也祕曰可以遵行禮服也祕曰可以飾身智燭也祕曰可以照物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數誠○祕曰可以合契○光曰符契使人可憑

以為驗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祕曰發而皆中道有意哉祕曰謂志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祕曰惡乎自畫○光曰按孟子無此語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尼之道治脩其已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世無仲尼○祕曰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光曰若人人治已以仲尼則仲尼宜多曰治已以道當以仲尼之道率率馬以驥不亦可乎祕曰治已以道當以仲尼之道率馬以材當以驥驥之材可也○光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彊學○咸曰喬喬當為驕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諭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尼猶大田莨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也故徒思遠人心忉忉者也遠人指仲尼○祕曰周讀如甫喬讀如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吳本上田音甸喬音驕曰日有光月有明咸曰此言仲尼雖沒而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而光明在焉○祕曰日月在此光明甚邇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盲矇以喻不學闇人○咸曰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

熒故五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絕矣遂至熒枯莩沈冥行而已矣○祕曰三者用數之終數終而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矇矣○光曰矇音蒙

熒魂曠枯糟莩曠沈莩孰也○光曰莩芳无切

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宗元曰熒明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祕曰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莩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晏云莩者葭之白皮埴地也○光曰擿它歷切挑也埴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脩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為棄目矣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光曰宋吳本言重行重貌重好重今從李本行下孟反下可以意求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觀可觀望也○祕曰非禮不好必有可觀○光曰觀古玩切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咸曰犯人必衆故憂及矣行輕則招辱咸曰冒禁必多故罪至矣貌輕則招辱咸曰人必易之所辱亦多好輕則招淫咸曰嗜其邪也不亦淫乎禮多儀美其多咸儀也或曰日昊不食肉肉必乾日昊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史音古或作賈○咸曰論語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此義同之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祕曰野謂朴野史謂文勝其質○光曰李本史作賈音古音義曰賈人衒鬻過實今從吳宋本

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其無憂適意之然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貴○光曰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意也喻君子之樂道亦然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咸曰臞瘠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之有○祕曰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其樂○光曰臞具俱切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咸曰捽謂以手捽菹茹也○祕曰邪有道富且貴樂也邪無道貧且賤樂也顏何臞哉○光曰捽在忽切百官牛羊若堯之所以養舜也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鈞之輕簞瓢之樂他人之所不能或問犂牛之鞟與玄騂之鞟有以異乎咸曰犂牛雜色之牛玄黑也騂赤也鞟皮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之色與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祕曰犂雜色玄黝也騂赤也皮去毛曰鞟○光曰鞟苦郭切騂息營切曰同咸曰言其為牛一也故曰同○祕曰毛附則異然則何以不犂也咸曰言既為牛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騂而不用犂也○祕曰祭祀之牲取黝騂而何不用犂也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光曰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

貌之禮文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祕曰致孝于宗廟山川貴純色而不敢用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刲羊義見易○咸曰罷當為饗字之誤也夫晏饗之牛羊不毛雖雜色可矣故犂與不犂皆用之○祕曰如為賓客師旅之性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刲苦圭切惡哀都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為若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衆人則何必禮文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祕曰若哀公問儒服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之類○光曰鮮息淺切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祕曰今魯不用其言非好而問之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劇矣故仲尼降王黍離詩於國風明其不能復雅政而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但能使魯作東周不亦易乎曰不然也孔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言當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作平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則魯亦可尊樹王室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爾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者宜辨之○光曰興周道於東方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祕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也今人惟知韓非言法而不知其本韓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門謂孔子之門○光曰宋本作問今從李吳本曰在夷貉則引之祕曰韓莊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知樂禮樂之不存在蠻貊則引之也倚門牆則麾之咸曰麾去莊周與韓非同習不亦甚乎或者其衆取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為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世尊傷仁非則圖之益也其利已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位卹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病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又問自此已下只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荅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其筌迹一以貫之應近而已○光曰貉毋百切言夷貉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上為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祕曰上衣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光曰上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正道今乃紱鄭衛誦韓莊聖道未成而更於邪僻矣安用之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之聽口不隸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隸習○祕曰無聽不是無言不善隸習也言不俟習○光曰隸羊至切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祕曰可聽則聽可言則言衆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祕曰志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已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祕曰惟義所在義也者所以宜仁而適道者也聖人曰神神德行也○咸曰天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益於德行而已○祕曰神猶道也苟子曰道出乎一曷謂一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觀乎賢人則見衆人光曰賢人能為人所不能必有以殊於衆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光曰車爾有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祕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

聖人之道賢者宗之賢人之道衆人日用之○光曰天地聖人之所取法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祕曰欲廣其道○光曰己師為己之師也天下有三檢光曰檢猶限度也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為法○光曰所安利者不出其家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安利徧於天下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於禽門所謂觸情○祕曰不性其情○光曰如禽獸由於禮義入於人門祕曰禮者人之所履義者人之所宜○光曰宋吳本人作仁今從李本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祕曰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運明智極深研幾非常人所能逮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名○祕曰禔福也福者百順之○光曰是是支社奚二切又音題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敦重也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祕曰心志廣深而儀形肅括斯士之福也括猶檢括也○光曰弘深不淺露肅括不放肆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憝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憝大惡也○祕曰悔吝生乎介元憝大惡也○光曰憝徒對切慎之於微則過惡不大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訓乎己苟或令人順己○祕曰上士好德聞而誠之下士是己聞而誠之訓誠也言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耻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祕曰言焉而不慙於言行焉而不耻於行雖聖人猶畏憚之○光曰人之言行無可慙耻者是全德之人也故維聖人猶敬憚焉

揚子法言卷二

謹案卷一第五頁後七行處仁遷義刋本遷訛迁
今改
第八頁後七行奚斯魯僖公之臣十四字當在下
節此疑有誤
第九頁前二行松桷有舄刋本桷訛桶據詩經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倚頓用盬鹽起刋本盬訛監據
史記貨殖傳改
卷二第一頁後四行漢書作圖微刋本微訛嶶據

漢書揚雄傳改
第三頁前八行離朱善視刋本朱訛諸今改
第八頁前八行豈待揚子言而後辨哉刋本待訛
特今改
第九頁前六行聖人之道刋本之訛也今改
第十頁後二行惟揚子以為人性雜刋本惟訛為
今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悔吝生乎介刋本介訛分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揚子卷三至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揚子法言卷三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問道篇

咸曰身乎克脩道乃可議故次之脩身

芒芒大道 洪荒混湛之初○咸曰大道統言聖人之道芒芒者大之稱也注以混茫之初釋之可乎○光曰漢書及李本大作天今從宋吳本 **昔在聖考** 聖人作萬物覩伏羲肇畫八卦六位成章○咸曰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並古先聖人考制之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故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說注獨指伏羲畫卦以解之不亦謬乎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 二五得中然後利見○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得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幾者惟顏子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注以二五解之甚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位安危之象此統講中庸之理相去異焉學者辨之○祕曰大道芒芒惟聖人考之遂明大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不可姦罔** 咸曰中而正者非姦罔所及○光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譔問道** 祕曰世以虛無湛寂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道○光曰尊道德禮樂黜老莊申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咸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無所不通注謂萬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祕曰道貫三才合仁與義而言之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咸曰他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無不通亦可以通邪曲之方乎○祕曰他異端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光曰宋吳本無道字今從李本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咸曰上答以正而不他或人以為川塗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說亦可適於聖理也今下無答文者蓋鄙其不論教故不對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答皆出於子雲然其立事垂制理當為之然也學者辨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哉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因形以取譬○咸曰非也或人知揚罪以曲道而不答故曰而復請之以為安得直道而從之也○祕曰譬如塗川皆曲而車航不捨晝夜何所擇得直道而由乎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祕曰塗雖曲而通夏川雖曲而通海由之可也猶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之而已莊周申韓漸諸篇則顏閔其如台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道歸正之義○咸曰上既止答以川塗雖曲可通諸夏諸海而或人不喻復謂曲事可通聖道乎今下無答文者亦鄙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聖人無不正也安有曲事而能通之哉注懵其旨以謂大解曲道通歸正義深失之矣○祕曰或人喻其

旨也事謂異端之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焉得直道及事雖曲上皆無或曰二字今從李宋吳本揚子設為或人意寤以結上意耳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無之於一○祕曰合譬一身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有道則行斯達矣德以得之咸曰有德則動斯得矣仁以人之咸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事得其宜禮以體之咸曰有禮則時保其體天也五者人之天性○祕曰五者之備天命全也○光曰天性自然不可增損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戶昆切五者合而言之則渾而為一隨事言之則散而為五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為聖一人兼統者德備於身全○祕曰道統仁義禮德故謂之道人統四體故謂之人可合而不離其身乃全也韓吏部曰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闕一則不成人或問德表祕曰問德之的然為天下表者○光曰問有德之人在上其治化表見於外者何如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為也莫知為上之樂為下之苦○咸曰非也作倫也君聖而倫之於上臣忠而倫之於下故上下交倫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德之標準也○祕曰德足乎己加乎民天下有道此屋可封豈有的然作之於上作之於下而莫知也請問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咸曰言民日由禮而不知其制也○祕曰德既然矣請問禮○光曰李宋吳本皆作請問禮莫知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莫知今從之或者以為治化既出於上豈得人莫知之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咸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威儀三千不可盡詳哉故禮不下庶人蓋上

畎行而下能效則民得之矣何制之知焉○祕曰禮亦然○光曰德者得也有德者行禮於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人自為善豈知治化之所自邪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祕曰何如去禮而專任德○光曰或者以為曷若專脩德安用繁文之禮

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為人無禮何能立德○祕曰譬人無體非人也何由為德○光曰言禮者德之體也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咸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祕曰天何為哉雷動風散雨潤日烜山止澤說而萬物生焉

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祕曰莊子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

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咸曰言萬彙紛錯得之自然一一而刻之何力能給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饔飧○祕曰老子以道道其所道德德其所德雖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光曰虛靜謙柔

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異哉夫能統達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爾者不得已之為教也○祕曰聖人以仁義禮俱道也老子以仁義禮別為一端以至崇道德薄仁義非禮學故無取焉耳揚子言老子者皆據虛無二篇而言也嘗試稽之家語孔子問禮於老聃是與聖人之道同也故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羣廟之主取羣廟之主以從迎四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聃云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效也觀此二章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為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之類亦曰老氏之作也言貽食之術文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為之名歟昔崔浩嘗讀莊老

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祕曰聖人言之極至吾道無所昏曖開之廓然見四海○光曰無所不通

閉之閑然不覩牆之裏不開聖卷諭無所見○祕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內○光曰宋吳本閑作闇今從李本音義曰閑匹庚切閉門也光謂不學牆面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祕曰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彌壯左氏傳曰官宿其業○光曰宿蓄火也以諭藏之於身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咸曰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觸於堯舜信治天下而捨是雖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疣贅體之外物者也○祕曰黃帝堯舜俱以禮文五常之教為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黃帝堯舜以為外物邪○光曰疣羽求切贅之瑞切疣贅言冗長無用也

或曰太上無法而

治法非所以為治也咸曰咸以太古無法陶然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道○祕曰伏犧以前無聞焉疑其無法制而自治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咸曰惡其與禽獸同○祕曰近禽獸而無別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敘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祕曰伏犧大明天地之撰畢天下之能事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伏犧而成乎堯○光曰伏犧始畫八卦造書契至於唐堯而煥乎其有文章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咸曰哨哨多言貌禮所謂猩猩鸚鵡能言夫羲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羲而下○祕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枉矢哨壺○光曰哨七笑反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祕曰八荒之禮曰蠻曰流禮樂孰是○光曰言八方之俗各有禮樂人人是其所習果誰為是曰殷之以中國殷正也中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或曰孰為中國正直北辰為天之齊也俱偏僻未知誰為居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影晷度均也○咸曰古者言天體者有三其一曰周髀言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圭測影夫土圭者周公之法也宜為是○祕曰五常之政之政之所養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天地之中則為中國矣過此而往人也哉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咸曰正文但論華夷之禮樂爾註引諸子非其旨焉○祕曰八荒之外聖王以禽獸畜之○光曰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樂者安足取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祕曰礙止也止以為準無則禽異則貉咸曰左衽樊蠻與諸夏殊○祕曰無禮樂則禽異禮樂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祕曰五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為人之由禮樂也○祕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于筆舌○光曰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咸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增益之夫智者無不知也用之益之則惟變所適出奇無窮故姜牙興於周而退於齊少伯霸於越而歸於陶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所以用弗益之則囊括而祕退藏於密故顏守一瓢而道彌光孟著七篇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弗用與不用益與不益不能虧其一贅多也○祕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智無一贅之虧矣○光曰不贅虧不蓋衍字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彊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爾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曰所為惡夫智者為其鑿也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祕曰深知制度之所為則禮無不在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已或問大聲光曰問聲孰為大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

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光曰來吳本眩作眩今從李本眩眩皆音宏大聲也**或問道有因無因乎**光曰黃老之道貴因循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祕曰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為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下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効也**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應化而已○光曰所以有為者救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何為哉**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咸曰阜盛也富也**無為矣**祕曰阜厚也垂衣拱手視天民之厚盛何為哉**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也○祕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為之時○光曰宋吳本皆作天民無下字李本作天下民**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為太古下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祕曰太古未作禮樂是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光曰老子曰古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絕仁義絕滅禮樂**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能視耳能聞是以聖人配地作禮以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如**

而節之○祕曰天之始生人即使其目能視耳能聞是以聖人配地作禮以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咸曰言使民視聽皆由禮樂則安用塗之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末由也已○祕曰視聽無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塞之○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或問新敝**祕曰問政教之隆殺如衣之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咸曰新猶初革命之始也敝猶久守成之際也夫革命之始制度未立姑仍舊貫故曰襲之守成之際觀可以變故曰損益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此之謂矣○祕曰政教之隆則因而襲之敝則革而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祕曰道家尚德而薄禮故言太古之人未有禮惟懷德爾**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咸曰馬安也言太古之人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祕曰二者俱懷母之德也**曰嬰犢乎**難無禮也○咸曰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矣可乎○祕曰人殊禽獸豈皆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咸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祕曰嬰之未有知犢之畜類乃母懷而已**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而後盡其美善○咸曰言今或去禮則人獨知母而不知父皆如駒犢矣故兼知父母禮可備也○祕曰懷父母乃愛敬之道宜直以德而不禮是與其嬰犢之懷曷若夫人父母之懷之美也懿美也**狙詐之家**咸曰狙猿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欺籠之故莊子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

狙公以智籠衆狙也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欲排斥之故為之言○祕曰狙詐兵法權謀家流也狙善詐故以為名猶狐疑猶豫之類○光曰狙七余切又千豫切

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咸曰言我用巧詐之計可以不戰而使人兵屈敗雖堯舜亦然矜之之辭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

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咸曰言屈人之兵則或血霑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堯舜之為乎○祕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汗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咸曰衒言其玉而賈售以石此巧詐之為也可乎○祕曰言堯舜而實以詐者也○光曰衒音縣賈音古

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無○咸曰言有詐與無詐誰優愈猶優也○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

曰亡愈祕曰無愈於有○光曰言與其用狙詐不若亡國猶勝也深疾狙詐之辭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咸曰子指揚子也言無詐為愈則子將六軍無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師必尚奇勝○祕曰或者疑其無權謀則武備闕○光曰將子亮切下可以意求

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咸曰得其道猶言全七德合軍志之類○光曰若漢高祖用韓信彭越陳平之徒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間背叛○光曰若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咸曰脩德任賢則舞于兩階而三苗格故仁者無敵於天下何狙詐之有○祕曰駕御權謀亦須有道○光曰當以識度恩威為本

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咸曰言將征伐諸侯以為威必資狙詐其可亡乎○光曰言立威必須征伐征伐必須狙詐奈何云寧亡國而不為狙詐乎

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祕曰如五霸德威之○祕曰若三王

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咸曰當以德威之○祕曰若三王亦皆有征伐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咸曰言征伐必須此乃可○祕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咸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周禮司馬之法何必詐哉○祕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不征當用是法何必狙詐哉○光曰司馬法齊人所述古兵法近正道者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祕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殘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俎故曰不仁之至也○祕曰不教而殺視人如牛羊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咸曰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螻天螻也螾應劭云蚯蚓也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螻螾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狸螻螾不過乎膢臘之候矣○光曰螻膢皆落侯切螾餘忍切

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咸曰砥磨石也精曰砥麄曰礪

不亦可乎刀鈍礪之以砥筆禿銛之以刀申韓行法以救亂如刀砥亦所以利之也○祕曰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銛當為作鉆砥所以礪鋒者也筆之有鋒故鉆鉆敕淹巨淹二切今從李奚本銛息廉切古以木為

筆或者亦可砥乎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祕曰秦尚刑法而加諸人○光曰言用法以矯人如用砥以礪刀則莫若秦為尚矣其如不仁何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咸曰言若以刑名為不道則其令民也何亦化之自然○祕曰刑名非正道邪何舉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光曰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止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劒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咸曰言雖鄙技皆可自然而非正道之為君子恥之○光曰李本自作目今從宋吳本若自然者皆謂之道則圍碁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自惑擊劒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有時而自制是亦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咸曰非也言刑名

猶圍碁擊劒雖亦自然然非正道之法故此文以王道乘之大者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姦註乃別為一段以聖人諸子釋之非矣○祕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禮樂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光曰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輸劫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為姦正則異矣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光曰以上言太上無法而治揚子以為不可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咸曰唐虞及周之道德仁義詩書禮樂為之法如申韓如申韓咸曰再言者疾之甚也○祕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為法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咸曰台我也○光曰漸子廉切台音貽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質之益焉○咸曰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應楚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而老子以無欲觀妙為理至周不顧厚幣之迎是少欲可取耳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凝跱之風焉○咸曰言鄒衍之術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言然其本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蓋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覿也祕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滅絕禮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

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親隣亦不欲見之矣○光曰罔誣也

揚子法言卷三

揚子法言卷四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問神篇

咸曰既哲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怳經緯萬方光曰惚怳無形方道也事繫諸道德仁義禮祕曰神也心也惚怳乎無端以經緯於萬方而並有歸趣事繫諸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誤問神祕曰天有至神為造化之主聖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

或問神曰心咸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乎心而已○祕曰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光曰物之神者莫如心請聞之咸曰未諭心之義故請之○光曰本作請問之音義曰天復李宋吳本作請問之今從之曰潛天而天光曰潛深也潛心於天而知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咸曰心潛於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光曰潛心於地而知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咸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然一潛其心可盡見之況人道之近事理之淺安能藏哉倫理也敢問潛心于聖咸曰問何以潛心于聖人之道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咸曰文王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讚之又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是達也○祕曰文王作易繫辭以盡天人之幾孔子五十以學易而作十翼無不通也達也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其殆庶幾○咸曰聞當作問字之誤也孟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一問間際也言去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本皆作一聞非也孟子曰賢不肖其間不能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繫辭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註以庶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非謂矣○祕曰顏子具體庶幾所未通者一間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祕曰潛則速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明照曜四方人以潛心鈎深致遠探賾索隱○祕曰至神運日月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搜暢精義○祕曰天之精粹流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

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光曰人亦以神明精粹經緯萬方人心如神變化無常操而持之則義存捨而廢捨則亡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祕曰在天地為神在人為心潛與不潛操捨而已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光曰聖人操心有常不離於道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探幽索微○祕曰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所以存神道無不至○光曰索山責切至者事之極致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祕曰惟神也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而無間者也○光曰大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萬物各得其所天者不為而自成人者為之然後成而同其際使之無間隙皆聖人神心之所為也龍蟠

于泥蚖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蚖其肆矣○咸曰蚖蜥蜴也似龍而無角如蛇而有足一云毒蛇也肆匿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蚖同匿也○祕曰與蚖蛇同肆○光曰蚖音元肆者肆志以凌之也或曰肆當作肆肆習也言習見而狎玩之也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歟之甚也○祕曰聖人在蒙與衆人同列衆人豈知聖人之志歟○光曰惡音烏君子之志高深遠大小人固不得而知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咸曰疑其長為蚖同肆不能飛天光曰言君子必欲居大位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升未可而潛既飛且潛義兼出處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咸曰言龍之且潛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尚蒙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行其道也故暫為蚖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之矣○祕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光曰宋吳本妄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祕曰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羑里紂囚文王於羑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手者桎梏之屬○咸曰手當為干字之誤也言龍雖為蚖同肆然終不制於泥故能謂之龍聖人雖為紂所囚然終不干其刑故能謂之聖人今注文稱手者桎梏之屬意謂文王雖囚而不被於桎梏也按賈誼新書云紂作梏數千眦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矣安可謂之不手哉○祕曰手持也執也文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所以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劒而叱之○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隨人左右也或曰經謂為人所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祕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今云文王六十四據司馬遷而言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如春秋○祕曰因舊文作序例刪定筆削皆成於仲尼○光曰宋吳本或作下更有因字今從李本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亦可知也如孔伋孟軻之流○祕曰故道非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六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著損益可知也○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或曰易損其一者謂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惷愚之人皆知闕之也○光曰惷書容丑江切用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有四十九故曰過半○祕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習者莫知其義○光曰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臧與從弟安國書曰今學者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衆二十八宿謂至然也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咸曰易之虛一者非損失之蓋著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秦火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答之以下文○祕曰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篇亡不可復知序易存

六十四之次設或亡一即可推而知之是序書不如序易○光曰序謂篇之次序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咸曰言彼損一者蓋蓍數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光曰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咸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之何言不敢虛詐而補之○祕曰彼易卦皆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孔子亦末如之何也昔之說書者序以百百篇叙以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漸亡○祕曰秦皇燔書漢興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無亡脫蓋古文獨存○光曰空苦貢切音義曰空缺也虞

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咸曰渾渾猶淳淳也言虞夏尚有唐風去道未遠淳淳然○祕曰渾渾猶言混混也謂其淳雅也商書灝灝爾夷曠○咸曰灝灝猶漫漫也言忠質之化制尚疏濶漫漫然○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達大也周書誥誥爾不阿附也○咸曰誥誥猶察察也言尚文而相檢以禮樂察察然○祕曰誥誥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誰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祕曰秦書誰乎不合典訓○光曰李本誰作譔今從宋吳本渾胡本切灝胡老切誥五各切渾渾朴略難知之貌灝灝富大之貌誥誥明直之貌其書誰乎言不足以為書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嫌五經之難解也○祕曰五經大而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光曰覆敷又切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祕曰猶俄頃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郭其有不在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祕曰不能出其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訾訾也咸曰閭閭當作狺狺傳之誤也閭閭中正也狺狺犬聲也言聖人由為後世非其道者之所吠也若謂閭閭中正之義則理不通焉○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日月乎何使後世之學者徒閭閭貌悅之而不能達其心也閭閭和也和悅之貌○光曰宋吳本訾作閭今從李本訾語巾切訾訾爭辨之貌謂學者爭論是非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曠師曠默默審於樂喊咂物聲也○祕曰喊聲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

之甘美能使喊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曠也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禮曰失管仲任豎刁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味○光曰喊呼覽呼蹶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牙易牙瞽曠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瞽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于行事○祕曰猶言百神受職驗在禮樂遠必有驗乎近咸曰有大雅之德及黎庶而本之於己○祕曰猶言百世可知驗在損益大必有驗乎小咸曰猶二南獲瑞而由之室家○祕曰猶言天地之動驗在璿璣微必有驗乎著咸曰有春秋之

推至隱而顯成法○祕曰猶言履霜堅冰至而驗在弑父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光曰言雖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祕曰難乎為君子○光曰難以明道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祕曰發言成教肆筆成典○光曰解胡買切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咸曰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浩浩洪盛無能當之者○祕曰照之如白日滌之如江河浩浩洪流誰能禦之面相之辭相適咸曰面相猶面對適往也言面對之時以辭相反也○光曰之亦適也捄中心之所欲咸曰捄引也○光曰捄同盧佗胡二切通諸人之嘘嘘者莫如言嘘嘘猶憤憤也○祕曰嘘嘘猶聲聞也通衆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吳本嘘作嘘呼陌切叫呼也今從李本嘘音晉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态态者莫如書昏昏日所不見态态心所不了○咸曰書謂書畫之書昏昏猶喋喋志志猶勉勉言書畫者所以著古人喋喋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曰昏昏不可知也态志自彊勉也古昔難知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久也千里自勉之行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自勉者君子勉為君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曰昏呼昆切态武中切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祕曰心有之言焉書焉是以似之○光曰畫猶圖畫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斷可識也○光曰見賢遍切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

動情乎咸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祕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祕曰渾渾若大川之流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光曰順之則便易逆之則不行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魯范蔡之不若咸曰言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叔蔡澤之為○祕曰范雎魏人也說秦昭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范雎而代雎為相言孔子不如○光曰不如范雎蔡澤能偶合世俗以求富貴曰聖人者范蔡乎咸曰言聖人肯為范蔡之術乎若范蔡其如聖何咸曰范叔魏人干王稽得事秦為相號應侯蔡澤燕人說應侯卒代其位為剛成君二子皆以說術居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曰仲尼者為范蔡之行則亦為小人安得為聖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言太史公司馬談遷之父也著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也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遷序九流百家雜語曰雜乎雜祕曰唯其不純所以為雜○光曰言二書誠雜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祕曰聖人雖多知皆歸于正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偽○咸曰贅疾乃身之蠹者也夫書畫與言不由乎經典為道之蠹亦多多矣○光曰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附肉也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咸曰揚子著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參比一生三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

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首故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律星斗五行咸著焉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祕曰孔子述而不作太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言昔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咸曰當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刪詩書定禮樂約史記而修春秋復興諸侯門人更議興制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須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討正故無古事可述而屈身莽朝自非作書著成一家則何以明其道哉○祕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歷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所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光曰與余和切與知之或曰玄何為祕曰于偽切言為何事而作曰為仁義咸曰玄言者為仁義而作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祕曰賢者而言誰不為仁義何必玄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姦邪生○咸曰言如三鄒田尸吁剝申韓之徒雜以巫祝禨祥刑名浮虛而亂俗今太玄獨專於仁義也安在或曰太玄之道雖以陰陽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用然其旨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為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人知吉凶之來善惡之修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祕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玄准之故曰為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劇玄道也玄之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天地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歷數所以為准易也歷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光曰則象天地以為人紀異術無從而入或問經之艱易光曰易移豉切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咸曰請益可了故易○祕曰若孔子在三千之徒並授其義亡則艱咸曰思益各異故艱○祕曰若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祕曰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光曰聞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光曰末無也若其聲詩家已廢亡雖札亦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祕曰魯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光曰監於二代曲為之制事為之防學者習之固無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祕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光曰秦訕笑三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

誠散亡之餘亦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祕曰君在位而無輔○光曰秦收諸侯之禮藉獨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可也祕曰權在臣下不知有君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恒滅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祕曰上衣下裳大順之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存焉或問文曰訓訓順也○咸曰言如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克能○咸曰言克定禍亂者○光曰克勝也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祕曰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訓也○光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亮也○祕曰弔民伐罪與天下公共武之克也○光曰勝人易勝己難勝己之私以從於道則人無不勝矣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咸曰所為無敢禦者故曰行所動無敢辱者故曰光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祕曰知德者蓋寡安得有光○光曰鮮悉淺切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咸曰所以顏淵不改其樂也○祕曰為而不息其光愈大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祕曰幾近也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光曰幾音機下同幾冀也曰君子德名為幾祕曰以德近名○光曰君子所冀者德成而名顯耳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祕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閎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光曰惡音烏言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己以純偽○祕曰子真嚴君平皆不屈雲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子真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光曰李宋吳本震作振今從漢書或問人曰難知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曰厚貌深情○光曰李本難作艱今從宋吳本曰焉難未諭其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光曰蟻魚綺切垤徒結切垤蟻壤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咸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形響人罕察識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祕曰若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致虛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咸曰夫似者道小機淺故易知○祕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浞之偽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者也○光曰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見王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為過愆可采取也○祕曰衍引天地剖判以

來五德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德也莊則否是慾也○光曰鄒衍柳淫修以歸節儉莊周矯浮躁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否則皆過言也

德 欲聞其義○祕曰問莊何以德不道也

語君子不出諸口 咸曰恥言之也○祕曰未嘗言君子之道○光曰鄒莊淫誕之語君子所

揚子法言卷四

揚子法言卷五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問明篇

窮神知化是謂明矣故次之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咸曰明哲之人逆見微隱故施照無窮

遜于不虞 祕曰遜遜順虞度也遜順乎不虞之非理

以保天命 咸曰不虞猶不度也遜順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度之辰遜可捨乎揚子之屈身蒜庭亦有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光曰李奇曰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墜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為明也

譔問明 祕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遠憂患之虞○光曰論聖賢之明哲

或問明曰微 咸曰夫微研幾極深規於未兆者也○祕曰見之於著何足為明

或曰微何如其明也 咸曰未論微義疑不為明○光曰嫌其明小

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 祕曰微已察之明豈亂哉詩亂也○光曰詩布內反

聰明其至矣乎 在於至妙之人○咸曰言窮微乃聰明至極之美也○祕曰光曰聽明文思舜曰聞之聰明○光曰聽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為堯為舜匹夫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美莫尚於此

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咸曰言不聰不明雖有耳目與無同也○光曰愚者顛倒是非反易忠邪雖有耳目何異聾瞽

敢

問大聰明咸曰既知微義復問大者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觀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咸曰眩眩猶杳而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夫天聽之卑而及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明王之所以不棄市井商賈之言者蓋此也聞主則不然○光曰音義曰眩胡涓切眩眩亡遠視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聲天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於心者大心知之故無若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或曰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巧歷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秘曰小事甚多每人知之宜皆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秘曰賢者志其大者大知聖人之教○光曰知天地人之大道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故不貴也○光曰相雞狗奕棊蹋踘雖妙何足師乎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光曰過古禾切或曰亦有疾乎光曰問揚子亦有所惡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咸曰門與華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篇與法言為教一也但無太玄爾註以華為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秘曰孟子與子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准易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曰摭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之時力言仁義時君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之宗本耳○光曰摭音隻拾也皆謂小知浮淺之人不能窮微探本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秘曰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夫○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汲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困病矣莊列之論如此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夫天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日行一周踰一度未嘗休息何病乎天樂天咸曰所以歷聘遊行無窮聖樂聖咸曰所以歷聘不暇○秘曰天聖非所病則自樂其道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行此自樂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謂麟乎言見為獸之不可強通聖人之道○秘曰疑夫聘騏之馬亦騏之乘也○光曰言鳥獸不可為麟猶庸人不可為聖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秘曰形殊性別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聰藏並同○秘曰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光曰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跂及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盡去諸秘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光曰去邱莒切言俗儒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於庸人盡去此俗儒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咸曰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聞矣阬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光曰李本阬作抗五官切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之則與秦之阬儒何異哉阬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斯○咸曰陷聖人之道於秦者李斯也非惟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此猶仲尼不去其

羊以存告朔之禮○祕曰阮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光曰斯此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阮於秦者亦以聖讀庸行好横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絶矣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祕曰仁義禮信非智不行易曰智崇禮卑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咸曰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舜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光曰陶音遥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咸曰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作洪範言天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光曰飾智為邪貪利徇名則殺身用智明道時然後言何害之有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祕曰叔孫武叔陳子禽皆有是言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精明○咸曰論語云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廓如於戲光曰宋吳本作烏呼今從李本於音烏戲火吳許宜二切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咸曰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光曰李本慎作盛屬下章今從宋吳本違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可及遂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

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咸曰由七十里王天下○祕曰由小國而成王業孟子曰湯以七十里丕大也革夏以天

不亦承乎咸曰順天應人○祕曰革夏命以順乎天書曰天命延之承奉也淵懿祕曰問文王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咸曰淵深也夫易極深研幾浸以光大不亦懿乎咸曰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漸也決虞芮訟至武王卒成大勲光大也或問命祕曰世稱脩短之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祕曰天命壽夭非人所為人為不為命咸曰夫可為者非謂之命請問人為咸曰問何以謂之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是人為也○咸曰因善而生存因惡而死亡暴虎憑河之類非命也人為之○祕曰育之則存棄之則亡殘之則死釋之則生豈命也哉命不可避也祕曰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不可避也世以祈禳之術修煉之要徼望延永蓋溺於貪生者為之也○光曰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非天命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祕曰顏回冉耕皆早亡何也語曰冉伯牛有疾○光曰言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曰以其無避也咸曰言顏淵冉牛皆早亡者非其為之蓋降年不永所謂天命不可以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詒伊慼○咸曰言若立夫巖牆之下以徵病招死此自為之豈所謂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者也○祕曰處乎危險動為病之徵行為死之招豈曰命乎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光曰巖牆欹危欲崩之牆也吉人凶其吉曰祕吉人以吉為凶故能常吉誠慎之至也○光曰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忘寡人乎是得吉猶以為凶也吉人凶其凶祕曰凶人以凶為吉故至大凶不懲不勸之至也○光曰紂淫虐將亡災異並臻而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凶而以為吉也

辰乎辰歎時逝也○咸曰日月所會謂之辰

曷來之遲去之速也秘曰言時之難會也郭璞云辰亦時也

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秘曰君子無所競必也為道亟於時也

譌言敗俗光曰李宋吳本譌皆作諱女耕切字書譌諱小聲也○咸曰諱邪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譌音于妄言也今從之光謂妄言者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

譌好敗則光曰妄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

姑息敗德秘曰諱言小言也小言之敗風俗小好之敗法則苟安之敗德本傳曰雖小辯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也○光曰姑且息休也宴安鴆毒故敗德

君子謹於言秘曰非法不言

慎於好秘曰上好之則民為之

亟於時曰秘曰亟急也不可苟安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光曰亟紀力切

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嚚○秘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光曰聵五怪反言妄怠之人天所不能福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光曰見賢遍切舊本未之思矣曰治則見光謂曰衍字

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秘曰樂聖高邁小人安能制之○光曰故書篡作慕音義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慕宋衷註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雖弋人執繒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篡或為慕誤也光謂逆取曰篡

鷦明遊集食其潔者矣遊集者類聚羣遊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潔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咸曰遊行雖也猶憚也明當為鵬鵬鵬南方神鳥似鳳也言鵬明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其食潔而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故舉鴻冥鷦潔以為之擬爾夫鳳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註以鷦明非竹實不食又以遊集為類聚羣遊皆非矣夫鷦明為神禽當冲天遠去故下篇亦云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此之謂也類聚羣遊而集者常鳥爾安可謂食其潔哉○秘曰鷦明似鳳南方神雀難於翔集蓋非潔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其祿遊行難也○光曰鷦音焦遠良刃切音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鷦明西方鷫鸘北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鷦鵬已翔乎寥郭之宇又樂緯曰鷦鵬狀如鳳凰光謂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鳳鳥家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則不降步也○秘曰治則見非堯之庭乎○光曰言龍之所以能亨之和○光曰言龍之所以能亨者宜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

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

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秘曰隱以正升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

或問活身咸曰問何以安生其身曰明哲秘曰明哲以保其身

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咸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何必明而哲○光曰言愚者乃所以全生若莊周論櫟社支離疏

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秘曰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如庸行翳路衝

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咸曰庸愚也翳塞也衝衝多也言庸愚塞路多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祕曰翳路言多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賓龔長倩○祕曰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馬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而卒言其絜中清矣蜀莊沉冥祕曰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沉冥○光曰三輔決錄曰君平名遵光謂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沉冥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內而晦諸外不苟徇名而求利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祕曰隱肆成都久幽也雖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宜加於才珍哉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議之莊亦寶

也何隋和之有吾珍莊也居難為也人所不能非難如何○咸曰言居莊之道為難也○祕曰莊通歷數以才自居他人之所難○光曰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不慕由即夷矣何冕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不可利○咸曰言莊君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光曰宋吳本冕作利今從李本冕士衡切貪也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祕曰莊周列禦寇之徒皆有是言未知信否曰好大者為之也祕曰好大言者為此無其實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祕曰由隱者也無所求於世其行止此耳允哲堯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咸曰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者天與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由此言之堯豈先讓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祕曰詢事考言三載乃命陟位是堯禪舜之重也○光曰僅與禪同蟬戰切光謂信以堯禪舜之重為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祕曰累刻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宜乎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光曰宋吳本克作刻灑作洗今從李本灑音洗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壇靈壇所以為威可莫夜不可經白日○祕曰靈壇鬼神之威施於莫夜則見怵虛誕累久之說施於庸常則見信靈場猶靈壇也○光曰妄言可以欺愚不可以誣智朱鳥翺翺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咸曰周禮玄鳥氏司分蓋燕也玄黑也周禮以黑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非謂矣朱鳥隨陽之鳥謂鴈也鴈以時來時往何獨燕哉肆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肆○祕曰朱鳥鴈也翺翺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非歸其肆傷時之言也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也○光曰翺許緣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遂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祕曰時之治可來則來時之亂可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不德寒暑之宜能審去就之分○咸曰夫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朱鳥之若哉○祕曰君子在治在亂若鳳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說難是也而西入關干秦王伏劒死

雲陽故曰何反○咸曰韓非時作孤憤五蠹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為李斯姚賈毀害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干秦王伏劒死未知其據也○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竟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光曰說音稅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咸曰言非徒知說難而不能行說難故所以死也○光曰宋吳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求合則無所不至適足取死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咸曰猶孔孟方枘圓鑿豈所以憂不合哉○祕曰用之行而舍之藏何憂之有○光曰確乎守正不移貌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祕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伺主之顏色憂其不合則邪佞說譎無所不至宜其死也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咸曰言韓非憂說不合為非乎○祕曰或曰非謂韓非○光曰宋吳本作非憂說之不合非邪今從李本邪余遮切曰說不由道憂也咸曰言說人不以聖人之道此君子之所憂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譏本自挾說情以說秦○咸曰言說人以道而不合則猶仲尼去魯孟軻合梁何憂之有韓非則不然故所以卒死於說難也○祕曰說以道而不見用繫乎時君已則何憂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咸曰旁廣厥也言凡所思慮廣能明悟而歸諸正者之謂哲○祕曰所思皆明也五行傳曰明作哲○光曰欲知聖人之道宜廣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情不能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咸曰言凡所立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祕曰旁通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光曰欲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寡見篇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哲極矣宜矜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誨次之問明假言周于天地邇遠周徧○光曰李宋吳本假作邇今從漢書光謂假當作徧假贊于神明咸曰五經之旨幽弘橫度絕于邇言咸曰言幽深弘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絕去近言始得諸正○祕曰贊于神明以通其幽周于天地以範其弘縱橫制度絕去邇言○光曰橫者言其廣度猶度絕言其高絕于近言言去之遼邈也譔寡見祕曰述聖人邇遠之言以悟淺近之惑○光曰疾世人蔽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徧焉祕曰邇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惟邇文則視邇言則聽至於論邇遠之道則背焉所謂舛馳者也徧背也離騷曰徧規矩而改錯○光曰徧通箭彌兖二切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光曰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門不為少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祕曰時有策試選補故學者不獲已也如得已則各得已而不已者寡至其所至矣所至邇文邇言○光曰宋吳本作得已則至矣今從李本曰寡哉祕曰寡哉好盡其心於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已也為已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祕曰不為補試而不已於聖人之道者寡

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咸曰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祕曰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楊墨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正道者至識也祕曰一聖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偽也○祕曰學非而博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咸曰美善也猶仲尼奕谷之會屈齊侯去齊夷之樂從盟好之會○光曰詘與屈同如往也往就賢人謀之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咸曰猶商鞅屈帝王之道從秦孝公以強國之術○祕曰謀為國君謀也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祕曰

天有五行六子十數三才備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尚書可論政事○祕曰二帝之德三王之業政事隆殺備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咸曰事之體也○祕曰經三百儀三千各正其體者備乎禮○光曰禮主上下之體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祕曰四始六義發揚其志書備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屬辭比事之義○祕曰傳體有三例情有五不失其理者備乎春秋○光曰明事理之是非○光曰宋吳本辯皆作辨今從李本春木之芒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芒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咸曰芒猶盛也鶉猶美也○祕曰天氣之春使羣木芒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士翕然而興援我手相與遊處之鶉乎而安之鶉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鷇食尸子曰堯鶉居○光曰李本芒作芒今從宋吳本芒徒渾切援音爰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咸曰去孔子已五百年言去仲尼雖遠而其人如在○祕曰去孔子已五百年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歲後天厚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舉其成數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祕曰今之學者譊譊然爭訟其道之是非也何謂若存譊譊爭聲也○光曰李本訟作說今從宋吳本說女交切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矣○咸曰曼猶不也亡猶去也久猶遠也不是為猶徒是為也言譊譊者徒是為天下雖去聖人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哉○祕曰曼無也今之學者無如是為之也以其去聖愈遠而不能自悟故也○光曰音義曰曼莫半切曼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者而

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折衷相與爭訟呶呶之子各識其親祕曰無他知○光曰呶音孤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祕曰但狀其師而已非師則爭班固曰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咸曰赤子雖識親因其笑而不知禮之序末學雖習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精之則聖興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秦儀荀孟皎然自殊○祕曰精是者是精之精非者非精之各在其中矣○光曰宋吳本是作各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在方策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粹美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祕曰璵璠寶玉也器圭璧禮曰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光曰璵以諸切

瑤符袁切言不文典謨不作經秘曰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祖述堯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光曰言文之不可以已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秘曰司馬遷以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以旨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是謂不如老子之約也班固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蔽也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秘曰果如是言則周孔非惑則賊矣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訓解故○光曰李本無經字今從宋吳本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鞶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昭然易曉○秘曰鞶大帶也帨佩巾也所以備物而為飾也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所以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鞶帨其文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光曰鞶音盤帨音稅惡音烏鞶帨已是外飾又從而繡之言章句華多實少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學繁多故欲約省之也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秘曰可以約解科之章句令不繁○光曰解科閥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爾但不邪荒乎淫佛乎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沉溺也學記曰其求之也佛乎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光曰樂音洛或問侍君子以博乎秘曰博奕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咸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禮侍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奕○光曰焉於虔切或曰不有博奕者乎咸曰謂君子言禮之外豈無博奕之事乎○秘曰據論語有之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今之所論自謂侍君子也○咸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之兼註語大與正文不類頗失揚旨弗敢削去解之於下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咸曰賢猶勝也言為博奕者但勝於無所用心而已爾夫侍君子亦止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秘曰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蓋為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諭之耳今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奕者哉○光曰已者止而不為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逢也侍君子晦斯光室斯通秘曰室塞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咸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此諸益豈特勝於無所用心而已哉○光曰宋吳本有作存今從李本鵠明冲天不在六翮乎咸曰鵠明解見問明篇○秘曰翮翼之勁羽○光曰明亦當作朋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拔鵠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冲天適足以累耳喻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秘曰尸鳩鵲鳩也言以聖人之道使小人行

之適足增其累耳○光曰累都壅切小人儒為其身之累耳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祕曰此皆天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流以無為無事為自然不知有為有事亦自然也徂往也方四方也○光曰天猶不能無事況在於人安得能食終日無所用心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祕曰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乃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流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為主則太公呂望何以加之○光曰李本作使起之用兵多尚詐不能充其言也兵令從宋吳本惜起之用兵多尚詐不能充其言也或問周寶九鼎寶乎祕曰即禹貢金九牧所鑄之鼎成王定于郟鄏故為周寶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祕曰人君有德則鼎器為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敬回強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咸曰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祕曰二霸而後至于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光曰言皆尚詐力不以其道而得之雖強大無足觀也或曰秦無觀奚其兼咸曰言秦無以可觀則何以能兼有天下

曰所謂觀觀德也咸曰言所謂可觀者觀其德爾秦何德之有如觀兵開關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恭以詐篡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恭之篡不言可知○咸曰此正文之意似止論秦兵之由而注兼王恭亦猶蛇足矣且云恭以詐篡不以道夫豈有以道篡人哉甚非謂焉○祕曰賈誼曰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兵之盛也○光曰自古未有能以兵力獨兼天下如秦者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強魯國常為齊楚所侵故譏問之○祕曰削土國弱也○光曰儒必言益人之國何魯多儒而日削弱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卧以聽于京師○祕曰皇皇美也奠定也枕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光曰四海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祕曰章章宜為惮惮蓋古通用也惮惮懼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魯不用真儒故也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用孔子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萬物將自賓○祕曰孔子使魯安行王道而諸侯強者霸業而已是無敵於天下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渡也言渡大海在舟船與大治在禮樂○光曰濟謂所以得濟濟巨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柁之利以翼之其如航何猶富大國者衆民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之其如國何○光曰海以喻艱難航以喻國航人以喻儒楫以喻勢位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

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祕曰車之奔敗舟之沉溺○光曰奔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可謂可救乎曰否咸曰言用奔沉之車航則不可○祕曰不可也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言奔沉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沉○祕曰智者用於未然之前○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光曰言不足以為智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祕曰航安則其流安矣國安則其人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咸曰言君以恩惠厚養其下則民忘其死以報之忠以衛上君念其賞咸曰言臣以忠勞衛翼其上則君思行其賞以及之○祕曰言連報之致也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祕曰謙之尊也○光曰言志不在於取而自得之乃可貴也或曰弘羊摧利而國用足盍摧諸祕曰漢武以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一歲之中帛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故曰國用足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有若譏十二之稅揚子貶摧利之例○祕曰子足父孰與不足卜式之云不亦匡乎祕曰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獨請烹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大正之乎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

以致簫韶矣祕曰秦毀滅禮義專任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暴酷夔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光曰調徒弔切言必應更張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咸曰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時獨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祕曰周之書若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之類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貂狐之裘於體溫燠○咸曰言貂狐一裘於體雖燠不能救天下之寒周易一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祕曰舉世方寒服貂裘狐裘之衣亦可以禦寒而迴燠猶秦世之酷抱禮義之教亦可以漸迴正治○光曰天下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可以自治矣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燒詩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辭○祕曰何必貂狐之為燠若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光曰言秦之法以治秦之民亦孰敢不從用有寒者矣歎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祕曰歎湯火之燠非所謂燠也天時自有大寒矣○光曰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終致乖亂曰燠哉燠哉時亦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可見非道之正行之不可至○祕曰非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素治也○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望獲之燕而南

適楚而北終不能致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之○祕曰秦之法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光曰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有司又為文巧以亂之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祕曰聖人以禮義為法度是負之矣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為本是違天地亦大矣秦欲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祕曰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秦毀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刑法志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

揚子法言卷五

謹案卷三第四頁後五行嘗試稽之家語刊本稽字訛置語字下今改正

第五頁前二行豈以設法之言設疑骫字之譌

第七頁前七行益謂增益之刊本增訛尊今改

第十頁後六行則反間背叛刊本間訛聞今改

卷四第一頁後七行問何以潛心于聖人之道刊本何訛可今改

第三頁前三行言習見而狎玩之刊本言訛曰今改

第四頁後六行謂至然也句疑有脫誤

第八頁前六行言聖人肯為范蔡之術乎刊本肯訛背今改

第八頁前八行為剛成君刊本剛訛綱據國策改

第九頁後八行如三鄒田尸吁劇申韓之徒刊本尸訛户據史記孟荀列傳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莊周矯浮躁以返真靜刊本躁

訛燥今改

卷五第九頁前七行可莫夜不可經白日刊本莫訛宜今改

第十三頁後八行玉作六器刊本玉訛下今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桓譚新論云秦近君按書正義及各書多作秦延君考許慎說文解字叙有講學大夫秦近譚所云秦近君疑即指此

第十七頁前四行流血漂櫓刊本漂訛標今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季桓子使定公受之刊本桓訛柏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揚子卷六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揚子法言卷六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五百篇 咸曰矜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世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 咸曰靈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出沒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繼天道之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 冠乎羣倫經諸範 範模○咸曰倫品也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羣品經緯以制度而為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軌範○光曰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之常道 誤五百 祕曰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墻與可量哉○光曰明聖人之道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 孟軻史遷皆有此言○祕曰趙岐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 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 光曰並世 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 光曰同處 湯孔子數百歲而生 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 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祕曰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

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東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臟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闢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為之言爾注以別為一義且云首擬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旨矣夫人之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體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宜辨之○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無不覆時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地參者則為聖人無疏數之期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咸曰問有所詘身之事○光曰詘與屈同言安所詘也曰馬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祕曰南子衛靈公夫人也孔子本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祕曰陽虎陽貨為季氏家臣專魯之政孔子本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祕曰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是欲詘身以行道語曰子見南子又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祕曰不詘謂不順從靈公而對以俎豆之事○光曰陳直刃切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咸曰信讀如屈仲之伸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詘之可乎雖得天下不當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揚子之於事莽亦斯之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可為詘道伸身之事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殖為先○光曰殖豐多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為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為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祕曰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光曰先生謂宿儒豈開跡諸侯也非邪咸曰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祕曰若以二生為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歟開開說其君臣之義跡跡述其禮儀之制○光曰或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為是則仲尼之歷聘為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祕曰欲行己之道合於聖人之法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己而從人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如孔子則不然○祕曰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

不隨并改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己而從之安得自用其道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祕曰用其人當從其道從之則棄其所習光曰習謂故常所安逆其所順光曰順謂情志所欲彊其所劣光曰彊其亮切劣謂彼所難能捐其所能咸曰夫子所習者夫子所順者道彼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能者不德故當捐之○祕曰既從聖人之道則諸侯習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欲為能者捐之是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切能謂心所素有衝衝如也光曰心相逆鬬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咸曰衝衝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安能用之○祕曰當時諸侯衝衝然非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復本有之今從之至德謂至明之德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道術何所之詣○祕曰何所之乎○光曰惡烏音烏曰之後世君子許來哲○祕曰與諸後世之王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光曰俟後之聖賢必有能用其道者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賈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逆鈍○祕曰譬如賈之不售○光曰賈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諸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咸曰邪道苟合久而益非○祕曰行一切之利不可經世聖人愈鈍而後利咸曰正德不偶久而益光○祕曰初不苟合久而利博○光曰言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闢百聖而不慙祕曰闢猶言管也苟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楊倞曰管樞要也○光曰孔子之道雖經百聖不可易蔽天地而不恥咸曰蔽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愧○光曰蔽當作弊終也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祕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光曰為衆說部貴無敵富無倫光曰亮奔所不能踰利孰大焉祕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而富以教無倫敵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光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娘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祕曰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光曰音義曰天

苟合久而益非○祕曰行一切之利不可經世聖人愈鈍而後利咸曰正德不偶久而益光○祕曰初不苟合久而利博○光曰言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闢百聖而不慙祕曰闢猶言管也苟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楊倞曰管樞要也○光曰孔子之道雖經百聖不可易蔽天地而不恥咸曰蔽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愧○光曰蔽當作弊終也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祕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光曰為衆說部貴無敵富無倫光曰亮奔所不能踰利孰大焉祕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而富以教無倫敵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光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娘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祕曰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曰若是則何為去乎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去衛之為乎○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曰愛日祕曰欲及時急於行道曰愛日而去何也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祕曰去魯○光曰留魯而化之則收效彌遠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歷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不用惟而欲敗其政遂齊於是遂行○咸曰孔子相魯齊人懼而舞容璣文馬三十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游觀終日怠於政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大子則非罪也孔子

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己反歌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妾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雜意猶歌歌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雖噫然歌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食安坐歷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沒沒於施道也○光曰宋吳本作不用雖噫者令從李本無雖字正與致同歷一益反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佗國觀其闕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光曰知己道必不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佗國或曰君子愛日乎

祕曰君子必如夫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祕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道之著○光曰居處不仕事不歷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暇給○咸曰言不廢一晷安得除日而愛之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

祕曰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

咸曰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如五運正統者爾故能相因而損益天妄乎

祕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無妄也言暴亂者非天意也○光曰聖人之言譬如天天運行有常豈妄動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

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天下之平而忘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而得之也○祕曰秦不用三代之禮是未欲太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

暴秦之繼周王莽之慕漢臧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咸曰佗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立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今註辭殊不據文釋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正文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并天下其可謂篡邪秦與王莽暴則同矣而其所取異焉○祕曰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捨禮而用刑法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無由至也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

祕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辯色羣心非聖道無以表正○光曰渾戶昆胡本二切目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

嫌難了○咸曰支離猶委曲也○祕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疎繁多之貌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

支離別之而後明朗然事得簡易○祕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沿波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

馬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馬支馬離言不可了也○咸曰言天地之道關關舒慘是亦先委曲經營而後至於無為五經之文浩博秘與亦先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自簡已自易則安用支安用離○祕曰已達聖人之道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已簡已易馬離者所以明道既明則經不繁矣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

祕曰庸用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漢尚黃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妙而詆訾聖人是以世人問難多此類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有時而盡○光曰倉廩雖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

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祕曰神者所以用乾坤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盡裕如也○光曰神明造化也生物無窮裕如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祕曰如有固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斲之斮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也○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昏君愚人聖人所不能益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能占之○祕曰孔安國曰無事不通謂之聖○光曰仰觀象俯觀法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祕曰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祕曰或人復問史之尤著者善於占星晉志曰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星晷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祕曰晷規也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之隆盛亦規德而已○光曰是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榮則星從而祥星榮則德從而壞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賢者志大之謂○祕曰小小道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光曰治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為大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光曰天高遠不可及地雖近亦承天而時行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瓏瓏其聲亦猶君子清玲其德音○祕曰喻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光曰瓏瓏宋吳本作玲瓏今從李本瓏盧紅切瓏音霊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善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祕曰矢放也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訓爾雅曰矢弛也郭云弛放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天道○祕曰所以遠如天○光曰聖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深遠也周之人多行貴尚德義仁人得行其道○咸曰正大但云周之人是統言衆人矣而注為仁人得行其道況衆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為仁人則又與正大相反非揚旨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賈之人皆得謗議於市故衆人略無諱忌所行皆可爾秦之人多病非為衆人安有道可況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棄市所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行有之也病曼之也○咸曰注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者秦無道也病曼之病曼之道義但云周有德秦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甚非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下皆有之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病者天下長然言無愈時也所有病者天下長然言無愈時也○祕曰曼無也多行樂於事業而不壅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解也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下孟切曼莫半切周有聖人之道以教之也秦則無無之故多賢行皆而人不能究周之士

也貴道泰棄隆故尊貴○咸曰言周棄邪用賢為貴○祕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升之所以貴○光曰

嫺於禮樂故可貴秦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窮賤○咸曰言秦棄賢用邪故賤○祕曰秦之士以刑法而責成之所以賤○光曰習於刑名故可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而道義行○咸曰古者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縱直言○祕曰肆猶縱恣也縱行公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秦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為妖言或皆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祕曰拘拘束於法○光曰動為文網所制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魄既望則終魄于東光稍虧於西而漸東盡○咸曰按周書名誥曰惟丙午朏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傳云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為明魄為晦矣夫月始生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而注文隨誤強解以魄為光恐失其義○光曰明在於東成魄之終其遡於日乎遡迎也言為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也○咸曰遡向也夫日行遲一月歲而周天月行速一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有迎日之義其上下弦之時行度近日所以光損而未盛及夫月十五日其行度遠而與日相對望所以光滿而明也猶臣之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揚子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當然而秦不然也○光曰遡音素月迎日而有光猶臣賴君而有功彤弓驢矢不為有矣以喻有君而無臣○咸曰周之制諸侯得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之

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驢弓一驢矢百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驢弓矢哉故曰不為有矣注謂以喻有君無臣不連上文失之也○光曰驢落胡切與蕤同彤弓蕤矢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任使安能有功故雖受彤弓蕤矢之賜未可自謂已功恬而有之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賓胥無善齊和奏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攻中山延而論功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殷鑒不遠○咸曰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跡閱刻密明視臣庶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或問何如動而見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咸曰鄭康成云心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之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光曰彊其兩切下同世人皆苦禮之拘難以彊之曰難故彊世秋曰禮者君子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如夷俟倨肆而啗之奚其彊咸曰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責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俟倨肆不學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光曰夷侯若原壤者凡翦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冥倨驕慢及幼子啗果皆其情所欲何必彊也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之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人之所難用使而為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是其為名於行禮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故於此誘之爾注以生知習學之義別為一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彊以從禮及其成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弛合或曰何謂也曰檄之而已矣弓良在檄格人良在禮樂○咸曰周禮謂檄為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檄正之也人之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此亦因上文而為之言○光曰檄居影切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祕曰川無防則水為害器無範則人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莊楊蕩而不法咸曰莊周楊朱之道放蕩而非法墨晏儉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而難遵晏謂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申韓險而無化祕曰申不害韓非之法傷於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迂迴不可承信○咸曰鄒衍之術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祕曰不可逾也○光曰無不覆載

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光曰得天地之一端佐天地以育物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咸曰班固分人為三等演而成九品揚亦以人分較為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庶人如鳥獸草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為賢則鳥獸草木之流矣有旨哉揚子之言○祕曰衆人也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光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彌小先知篇咸曰聖人之哲動則先知故次之五百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光曰鼓謂鼓舞中和之發在哲民情哲智○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偽無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光曰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讌先知祕曰聖人達于事幾吉凶之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光曰論為政之道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光知近於神也○光曰幾音機下同敢問先知曰不知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祕曰知之其神乎知其道者其如視舉目便見忽眇緜作晒眇緜遠視○咸曰忽輕也眇緜細也緜遠也晒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緜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隔為一句復以眇緜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闕先甲一日易後光曰宋吳本晒作炳今從李本音丙

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咸曰甲者教令之始也大明王之道先令後刑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犯之故曰後一日難也○祕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衆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欲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大千有十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光曰並闕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為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為政善惡之要○祕曰請問其目曰思斁斁厭○咸曰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祕曰斁厭也思斁二義而已○光曰斁音亦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王匡○咸曰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光曰王當為匡詩傳云皇匡也名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祕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亦可畏也伊可懷也名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皆其思矣○光曰召實詔切芾非貴切夫音扶下同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師不整故不敢令徑○祕曰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故執袁濤塗僖公四年左氏無斁之文揚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柤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柤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之人討則不然也○光曰內音納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光曰何以致之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畁婦人桑之謂思政為如此人所思也○祕曰使人各得其所則見思矣若汙人老汙慢○祕曰汙辱也○光曰汙哀部切屈人孤屈窮○祕曰屈抑之病者獨祕曰無所養死者逋祕曰見死者逋逃而不葬○光曰逃棄不葬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民厭苦也○祕曰使人各失其所則見厭矣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知其旨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勤於進矣○祕曰博愛為仁則其利彌廣合宜為義則其樂無窮○光曰仁義者顯榮故利而樂之厲之以名引之以美咸曰以名譽而勵勸之以美善而引導之則喜於行矣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怠非日新而何○祕曰日日新○光曰陶陶喜為善之皃或問民所勤勤苦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光曰不能宣布稱上志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光曰掣肘不得行其志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祕曰駢并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光曰衣於既切穀

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繡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咸曰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聖人因為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注謂因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祕曰因其質而文之○光曰質者為政之大體也質既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祕曰五車十二衣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藻藻五色以明之○光曰藻色謂文物也彰明上下之體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其德美○祕曰和鸞玉佩五音六律以揚之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後世○祕曰頌載其德光顯後世皆所謂文質者也籩豆不

言此諸禮存故得觀聖人○祕曰聒鐘鼓之聲也聒與隱聲相近隱翳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光曰李本吳本聒皆作眩于粉切說文云聒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聒音云耳中聲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皆在制禮作樂之中也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光曰言當隨時制宜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祕曰漆膠類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咸曰觀其盛衰以為之沿革○祕曰隨時制宜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於舜禹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祕曰大綱皇綱也堯命舜舜命禹○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夏殷周屬其子孟子所謂天與子則與子○祕曰卓然可見○光曰貨音燭也唐虞象刑惟明法度○祕曰三皇設言民不違彰矣○祕曰畫象也何休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樸三王肉刑揆象加漢文令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光曰揚子以象刑為畫衣冠異章服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祕曰五刑之屬三千○光曰辟步役切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人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祕曰仲尼之道亦二帝三王之道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祕曰道之常也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祕曰予與與同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股肱良則庶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

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祕曰各有司存或苦亂苦患○祕曰或人以任有司苦患其紊亂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祕曰提其綱正其紀則有條而不紊○光曰天子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曰惡在於綱紀光曰惡音烏下同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總綱紀君任輔佐○光曰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綱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祕曰王者之教化也仁廉禮義為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祕曰管仲之器小哉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

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能皆羣疑之表剪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能安○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器出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覽察其人考其勲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先正其身然後正人或曰為政先殺後教光曰言當先使民畏威然後可教曰嗚呼嗚呼駭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雖之晨雊也雊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來矣○祕曰聖人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牧之而已譬如蝗之能行排之晨雊蟲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耳斯為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雊雞鳴○光曰宋吳本玄駒○光曰天子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化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已哉民可使覿德是以先舜之民化屋可封不可使覿刑是以禁紂之民化屋可誅○祕曰王者可以德示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易坎險為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刑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旨也爾雅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覿德則純覿刑則亂祕曰覿德則民歸厚故純覿刑則民生偽故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繒刻木以為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

龍乎龍乎難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祕曰言龍非其然乎真能然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傅說賢明之實者宜能為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務實不可以大飾致治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為政之實○光曰核下革切謂精確得其實真偽則政核善善明則真人顯惡惡著則偽息真偽審則政事核也○祕曰真真而偽偽偽真偽真偽則政得其實○光曰真偽真偽當作真真偽偽古書多然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祕曰真偽而偽真則政事不寔鼓舞萬民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祕曰雷發則羣蟄皆起雷收則羣蟄坯户不主於一者也春風至則萬

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同大同則何再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曰一再言其少涛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聖人樂天咸曰聖人知天命遇興否皆樂焉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祕曰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人不成君子○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字今從李本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咸曰故仲尼惶惶于宋鄭之郊孟子區區于齊梁之間者蓋此也○祕曰所謂樂天○光曰離力智切遁離者是聖人乎祕曰傣隱行怪非聖人歟○光曰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雖之不才其卵殲矣殲敗○光曰殲音段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祕曰殲謂壞而不化野謂朴而無禮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刱也○祕曰載則也曰吾不如弘恭咸曰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辯以中傷人○光曰恭習律令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事一皆決於湯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光曰湯善草奏犯奏不剡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光曰剡以冉切曰何為曰必也律不剛柔得所剛則甄柔則坯甄燥也坯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咸曰甄破瓦又破甓也坯怪恐也言陶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曰宋吳本坯作怪今從李本甄居延切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咸曰和謂剛柔得所剛則甄柔則

五計切坯鋪回切坯土疎慢不黏也言甄者和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疎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祕曰天地以中為用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光曰以其惕躍故近中愈於潛亢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四表○祕曰聖人之道中道也故於乾於日無不在中不及則未不及則未盛明過則昊日昊明盡言昏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光曰貉莫白反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是治宜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咸曰示均而無并兼刑也者與衆棄之咸曰示公而無枉濫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興奢侈長僭亂○光曰衆田庶人田皆音甸人亦多不足矣僭亂既興民多匱竭為國不迪其法迪蹈而望其效效功譬諸算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算西管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也

揚子法言卷六

揚子法言卷七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言志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祕曰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一一概諸聖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咸曰或邪或正皆不齊等故究論其要一以聖人之道槩量之○光曰經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

譔重黎咸曰君聖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歷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光曰重直龍切下同曰近羲近和堯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者其所以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咸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羲和羲與古殊矣揚故舉其本而譏其殊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置羲和及羲仲和仲官其所掌未聞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論終始之運當考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咸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祕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有是言故問其終始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是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咸曰扁鵲姓秦名越人夫欲讎偽者必假真讎類○祕曰讎匹也欲匹偽必以真使人信之○光曰讎與售同詩晝切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偽之分也或問渾天光曰渾胡本切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光曰度徒各切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乎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筭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云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吳本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謂象之謂作渾天儀請問蓋天欲知蓋天圖也○咸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光曰難乃旦反或問

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祕曰世多神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之謂○祕曰神怪無實聖人無云小爾雅曰曼末沒無也○光曰曼無也無言之者或問子胥種蠡孰賢咸曰伍子胥吳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誰賢○光曰種章勇切下同曰胥也俾吳作亂光曰謂進專諸於闔閭使弒僚破楚入郢郢楚都也○祕曰子胥父奢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名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楚己卯楚昭王出奔康辰吳王入郢鞭尸藉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光曰藉茲夜切皆不由德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祕曰自俾吳作亂至藉館皆志在自報其讎非由德者也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蠡不彊

諫而山棲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未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祕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將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以為未可而勾踐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盡強諫而免此敗又終弊吳祕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吳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賢皆不足卻也卻羌○祕曰三子之從師無名馬若以賢者議之俱不足高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羌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善○祕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之越王乃賜種劒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遯於賢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一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曰言非有高材遠慮但首亂之人耳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劒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實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祕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蠡曰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祕曰韓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三載而

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鄒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齊天下為一今云三載闕時激地保人事乎祕曰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光曰激當作徼古堯切徼其可取之時曰具咸曰具備也言三事備有請問事咸曰問三事之目○祕曰問人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祕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死之賞罰於是遂強而蠶食六國修人事之効也保祕曰問地保曰東溝大河南阻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幷吞八荒之心故憑高山西米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米食稅也涇涇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祕曰東以大河為溝塹南以商山為險阻西以雍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垠為鹵地勢便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米事也書曰百里米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垠謂義渠掠其畜食以自資激祕曰問時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方比○咸曰賈誼云始皇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斷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適丁是時也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公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咸曰赧周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為諸侯由孝公以來益彊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幷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畫以制之乎○光曰赧奴板切侯衛略舉九服遠近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咸曰庸用也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序節莫差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禮之差失者莫大於僭僭莫僭於祭咸曰僭之大者莫大於僭祭祀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祕曰天子得祭天地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祕曰僭兆已見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光曰畤音止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光曰鄜芳無切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鄜畤宣公起密畤靈公起上下畤○咸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鄜行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鄜畤也至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臍胙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雖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吳本天王作天下今從李本是以四彊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咸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極諸侯強大四境之內各以兵力來侵遠削而至於近矣

報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強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豈報王可制乎○祕曰周平王東遷秦僭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頓首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報之出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咸曰始皇莊襄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秦十五載而楚楚項羽○咸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年為趙高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霸王故云十五載而楚

楚五載而漢咸曰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高祖元年纔四十六年而天下三專於人其天命邪人事邪擅專也

曰具備有之也○祕曰天數人事相符默定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建子弟者十有二國故夾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祕曰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

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辛終也之至也○咸曰蚩蚩無知也言六國無知皆危弱於周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祕曰解朝曰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衆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迴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

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咸曰猷道也言秦之失道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祕曰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姍笑三代蕩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光曰守手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相乖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故也

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光曰宰割也

擅楚之月有漢勃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之亦天也○光曰

勑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廢一興皆天命使然非專人事人問人事者何也祕曰獨問人事曰兼尚才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咸曰兼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祕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兼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功業乃隆○祕曰天命因其人而興之其人非受天命亦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歎曰天亡我非戰之罪諒乎信如羽之言否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屈盡也○咸曰言漢能屈己以用羣臣之策羣策能屈己以悅羣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故曰漢屈羣策羣力為羣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楚慠羣策而自屈其力慠惡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是惡羣策而徒屈己以自用其力故敗也○光曰慠徒對切既廢羣策而不用是自屈其力也屈人者克克勝自屈者負負敗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咸曰言楚之士自取爾○光曰言何預天事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光曰為天主號令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典主○咸曰言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散也羽與江東子弟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令隕之祕曰昭德者天福胙之令光曰胙與祚同忒當作慝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祕曰昭德謂德之昭融者明慝謂惡之顯著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也高辛黃帝之曾孫帝嚳也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咸曰天庭謂天帝之庭猶皇階帝籙之義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郊祀○祕曰天福胙之為天地神明之主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帝之庭是生民之願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光曰宋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之德故為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若秦楚彊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咸曰胎當為跆字之誤也閱很也胎籍猶暴侮也○祕曰閱鬬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謂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敝擾也黎苗九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光曰閱許激切胎當作跆徒來切蹋也藉子夜切黎苗民也子弟且欲喪之咸曰子弟至親亦欲其喪亡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早亡○祕曰謂其不仁不親不祚宜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祕曰不胙之為神明主曰無土祕曰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祕曰舜禹本亦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為胙也或問聖人

表裏（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一而已）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咸曰義帝楚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陽尊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光曰矯舉也初舉兵）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光曰龕與戡同音堪）項救河北（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既分為三秦而楚項又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何也○祕曰龕宜讀如戡戡克也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關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之）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祕曰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咸曰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鋩如劒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祕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鬬立功使左右劒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為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劒故蕭何劒履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匹夫杖劒自立雖暫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為）或曰勿則無名如何（咸曰言不然則為秦臣者無功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祕曰夫貴名者善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咸曰令善也焉安也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安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忠不終而躬為反逆焉有令名）或問淳于越曰攸曲（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攸曲言有攸有曲也）請問咸曰問攸曲之目）曰始皇方虎搏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興亢眉終無橈辭可謂攸矣（有才攸也○咸曰虎搏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興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不橈可謂有才攸也○光曰宋吳本越興作越興今從李本搏音列磔陟格切橈女教切闕）仕無妄之國（祕曰按易无妄其乾道四德而秦世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決行於世詎免乎災眚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道天命不祐行矣哉）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時榮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為無道○咸曰橈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違去也言秦亡道如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曲矣○祕曰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是曲己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百家語有錯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橈亂也或本作鮑○光曰並闕）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嫪毒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

亨之或者未辯歟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為所亨案漢書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烹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使其都咸陽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咸曰生謂韓上也木侯當作沐猴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猴雖見烹亦宜矣○祕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烹不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知項羽暴伉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劇近虎牙言其殆也○祕曰劇義如摩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訐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訐居謁切劇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訐歡之以孝入之以忠是順守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祕曰甘羅甘茂孫也以請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祖父○祕曰人之生天與之才譬如茂良非假父祖使之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光曰酈音歷食其音異基說音稅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劇通所說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己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恥之也○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乎脂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以欺誘他人此危事也或問劇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祕曰劇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抵擿也謂其談說若擿排使之○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為巫言亦未辯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蹠隙也曰蹠可抵乎祕曰蹠嶮蹠也言若設蹠嶮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光曰蹠許鷰切曰賢者司禮小人司蹠況拊鍵乎咸曰司伺也拊拍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小人伺見蹠隙則作況拍去關鍵乎○祕曰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

人惟禮是視不為小人巇嶮之謀況信柏鍵而閉之乎言不可為也拊拍也鍵鍵鑰光曰拊音撫鍵其輦切鍵鑰匙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則抵之抵巇猶不可況閉戶無隙而欲拍鍵彊入乎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光曰太史公語忠乎光曰斯可謂盡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至作相祕曰李斯楚上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為秦王所知始用事以至為丞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所用其忠乎霍祕曰或人以斯非忠請問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祕曰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榷酤關內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擁少帝之微祕曰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決光班固曰擁昭立宣推燕上官之鋒祕曰始元之明年燕刺王旦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之班固曰推燕王仆上官處興廢之分祕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白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堂堂乎忠難矣哉祕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他人之所難行哉○光曰李本作始六世之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昌邑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說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祕曰光夫人東閭顯使淳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光曰光知妻顯為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祕曰馮唐為郎面對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滂禾反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祕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耳至于不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光曰信與申同面謂面折德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如○光曰問文帝之德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霸陵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祕曰仁者不棄其交○光曰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德義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有始無終○祕曰餘耳相與為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蓋之蓋謂是矣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並皆罹禍○光曰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偽○祕曰孔安國曰食盡其言偽不實請人曰晉荀息祕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名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夷齊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臼祕曰

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逾歲謂之遺腹遷之安也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

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塚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之者譏穆公也至三良則不食其言者也

問義

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之信蹈義則未也

曰事得其宜之謂義

義者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

或問季布忍焉可為

祕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髡鉗為奴安能忍恥如此

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

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為之。祕曰進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然

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咸曰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庸烏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祕曰不終項仕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避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敗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

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爲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祕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吳本無成字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黔婁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

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欒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城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斂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渝變也

或問臣自得

咸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

曰揚恐不諭舉其人以明之

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

慎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為太僕時上問與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曰磾為人謹慎目不逆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咸曰邪而私乃臣之自失也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師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名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廉爨為姦而焚其廉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圓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扼歆歆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戒之○咸曰扼抑也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歆不然則覆矣○祕曰扼亦抑也魯桓公之廟有歆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歆中則正滿則覆持滿盈如持歆器也○光曰李本無歆字今從宋吳本扼於革切楊王孫倮葬以矯世悼厚葬也○祕曰楊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倮葬將以矯世也○光曰倮郎果切曰矯世以禮祕曰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為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以倮乎若欲為已甚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葬為或問周官曰立事咸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矣○光曰設官分職以治萬事左氏曰品藻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祕曰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光曰品第善惡藻飾其事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盡品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傳記之事也○祕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已○光曰記事而已

揚子法言卷七

謹案卷六第九頁前三行光曰瓏璶刋本瓏訛玲今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盧弓一盧矢百也刋本訛作旅弓百旅矢千按此註引書文侯之命刋本因左傳旅弓矢千句而誤今據尚書及本書先知篇吳秘注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先令後刑刋本刑訛形今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亦可畏也刋本亦訛不今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猶君之有股肱也刋本股訛服今改

卷七第一頁前八行故究論其要刋本究訛救今改

第三頁後五行皆志在自報其讐刋本在訛置自字下今改

第四頁前二行范蠡諫以為未可刋本以訛之今改

第六頁後三行吉夢黃蛇刋本蛇訛蜿據通鑑改

第八頁後五行雍翟塞也刋本雍訛維今改

第十頁前七行宋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上作字疑衍

第十一頁後二行猶言俶擾也刋本俶訛淑今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其辭不撓刋本不訛可今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以其田與祁奚刋本祁訛祈又宣孟之忠刋本忠訛勲並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謄錄舉人臣陳　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揚子卷八至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揚子法言卷八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淵騫篇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光曰宋吳本迄作訖今從李本迄至也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

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各有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祕曰據顏淵閔子騫之徒已沒人○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其人曰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奧者也○祕曰在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不寢○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為人所知也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二子奚不然○祕曰淵騫非有文章著世何為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

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咸曰夫入室見奥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揚子之論在於是邪異風也勃勃輕迅貌○祕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異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光曰宋吳本作異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咸曰揚以門人為三品論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奥七十子亦被其淳道矧文章末業爾何難為哉○祕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為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本言游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祕曰冠乎上世力絕力者何○祕曰問絕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扑牛非絕力邪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祕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而死扑牛亦多力也呂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為號○光曰扑牛謂以兩牛相擊如扑手狀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祕曰荊軻衛人也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光曰比諸盜賊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以德義○祕曰養浩然之氣勇之大者○光曰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魯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賞○咸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餳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光曰宋吳本餳作傷制作制介甫曰餳古蕩字制古制字今從李本藺相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咸曰藺相如趙人相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之右頗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車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門謝罪此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傷與蕩同光謂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或問鄒陽祕曰鄒陽去吳之梁然否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幾矣哉鳥罟謂之置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譖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矣○光曰忼苦兩切置昌鐘切幾音機孔

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祕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祕曰進賢育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豪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知葬則吾以疾為蓍龜祕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未來之安危亦如別葬則其神智如蓍龜

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報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報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報順覩王及報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覩王索隱作順覩王或是慎轉為順

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祕曰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光曰并音併

孰愈咸曰問西傾東并誰為優○祕曰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問西傾東并誰為優曰周也羊秦也狼咸曰周衰弱如羊秦強暴如狼

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強猶勝於弱乎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

○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道而強強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游天下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疾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旨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塹七豔切兆士刀切相息亮切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儥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儥可居故曰人易儥○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

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聞列封先笑後愁身既鴆死宗族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用儥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鴆而死是徼取國權以易宗族○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

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其道非盜而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祕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户○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何○咸曰白起事秦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亂誅暴翦祕曰王翦頻陽東鄉人也問其將略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欲咀堙用牙言其酷也欲者絶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也牙欲謂切齒而怒也欲怒聲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光曰欲烏開切翦為之牙以噬物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祕曰要離吳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有義○光曰要一遥切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為吳仇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祕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劒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光曰宋吳本螫作螫今從李本蛛音誅螫音矛靡與糜同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螫作網光謂靡爛也政也祕曰聶政軹深井里人也問其義乎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祕曰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亡去游齊交聶政政後仗劒至韓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嫈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言政知姊之忠烈乃皮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曼無也○光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輊也問荆軻○祕曰荆軻也義乎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卿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匕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亢音剛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祕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裴駰曰按風俗通又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谷關十五年問是道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祕曰皆飾詐辯尚權變聖人不取也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咸曰鳳鳴謂孔子讀也鷙翰謂秦儀行也○祕曰鷙擊也鄒陽曰鷙鳥累百○光曰翰胡安侯肝二切鷙鷹隼也翰羽翼也曰然則子貢不為與言子貢亦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祕曰齊欲伐魯子貢行而說齊存魯破吳彊晉霸以越言儀秦非道則

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

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恥國亂而不解其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祕曰子貢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至矣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己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咸曰迹不蹈己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祕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相蹈

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祕曰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光曰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揚子言驩兜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

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祕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也○光曰口才君子所不貴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祕曰行人所不能四皓也○光曰甪盧谷切或作角音同

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

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晁錯犯憲嘉奏誅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今從李本

折節周昌汲黯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為不可武帝時公孫弘為丞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為弘諛不忠○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能乃降其折節可尚矣

守儒袁固申公袁固守正以得辠於竇太后后使入圍擊彘申公守正以事楚王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道○祕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頃之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以疾免

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刱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

滕灌樊酈曰俠介滕公灌嬰樊噲酈商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咸曰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已從之為持衛也○祕曰滕公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俠剛介之士易曰介如石焉○光曰介助也

叔孫通曰斬人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疾○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也斬猶牘也說文曰牘璞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斬○光曰斬才敢七廉七豔三切闕

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不為國○祕曰袁盎譖誅晁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而談有餘也

晁錯曰愚畫策削諸侯王七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祕曰晁錯知七國之彊不奉辭伐罪而請削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為亂故削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欲分

國邑侯子弟而諸侯自弱也故以錯為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郅都寧成張湯杜周之徒○咸曰韓詩外傳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貨殖曰蚊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求也為之聚斂是則貨殖聚斂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今或人問貨殖故荅之曰蚊亦疾之甚焉夫蚊之為蟲喙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之徒兼并聚斂非義是存亦所謂喙人而求生矣○祕曰貨殖之人析毫顧利微而食人其猶蚊乎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也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蔬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荅文者

蓋揚鄙其不論教而彊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沒終也齒年也○祕曰揚恐未諭故再釋之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國使將疏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沒其年齒而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光曰李本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行字褐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咸曰言如是者始可謂之吏也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咸曰荀悅云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彊○祕曰靈福也還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己之私義者也○光曰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令御其下如人之有神靈也佞幸曰不料而已籍儒鄧通周文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佞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不度者也○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載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悞內明其畫外無違悞○祕曰所舉必行無謬悞○光曰李本悞作悟今從宋吳本悞與忤同絳侯勃之果祕曰誅諸呂立代王果於大事霍將軍之勇祕曰光摧燕上官之鋒處興廢之分而不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

王之禮樂○祕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祕曰誰近社稷之臣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利用安身○祕曰仲舒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既忘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是取容而已何暇禮樂哉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咸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其所謂平矣○祕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

人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取而治之乃巫成方遂也○光曰雋徂兖切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彊不避貴戚斯名卿矣將既聞名卿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光曰壁昌邑不救梁以弊吳雖有詔書亦不從長平冠軍之征伐祕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陸之持重祕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而不可奪遂正國家安社稷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咸曰猶益贊禹而有苗格○祕曰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一曰道征之以仁義咸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祕曰荀卿曰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也○咸曰張騫嘗使月氏道經匈奴中來往兩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寘大窖中絕不與食又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杖漢節牧羊卧起持操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咸曰揚鄙朔之為政所以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詼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嘗上言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平樂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祕曰顏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皆蔑然無足觀也或曰隱者也咸曰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為世稱朔吏隱者也○光曰宋吳本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祕曰問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不然或曰隱道多端咸曰或言隱之道多端如朔者亦其一也曰固也咸曰固實也言隱道實多端故陳之于下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咸曰仲尼亦然○祕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咸曰孟軻亦然○祕曰捨之則藏○光曰考其言行之素皆聖賢也以不逢其時故隱以避害耳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祕曰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曰言談者仁之文也○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之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咸曰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是○祕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之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著乎洪範接輿佯狂孔子下欲與之言

而有聞著乎歌鳳是皆多端之甚者而其道純正羅一本作離○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聖人則自顯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而世稱之過實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咸曰應諧謂應言而諧戲之如與倖倡郭舍人隱語者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輒應如射覆見微者○祕曰變詐鋒出莫能窮者似智慧○光曰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正諫似直咸曰蓋諫上林斥董偃請焚甲乙帳者○祕曰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祕曰懷肉汙衣歲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談達惡比欲知誰比○祕曰朔之名也談也達也何為倫比談一本作誣字○光曰宋本作請問名字達吳本作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子謂朔談諧敏達之人耳惡音烏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步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悞也今從漢書滑音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侮世人以詭譎欺時人不逢迕取禍也滑稽多智員曲之貌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為請○祕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者也○光曰朝直遥切曰君子謂之不

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飡○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猶奢寧儉易寧戚之義爾亦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毀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說之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訕使人畏其口者或問子蜀人也請人祕曰問蜀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己顯仲元未聞○祕曰仲元則其人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為人也奈何咸曰奈何猶曰如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位屈其意祿利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光曰有清和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衆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咸曰東國魯也左傳云下展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名始聞○光曰絀與黜同惡音烏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咸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

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光曰言王貢力學絜己而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光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光曰言仲元何不仕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祕曰仲尼之不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咸曰貌端故見者肅然敬聞其言者愀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愀親小在九二切愀然變動貌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溫故觀者穆然和但聞以德詘人矣咸曰詘人者使人而從己德也○光曰李本但作鄆音義曰古鄆但通用今從宋吳本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咸曰詘於人者以己德而從人也○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咸曰言使人心服而畏之○祕曰人所畏服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祕曰夏育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所畏也○光曰賁音奔下同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服之畏請條問其目也祕曰條目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憚焉○祕曰孔子之所畏憚之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揚子法言卷八

揚子法言卷九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祕曰君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郎定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

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作撿柙押戶夾切

旁開聖則祕曰則法則也○光曰開通也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

譔君子祕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擇而行之區品彰矣○光曰論立言之是非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咸曰問君子何以能然

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弸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弸普耕薄萌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

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祕曰般輪之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內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稱尺證切稱者得事之宜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祕曰木性則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

或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樓航不抱漿衝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之道惟變所適航衝之器主一而用注謂航衝無所不施反矣○光曰器械適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奧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祕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

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

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倪也彈駁數家倪合於教○光曰宋吳本倪作脫今從李本音義曰倪佗括切可也

至于子思孟軻詭哉譔此則乖詭○咸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此言非他數家則偶脫可矣至于非軻伋則邪詭也○祕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已至于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是荀卿之詭說也

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有乖詭○光曰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

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後聖法制玄合大同仁義○祕曰純終也

全德色純曰睟○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

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

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祕曰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歟○光曰宋吳本牛玄騂白作玄牛騂白騂作粹今從李本騂與粹同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矣○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盡形容之○祕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光曰玩當作刓音完謂廉而不劌隊直類切隊與墜同謂垂之如墜

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備而無閑泰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祕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祕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或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

淮南鮮取焉爾浮辯虛妄不可承信○祕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

必也儒乎光曰聖道在於是乎在

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祕曰必也以儒為名乎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純者也

文麗用寡長卿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祕曰相如文雖麗而寡於用

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咸曰遷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游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敘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

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光曰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遽伯玉為君子之類亦多愛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咸曰非經謂之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雜故因駁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祕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曰甚矣淮南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導而果之哉誠為不果純矣○祕曰內不果純文亦不果道矣

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

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導而果之哉誠為不果純矣○祕曰內不果純文亦不果道矣

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儔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奇談誕以自大假不學為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咸曰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末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人作又並闕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吁者駭嘆之聲

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言

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人志道秉常隨時應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曰此論六子猶孟軻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光曰言天之變化亦多也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謂問同荅異理或相違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祕曰時有可否礙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雜者聖之礙故避之則行○祕曰隨時制宜不失其正理則通矣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好我名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物物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人○光曰與許也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祕曰禮進則進退而退祕曰義退則退曰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倦同殷中也退而退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儷焉祕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少有其偶○光曰鮮息淺切儷音麗顏回在陋巷不苟仕好學不倦是以退為進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祕曰若然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謂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羣是小必退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祿利苟退則慕偽名也○祕曰輕於進退者衆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攝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膰胙則歌之而行○祕曰進之退之惟禮義所在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祕曰人有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其有懼乎祕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為妙達曰道家流當然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

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憂患不可避故作此論以自寬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祕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賤差等較然之義也而莊子託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光曰囂許驕切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囂囂然煩言耳通天地人曰儒道業深奧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祕曰知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旨若子之道名曰伎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明彼者○祕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為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咸曰言先自愛於人而人亦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咸曰言先自敬於人而人亦敬之自愛仁之至也祕曰韓吏部曰博愛之謂仁自敬禮之至也祕曰曲禮曰毋不敬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祕曰未有不自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己者也○光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顏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祕曰秦皇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曰吁吾聞伏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祕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至孔子並聖人皆死爾○光曰文王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祕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者道不同故也聖人務多知仙人務長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者惡名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今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安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咸曰仙本無也而盧生之徒以為有非囂囂不逞者孰能○祕曰囂囂然方士之虛語爾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言之人喜妄說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為其實○光曰無用問為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祕曰天地之間本無此理無而問有有而問無皆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祕曰忠孝者修身之本忠臣

孝子偟乎不偟偟暇○咸曰忠臣謇謇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親何暇其仙乎○祕曰偟暇忠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事乎○光曰偟音皇或問壽可益乎曰德光曰惟修德可以益壽曰回牛之行德奚曷壽之不益也咸曰言顏回冉伯牛德而何不壽曰德故爾咸曰膺以長生為壽聖以不朽為壽顏冉有德故不朽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欺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為壽○祕曰

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冀得妄壽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祕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真然後可以訓物況乃其身之不諭又安能諭諸人哉○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揚子法言卷九

揚子法言卷十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孝至篇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全於終故啓之手足沒且誡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奉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公然

譔孝至祕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孝所以報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論孝及至德因敘漢室之盛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至○祕曰先王之至德一言而該光曰至德要道無所不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祕曰該備也○光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父母子之天地歟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去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冀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萬

物豈能裕天地乎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母雖為子之天地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祕曰父母有餘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以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不為裕矣是父母裕於子也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不足○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咸曰舜所以愈裕而不自充足者懼夫失所以孝養之裕也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祕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祕曰其心無懈○光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遠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孝子有祭乎有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光曰言齋重於祭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光曰屬之欲切謂齋之日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祕曰見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謂思而見之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也○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而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祕曰專乎所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人而不祭豺獺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祕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子乎○光曰此問荅不類疑下有脫文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無是子無是

父祕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謹相成或曰必也兩乎祕曰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為美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兩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咸曰子雲方論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天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祕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光曰父子俱聖尤美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含食也菽豆也○咸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緼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光曰緼於盆切含菽非食緼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咸曰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為儒矣○祕曰己欲孝斯孝矣己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或曰何以處偽咸曰問何以見其偽者○祕曰為之則真何以居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咸曰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

耻之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度哉不為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何。為名之名祕曰君子行善其名自彰至矣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祕曰欲求善名而行為次也。光曰畏惡名慕善名猶有所恥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光曰言不以聖人之正道佐其君者皆非忠嘉或曰卲如之何咸曰卲猶繼也言欲繼稷契皐陶者如之何而可。祕曰卲高也欲高之則如之何。光曰問稷契皐陶道高不可及奈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咸曰言欲繼稷契皐陶者當勗勉其道而已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庳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為王莽之將相者。祕曰勗勉也庳下也言人欲自高則勉行而則陷入於狙詐矣堯舜之道皇兮祕曰皇美夏殷周之道將兮祕曰將大已如其庳下而不能自勉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也。光曰庳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祕曰延其美大之光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祕曰以是為美大之次。光曰皆盡美盡善或曰食如螘言精細也。光曰螘與蟻同衣如華服文彩也朱輪四馬光曰宋吳本於此有受天字今從李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光曰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況滔天乎。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半通闕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勉勵。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之矣。祕曰非勉則不復其性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古有力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以禪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光曰知與智同形不測光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惟聖人能形容之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祕曰若順禔宜讀如媞爾雅曰媞媞安也。光曰禔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簒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祕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也。光曰光謂能顯忠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或曰聖人事異乎咸曰言聖人亦以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祕曰德盛則無異異亞之祕曰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咸曰猶堯舜常修其德何異之也見

異而修德者末也咸曰猶太戊武丁見異而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祕曰失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禳之事在末後本末不修而存者末之有也咸此之甚者必亡矣○咸曰猶桀紂本末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斯民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人與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故曰得斯民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咸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治之也○祕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咸曰言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祕曰五行志曰思心之不

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心也吾聞諸傳祕曰傳記謂論語○光曰傳直戀切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卲者咸曰卲美也○祕曰卲亦高也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是孔子之徒歟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偽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光曰宋吳本作有始而無終歟有終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為誰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喻○祕曰德寧有終也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祕曰一人有道而天下治故曰小謂寡治衆也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祕曰一人之得心矣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道俊哲也秀穎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祕曰秀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穎出於衆秀之大者也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咸曰擬或作凝非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禮而後事○祕曰凝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成於禮凝事事則成於禮擬一本作擬○光曰吳本擬作凝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於禮為是為非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乃為羣言之長羣行之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乃為羣行之宗或問泰和咸曰問太平和樂之道○光曰天下和平之至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之○咸曰言觀書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溫溫然和樂況生其世乎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為治○祕曰習治習見治世之事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名陵習亂也緼亦亂也○咸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而求盟

桓公退次名陵與之盟以禮楚也○祕曰緼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名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羊而言也故

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之民追歎舊亂○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覩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為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為始亂

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咸曰久汙之俗喜安少治○祕曰習見亂世之事覩始治則好之始治謂名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祕曰漢之有德信能懷服遠人○光曰允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

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恭一旦行詐以取之○祕曰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鞮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鞮都奚切鮮悉淺切鞮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芒芒大也○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芒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芒謨皇切

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以兵伐四夷者次也○光曰璜音黃

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猾亂也蠢迪猶陵踐也王人王室之官言五霸六國然也○祕曰宗夷猶言夷族也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衆無次言最下也此汎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

麟之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和麟儀儀而馴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祕曰泰和之百官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衆蓋其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

螭虎桓桓仁少威多○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以武戡禍亂嚴不失正

鷹隼戢戢攫撮急疾○咸曰戢戢暴也言彊霸之世專為兵詐暴而欲殘

未至也未合至德○咸曰言桓桓戢戢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祕曰非泰和之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戢戢然鷙飛貌於其道未至也○光曰戢財千側板二切桓桓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

或曰詵詵北夷光曰詵詵翔拱切喧嘵之貌

被我純繢純繢繢畫○光曰繢音會

帶我金犀金金印犀劒飾

珍膳寧餬寧餬餬其口也○咸曰言安然而饗珍膳

不亦享乎嫵禮胡如此太盛也○祕曰詵詵夷衆語貌北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繢之衣裳帶我金璽犀飾之劒常珍之膳以安然餬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顧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大官御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

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乎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恥孝武亟興邊略實為兵主矣

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扞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曰為兵主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

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為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厓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勸往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厓島夷故云介鱗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阜盛明道信義光曰行義使民信之致帝者之用光曰極其事業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光曰粒食謂中國之民粲也晏也粲文采晏和柔○祕曰粲然明盛晏然安和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祕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其祀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雄也天道勞功祕曰勞而成功○光曰勤勞然後有成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也曰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其功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為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其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

故於事則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祕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乂安是其事逸也天則陰陽往來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萬幾是其道勞也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之為也吾乃以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闕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咸曰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治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大矣○祕曰自周公以

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為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世莽專漢政自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己者進異己者誅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何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己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篡而去

者冀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為桓溫所謂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此杜預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為莽佐命不在劉甄之下矣言人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民衆多富盛也○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觀莽之强篡而立復暴殄如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乎○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覩民思漢德莽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於治也

辟廱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美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廱學校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逸之役則唐堯如矣○祕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廱學校禮樂輿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揚子法言卷十

謹案卷八第二頁前四行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
從李本考本文亦作巽以揚之注當有誤
第五頁後六行非盜而何刊本而訛如今改
第十頁前一行寓成刊本成訛戚據漢書酷吏傳
改
卷九第六頁前五行勸與倦同刊本倦訛卷今改
第六頁後五行懼者畏義也云云當在下節此疑
有誤

第九頁前八行終以不朽為壽刊本壽訛荅今改
卷十第五頁前三行李宋本半通闕刊本脫半字
據王應麟困學紀聞增
第七頁前七行或作凝非也刊本或字訛置凝字
下非字訛置作字上今改正
第十二頁前五行又與董賢同官刊本董訛薰今
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錄舉人臣陳　賓

缺　页

太玄經

〔漢〕楊雄撰〔晉〕範望注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太玄經卷一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乾隆御覽之寶

太玄經目録

卷首

陸績述玄一篇

王涯說玄五篇

太玄圖

卷一

從中至增第一

卷二

從鋭至事第二

卷三

從更至應第三

卷四

從迎至昆第四

卷五

從減至晦第五

卷六
從曹至養第六
卷七
玄衡第七
玄錯第八
玄攡第九
玄瑩第十
卷八
玄數第十一
卷九
玄文第十二
玄掜第十三
卷十
玄圖第十四
玄告第十五
卷末

釋音

臣等謹案太玄經十卷漢揚雄撰晉范望注漢書藝文志稱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列傳則稱太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與太初歷相應又稱有首衡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與藝文志十九篇之說已相違異桓譚新

論則稱太玄經三篇傳十二篇合之乃十五篇較本傳又多一篇案阮孝緒稱太玄經九卷雄自作章句隋志亦載雄太玄經章句九卷疑漢志所云十九篇乃合其章句言之然十四篇益以九篇乃得二十三與十九之數亦不符以今世傳本校之其篇名篇數與本傳皆合固未嘗有所脫佚或章句本五篇後人析為九篇故篇數舛異而桓譚新論則轉

相傳寫訛十一為十二歟今章句與桓譚新論皆已久佚其異同則不得而詳矣注其書者自漢以來惟宋衷陸績最著至晉范望乃因二家之注勒為一編雄書本擬易而作以家準卦以首準彖以贊準爻以測準象以文準文言以擬繫辭圖告準繫詞以數準說卦以衝準序卦以錯準襍卦全仿周易古今經傳各自為篇望作注時析玄首一篇分冠八十一家之前析玄測一篇分繫七百二十九贊之下始變其舊至今仍之其書唐藝文志作十二卷文獻通考則作十卷均名曰太玄經注此本十卷與通考合而卷端標題則稱晉范望字叔明解贊考玄測第一條下有附注曰此是宋陸二家所注即非范望注也蓋范望採此注意自解經贊儒有近習罔知本末妄將此注升于測曰之上以襍范注混亂

義訓今依范望正本移于測曰之下免誤學者已下七百二十九測注並同云云考望自序亦稱因陸君為本錄宋所長捐其所短并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注文之中訓理其義以測為據然則望所自注特其贊詞其他文則酌取二家之舊故獨以解贊為文今槩稱望注要其終而目之耳卷端列陸績述玄一篇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為范本所舊有又列王涯說玄五篇又列釋文一卷則不知何人附入其太玄圖旁范望本末及玄首玄測之首尾凡附記八條卷末又有一跋均不署名氏考序後附記稱近時林瑀瑀與賈昌朝同時則此九條當出北宋人手又王涯說玄之末附題一行云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則附記或出于寔歟其釋文一卷亦不著名氏考鄭樵通志

太玄經釋文一卷亦林瑀撰疑寔刋是書時併以涯之說瑀之釋文附麗而行也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太玄經卷首

陸績述玄一篇

績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嘆揚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為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為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為深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絶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竊緣先王詢于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為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為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

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績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庶合道真使玄不為後世所尤而已昔揚子雲述玄經而劉歆觀之謂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班固贊序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揚雄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揚子雲之言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賀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績論數君所云知揚子雲太玄無疆也歆云經將覆沒猶法言而今顯揚歆之慮尋於是為漏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顧譚與君不見也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漢之四百其興乎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迹速其最復優乎且以歆歷譜之隱奧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尚不能鏡照

玄經廢興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倫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以待能者子玉為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經之為乎驗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難曰師曠之調鍾俟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前睹信哉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叡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

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達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以為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毀揚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焉桓譚之絶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平子處其將興之期果如其言若玄道不應天合神平子無以知其行數若平子瞽言期應不宜效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昔詩稱毋氏聖善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洪範曰睿作聖孟軻謂柳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輟順天道履仁誼因可謂之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鬼神而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聞績所云其笑必矣冀值識者有以察焉

王涯說玄五篇

明宗一

玄之大旨可知矣其微顯闡幽觀象察法探吉凶之朕見天地之心同夫易也是故八十一首擬乎卦者也九贊之位類夫爻者也易以八八為數其卦六十有四玄以九九為數故其首八十有一易之占也以變而玄之筮也以逢是故數有陰陽而時有晝夜首有經緯而占有旦夕參而得之謂之逢考乎其辭驗乎其數則玄之情得矣或曰玄之辭也有九玄之位也有四何謂也曰觀乎四位以辯其性也推以柔剛贊之辭也別以否臧是故四位成列性在其中矣九虛旁通情在其中矣譬諸天道寒暑運焉晦明遷焉合而連之者易也分而著之者玄也四位之次曰方曰州曰部曰家最上為方順而數之至於家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故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轉故有九州一方二十七首而轉故有三方三方之變歸乎一者也一謂一玄也是故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以九生二十七以二十七生八十一三相生玄之數也三長直亮切者七八九得一二三揲法

備一為天二為地三為人其數周而復始於八十一首故為二百四十三表也一首九贊故有七百二十九贊其外踦贏二贊以備一儀之月數立天之道有始中終因而三之故有始始始中始終及中始中中終及終始終中終終立地之道有下中上立人之道有思福禍三三相乘猶終始也以立九贊之位以窮天地之數以配三流之元故玄之首也始於中中之始也在乎一一之所配自天元甲子朔旦冬至推一晝一夜終而復始每二贊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而周為三百六十五日節候鍾律生踵斗指於五行所配咸列著焉以應休咎之占說陰陽之數故不觀於玄者不可以知天不窮渾天之統不可以知人事之紀故善言玄者之於天人變化之際其昭昭焉故倀倀而行者不避川谷聵聵而聽者不聞雷霆其所不至於顛殞者幸也非正命也

立例二

夫玄深矣廣矣遠矣大矣而師讀不傳者何耶義不明而例不立故也夫言有類而事有宗有宗故可得而舉也有類故可得而推也故不得於文必求於數不得於數必求於象不得於象必求於心夫然故神理不遺而賢哲之情可見矣自揚子雲研機樑數創制玄經唯鉅鹿侯芭子常親承雄學然其精微獨得章句不傳而當世俗儒拘守所聞迷忽道真莫知其說遂令斯文幽而不光鬱而不宣微言不顯師法殆絶道之難行也若是上下千餘載其間達者不過數人若汝南桓譚君山南陽張衡平子皆名世獨立校乎羣倫探其精必謂其不廢厥後章陵宋衷始作解詁吳郡陸績釋而正之於是後代學徒得聞知其旨而玄體散剥難究其詳余因暇時竊所窺覽常廢書而歎曰將使玄經之必行世也在於明其道使不昧夷其途使不蹟編之貫之瞬若日月則揚雄之學其有不興者乎始於貞元丙子終於元和己丑而發揮注釋其說備矣夫極元微盡玄之道在於首贊之義推類取象彰表吉凶是故其言隱其方遠案

之有不測之深抽之有無窮之緒引之有極高之旨至於瑩攡錯衝文數圖告此皆互舉以釋經者也則夫首贊之義根本所繫枝葉華藻散為諸玄而先儒所釋詳其末略其本後學觀覽不知其言殫精竭智無自而入故探玄進學之多或中道而廢誣往哲以自為切問學淺道缺而賢人志士之業不嗣也故因宋陸所略推而行之其所詳者則從而不議也所釋止於首贊又并玄測而列之庶其象類曉然易知則玄學不勞而自悟矣

玄之贊辭推本五行辯明氣類考陰陽之數定晝夜之占是故觀其施辭而吉凶善否之理見矣苟非其事文不虛行觀其舊注既以闕而述雖時言其義又本其所以然蓋易家人例有得位失位有無位之說以辯吉凶之由是故玄本數一晝一夜剛柔相推晝辭多休夜辭多咎奇數為陽耦數為陰首有陰陽贊有奇耦同則吉戾則凶自一至九五行之數首之與贊所遇不同相生為休相克為咎此其大較也至於類變因時制誼至道無體至神無方亦不可以一理推之然則審乎其時察乎其數雖紀紛萬變而立言大本可得而知又吉凶善否必有其例晝休夜咎至有文似非吉而例則不凶深探其源必有微旨此最宜審者也至於準繩規矩不同其施舊說以為非吉然此首為戾其辭皆始戾而終同如規矩方圓之相背而終成其用若琴瑟之專一孰聽其聲圓方之共形豈適於器此其以戾而獲吉也其有察辭似美而推例則乖者至如土中其廬設其輿居土之中

乘君之乘吉之大者也而考於其例當夜理則當凶推其所以然則廬者小舍也漢制宿衛者有直廬在殿庭中土中正位也小人而居正位又乘君子之器禍其至焉故下云厥戒渝也凡此之例略章一事以明之餘則可以三隅返也又如中之上九既陽位又當晝時例所當吉而羣陽亢極有巔靈之凶與易之亢龍其義同驗如此之類又可以例推所謂玄之又玄衆所不能知也又一首之中五居正位當為首主宜極大之辭究而觀之又有美辭去六

者然則陰首以陰數為主陽首以陽數為首其義可明玄之大體貴方進賤已滿七與八九皆居禍中而辭或極美者窮則變極則反也大抵以到遇之首為天時所逢贊為人事居戾之時則以得戾為吉處中之時則以失中為凶消息盈虛可以意得其餘義例分見注中庶將來君子以覽之也

揲法三

經曰凡筮有法不精不筮不執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當其致精誠厥有所疑然後陰言其事呵策訖乃令著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於神於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此已上並令著辭）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以扮三（扮配也）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玄筮以三十三策令著既畢然後別分一策以掛於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方（此餘數欲盡時餘三及二一也）又三數之（并方之後便都數之不中分矣前餘及方不在數限）數欲盡時至十已下得七為一畫餘八

為二畫餘九為三畫凡四度畫之而一首之位成矣玄之有七八九猶易之有四象也易卦有四象之氣玄首有三表之象

占法四

首位既成然後有陰陽晝夜經緯所逢占之欲識首之陰陽從中至養以次數之數奇為陽數耦為陰數晝夜者九贊之位於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為晝二四六八為夜於陰家則一三五七九為夜二四六八為晝經者謂一二五六七也旦筮用焉緯者三四八九也夕筮用焉日中夜中雜用一經一緯凡旦筮者旦占用經當九贊之一五七也遇陽家則一五七並為晝是謂一從二從三從始中終皆吉遇陰家則一五七並為夜是謂一違二違三違始中終皆凶（旦筮則一五七為所逢之贊而占決焉二六九為日中故經云晝夜散者禍福雜也）凡夕筮者占其中用緯當九贊之三四八也遇陽家始休中終咎若日中夜中筮者二經一緯當九贊之二六九也遇陰家始中休終咎所用贊下為始次

為中上為終故經曰觀始中決從終大抵吉凶休咎在晝夜從違若欲消息其文則當觀首名之義及所遇贊辭與所筮之事察其象稽其美惡則玄之道備矣或有晝夜既從而首性贊辭遇於迕戾則可用也經云星時數辭從星者所配之宿各以其方與本五行不相違克也假如中首所配牽牛北斗水行與首同德是星從也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節氣相逆順也假如冬至筮遇十月已前首為逆冬至已後首為順也數者陰陽奇耦之數以定所遇之晝夜夜為咎晝為休辭者九贊之辭與所筮之意相違否也凡此四事並當參而驗之從多為休違多為咎

辯首五

天玄二十七首

中周礥閑少戾上干狩羨差童增鋭達交耎傒從進釋格夷樂爭務事

地玄二十七首

更斷毅裝衆密親歛彊晬盛居法應迎遇竈大廓文禮逃唐常度永昆

人玄二十七首

減嗌守翕聚積飾疑視沉内去晦耆窮割止堅成閑失劇馴將難勤養

中者萬物之始且得中（辯首之辭具在經注）九雖當晝亢極凶狩者臨也進萬物扶陽而進九雖當晝終亦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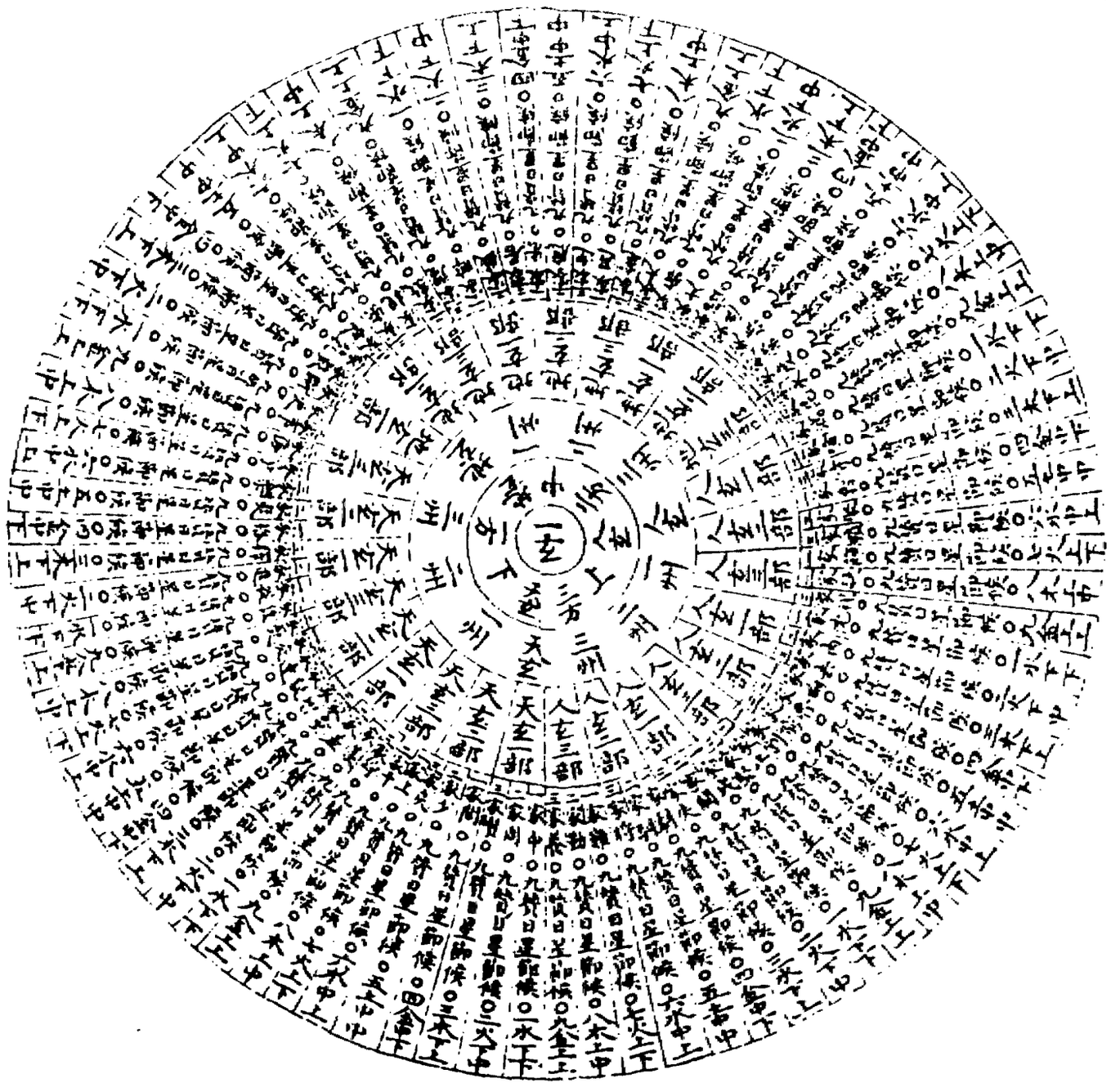
親者貴以其身下人則親交之道著八雖當晝而處亢不能下人故君子去之也應者應時施宜五七九當晝吉自此後陰生故有戒也大者陽氣盛大象豐卦九為大極雖得晝而微凶

嗌者陰陽不通象否卦二四六八當晝當嗌之時不能無咎極亦凶也窮者萬物窮極思索權謀自濟也九處窮極晝亦凶

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

太玄經卷首

太玄圖



揚氏始著玄時已有此圖後世妄儒多稱已撰誣罔世俗不為媿恥況范望注玄圖云圖畫四重解釋甚明學者宜繹焉

太玄經卷一

漢 揚雄 撰

晉 范望 注

贊曰揚子雲處前漢之末值王莽用事身縶亂世遜退無由是以朝隱官爵不徒昔者文王屈抑而繫易仲尼當衰周而述春秋為一代之法以彰聖人之符子雲志不申顯於是覃思耦易著玄其道以陰陽為本比於庖犧之作事異道同福順禍逆無有主名桓譚謂之絕倫張衡以擬五經非諸子之疇也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相傳受者乃到建安年中故五業主事章陵宋衷鬱林太守吳郡陸績各以淵通之才窮核道真為十篇解釋足以根其祕奥無遺滯者已然本經三卷雖有章句辭尚婉妙並宜訓解且此書也淹廢歷久傳寫文字或有脫謬宋君創之於前鬱林釋之於後二注并集或相錯雜或相理致文字猥重頗為繁多於教者勞於誦者勸望以闇固學不博識

昔在吳朝校書臺觀後轉為郎雖講歷年得因二君已成之業為作義注四萬餘言寫在觀閣亡其本末今更通率為注因陸君為本録宋所長捐除其短并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注文之中訓理其義以測為據合為十卷十萬餘言意思褊淺猶懼不能發暢揚氏幽微之旨裨闔後學未覺也揚氏始作之本已畫方州部家四位定五行之數分七百二十九贊為天地人三玄惟宋陸注本不畫首象其餘侯芭虞翻注本並畫首象近世林氏撰玄後序云瑀今以舊經方州部家隨首畫象以四位之數列首之下五行之性叅次其中三材之儀各從方立并測之辭散於贊末若此數事皆范叔明注時所定今林氏以為已意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從中至增第一

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馴順也玄天也渾渾天之儀渾淪而行也無窮謂晝夜不休無窮已也玄正取象於渾天故言正象天也○此玄首都序也揚氏本連首辭自為一卷范望解贊時升此序於經之首將首辭散在八十一首方州部家注之下陰陽比叅叅三也比比也以陰陽相次而三三相乘轉為九矣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資者取也陰陽相叅以為三方一陽即一方也一統則天統也舉一方一統則二方二統可知也三統相承以主萬物故萬物取形於是也方州部家三位疎成疎大也言陰陽乘三統為方州部家大數則三統之位乃大成也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言三方一位乃運為八十一首陳列乎其中故言九九以數生也贊上羣綱乃綜乎名贊九贊之辭也羣綱諸陽也陽動則陰從言諸綱動於上乃綜理衆首之名性故言乃綜乎名也八十一首歲事咸貞貞正也八十一首周流一歲之事候司八節各得其正故言咸貞也○此玄首都序畢咸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咸哉者數美之言也丙炳也離散也五色五行之方色也言日炳然明朗光耀離散於天下久隨其物色光采淳明也○此玄測都序也測準夫子贊易諸爻之下象辭也十一篇中自為一卷至范望解贊時升此序於經首將測辭散於逐贊之末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或否或臧臧善也測知也言日晝則知陽夜則知陰一陰一陽故或善或否矣陽推五福以類升五福壽富康寧好德終命陽為吉故與五福升也陰幽六極以類降降下也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陰為凶故與六極退下也升降相關大貞乃通貞正也關交也陰陽升降更相交錯天道大正氣節通也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經緯相錯以成天文也巡乘六甲與斗相逢巡行也六甲日之幹也言日行乘六甲周而復始以成歲事日右斗左故相逢也歷以記歲而百穀時雍時調也雍和也歷者羲和氏所謂歷象日月者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是也四方之事得故百穀調和也○此玄測都序畢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中此首名也天玄陽家一水下下象中乎卦陽氣潛萌於黃宮行屬於水謂之中者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位律中黃鍾夏之十一月也萬物萌芽於黃宮之中故名此首為中也土為宮性其色黃言潛萌於黃宮也水色玄玄為天天在地外天玄地黃是以為經之首○此玄首辭也象易彖曰大哉乾元已下之辭也太玄列渾天為八十一家各有性名序運周普班固曰揚子作太玄為其太旻恣而不可知故作首衡錯測攡瑩數文梲圖告凡十一篇以解剥玄體此乃一篇并序自為一卷宋衷解詁陸績釋失共為一注至范望解贊時采宋陸二家之義錄長捐短就加新意以成此注信無不在乎中初一昆侖旁薄幽昆渾也侖淪也天之象也旁薄散於八十一首之下猶彭魄也地之形也幽隱也言天渾淪而包於地地彭魄而在其中天之晝夜運周一度日或隱或見見照四方隱故稱幽言日在地下幽隱不見也一者水也家性為水天之出入利涉大川而四時辰極各得其正也○此九贊之辭後人目為經辭也揚氏本以七百二十九贊分天地人自為三卷其辭之下宋陸無注晉范望沿宋陸注測之義專解此贊自成一家次於逐首辭下而削去舊注日星節候上中下度數今且據范望本不添也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言天運行唯以正也○此是宋陸二家所注即非范望注也蓋范望采此注意自解經贊儒有近習周知本末妄將此注升於測曰之上以雜范注混亂義訓今依范望正本移於測曰之下免誤學者已下七百二十九測注並同次二神戰于玄其陳陰陽二火也在中為心心藏神內為玄陰陽爭為戰兩敵稱陳十一月之時於消息為復陽當消陰陰陽相克故言戰也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并也陽善陰惡相并奪也次三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為庸庸法也三木也木在東方故稱龍也春陽之氣萬物所出故稱出也言首尾可以為法者首出庶類萬物資始故其首尾可以為法也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首出庶物造成之也次四庫虛無因大受性命否四金也廢則為陰陰道卑虛無所因緣待陽唱導乃和而承之欲大受反陰之義故否也測曰庫虛無否不能大受也陰道默從故不能也次五日正于天利以其辰作主五為天子日君象也五亦為土君而有土參明於日故為天子也中央之位四方之所歸故為主也日之加午光照天下主正四方故云利也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貴在中央宜天位也次六月闕其慱不如開明于西六水之廢也月水之精也在廢之行故闕也生明於西日以就威到十六毀圍於東方故不如開明於西也測曰月闕其慱明始退也臣道毀闕故明退也次七酋酋大魁頤水包貞七火也酋就也魁藏也包取也火始王水流下萬物當成就業冬藏而養之各得其正也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臣主收斂故任其則也次八黃不黃覆秋常八為木木上玄下黃故以黃諭黃亦中央之色八亦上體之中黃宜中不中者敗其成就之法也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宜中不中故失德也上九巔靈氣形反九為金萬物之所終也物之所終亦於九巔下贊亦終於九也巔下也死氣為魂其形為魄魂登於天魄歸於地故言反也登則為神故謂之靈也測曰巔靈之反時不克也克堪也天命終訖非所堪也

一方一州一部二家周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復卦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行屬於火謂之周者冬至之後陽氣之所始也周復也易曰七日來復是也彙類也言萬物各繼續其類周復其道故謂之周周之初一日入牛宿五度也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僭否僭差也否不也水性周行天心至仁家性為火而水居之當依至仁之德而欲克本是為過故否也測曰還心之否中不恕也本末相克故不恕也次二植中樞周無隅二火也正午為中樞立則運言二極相當為天杠抽運周晝夜故言無隅隅方也晝夜周運言二極無方常也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慮度也督正也運以正度也次三出我入我吉凶之魁魁藏也我謂三也三為木火之母也火無木不威火威則消木夫為人子無克母之義夫為人母無證子之道其有吉有凶猶相為隱故言吉凶之藏也測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懼也一則以喜何可不懼也次四帶其鉤鞶鍾以玉鐶四金也其於九贊在中而下腰之象也腰中之金故謂之鉤鉤無帶不立帶無鉤不著相須成體以自申束不失禮節可以為玉臣故有玉鐶而佩也測曰帶其鉤鞶自約束也約束其身不失於禮法也次五土中其廬設干金輿厥戒渝渝變也易曰君子得車尚可載也五以中和之德而處金輿之位出命行令以御下臣言戒渝者安不忘危故自戒無變周也測曰廬金戒渝小人不克也安不忘危不為小人所勝也克勝也次六信周其誠上通于天亨通也六為宗廟君之所奉聖君奉神唯信唯誠故其肅敬通於天也測曰信周其誠上通也奉神以信故上通也次七豐淫見其朋還于蒙不克從朋謂二也二七合于南見其朋故知為二也七火之王家性為火朋合故曰豐淫言淫行也而在周家周而復始故曰還也蒙者蒙蒙二火朋合未知所正故無所克而從之也測曰豐淫見朋不能從也蒙蒙未除故不能從也次八還遇躬外其禍不大躬身也八為禍中故言禍也雖則遇禍不入於身故不大也在禍之中藏不入已為衆所明也測曰還遇躬外禍不中也非已之藏故不中也上九還于喪或弃之行九為金而在火家為火所爍故言喪也亦在秋位萬物所終還而遇喪非家禍故或弃之行也測曰還于喪其道窮也還而遇喪故道窮也

一方一州一部三家礥天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屯卦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也行屬於木謂之礥者礥難也冬至之節陽氣微動生萬物礥而難也故謂之礥礥之初一日入女宿二度也初一黃純于潛不見其畛藏鬱于泉畛根也鬱化也此言十一月之時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荄在黃泉之下不見其根鄂也測曰黃純于潛化在嘖也嘖情也不見其根故化由其情也次二黃不純屈于根二在三下木下有火故相屈也不純者火色黃白故曰不純也易賁卦曰山下有火黃白色也測曰黃不純失中適也不純故不適也次三赤子扶扶元貞有終元始也扶扶幼小之貌也人之幼小可成可敗故當正之於始也家性為木三亦為木以本扶本故有終也測曰赤子

扶扶父母瞻也幼教長正父母之所瞻視者也次四拔我不德以力不克金者乾乾强健故為力礦難之世萬民勞瘁四處臣位拔之不以德恃其强力故不克也測曰拔我德力不堪也以力濟世非所堪也次五拔車山淵宜於大人家性為礦土而為礦難山淵象也車在其中唯大人而拔之五為天子故稱大人民溺于世唯大位而濟之也測曰拔車山淵大位力也大位謂若周公東征禹導九河是其力也次六將其車入于丘虛水為嶮難將車入嶮在於丘墟之中非所以濟世也車以喻君君而隨臣臣道不正猶入丘也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言不得君臣之道也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火生土故為丘七為絲繩之所用故言牽牛牛土畜也出險登丘為牛所引猶紂時

之民見酷日久而遇文王拔之於疣如出險之車登在高丘為牛所引離於難也測曰出險登丘莫之伐也比力如牛非所伐也次八車不拔髀軸折家性礦難八有車象秋木被刑重自艱難牛不能引折髀敗軸不能濟也測曰車不拔躬自賊也艱難之世賊其身也上九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與過其辭也輯航所以濟難也九為金故稱山崇高之山而有川波明其難也波川之險須輯航而濟之礦難之世須聖人而拔之也測曰高山大川不輯航不克也克能也言非輯航不能濟也

☲ 一方一州 二部一家 閑天玄陰家四金中下亦象屯卦陽氣閑於陰礦然物咸見閑行屬於金謂之閑者冬至氣終此首之次三小寒起於此首之次四陰雖盡於下而猶壯於上故能防閑礦礦馬而萬物亦皆見其防閑度故謂之閑閑之初一日入女宿六度初一蛇伏於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一在金世子母相扶可以養物季冬土伏若雌之象故言有雌雄以諭龍而言蛇者伏在地中形未大變故以蛇諭測曰蛇伏于泥君不君也龍而蛇伏故不君者也次二閑其藏固珍寶閑閑也珍寶美道也二為平人而在閑家故自防閑不與流俗守其善道而已也測曰閑其藏中心淵也淵深也守道求己德之深也次三關無鍵舍金管三木故稱關鍵籥也闕而無籥故舍金管也閑閑之家宜明管籥以止出入金而無鍵故舍管也測曰關無鍵盜入門也無鍵之門盜入之也次四拔

我輗軏小得利小征我我萬民也輗軏喻信也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此之謂也四臣道也有佐於君牧養萬民之義非信不立故拔之以信征行也以信教民故可以行故曰小征也測曰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治民以道信行於下也次五礦而閑而拔我姦而非石如石厲厲危也五為土土中之難石之象也礦閑之世萬事皆難五處尊位當拔除其姦非石之固而使如石故危也測曰礦閑如石其敵堅也如石不拔故堅也次六閑黃坎席金笫六為宗廟營衛也五土也五堵為坎黃中也宗廟之中故有黃坎之室金笫之牀也測曰閑黃坎以德固也以君之德固有宗廟也次七跙跙閑于蘧除或寢之廬跙跙惡貌也七為無道故曰蘧除蘧除之人不能俯者也家性為閑

當防閑惡人以清王道防而不固讒惡進入故或寢之盧也測曰跙跙之閑惡在舍也讒人進入故在舍也次八赤臭播關大君不閑克國乘家赤臭惡人也八東方也帝之所出故稱大君而有惡人播關欲入大君故閑距而不內故稱勝國乘家之勢也測曰赤臭播關恐入室也惡人在外恐入其室也上九閑門以終虛家性為閑世自閑闕又有惡人欲入其室九為位終終自閑防故虛也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虛已受賢故終不實身以情欲也

一方一州二部二家

少天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謙卦陽氣澹然施于淵物謙然能自藏行屬於土謂之少者陽氣澹然溫和萬物於土中萬物始自藏幼故謂之少少之初一日入女宿十一度初一冥自少眇于謙眇微也為土所克而自藏幼故微於謙也謙尊而光故冥測曰冥自少不見謙也謙光之家以不見為貴也次二自少不至懷其卹火在土家子母相養以至孝道故已少不至卹憂也見衰則懼故憂也測曰自少不至謙不成也謙虛之道若不成也次三動藏其得人主之式藏少也式法也三為進人進德修業以謙為本終當居位君臨百姓故其以少得人主之法也測曰藏其得人謙貞也謙以得民是其正也次四貧貧或妄之振四為下祿金性剛強而在少家祿下而少故曰貧貧三為四財故曰妄振也測曰貧貧妄振不能守正也妄受振救故不守正也次五地自沖下于川五為土而在土世故稱地也沖虛也家性為少土而虛少故受百川測曰地自沖人之所聖也必受邦國為聖君也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傾謂七也盛為六也六為水七中最盛莫多於水故稱盛也盛則盈故傾也測曰少持滿何足盛也盈則溢故不足美盛也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富謂八也八為木貧為七為火火貧故利木富也火非木不生母大則子盛故利木富也測曰貧自究富之聘也子貧母富故相求也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八木之廢也秋木葉落葉落歸林是其充富枝枝扶疎外以是貧其實不貧故莫振也測曰貧不貧何足敬也不貧稱貧故不足敬也上九密雨溟沐潤于枯瀆三日射谷金生水故為雨雨之細者稱溟沐細密之雨能潤於枯瀆況於谷邪射厭也谷之受水而加以霖故厭也測曰密雨射谷謙之靜也細以致多猶謙以致尊也

一方一州二部三家

戾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睽卦陽氣孚微物各乖離而觸其類行屬於水謂之戾者言陽氣信微而萬物乖離射地而出觸類相將故謂之戾戾之初一日入虛宿四度初一虛既邪心有傾家性為戾水無乖戾故虛也初為下人人下而邪故心傾也乖戾之家每事失正故危也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其危在心故不正也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酋貞酋就也貞正也腹以喻內背以喻外自內及外自近及遠君臣道正故就貞也測曰正其腹中心定也內外以正故定也次三戾其腹

正其背垂戾之家動失其實不正其內而正其外故腹戾也測曰戾腹正背中外爭也中外不同故致爭也次四夫妻反道維家之保四者兌位故為妻陰也所尊則為夫也夫在其外妻在其內故反道也各反其事則家道正故可保也測曰夫妻反道各有守也各守其正者也次五東南射兕西北其矢五為土土生金故為弓矢牛土畜也故為兕家性為垂兕在東南而矢西北明其垂也測曰東南射兕不得其首也首向也垂戾之家失其所向也次六準繩規矩不同其施水者平平齊也故為準繩家性垂離所施各異故不同也測曰準繩規矩垂其道也所施不同故道垂也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諠七為仲女垂戾之家故不女也七陽位也故稱夫諠謀也予我也我謂五也心在於五欲下求正陽婦人之義無非無儀今七為女而與外謀故曰不女也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女而不女故可醜惡也次八殺生相矢中和其道生為兕也九克於八故殺生也矢垂也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相垂也八在土中故和也測曰殺生相矢中為界也雖其垂猶以中和自界限也上九倉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垂倉者東方靈神神為歲星也五星失度則妖祥生妖祥生則歲功不登也測曰倉靈之雌失作敗也年歲不豐故敗也

☰一方一州三部一家上天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升卦而登乎上行屬於火謂之上者小寒之氣萬物為陽氣所育養於下皆射地而上故謂之上上之初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

一日入虛宿八度也初一上其純心挫厥鏃鏃家性為上而本火世火性炎上故曰鏃鏃也以水克火故曰挫也水性專一故稱純心也測曰上其純心和以悅也純心自抑故和悅也次二上無根思登于天谷在于淵上家火世二亦火也故思登于天雖其欲上當由其本進而無根雖得高位所不貴也測曰上無根不能自治也不進以道亡之原也次三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穀三木之王故茂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胎到春而王故言出于幽谷登茂木也三為進人終必登高而享天祿故思珍穀也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出谷登高所向方遠也次四即上不貞無根繁榮乎虛名四者兌兌為口口舌之人而在上也上不以正故言虛名親承於五而非實也測曰即上不貞妄升也處非其正故言妄升也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愆木在水下故稱深澤五在中中為天子位愆慙也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五處天位以其先治聲名然後升高猶舜耕歷山而升天位處之以正又何慙乎測曰鳴鶴不愆有諸中也以道居官得人之中心也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六為宗廟故稱堂也宗廟之中威儀以禮今乃顛倒衣裳朝廷之人不善之也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廷人不善故失大衆也次七升于顛臺或柱之材臺謂八也七當上往八有高危之狀故稱臺也高危必墮而有良輔以自柱故言或柱之材也測曰升臺柱輔弗堅也處高終顛故弗堅也次八升于高危或斧之梯八為

木故稱梯也或為九也九為金故稱斧梯而見斧故知其危也測曰升危斧梯失士民也終於危墜故失士民也上九棲于蕾初士後得基九秋位萬物之所歸故稱棲金在火世故為初士見災為懼故得基也測曰棲蕾得基後得人也改過修善得天下之心也

一方一州三部二家干天玄陰家八木上中亦象升卦陽氣扶物而鑽乎堅鉛然有穿行屬於木謂之干者大寒氣也鉛陷聲也言是時陰氣堅乎上陽氣扶萬物下而鑽之則鉛然而穿故謂之干干之初一日入危宿三度也初一丸鑽鑽于內隙厲家性為干動輒干時水性滔渝鑽土而下故曰鑽也土可鑽入故內隙厲也測曰丸鑽于內轉丸非也丸猶專也轉心不專故非也次二以微干正維用軌命火性燥暴其世為干故能犯上干其非義順納其言故正也測曰以微干正大諫微也君能用諫道之微妙也次三莅鍵挈挈匪貞貞正也莅垂也鍵折也家性為干動則干時故垂垂折之闕疑曰非正也測曰莅鍵挈挈干祿回也求祿不正故回邪也次四干言入骨時貞四為言骨諭深也入必以正故貞也測曰干骨之時直其道也正諫直言是其道也次五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坏坏未成瓦也五為土故稱坏丘聚也飴美食也家性為干五處天位當有坏身約已干祿百福而反蚩蚩求非其正故或錫坏土之辱有似晉文求食五鹿獲塊反國之慶也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見錫以土故不好也

次六幹干於天貞馴六為宗廟故干天也馴順也干之以正故曰貞馴也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順正于君何所不保也保安也次七何戟解解遘遘遇也七為戈兵故言戟也在六之上故稱何戟解解戟多之貌七為無道之主主而無道多所逢遇猶何戟解解多絓也絓羅測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解解多結故道不容也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缾赤舌謂九也兌為口舌八為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詩曰詰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由生矣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祟猶禍也以水解火禍之散也上九干于浮雲從墜于天九在干世而為之終終于富貴求不以義如浮雲也不義而富故墜於天也測曰干于浮雲乃從天墜也不義之財終墜落也

一方一州三部三家狩天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臨卦陽氣彊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行屬于金謂之狩者陽氣在內而大陰氣在外萬物扶狩而上故謂之狩狩之初一日入危宿七度初一自我匍匐好是宜德一為下人始當升上故匍匐也宜美也家性為狩狩曼而進匍匐之兒也宜德謂五也五為君位故衆下之心樂從之也測曰匍匐宜德若無行也匍匐而進之者若無人行也次二熒狩狌狌不利有攸往熒者光明小見之貌從一至二道數尚微始當匍匐狩而進取狌狌貪欲之意也今而見其光明後進承陽失其家性故不利有所往也測曰熒狩狌狌多欲往也往故多欲也次三

卉炎于狩宜于丘陵（三木故言卉二火也火生土土上之木故宜於丘陵也木之生陵進長之道故言卉炎炎盛大之貌也）測曰卉炎丘陵短臨長也（短相臨長大之貌）

次四狩于酒食肥無譽（四為公侯故有酒食之道也酒食以成禮過則伐德家性為狩狩而不止以至沈湎故無譽也）測曰狩于酒食仕無方也（唯酒無量無常方也）次五狩有足託堅穀（五土也土爰稼穡故為穀也亦為君位在扶持之家故以足諭也臨長四方祿以養賢故託之以堅穀也）測曰狩有足位正當也（正當君之位也）次六獨狩逝逝利小不利大（宗廟之義神靈所在故稱逝逝言其明也鬼神之道求之幽微故利小也）測曰獨狩逝逝不可大也（幽微之道細以入神也）

次七白日臨辰可以卒其所聞（辰時也七為日過時之王高而無民年老事終正在於五但當論道經書自娛故言可卒其所聞也）測曰白日臨辰老得勢也（子世父位父得子榮故得勢也）

次八蚤虱之狩厲（家性為狩亦狩附於人故以為喻厲危也蚤虱之性苟尋而進故危也）測曰蚤虱之狩不足賴也（動以致危故不足賴也）

上九全狩豢其首尾臨于淵（首始也尾終也九為極淵為一也豢者相養之義家性為狩甸甸狩而進從九反初故臨于淵也）測曰全狩之豢恐遇困也（終始相狩常恐至於困也）

☲☲（一方二州一部一家）羨（天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臨卦）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行屬於水水一亦日入危宿十二度也）

行故謂之羨羨之初一（初一羨于初其次迂途）測曰羨于初後難正也（淫羨為水家性淫羨流屈無常故言迂塗迂塗曲縈之貌也）

次二羨于微克復可以為儀（羨邪也儀法也二為平人雖在屈縈難正以直道也）測曰羨微克復不遠定也（反之即是故不邪俗從之微淺而反正道故可以為法也）

次三羨迂塗不能直如（三為進人進德修業而邪其道故不直也）測曰羨迂塗不能直行也（家性邪迂故不能直也）

次四羨權正吉人不幸（家性為邪四在臣位雖當從俗權而自正為如微倖之人也）測曰羨權正善反常也（反之於常法也）

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五君位也亦為大車大車者所乘也家性為邪大道平易舍而不從而從蹊徑故為憂也）測曰孔道之夷奚不遵也（何不遵大道也奚何也）

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夫（六處高位下之所宗故有直翼之佐矣夫正也佐之以直虛邪消除故曰得正夫也）測曰虛邪夫夫得賢臣也（以正自輔故得賢臣也）

次七曲其故迂其塗厲之馴（馴順也家性為邪七為失志性邪道迂故厲也以五自奉血食萬姓故順也）測曰曲其故為作意也（在上為神為神後祠作祐助之意也）

次八羨其足濟于溝瀆面貞（面向也貞正也溝瀆之難人所避也邪行避之則可以濟其世矣雖邪行避難所向則正也）測曰羨其足避凶事也（向善避惡道之正也）

上九車軸折其衡拐四馬行故謂之羨羨之初一（初一羨于初其次迂途）測曰羨于初後難正也（淫羨為水家性淫羨流屈無常故言迂塗迂塗曲縈之貌也）

次二羨于微克復可以為儀（羨邪也儀法也二為平人雖在屈縈難正以直道也）測曰羨微克復不遠定也（反之即是故不邪俗從之微淺而反正道故可以為法也）

次三羨迂塗不能直如（三為進人進德修業而邪其道故不直也）測曰羨迂塗不能直行也（家性邪迂故不能直也）

次四羨權正吉人不幸（家性為邪四在臣位雖當從俗權而自正為如微倖之人也）測曰羨權正善反常也（反之於常法也）

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五君位也亦為大車大車者所乘也家性為邪大道平易舍而不從而從蹊徑故為憂也）測曰孔道之夷奚不遵也（何不遵大道也奚何也）

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夫（六處高位下之所宗故有直翼之佐矣夫正也佐之以直虛邪消除故曰得正夫也）測曰虛邪夫夫得賢臣也（以正自輔故得賢臣也）

次七曲其故迂其塗厲之馴（馴順也家性為邪七為失志性邪道迂故厲也以五自奉血食萬姓故順也）測曰曲其故為作意也（在上為神為神後祠作祐助之意也）

次八羨其足濟于溝瀆面貞（面向也貞正也溝瀆之難人所避也邪行避之則可以濟其世矣雖邪行避難所向則正也）測曰羨其足避凶事也（向善避惡道之正也）

上九車軸折其衡拐四馬

就括高人吐血九金也金為乾君之象也括會也拇折也軸折衡拇故四馬會也高人賢者也血以潤體祿以榮臣故以血為喻也上失其道賢者奔亡故言吐血也測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臣之於君不合則去亦悔也

☲☲一方二州一部二家差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小過卦陽氣蠢闢於東帝由羣雍物差其容行屬於火謂之差者立春節帝出于東陽氣用事羣生雍容在于地中差次而出故謂之差差之初一日入危宿十六度也初一微失自攻端一為下人家性為差差次當上而在火世當相克害而自攻治以道自正故曰端也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微失反正不為二五所知也次二濡其所好將以致其所惡二火也而在火行二火合同是其所好所惡者親近於水水戚火衰故惡也測曰濡其所好漸以差也宜以漸差次而進之也次三其亡其亡將至于暉光木戚則華故曰暉光重言其亡其亡者安不忘危戒懼也進德修業兢兢自懼防微慮無遂致光榮也測曰其亡其亡震自衛也震懼恐懼警戒自衛護也次四過小善不克過去也四為公侯親近至尊奉上接下唯善是務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不為小善故曰不克克能也小善不為終不能大善乎測曰過小善不能至大也小而不為焉能至大也次五過門折入得此中行門謂四中行謂五也家性為過見善而入則為正也五處天位雖在過家不違于義也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去過反貞故近還也次六

大跌過其門不入其室跌過也過門而去不入室者嫌為五所克水在火行心不自安也測曰大跌不入誠可患也患有克害之災也次七累卵業業懼貞安業業危也貞正也七為火在火之行懼其炎戚故危無道之王常如累卵故以諭而自戒懼故正安測曰累卵業業自危作安也戒之以危危必安也次八足纍纍其步蹉躟輔銘滅麋纍纍履桎貌也過而不改身既被桎又見鉗銘輔麋掠剋故曰滅眉也測曰足纍纍履禍不還也不早自改故不還也上九過其枯城或蘖青青九為上極極上反下故蘖青青枯虛也枯城謂故都也家性為過過位而上故歷故都也測曰過其枯城改過更生也窮上反初更生之謂也

☲☲一方二州一部三家童天玄陽家三木下上象蒙卦陽氣始窺物童然咸未有知行屬於木謂之童者立春之節萬物孚甲始出枝葉未舒故謂之童童之初一日入營室四度初一顓童不寤會我蒙昏木之初發蒙蒙然故言不寤也我三也三是進德修業之時今一幼稚若初發之木未修小學不欲要三童已之蒙故言會我蒙昏也測曰童不寤恐終晦也不早要三以致晦闇也次二錯于靈著焯于龜資出泥入脂脂美也謂榮祿也二為火故曰焯著曰筮龜曰卜卜者所以決疑言出泥入脂者言卜從洿泥之中出求榮祿之處也測曰錯著焯龜比光道也比親也親求光榮之道也次三東辰以明不能以行辰時也時明諭明師也家性為童童而未闔幸見明時不能行以求覺已之蒙

孔子曰聞義不能徙此之謂也測曰東辰以明奚不逝也何不往而學也次四或後前夫先錫之光前夫謂三也三見明師而未能就四雖在後徙義從善親近於五附著賢者先見榮飾故曰先錫之光也光謂公侯也測曰或後前夫先光大也得君之光以為大也次五蒙柴求兕其德不美五處天位昇在童蒙之世若幼眇之君禮儀未備盤于遊田蒙突林木以求兕獸雖實得之君子不貴故曰其得不美也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得之不道故不以所獲相慶也次六大開帷幕以引方客六為宗廟春秋祭祀以神事之故開帷幕延要賓客也測曰大開帷幕覽衆明也覽照四方故明也次七修侏侏比于朱儒修長也七為無道故云侏侏侏侏無所知也朱儒未成人也七雖長大而不學道侏侏然若未成之人也故以侏儒為諭焉測曰侏侏之修無可為也侏侏無知何可為也次八或擊之或刺之修其玄鑒渝八為疾瘵故見擊刺以治其過修治也鑒鏡也渝變也家性為童大道未聞故修玄鑒以正其變也測曰擊之刺之過以衰也疾瘵之至道之衰也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麋童犀角而相抵觸剛弱不等有勝有否也家性為童九為之終麋為八也犀為九也金剛木懦金克於木故灰其首也測曰童麋觸犀還自纍也抵觸於人皆己之纍也

☲ 一方二州二部一家增天玄陰家四金中下象益卦陽氣蕃息物則益增日宣而殖行屬於金謂之增者陽氣蕃息萬物布護而生殖長也日以增益故謂之增增之初一日入營室八

度初一聞貞增默外人不得貞正也一為下人在增之世故聞正道增默然也默然以自增不為外人所得見也測曰聞貞增默識內也為內人所識別也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火性炎上而在增世君子之道積小為高而不增其道而便猥增耀之光故反冥也方道也冥晦也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光榮暴增故徒飾外也次三木以止漸增止足也謂株根增益益根而榦長求益之道也測曰木止漸增不可益也宜以道實故不可虛益也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戴四為金在中稱要克勝也家性為金重剛之世而在增家故曰或增公侯之位受任甚重故增而戴也測曰要不克可敗也難戴之重故可敗也次五澤庫其容衆潤攸同五土也故稱澤家性為增每事皆增增之以謙則益增之以奢則損故曰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也今五處尊位反若澤之庫衆水之所湊也老子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五能自卑亦以所又邦國也測曰澤庫其容謙虛大也卑謙自降道之大也次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六為宗廟朝有朱車之飾錫自人君也燭照也照顯神靈以榮生存也三千以諭多也詩云萬福攸同奉祠以禮三千之福亦慶也小人當之不勝其榮故傷也測曰朱車之增小人不當也言不能當受神人之福祚也次七增其高刃其削丘貞火生土故言丘丘能自削故貞猶君子處於高位而善下人亦其正也測曰增高刃峭與損皆行也損己益人皆可行也次八兼貝以役往益來

剝剝愛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八木也亦為弱弱王道微弱恩澤不行儉嗇褊急貨賂為市日以侵折下不奉上故致愛也測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也貨賂為市故為前慶終致禍禍故後亡矣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岈岬岈岬山足也崔嵬當崩而不崩者以有彊足之故也九在增家猶高位之君而不危者以有賢輔之臣也能任賢自輔猶高峻之山賴岈岬也測曰崔嵬不崩羣士橿橿也橿橿皆是多士而彊盛者也

太玄經卷一

太玄經卷二

漢　揚雄　撰

晉　范望　注

從鋭至事第二

☰一方二州二部二家鋭天玄陽家五土中中象漸卦陽氣岑以鋭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行屬於土謂之鋭者立春之節終於此首之次四雨水氣起於此首之次五斗指寅太蔟用事陽氣岑鋭萬物專一而生無有差二故謂之鋭鋭之初一日入營室十三度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黄泉一水也故稱泉亦為介故稱蟹五為裸故稱蚓言蟹之後蚓者用心

之不一雖有郭索多足之蟹不及無足之蚓也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用心不一故後蚓也次二鋭一無不達火性上達既以火德而處鋭家在其土行并力俱上故言無不達也測曰鋭一之達執道必也專一之故必上達也次三狂鋭盪三為進人但當進德修業而已在於鋭家未見挫折故言鋭盪也測曰狂鋭之盪不能處一也狂盪之人故不一也次四鋭于時無不利時者得其時也鋭而必利故時無不利測曰鋭于時得其適也鋭以時宜故得其適也次五鋭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家性為鋭苟自鋭進進東則忘西見背則遺心不本道實故言鋭也測曰鋭東忘西不能迴避也鋭東亡西故不求所宜也次六鋭于

醜舍于五軌萬鍾貞醜類也鍾聚也五軌五行也六水也雖在鋭世而不失法從五行之性鋭達於類萬福之所聚故正也測曰鋭于醜福禄不量也萬福所鍾故不可量數也次七鋭于利忝惡至火在鋭家故言利也忝辱也君子之道鋭于仁義則吉鋭于色利故惡至也測曰鋭于利辱在一方也六辱於七在南方也次八鋭其鋭救其敗木在土行故相克敗言鋭中以末宜本既卅其宜故鋭其末也救敗也測曰鋭其鋭恐轉作殃也恐作殃禍也上九陵崢岸峭陁陁隨也崢克其木也謂崢嶸也峭峻崢嶸高峻將隨於下故言危也測曰陵崢岸峭鋭極必崩也高峻而鋭必崩隨也

☳ 一方二州二部三家 達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泰卦陽氣枝枝條條出物莫不達行屬於水謂之達者言陽氣日盛布施萬物也枝條枝末莫不達者故謂之達之初一日入壁宿一度初一中冥獨達迵迵不屈中心也心深稱冥迵通也屈盡也一中心冥冥獨達於事故通而不盡也測曰中冥獨達內曉無方也言其所曉通於四海非一方也次二迷腹達目二為目又為火腹在水之間水克於火息心不施故迷腹也家性為達目明外照故曰達目也測曰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目為心視故其明也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東方為春故青木也維流枝枚垂貌也瓜苞尋蔓於地木不下其枝枚則不得繁而蔓之而達於上民弱於下君不施仁以存恤之上下懸絕不相及也測曰蒼

木維流內恕以量也居高恕下民所附也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也測曰小達大迷獨曉隅方也迷不四達知一方也次五達于中衢大小無迷五為土土而四達故稱衢家性為達而在中衢無所不通故曰小大無所迷也測曰達于中衢無所迷惑也次六達于中止迤作不小曰迤要中也中是有堤防之險而迤義相如迤以生也測曰大達無畛不可偏徙中神祇以福于民也次七砥割前亡後賴攻斷之盛莫絕乎火故稱砥割也十焚宿莱故為前亡以生下五穀故後賴也測曰達于砥割終以不廢也除故生新不廢事也次八迷目達腹八木七為目目在木下故迷目迷則心精故達腹也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內也有目而迷外惑也上九達于咎貞終譽九在水家家性為達欲反克之故言達于咎也雖咎而貞必達於咎而預防之故有譽也測曰達咎終譽善以道退也以道防咎故善退也

☲ 一方二州三部一家 交天玄陽家七火上下亦象泰卦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裔裔皇皇行屬於火謂之交者兩水之氣大蔟用事陰陽交泰萬物登明土在地上故稱明堂裔裔物長春風之聲貌也皇皇猶熒熒也物長順節枝枚營營而順風交泰之時故謂之交交之初一日入壁宿六度初一冥交于神齊不以其貞一北方也故冥冥闇昧也亦為

鬼神北方太陰陰者鬼神之府也家性為交交於鬼神必以肅敬齊也貞精誠也交於鬼神雖在冥闇不以精誠神弗福也

測曰冥交不以懷非含慙也冥闇不肅故包慙也

次二冥交有孚明如孚信也二為平人平正之人交於神明必以誠信故曰有孚也

測曰冥交之孚信接神明也明中平正接神信也

次三交于木石三木四石家性為交石木相克而反交通非其所也

測曰交于木石不能嚮人也舍人交石非所嚮也

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禮尚往來必相往來交報有章故熏熏也交接之通上下相顧亡猶絕也不相交報交道廢絕故言得亡之門也

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行也往來以道行之福也

次五交于鬻猩不獲其榮五處尊位交必其人以自匡佐交非其類何榮之有四為毛屬故稱鬻猩禮記曰鬻猩能言不離鳥獸君子之道無友不如己者況禽獸乎

測曰交于鬻猩鳥獸同方也方道也交非其人故同方也

次六大圈閎閎小圈交之我有靈殺與爾殺之圈國也閎閎敦美之意也六為宗廟齊晉江奇書有朝聘之道小國入貢必先告之宗廟故言靈殺二國交接動以禮合故言有敬共之也

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煥光也相交以禮煥有光儀也

次七交于鳥鼠費其資黍七為飛鳥亦為鼠又為弱王王弱於治而好異端牧養禽獸鳥鼠之類故言費也

測曰交于鳥鼠徒費也無益之費故言徒也

次八戈矛往來以其貞不悔八為矛九為戈象木銳若矛也戈則生枝亦其象也八交于九法當相克家性為交善交則和不教民戰是謂弃之農隙之間講武習兵往來戈矛交於道路無犯非禮故貞貞正也以道正之故曰不悔也

測曰戈矛往來征不可廢也講習以時不廢弃也

上九交于戰伐不貞覆于城猛則噉古者治兵以征不義侵伐不止為衆所怨必為大國所吞滅也故有覆城吞噉之憂有似齊桓不修其師大陷沛澤而執濤塗也春秋譏之也

測曰交于戰伐奚可遂也遂猶久也戰伐之事何可久也

☲☵ 一方二州三部二家

燹天玄陰家八木上中象需卦

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行屬於木謂之燹者雨水氣終於此首之次七驚蟄起於此首之次八是時陰尚在上萬物滋生猶以為難陽氣當上剛柔隨時休動未定燹而自縮故謂之燹燹之初一日入於奎宿一度也

初一赤卉方銳利進以退赤卉草木萌芽也銳進也草木之進能如水浸尋以長日以上進家性為燹故以退也

測曰赤卉方銳動以退也當進害陰故動退者也

次二燹其心作疾作為也二七為火亦為心火在陰中燹而不進故作疾也中火所作故心疾也

測曰燹其心中無勇也燹縮之性故無勇也

次三燹其郄守其節雖勿肆終無拂三為進人而在燹家不能自退守節而已不敢肆行終無過差之所拂除也

測曰燹其郄體不可肆也燹縮之世不可肆行已意者也

次四燹其哇三歲不噣四為兌故稱哇噣喙也家性為燹燹而自退故不喙也

測曰燹哇不噣時數失也燹縮不言故失時也

次五黃菌不誕俟于慶雲菌不申之

貌家性耎退謙以自牧見居天位德澤滋洽上應乎乾故有慶雲之瑞也測曰黄菌不誕侯述耦也嘉慶之會必相俟也次六縮失時或承之菑六為宗廟君之所奉祭如神在四節不愆家性耎縮又不及時故菑承也測曰縮失時坐逋後也後於時節故乃災生也次七詘其節執其術共所殃七木子也屈節奉上於道不違故言執術術大道也殃盡也節於道執父之業殃身而已也測曰詘節共殃内有主也主謂父也子繼父事為家之主也次八窾枯木丁衝振其枝小人有耎三郄鉤羅家性為耎縮木而耎縮故窾枯也窾枯之木而當衝風故振也八為疾瘵也故稱小人小人而耎終於郄退故鉤羅也上則有金金木相近鉤羅之意也測曰窾木之振小人見侮也鉤羅於金故見侮也上九悔縮往去來復金在木行動相剋害故悔縮金剛當進故言往去耎縮之家故來復也測曰悔縮之復得在後也九為其終故在後也

☲☲一方二州三部三家傒天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需卦陽氣有傒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願行屬於金謂之傒者驚蟄節也傒俟皆待也言陽氣待時而行萬物須陽而長各得其願故謂傒傒之初一日入奎宿六度初一冥賊傒天凶冥陰也子在其母行火之上火盛金衰故陰賊人者則天賊之故言待天凶也測曰冥賊之傒時無吉也陰賊之人無有吉時也次二冥德傒天昌火盛金衰家性為傒動相須待以害其本不即炎起故天昌之也陰得陽報此之謂也測曰冥德之傒昌將日也謂昌日益大之也次三傒後時木在金行恐見克害故傒後時也亦為進人進德修業宜當及時須待之家動則稽退故言後也測曰傒而後之解也宜進不進故解怠也次四詘其角直其足維以傒穀金性剛直故以角諭言屈刺害之角直足而行唯善是務故言傒穀穀善也測曰屈角直足不伎刺也角而屈屈故刺害之也次五大爵集于宮庸小人庫傒空土稱宮庸處天之位高德所歸如大爵之集高牆也小人諭無德之人非祿所祿必識素餐故傒空也測曰宮庸之爵不可空得也以德致祿不可妄受之也次六傒福貞食于金貞正也六為宗廟神人玉食故言食于金六亦為水金之所生子順母事故正也子之初生須母養故曰食金也測曰傒福貞貞正可服也待福以正可服者也次七傒禍介介凶人之郵郵謂郵亭舍也七為火盛則鑠金故稱凶人而待于禍在七之位故謂之舍介介有害也測曰傒禍介介與禍期也介介之禍應期至也次八不禍禍傒天活我三八木也三興于春八衰於秋近比於九秋氣將降故言不禍禍也家性為待内省無瑕時節宜耳故須天活到春蕃生知其所望故言天活我也測曰禍不禍非厥訧也天時使然故非其過也上九傒厄厄天撲之顙行不正稱厄顙頭也九為之終行不正之道待天禍撲之也測曰傒厄之撲終不可治也惡至禍應故不治療也

☲☲一方三州一部一家從天玄陽家一水下下象隨卦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

嶽物企其足行屬于水謂之從者言陽氣徧接此四處萬物莫不企足欲長而從之故謂之從從之初一日入奎宿十度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日君象也嬪羇嬪也月臣象也一在水行水中之日若在大難未發其明月而從之若旦之日日在月前故言隨之君臣道正故為基也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君臣相應道之基也次二方出旭旭朋從爾醜二陰也在離為日陰中之日故方代也旭旭未明之間醜類也日方出旭旭之時羣類莫不望之而從故曰朋從而醜也測曰方出朋從不知所之也日之光明無常所也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木性上升君子之道有過則改不待攻治而自中率相牽為善故言從之也測曰人不攻之自然證也牽從於善證則也次四鳴從不臧有女承其血匡亡四酉也為雞故稱鳴臧善也其位陰廢故鳴不善也陰故稱女亦稱血血憂也匡所以臧也女不親詳憂自臧故亡也測曰鳴從之亡奚足朋也承匡之女不足為朋黨也次五從水之科滿科法也水之法不滿不行五為天子動以法度如水平也測曰從水滿科不自越也動以法度故從科者也次六從其目失其腹目以諭外腹以諭內事不兩得從外失內非所以教仁也測曰從目失腹欲丕從也外內宜備故欲大從也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拂去也淑善也七為失志失志行惡故宜除去如雄黃之除惡害也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去惡從善故救凶也次八從不淑禍飛不逐順從之家動宜從善八為瘵病所從不善如禍之成不可遊止故曰禍飛不逐也測曰從不淑禍不可訟也所從不善故不可辯訟而解也上九從徽徽後乃登于階終子在其母家而相從順故徽徽也言于階者九而從善必登聖門故言階也測曰從徽徽後得功也從善故有功者也

☲☵ 方三州部二家進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晉卦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行屬於火謂之進者言陽氣引萬物而長溱溱然日以舒布開明而前謂之進進之初一日入奎宿一十五度初一冥進否作退毋水在火行家性為進而火在前見害而退故作退毋也水為冥故冥進也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以道不正故退之也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刑法也二為平人家性為進進必以法故言進以中刑也進必以法故稱大人大人有獨見之明故言獨見也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進以中刑故不外之也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三為進人家性為進進不得中故章章也三亦為出出而失道故謂之狂也測曰狂章章進不中也進而失道故不中也次四日飛縣陰萬物融融日君子也縣消也陰小人也四為公侯故稱日也陰中之日列國之君知非天子也君子而消小人太平之道也太平之道萬物茂壯故曰融融也測曰飛縣陰君道隆也萬物得所故隆盛也次五進以櫂疏或杖之扶櫂疏附離也五為天子而在進世當以聖道附離於臣臣則盡忠輔佐於上故曰或杖之扶扶助也測曰進以櫂疏制于

尊也五位至尊衆所宗制也次六進以高明受祉無疆高明五也高明之君奉祠神靈齊戒盡敬不失禮儀故受祉福無疆界也測曰進以高明其道迂也福及子孫甚迂遠也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七為失志故進非其以也君子之道思患改過樂聞所惡聽咎塞耳非所以為賢也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惡聞其咎咎日多也次八進于淵君子用船八木也木而進淵知為船以濟水猶君子之濟民也測曰進淵且船以道行也進淵得船以其道也上九逆憑山川三歲不還凡為上山故逆也三終也家性為進進而不已故終歲也山川高險終歲不還以諭難也測曰逆憑山川終不可長也不可久長者也

方三州一部三家釋天玄陽家三木下上象解卦陽氣和震園煦釋物咸行屬於木謂之釋者驚蟄節終此首次二春分氣起于此首次三斗指卯稅其枯而解其甲夫鍾用事震動也園陽氣形勢也煦暖也謂陽氣溫暖萬物咸稅枯解甲而生於太陽之中也故謂之釋釋亦解也釋之初一日入婁宿三度初一動而無名酋酋西方也水為金子孝子之道無所成名歸功於母故曰無名酋也測曰動而無名不可得名也歸功于父不可名有也次二動于響景火之然也不風不威威則景耀而聲揚故言動于響景也測曰動于響景不足觀聽也聲而不音何足聽也次三風動雷興從其高崇三在東方震巽之位故稱雷風風動於下雷發於地上歸于天二在其上可高而尊故稱高崇也測曰風動雷興動有為也風雷動物為天下作用也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四為澤朋類也五為土土為丘陵也去四即五故動之丘陵也以諭於人去卑即尊去澤之陵也測曰和夷和脂諭濡協也五在釋家而處天位動以濡協於都國以平四方故言四國之夷夷平也測曰釋之脂民說無疆也以和得民故說也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貞正也六為宗廟五在六下故言于廷震怒也五以和順和平四國當歸功先神告成祖考家性為釋唯解而已神怒民怨故喪其和正也測曰震于廷和正俱亡也先和後怒故皆亡也次七震震不侮濯溉其詢七為失志雖見詢怒垂自解釋如濯溉垢辱去其穢也測曰震震不侮解恥無方也見侮而解無常辱也次八震于利巔仆死六七八皆稱震者震動也六為母而生八八相假威勢故皆稱震也九為金金為利動欲之九為金所克故巔死也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行財利之事死之原也上九今獄後穀終說桎梏說解也九為極極於刑獄故桎梏也家性為釋雖其見獄終必解釋也故用說桎梏也穀善也先獄後善故離於難也測曰今獄後穀于彼釋殃也殃而不音何足聽也次三風動雷興從其高崇三在東方震巽之位故稱雷風風動於下雷發於地上歸于天二在其上可高而尊故稱高崇也測曰風

動雷興動有為也風雷動物為天下作用也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四為澤朋類也五為土土為丘陵也去四即五故動之丘陵也以諭於人去卑即尊去澤之陵也測曰處高失舊故下危也處高失舊故下危也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和脂諭濡協也五在釋家而處天位動以濡協於都國以平四方故言四國之夷夷平也測曰釋之脂民說無疆也以和得民故說也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貞正也六為宗廟五在六下故言于廷震怒也五以和順和平四國當歸功先神告成祖考家性為釋唯解而已神怒民怨故喪其和正也測曰震于廷和正俱亡也先和後怒故皆亡也次七震震不侮濯溉其詢七為失志雖見詢怒垂自解釋如濯溉垢辱去其穢也測曰震震不侮解恥無方也見侮而解無常辱也次八震于利巔仆死六七八皆稱震者震動也六為母而生八八相假威勢故皆稱震也九為金金為利動欲之九為金所克故巔死也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行財利之事死之原也上九今獄後穀終說桎梏說解也九為極極於刑獄故桎梏也家性為釋雖其見獄終必解釋也故用說桎梏也穀善也先獄後善故離於難也測曰今獄後穀于彼釋攘而郄之行屬於金謂之格格者陽氣內壯格拒羣陰也攘卻而上故謂之格格之初一日入婁宿八

一方三州二部一家格天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大壯卦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殃也殃謂七也火為金殃九復於一水釋火也

度也初一格內善失貞類貞正也內善親屬之善者家性格乖不與賢者共治其親之善者各自奔士若微子去紂也測曰格內善不省也失其親屬故中外之親不見循理也省循者也次二格內惡幽貞類惡為一也一在於內一水二火來克於二故言內惡若惡親也親之惡者格而去之以明正道無所阿也測曰格內惡幽貞妙也妙美善也不阿其親正道之妙也次三裳格鞶鉤渝革帶曰鞶鉤所以屬鞶也渝解也裳垂其帶故鉤解也三在下體下體之帶故言裳也測曰裳格鞶鉤無以制也鉤帶俱解故無以制節其身體者也次四畢格禽鳥之貞畢罔也西方之宿畢取象馬羅畢取鳥不破卵覆巢故為正也測曰畢格禽正法位也以道取之故法位正也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離五為天子漆釋喻不密易曰君不密則失臣此之謂也弓以喻臣角以喻身家性為格故相乖離君臣相失如弓不發也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君臣相失故信不結固也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弈弈大也美稱金惡稱石金生水善畏惡除故小去大來也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小往大來故曰大也次七格其珍類龜緺厲厲危也七為失志高亢其位故印緺危龜為印緺為綬謂小綬也測曰格其珍類無以自匡也乖於其官故無以自匡輔也次八格彼鞶堅君子得時小人蹴憂否八為君子九為小人君子在位不畏彊禦故革鞶堅也謂格九而上也小人在位以治其憂故否也測曰格彼鞶堅誼不得行也九品有序誼不得妄所行也上

九郭其目觿其角不庫其體撲撲擊也九為角七為目九當見格而不卑身以免于難而反郭目故難免也測曰郭目解角還自傷也不遜求免故自傷也

一方三州二部二家夷天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大壯陽氣傷蹴陰無救瘣物則平易行屬於土謂之夷者春分氣也於四分一息卦為大壯陽升在四去天正朔旦日蹴除也瘣病也言此時陽氣上在天下除去瘣病故萬物平易而長謂之夷夷平也夷之初一日入婁宿十二度初一載幽貳執夷內夷平也載始也幽心也貳葉也水性平易中表如一故言夷內也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內也易者夷平也水之平正內外可見也次二陰夷冒于天罔二為平人在陰之位陰自夷平雖冒天罔不為罪也測曰陰夷冒罔疏不失也雖疏於罔不失正平也次三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柔和也嗄憂慕之聲也號而不嗄故知為嬰兒也亦為多子兒之類也三以柔和之性處平易之家故不憂也測曰嬰兒于號中心和也三為五中故中心和也次四夷其牙或飫之徒四為口亦為金口中之金知為牙也飫厭也夷傷也冒于飲食而不知厭讓故牙傷也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食而不讓何善足嘉也次五中夷無不利五為天子處夷平之世行中正之道化流四海莫不易利故言無不利也測曰中夷之利其道多也化利天下故言多也次六夷于廬其宅丘虛六水五土土為水廬宅水為土丘虛夷傷其廬室故宅為丘虛也測曰夷于廬厥德亡也廬為德覆而為丘虛故亡也次七

榦柔榦弱離木艾金夷夷傷也火附於木而治於金故金陽也以正輔上而協斷金以治於民猶火輔於木以治金也測曰榦柔艾金弱勝強也以懦得民故勝也次八夷其角厲秋則木廢葉落歸本鄂若角也厲危也角而見夷故危也測曰夷其角以威傷也角而見傷故夷角者也上九夷于耇利敬病年貞貞正也九為老極而在夷世世雖平易養老乞言傷於思慮故言夷于耇也恭敬守道盡力為禮故病極年無愆故貞也測曰夷耇之貞懸車鄉也致仕懸車在鄉閭也

☲☲一方三州二部三家樂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豫卦陽始出奧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行屬於水謂之樂者春分氣終此首之次五清明氣起于此首之次六奧暖也疊積也言是時陰氣已消陽氣息上萬物暖暖積滯舒生和淖百卉莫不喜樂故謂樂之初一日入胃宿五度初一獨樂款款及不遠水性淪下一獨在下不交於上故獨樂也款款獨樂貌也喜樂之事與衆共之所及不遠故款款也測曰獨樂款款淫其內也樂不及遠故淫內也次二樂不知辰于天火性炎上而在樂世故恒喜而不知也辰時也時於天時以生萬物亦所以為樂也測曰樂不可知以時歲也事天以意以樂歲事也次三不宴不雅嘷呱啞咋號咷倚戶三為進人始當及時未有官爵故不宴遊有雅樂也嘷呱號咷皆憂聲也三亦為戶憂樂失節故倚戶也先憂後喜知不雅也測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憂樂不節故廢之也次四拂其繫絕其繩佚厥心四為公侯繩綱也佚樂之家不謹禮節故有綱繫之事金性剛直拂而去之上輔於五故其心佚測曰拂其繫絕繩心誠快也得伸臣節故心快也次五鍾鼓喈喈管絃嚌嚌或承之哀喈喈和聲也嚌嚌憂悲也五為天子當總理萬機樂而無節有似商紂牛飲長夜哀承憂興終以失位也測曰鍾鼓喈喈樂後悲也極樂憂興故乃後悲也次六大樂無間民神禽鳥之般般樂也宗廟之中神人以和故大樂也天位施絕血食不供聖體不繼故稱民神與禽獸為樂也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懷思也思宗廟之中事神明也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七為失志鬼以諭明嘻笑樂之貌也家性為樂故有嘻笑之驩失志道窮故要之以期也六為七鬼水王而火死也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早宜自樂水戚火衰而天期訖也次八嘻嘻自懼亡彼愆虞八木也到秋而懼故先嘻嘻也愆過也過虞不戒故亡也測曰嘻嘻自懼終自保也保安也而常自戒則是救憂患之道而終自安也上九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嗟資九為極家性為樂樂極憂興故哭泣嗟資憂哀之貌也易曰齎資涕洟此之謂也窮上反下災在下旬故移日而悲哀也測曰極樂之幾信可悔也憂咎一至悔何及也

☲☲一方三州三部一家爭天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訟卦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行屬於火謂之爭者言陽氣氾施于上無私于下故萬物爭訟而長各遵其儀容故謂之曰爭爭為下以之初一日入胃宿九度初一爭不爭隱冥水性柔順故

正國卑以致高故隱冥也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爭居下流道之美素也次二赫河臞赫虛也臞耗也河為水百川所聚二者火也而在火行為火所焫故虛耗測曰赫河之臞何可悃也水火相害不可怙恃也次三爭射齦齦齦齦戲笑之貌也三為進人進德修業在于大射君子心爭終無閑很故齦齦戲笑也測曰爭射閭閭君子讓鄰也揖讓而升故讓鄰也次四爭小利不酋貞貞正也酋就也四金也金以木為利火世炎上利以遠及三則退故曰不就不就小利故貞也測曰小利不絕正道乃昏也小利為爭故正道昏亂也次五爭于遠利以無方五處中位故稱遠遠九遠道也五為天子執德中也測曰爭于遠爭處中也三欲射上為四所抑故爭處中之位次六爭平及矛鞠用亨于王前行干盾也矛戈也鞠毋也六為宗廟下之所奉而在爭世不隆禮讓故為疾也測曰臂脛如股臣大隆也君微臣盛是國之疾也次七爭平及矛鞠用亨于王前行干盾也矛戈也鞠毋也六為宗廟下之所奉而在爭世不隆禮讓故為疾也測曰臂脛如股臣大隆也次六臂膊脛如股脚膜如維身之疾膜尺也枝大於榦臣大于君皆為疾爭極中尚文以禦不善故利用通王之前道測曰干矛之爭衛君躬也詩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此之謂也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八東方寅為虎故稱狼亦貪狼之意也雖當貪狼求盈口之食猶見謀活也故矢攻在後七為弓弩以八為狼也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狼貪不已弓矢在後不顧其害也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九八俱為虎故稱兩虎也家性為爭金木相害兩虎之爭勢不俱生兩君之爭勢不俱立其知命者可以得全矣金王木死故命有所在也測曰兩虎相牙知所制也雖當俱爭宜知殭所制服也

☲☲一方三州三部二家務天玄陰家八木上中象蠱卦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行屬於木謂之務者言陽氣已布勸勉萬物及時長大咸同其心而總其事故謂之務務之初一日入胃宿十四度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在務之初故言始也無方無常方也水出於泉而汙百川故無常也罔謂小人之知未知所向猶泉初發蒙蒙然也陰家之陽故稱小人也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無方之務非小人之所能理也次二新鮮自求珍絜精其芳君子攸行二為火故稱新鮮新鮮清絜之貌也求之於己故自珍也陰家之陰故稱君子攸所也精其芳芳所行以道故曰君子攸行也測曰新鮮自求光于己也守道治身光由己出也次三不拘不掣其心腐且敗三在木行陰家之陽宜自抑損制從於陰而自推本二木重生故不拘也宜制不制故曰心敗也測曰不拘不掣其體不全也臨事縱心不拘體制故敗不全也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四為金故稱矢矢而自升羽之力也羽金朋合乃後而飛猶君臣同心乃馳風化也四為公侯故稱蓋車車之載物猶君子之濟世也易曰君子得車尚可載也此之謂也測曰矢及蓋厥道然也然猶是也濟世之君故乃是其道也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緰五為天子而在陰家有務之名無益于世五亦為祼故稱蜘蛛蜘蛛有絲雖其

勉務非人所用則不如蠶一繭之利也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陰家之陽無益於世人也次六華實芳若用則臧若臧善也若順也六為陰尊宗廟之道既華而實故善順也測曰華芳用臧利當年也奉之以敬年壽得其當也次七喪其芳無攸往攸所也謂往火之所務焚燒山林不別嘉卉故喪其芳也芳而見喪往復何之故無所往也測曰喪其芳德以衰也七為失志故德衰也次八黃中免于禍貞貞正也八為土中在中曰黃家性為務務德與和則禍不能害也禍不能害故正也測曰黃中免禍和以正也居中免禍行所致也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金生水故為陰家之陽小人之道家性為務務本慮始積小求高便乃求成如雨隊也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速則不達非天命所祐也

☲☲ 一方三州三部三家事天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蠱卦陽氣大冒昭職物則信信各致其力行屬於金謂之事者言陽氣大覆於萬物之上以明其所生職各自信於時節而生長致其力以成生民之業故謂之事事之初一日入昴宿四度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一水也晝夜不休故言至無不事也有事而云無事不德其功也性當歸下于母相長故無有事於世也測曰事無事以道行也不言其功道大行也次二事在樞不咨不諉喪其哲符樞始也二為平人始不咨諉為一所克以至於敗故言喪其符也測曰不咨不諉其知亡也事不咨於謀故乃亡也次三時往時來間不容

釐三為春春秋冬夏四時來往氣數相襲不容毫釐也測曰時往時來不失趣也四時往來不失天地之趣也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四陰也而金居之金者乾故言男在陰之位故男女事也男而女事猶為不宜況於字育故不代也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男之代女非其務也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五為天位處于中央政事所由不違於道為天所祐故先王假之以福祿也測曰事其事職所任也政事由上故任其職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救宗廟之道先祖所居故任太也自事以福故言方來不以其道神弗恤也測曰任大自事奚可堪也鬼神不救不可堪也次七丈人扶孤豎子提壺七為祖父故稱丈人丈人丈夫之人五則其孫介于大川不近於母故宜扶育也壺禮也豎子謂九也金為火孫故稱豎也提用也金宜克木今用禮讓不相克害以成事家相扶之道也測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方禮法也用禮於六故以釋九不克八也次八男女事十年不誨誨教也八為長男而在陰位故女事也十陰數也年歲終也以男為女故終歲不教也測曰男女事終家不亨也男女易位家道不通也上九到耳順止事貞貞正也到耳逆聞也順行也九在事家而為之終終行時事雖有逆聞之言亦順其道而行之也不以言先而舉於人唯正是與故正也測曰到耳順止逆聞順行也逆聞順行隨事宜也

太玄經卷二

謹案卷首第一頁後一行仲子以所解付奇刊本仲訛佚據上文及別本改

第一頁後五行竊緣先王詢于芻蕘之誼刊本竊訛加據別本改

第二頁前七行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刊本脫此十五字按此所引係漢書揚雄傳文今據增

第二頁後四行乃者以朝賀刊本賀訛駕據張河間集改

第三頁後五行冀君子之前睹刊本前訛將據漢書揚雄傳改

第六頁前二行故為二百四十三表也刊本三訛二據漢書揚雄傳改

第七頁前八行若汝南桓譚君山刊本桓訛栢據後漢書改

第十三頁前六行中者萬物之始刊本誤接上行勤養下按此釋天玄內中首之義宜提行起今改正

第十三頁前八行親者貴以其身下人按此釋地玄內親首之義刊本自親者至故君子去之也一段誤移在下唫者節之後今改正

第十三頁後四行象否卦刊本卦字誤提行起今改接寫

第十四頁太玄圖前半人玄三部下一家飾刊本飾訛餼又人玄二部下一家晦刊本晦訛眩又人玄三部下二家勤刊本勤訛覲並據本書首名改

卷一第二頁前八行五行之性刊本性訛姓今改本改

第五頁前七行宜天位也刊本宜訛於據趙如源音及趙如源本改下並改

第五頁前八行月闕其慱刊本慱訛博據卷末釋

第五頁後三行萬物當成就業刊本物下複衍物字今刪

第六頁前六行為天杠抽按抽字疑軸字之訛又檢趙如源本杠抽作樞紐但本書卷末有杠字釋音似作杠軸為是今仍之

第八頁後一行登在高丘刊本高上衍一丘字今刪

第九頁前三行季冬土伏刊本伏訛復據經文改

第十頁前五行世自閑礥刊本礥訛閑據本首首辭改

第十頁前六行三一方一州二部二家刊本訛作三二方一州二部一家與後裒首同今據卷首玄圖及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初為下人刊本初訛赤今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然後升高刊本升訛聲據經文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三一方二州一部一家刊本訛作三一方二州二部一家與後增首同據卷首玄圖及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大車者刊本者訛老據趙如源本改

第十九頁後一行童然咸未有知刊本童訛僮據本首及趙如源本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我三也刊本三訛為今改

第十九頁後八行不能行以求覺已之蒙刊本脫以字覺訛意並據趙如源本增改

第二十頁後七行三一方二州二部一家刊本訛作三一方二州三部一家與後交首同又中下刊本脫此二字並據卷首玄圖及晁說之易玄星紀譜增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故曰或增刊本故訛或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今五處尊位刊本尊訛夫據

趙如源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三行賴彼峽崥刋本峽訛峽據卷末釋音及司馬光傳家集讀玄篇改注並改

卷二第一頁前六行立春之節終於此首之次四雨水氣起於此首之次五刋本四訛二五訛三以本書節氣分數合首贊分數推之立春氣起於差首之次二一十三分二十一秒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二十三秒每首得三百六十四分一十六秒每贊得四十分一十六秒則立春節終於此首次四雨水氣起于次五無疑今改正又斗指寅太蔟用事刋本脫斗指寅三字用事下衍於次四三字據易玄星紀譜增刪

第五頁後二行動以退也刋本訛退以動也據本音改

注及趙如源本改

第九頁後五行日飛縣陰刋本縣訛懸據卷末釋

第十三頁前二行故難免也刋本難訛體據趙如源本改

第十三頁前四行去天正朔旦日按此句上下疑有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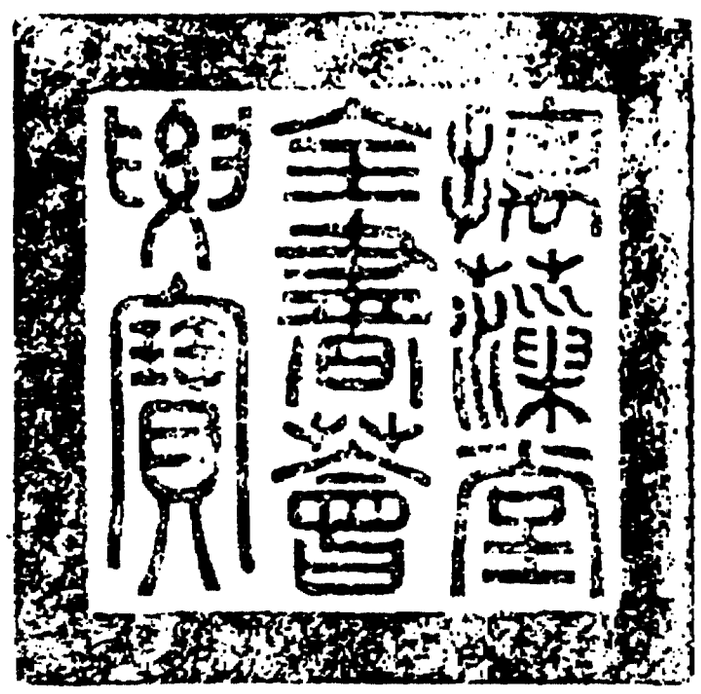
第十四頁前八行春分氣終此首之次五清明氣起於此首之次六刋本五訛四六訛五按春分氣起於釋首之次三二十六分一十秒至此首次五始滿一氣而次六即清明氣起矣今改正

第十六頁前二行為火所燥刋本脫為火二字據趙如源本增

第十七頁前六行而汧百川刋本汧作流按卷末釋音云汧流字古文今據改正

第十八頁前三行奉之以敬刋本敬訛數據趙如源本改

第十八頁前四行攸所也刋本攸下複衍攸字今刪



總校官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貢生臣王　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太玄經卷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銘觀

太玄經卷三

漢　揚雄　撰

晉　范望　注

更至應第三

方一州部一家 **更** 地玄陽家一水下下象革卦 **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 行屬於水謂之更者清明節終於事首之上九穀雨氣起於此首之初一斗指辰姑洗用事言陽氣上在天中故言既飛萬物洪舒變形易體改其靈曜故謂更更之初一日入昴宿九度 **初一冥化否貞若性** 水居陽家故冥冥者未有所見故否水性流行故言若性若水之性故貞也 **測曰冥化否貞少更方也** 方當發行必改其常處也 **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 二與七合為九金也金王則火死道數相害故軫轉也家性為更更而得道故言時也 **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 金火相避故不失於當也 **次三化白于泥淄** 三春為青木到秋則白故言化白在陰之中故言淄淄黑也家性為更展轉其道故色變也 **測曰化白于泥變不明也** 變白為黑故不明也 **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 四陰位也陰稱小金為利陰中之利故小得也更而小得故無不利也 **測曰更之小得民所望也** 改更而利故百姓之所瞻望也 **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 五為天位以道化民馬童牛角是其常也家性為更更而顛倒蓋非其宜既不合今亦不合古古今不合宜于之更也

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更物之性而為治術非天常道也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宜于王之更六為宗廟重陰所在下之所奉唯謹唯敬家道變改車杭易位宜在更世以求正故言宜于王之更也測曰車杭出入其道更也水車途船宜更道也次七更不更以作病火焚宿莱以殖嘉穀更之道也宜更而不更嘉穀之病也測曰更不更能自臧也而自否臧玄之道也次八駟馬跙跙而更其御八為東方其宿值房房為天駟故曰駟馬也跙跙不調也馬而不調故更御也測曰駟馬跙跙更御乃良也更以得善故良也上九不終其德二歲見代九在更家而為之終終始以得則不代也三者數終九亦為極極上反下宜于之更故曰見代也測

曰不終之代不可長也不終其德何可長也

☲ 二方一州一部二家 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夬卦 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而能有斷決行屬於火謂之斷者陽氣上在五位之上內外剛壯能所斷決於萬物故謂之斷斷之初一日入畢宿三度 初一斷心滅斧冥其繩矩水以平施在內為心陽位火世故以斧諭斧以治木繩以正曲矩以為方墨模一正道化大行德正剛毅威壯之治可以斷疑也 測曰斷心滅斧內自治也修內表外君子所以為德 次二冥斷否在塞耳二陰也亦為日日在陰中故冥家性為斷當明日聰聽以定衆疑今日既不明而塞耳掩聰不揆風聲故曰否也 測曰冥斷否中心疑也耳目不明故心疑也 次三決其聾輕利以治穢三為巽巽為風風喘息之象也故為輕斷決之事宜當明日聰耳依乎八議廣采風俗以求比據而耳目途塞香臭不聞非所以為斷也三而決之除治穢疾議獄緩死不失其法故以利也 測曰決其聾輕利有謀也除穢治疾所以謀利也 次四斷我否食非其有恥四金也在斷之家宜以治人既在火行陰家之陰故欲否也民治法明臨事有績故可食祿以居官位今四公侯也斷而不當見譏素餐故有恥也 測曰斷我否食可恥也恥無功者也 次五大腹決其股脫君子有斷小人以活五為天位故稱君子腹諭合藏股以諭臣臣而有脫君當決正正以其理故民活也 測曰大腹決脫斷得理也決理也決理臣姦言得其道理也 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闊乃後有鉞仇怨也闊遠也鉞斧也仇謂七也鉞謂九也六為上祿五之所尊廟勝受斧以征不庭而所決不決故仇近也所斷不當戰伐將興故後鉞也 測曰決不決辜及身也所決不決身之累也 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庚義也甲仁也孔甚也碩大也鑠美也七在斷世失志之人猶能以義斷於仁故甚大也先失後得故美在後也 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以義斷於仁者也 次八勇侏之倚盜蒙決夬無道為侏反義為倚八為火母特在子家陰位之陰故為盜無道反義衆惡所歸故宜決 測曰盜蒙之決妄斷也斷不以義故妄 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貞正九為金故為斧匠之利利斧猶君之利利賢匠非斧無以展其巧君非賢臣無與共其治故利匠人之正 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斧刃蛾蛾故可以征亂也

☲二方一州一部三家 **毅** 地玄陽家三木下上亦象夬卦 **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 行屬於木謂之毅者陽氣已盛方周六位上下良而毅毅然便行於事無所拘忌故萬物信其志而長大故謂之毅毅初一日入畢宿七度 **初一懷威滿虛** 一木也冬則成冰故謂之威易曰履霜堅冰此之謂也虛空也雖威而消故言滿虛也 **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 以威自務非道德之謂也 **次二毅于心腹貞** 貞正也火性炎上因其父母又在毅家益其壯大也雖則嚴毅懷在心腹終不宣揚以從善道故正也 **測曰毅于心腹內堅剛也** 守道貞正故乃堅剛也 **次三戴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 二木重生將上刺天天氣尊高不可得及適足自見在於頭上故戴威也君子之威威而不猛小人務威終則奢僭行過於惡故有餘也 **測曰戴威滿頭小人所長也** 自務大也 **次四君子說器其言柔且毅** 金為口舌故稱言金性剛彊今在陽家陽家之陰故柔且毅也剛柔相戴故稱君子君子之人故能申說器用於人也柔不失剛剛不失柔四能兼之故言柔且毅也 **測曰君子說器言有方也** 方道也有君子之美道也 **次五不田而穀毅于揀祿** 五為天子家性為毅毅然自抗處高祿貴故稱揀也食祿故不田也處高祿貴故稱揀也 **測曰不田而穀食不當也** 但自抗舉無德於民故不當也 **次六毅于棟柱利安大主** 棟以諭君柱以諭臣言能毅然不違於法故利也君臣正大主安也 **測曰毅于棟柱國任彊也** 君臣得位故彊也 **次七觥羊之毅鳴不類** 類法也觥羊大羊也七主未未為羊大羊在毅家故鳴不法也 **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 羊雖觥大非鳴聲之法物也 **次八毅于禍貞君子攸名** 八木也以毅近金故禍也在禍而正故貞終當免難故君子之所名也 **測曰毅于禍貞不可幽蔀也** 背已之禍故不幽隱正言之也 **上九豨毅其牙發以張弧** 九為金故稱牙金為弧弧矢飛兵以威不法而有大豨以牙為害故以弧矢諭也 **測曰豨毅其牙吏所獵也** 獵捕也七為九吏九雖欲動七以大角捕治之也

☷二方一州二部一家 **裝** 地玄陰家四金中下象旅卦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 行屬於金謂之裝者毅雨氣終於此首之次三立夏起於此首之次四太陽用事微陰當升陽氣方裝東而消去故謂之裝裝之初一日入畢宿十一度 **初一幽裝莫見之行** 行首也一為裝始始當幽隱裝東而徙故莫見之道路也陽氣升上乃復適下故先自隱也 **測曰幽裝莫見心已外也** 雖尚在位當徙之心已外去也 **次二鶡鵠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 二南方也為朱鳥鳥而近水故稱鶡鶡鵠水鳥遇冰則困故慘也南風陽氣鳥之所利故懷其乘正也 **測曰鶡鵠之慘懷憂無快也** 慘然懷憂故不快也 **次三往其志或承之喜** 三居陽樂進亦為進人進德及時故往其志也志意一進故有喜而承之也 **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 福善所承故遇快也 **次四鶡雞朝飛踤于北嚶嚶相和不輟食** 四為西方酉雞也朝飛而鳴故鶡雞也言相和者飛

踣於北南則鶤鵝南北交通故相和也鶤鵝水鳥北方水行踣得其所故食不止也測曰鶤雞朝飛何足賴也羣鳥相遇所賴微也次五鴻裝于淄飲食頤頤淄水也齊有臨淄縣因水為名也五為天位故稱鴻鳥六亦為水水是鴻利故飲食乃頤頤也測曰鴻裝于淄大將得志也水鳥得其水是其志矣次六經衢周九路不限其行賈水性流行而在裝東之世處六衢之地注衍流通無所拘制商賈之索利無有限止也測曰經六衢商旅事也商旅之人以遠遊為榮也次七裝無儺利征咎七為失志而在裝家故利征也升則傷毋退則畏水故咎無與兩處故無離也測曰裝無儺禍且至也行而遇咎故禍至也次八季仲播軌送厥往八木也車之所用故為軌七火九金恐見焚克故言播也泣憂也七以上稱季八在其中故言季仲車播其軌於季仲憂也測曰季仲播軌泣于之道用送厥往送水就金死之原也上九裝于昏昏日入也九在裝家而為之終終竟於事從一至九若日之入故以昏諭也測曰裝于昏尚可避也昏忘之事也

☲☲ 二方一州二部二家 衆地玄陽家五土中中象師卦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嬦大衆多行屬於土謂之衆者謂是時陽氣徧於六位純綱思齊萬物宣明開大族類衆多故謂之衆衆之初一日入畢宿十五度初一冥兵始火入耳農輟馬穀尸將班於田輟止也班布也尸主也火以諭急兵衆之世故農止馬穀主布田畝以相嬦也測曰冥兵之始始則不臧也衆兵之世故不善也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賓之溫二為戈在軍衆之家而畏于水故言無刃而不陳也麟者仁獸有角不觸故以賓諭溫溫顏而已也測曰兵無刃德服無方也德之所服無常方也次三軍或纍車丈人摧孥內蹈之瑕軍衆之家故稱纍車三無家號故言丈人也摧趣也瑕過也孥子弟也軍事尚疾子弟相趣不責以禮故言內瑕也測曰軍或纍車廟戰內傷也廟勝而退故心傷也次四虎虓振厥豹勝其祕否四西方也故稱虎虓怒聲也陰稱之水者故稱豹祕閉也騰而見閉故振厥也振厥威怒貌也測曰虎虓振厥如鷹之揚也四稱公侯在師之中而如鷹揚有似太公之於周武也次五蹻戰喈喈若熊若螭五為天子聚衆之世交戰中原故喈喈也軍事勇故稱熊螭也測曰蹻戰喈喈恃力作王也武威之家以力王於世也次六大兵雷霆震其耳維用詘腹六為大水易曰地中有水師故六為大兵也六亦為耳兵大故雷震也耳以明聽軍以密成口與心計故腹屈也測曰大兵雷霆威震無疆也雷霆之震故無疆限也次七旌旗絓羅干戈蛾蛾師孕言之哭且瞶師盲者也孕重身也弔生曰咷竊視稱瞶七為目為六所見故盲也師衆之事干戈為務盲孕相咷故哭且瞶測曰旌旗絓羅大恨民也旌旗絓羅故大恨也次八兵裒裒見其病不見輿尸裒裒瘦瘠之貌也兵病於外衆之所見言不見輿尸者兵已勞疾何能克敵故無尸俘以禁軍也測曰兵裒

衰不血刃也兵馬勞病故不血刃也上九斧刃缺其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往血金故稱斧斧柯者征伐之柄也或折或缺非所以御敵也故可以止而欲伐人則有敗也測曰刃缺柯折將不足往也斧缺柯折故不足往也

二方一州二部三家密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比卦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無間行屬於水謂之密者言陽氣布於六位純剛用事萬物完茂丸蘭然雜密無有間隙故謂之密密之初一日入參宿三度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一位在下故稱大幽水性密雜故無間也雖幽當開故以門諭也測曰窺之無間密無方也密雜如水故無方隅也次二不密不比我心即次我我民也即就也比比次而上也君不密則失臣火在水行共成五味猶君臣相須以濟治也若不相密則民就次而去之也測曰不密不比違厥鄉也去其常所居也次三密于親利以作人三即水子故言密其親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德之悖也故三密親以利作人之道也測曰密于親為利臧也臧善也利善人之道次四密于腥膟三日不覺敖敖效也三終也四為金在水之行于在其母故密也三欲親之懼見克害故言腥膟也言相克害故終日不效也測曰密于腥膟小惡通也更相覺克故通惡也次五密密不罇嬪于天五處密家而在中央上下密附無有雾罇故可以嬪於天矣測曰密密不罇並天功也並匹也功事也作天之合嬪妃於上故並天功也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恤憂也六為大水水克於大人為惡故曰大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惡也近比於七故益之憂也次七密有口小鰓大君在也水與火異而或為妃春秋傳曰水火妃故匹異同也次八密無後君子之化密如清風火性炎上焮飛流布口語之教誰而止之鰓難也大君為六也子王於五故六為大君也大君居之能制口訟雖有小難無有後言七為口語六水七火水滅於火故止口語也測曰密口小鰓賴君逢也賴於大君彌縫之也次八琢齒依齦三歲無君三終也陽成於三故為終也密比之家脣齒相附脣亡齒寒故依齦齦晒也八木九金金克於木下不密上猶民不依君故終歲無君也測曰琢齒依齦君自拔也自拔出於惡也上九密禍之比先下後得其死九極反下火行當見故言密禍君先下民民忘其死故後得其死力也測曰密禍之比終不可奪也死義盡忠志不可割奪也

二方一州三部一家親地玄陽家七火上下亦象比卦陽方仁愛全真敦篤物咸親睦行屬於火謂之親者立夏節終於此首之次六小滿氣起於此首次七斗指巳中呂用事陰氣已消陽道得專全真敦厚萬物親睦故謂之親親之初一日入參宿七度初一親非其膚其志齟齬水之於火氣志交通然相克害不可共器隔以釜鼎故言非其膚非其肌膚之愛也齟齬相惡也力同性異行數相克故相惡也測曰親非其膚中心閑也雖性通交宜分限也閑限也次二孚其肉其志資戚孚信也肉骨肉也資用也二為平人未仕於世志在親戚骨肉而已也測曰孚其肉人莫聞也志用親戚故人無聞知也次三螟

蛉不屬蜾蠃取之不迓侮三火之母也當相親愛行母子之恩反若螟蛉之於桑蟲本非親屬義不御侮故言不迓館也迓御也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以親為疎失其本體也次四賓親于禮飲食几几几几皆也四為賓以木為主親親之義必以禮合故有飲食之道也金克於木而以為主者此火行也木火父母是家之長故為主也禮會之出以疎為親況自資奉以身為賓者也測曰賓親于禮賓主偕也賓之與主俱有其禮也次五厚不厚比人將走五土也故稱厚土則火子于而不厚父母況親比者乎故將走也測曰厚不厚失類無方也于不厚母故失類也次六厚厚君子秉斗斗處中央而衆星共之四時為候取正於是六亦為水雖克其本能以厚德處中居正猶君子執中直之心無欲於人也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君子過厚故得人也次七高亢其位庫於同事七為無道之主在六之上高而無民故高亢也有似乎王政遂微弱勢在諸侯事故庫也測曰位高事卑德不能也位高德卑故不能也次八肺附乾餱其榦已良君子攸行削曰肺柿曰附八木也而在親家故言肺附如柿之附木親在下木猶支息之附大木也支生於幹幹而舉之故言已良親有良幹亦君子之所去而就之也測曰肺附之行不我材也乾餱之食非材之致也上九童親不貞貞正也九在火行而為之孫故稱童親順孫之道以奉於上如其不順為行所克故不正也測曰童親不貞還自荄也荄根也從于及孫故根荄也

☲☲ 二方一州三部二家 **斂** 地玄陰家八木上中象小畜卦 **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斂於內** 行屬於木謂之斂者言是時純陽據位陰在於下各自儉斂未相消動故謂之斂斂初一日入井宿三度 **初一小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 古者十一而稅天下之通法也年荒則薄賦故稱小斂也不相貸勞謂強弱各別也強不凌弱故民安國正矣 測曰小斂不貸其道當也安人正國得道之當也 次二墨斂戴戴寡我匪貞貞正也二火也戴少也匪不也為陰中之火故小斂也斂積之家取非其正故不貞也 測曰墨斂戴戴非所以光也寡大不正故不足為光榮 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疏三木也三小八大故小不用到秋八木扶疏而大故可用也以諭物微可大如木扶疏之時可材用也 測曰見小勿用侯我大也舍小符大故相侯也 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四金也金克於木故小刑也收斂之家小進則相侵以至刑殘不如大退守正而已也 測曰斂利小刑其正退也小刑為害故正退也 次五畜槃而衍繭純于田五為君位畜養也槃器名也衍進也五又為土故有田之名謂自君達民孟夏之節以田桑為務天時之利也家性為斂斂利收功唯田與桑故言純于田也 測曰畜槃繭純不奪時也先天不違故不奪時也 次六閔而緜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六為宗廟水木之母母在宗廟下之所天世之政也水起於一當漸以進而便作大故宜戒也 測曰閔緜之戒不識微也小人不戒故不識別也 次七夫牽于車妻為剥荼利于王姑

不利公家病火焚于木故為剥荼陽稱夫夫引車於外妻剥荼於內此王姑之利也貨利於私門故公家病也測曰牽牛剥荼斂之資也斂入私門王姑之資財也次八大斂大巔此本木行今八木也而在斂世八月之時枝枚扶疎葉落歸本故大斂也斂過十一民財匱乾故大巔也測曰大斂之巔所斂非也過於十一故非也上九斂于時利圉極菑金在木行克利於八故斂于時也畜積之家必有儲委故利圉災也測曰斂于時奚可幾也幾近也重斂之世不可近習

☲☲二方一州三部三家彊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乾卦陽氣統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行屬於金謂之彊者謂是時陽氣一統而剛乾在上萬物彊威謂之彊梁者彊助也彊之初一

日入井宿七度初一彊中否貞無攸用攸所也水金子也子母之道相扶為彊故曰彊中不用文德故否正守其性故貞彊梁之人待子為勢故無所用也測曰彊中否貞不可與謀也彊梁之人不可與謀之於世事也次二鳳鳥于飛修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圉二為朱鳥鳥而彊大故謂之鳳鳳之高飛必修其羽猶君子將仕必修其學也圉止也修身正行文學優備而會于辰以終天祿無能止也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仕之時也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厦微三稱柱厦屋也屋之須柱梁猶治之須宰相也柱不固故屋微宰相不賢則國危也測曰柱不中不能正基也所任非人故基隤也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櫃櫃四在火行行數相扶故稱聰明也櫃櫃威也四見扶進自彊不息故左右威也測曰爰聰爰明庶士方來也為臣聰明故衆士來也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五君位也故稱君子家性為彊故以德也小人處之必以其力是故彊德以達小人也測曰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小人得之益其過也次六克我彊梁于天無彊我謂六也六為金子故相保持頗能彊梁為土所克我也見克思過故受天福無彊界也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不善則改故無基也次七金剛肉柔血流于田金以諭刑肉以諭人也行屬於金今火鑠之行世相克若人相刑也血以諭順柔以諭陰陽火之位處六之上亦為田故流于田也測曰金剛肉柔法太傷也火克金行故太傷也次八彊其衰勉其弱衰之中而自勉過但當小弱故曰勉弱也測曰彊其衰勉自彊也自彊於興衰也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九為上山故稱太也梁柱皆折輔佐微也君子之道以懦得民家性為彊而輔佐不固故顛蹶也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九為金故剛猛也終以彊猛致於傾亡也

☵☵二方二州一部一家晬地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乾卦陽氣初晬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行屬於水謂之晬者言是時陽純初晬清明其光萬物昭著保安於陽純晬其道故謂之晬晬之初一日入井宿十一度初一晬于內清無穢此水行也一亦為水而家性純晬二水重清故無穢在初為內也測曰晬于內清無穢也重清居之故無穢也次

二冥駮冒眸于中眸憨也駮不純也水上之火故不純也家性純眸而二冥冒不純其德在於下中故憨也測曰冥駮冒眸中自慮也慮隱也憨也在中故隱也次三目上于天耳下于淵恭目為二也耳為一也火性炎上故曰上天也三為進人在純眸之世恭敬時宣耳目所耀聰明其事故上下偏也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上下耳目故察也次四小人慕眸失祿貞四者金水之母也母子之恩故相慕也言失祿者家性為眸而不純密內相親慕故失祿也雖失而正故貞也測曰小人慕眸道不得也失祿不得也次五眸于幽黃元貞無方五為君位處中為黃黃中通理君之美也居水之行土克於水故幽黃也中央之位純眸其德無施不可故無常方也測曰眸于幽黃正地則也地色黃故乃正其法也次六大眸承愆易六陰也在水之行二水并合故稱大五克於六故承愆也愆過之先易以成非故言易也測曰大眸承愆小人不克也有愆而改非小人之所能也次七眸辰愆君子補愆七火也於行有愆故言辰愆純眸之性有過既改猶君子之行彌縫其闕故言補也測曰眸辰愆善補過也君之有過則臣善補也次八眸惡無善八為禍中而純於惡故言無善也測曰眸惡無善終不可佐也無善之人何可佐也上九眸終永初貞九金也水之母母為眸終長於其正純眸之道故貞也測曰眸終之貞誠可嘉也永守正道故可嘉也

☲二方二州一部二家戚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大有卦陽氣隆戚充塞物冥然盡滿厥意行屬於火謂之戚者小滿氣終於此首之初一芒種氣起於此首之次二謂是時陽氣隆戚充滿於天地之間故萬物孕姙冥冥然滿其意故謂之戚戚之初一日入井宿十六度初一戚不墨失冥德墨謙也冥玄也家性為戚陰家之陽故不墨也戚而不墨故失冥玄之德也測曰戚不墨中不自克也不自克損故失德也次二作不恃克大有以火居火炎炎熾戚戚而不恃須時而行故可以大有萬物也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大有萬物故得玄妙也次三懷利滿匈不利于公木為火母母而懷利明為私事故不利于公也測曰懷利滿匈營私門也不利于公故利私門也次四小戚臣臣大人之門四為公侯位次於五故小戚也當上臣五恐見克害重自思慮故曰臣臣王公大人四亦為門故言大人之門也測曰小戚臣臣事仁賢也重臣奉五故賢之也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揮揮五為天子而在戚世世戚道治君德至明故何福也提持也揮揮然敬也何福持禍而自儆戒無所失也測曰何福提禍小人之道也五在陰首福禍混合故曰小人之道也次六天錫之光大開之疆于謙有慶六為宗廟故天錫也奉之以禮而在戚世故大開其疆無限極也謙以致福故有慶矣測曰天錫之光謙大有也謙尊而光故大有也次七乘火寒泉至火至熱也泉至寒也以火居火故曰乘火也陽極則陰生火死則水生水火相克故寒泉至也測曰乘火泉至禍

不遠也水克於火故禍迫也次八挹于滿熒幾後之傾傾危也幾近也木在火行陰家所長子戚母勞恐見熒燎故先自挹損以為後戒不戒之家後近危也測曰挹于滿幾危也木火之家近於危也上九極戚不救禍降自天金者乾故為天天位之終故為極在戚之家故極戚也八見七戚而知自損以為後戒九以金性而戚終必消鑠故禍降也測曰極戚不救天道反也戚極則衰道反覆也

☲☵二方二州一部三家居地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家人卦陽方蹻膚赫赫為物城郭物咸得度行屬於木謂之居者言是時陽氣蹻萬物之肌膚赫然咸大包圍闉郭若城郭也故萬物之生皆得其數度而安其居故謂之居居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一度初一匪譽匪咎

克守厥家一為下人居首之始水性玄墨故不求聲譽以繼咎悔故能保家居正而已也測曰匪譽匪咎其道常也無咎無譽得道之常也次二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二木子也而陰者非女則婦壺禮也居家無禮婦尚姑事上僭夫夫猶見洗濯而以塗也測曰家無壺無以相承也無禮之家婦不承順於姑也次三長幼序序子克父三為進人家道以禮長幼有序以木居木故曰序序也克能也子能興父事有似揚烏與太玄也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興也子能事父故有所興致也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迒四金也戌為狗六為豕亦為宗廟故見豕在堂也迒迹也狗繫豕迹居家之道也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慶者不以畜牲為喜也次五軸

艫調安利富貞五為天位居中制遠前後相承故以軸艫諭也土在木行為木之財故利富之正也測曰軸艫安和順其疆也調安百姓在境界也次六外其井竈三歲見背三終也六為水故稱井井竈以諭祿食也宗廟之道酒食為先故令而見外故言三歲背也測曰外其井竈三歲不享也井竈見外故不享祭也次七老夫擐車少女提壺利考家七木之子也以八為父五為車八引於五故曰擐車也考成也壺禮也七為仲女八位過老而反之非所以養老謂之少有禮之女以成家事故利考家也測曰老父擐車其體乃莊也利於少女故自嚴莊以戒慎也次八反其几雙其牝几家不吉八為老父故用几今而反之非所以養老也牝壯也吉美也今而雙等故家不美也測曰反几雙牝家用不臧也老而不養故不善也上九株生蘖其種不絕金生木行木為金財道終數訖有財不用故木復生也窮上反下家道以興故種不絕也測曰株生蘖其類乃長也株而生蘖故長也

☳☵二方二州一部一家法地玄陰家四金中下象井卦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不被則行屬於金謂之法者言是時陽氣上在九天之上洞下重淵之內陰當上而微伏陽亦升而造在天之上故言高懸物由之而生故仰其墨墨謂繩墨也動以法則故謂之法法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五度初一造法不法一則金子子母之道禮法為先故言造法法者以法不法也水以平施純陽積形法不可踰也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化之以禮不足大用法也次二

摹法以中克摹索取也克勝也索法以中故可勝任也測曰摹法以中衆之所共也縣法於上衆人之所共奉而行也次三準繩不甫亡其規矩矩以方物規以正圜甫始也準繩失始故法度亡也測曰準繩不甫其用爽也不奉於法有差貳也次四準繩規矩莫違我施立準在上下不敢違規矩法度君之所施臣而奉之故言莫違也測曰準繩規矩由身行也善事不違於上也次五繘陸陸缾寘腹井潢洋終不得食五為天位施法於中五土六水故以井諭繘以行缾陸寘滿也缾腹滿溢故潢洋也家性為法缾雖滿溢不可得妄食也測曰缾寘腹非學方也方道也君臣相奉非可學之以道也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臣正於下君明於上君臣道正故綱紀正也測曰于紀于綱大統明也綱紀一張統御明也次七密網離于淵不利于鱗七為綱六為淵綱離于淵鱗物所害猶苛法于世百姓之疾也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密於時綱且張於上也次八正彼有辜格我無邪格至也我我百姓也彼謂九也九克於八雖在法家位次當進無邪曲也測曰正彼有辜敺而至也敺除以正至于九也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于愆衍達也愆過也九金也金生於水井之象也幹以檢扞於井泄取有時八者木也當謂井幹金克于木故無幹無幹故直衍也無幹之井故以谿谷諭也測曰井無幹法妄恣也妄亂也無幹之井妄自恣也

☲☵ 二方二州二部二家應地玄陽家五土中中象離卦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乎下上下相應行屬於土謂之應者芒種節終於此首之次四夏至起於此首次五斗指午蕤賓用事陽極陰生上下相應故謂之應應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九度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羅布也如辭也離附麗也一為水幹以諭君枝以諭臣水出于泉而流百川布施於上枝離而著之如臣之附君如水之趨川也測曰幹羅如附離君也下之奉上相附之道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否不通也二為離離為文明故以歷律言之也家性為應天正之中故上下相應也歷以紀歲律以和聲施於百姓奉以成務其非法者則不通也測曰上施下和匪其肯也律歷所施雖或非肯皆從化也次三一從一橫天網一橫經緯陳也天地為文揚於王庭布汙於天下也次四援我罘罟絓羅于野至我我萬民也四為公侯以正義治百姓而嚴刑法百姓不犯之也衆山禽獸絓網故言於野至也測曰援我罘罟不能以仁也施網為害故不仁也次五龍翰于天貞栗其鱗五為天位故以龍諭貞正也栗危也翰高也處尊之位正其道實以應天時居上戒危故貞栗也鱗甲正定無犯非義故翰於天也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過五無民故懼墜矣次六熾承于天水萌于地熾盛也水陰也水克於上故盛也水氣升上陰動地下陰盛陽衰故陰萌生地故言于地也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陰當上升

故陽退也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應當也蕃盛也七為失志過盛則衰年高失志而日自彊政衰委賢故曰蕃正也測曰日彊其衰惡敗類也惡以不賢敗其類也次八極陽徵陰不移日而應極陽則陰極陰則陽如相名也不移日者陰陽之道陽微則陰極陰陽有來往不復移日須有名者而應之也測曰極陽徵陰應其發也不名而至故應其時而自發矣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稷側也九為陽極元大也九在應家而為之終其道大極傾側自危不安其位金剛陽訖不能治陰陰當上升委祿任賢有似堯老咨爾舜也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過止也陰當上升乃不可止也

太玄經卷三

太玄經卷四

漢 揚雄 撰

晉 范望 注

從迎至昆第四

☲☵ 二方二州二部三家迎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咸卦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遡而迎之行屬於水謂之迎者言是時陰在物初六始卦用事日以消陽形成於三陰息物衰向而迎之故謂之迎迎之初一日入鬼宿一度初一迎他匪應無貞有邪五為君他為二也二者火也一為水水在水行近欲迎二火水相克故不應也五位不正故曰無貞也測曰迎他匪應

非所與并也水火相害不可相并也次二蛟潛于淵陵卯化之二為甲蛟龍類也二在水下故曰蛟潛蛟潛於水產卯高陵下復於淵家性為迎氣應相感然後剖化猶君臣父子以道相感精迎誠致不言而動也人或陰言百姓和之人為五也陰首所抑故稱陰也位尊令行故百姓和之有似大舜幽耕於野言加二妃天民乃至也測曰蛟潛之化中精誠也中誠所感化大行也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三木也水之所生精誠微感不言而至子母之恩靈神也神之所感妙物為言事之妖祥神所先覺信以禳災此之謂也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徵也咎徵雖見信據之也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嗛鉤貞四金也水之母母子相養猶衣裳相扶也水中之金故為珠金而陰曲鉤之象也四

為少女金剛稱男男女之道不有私議今而相目有珠鈎之資非所以遠嫌也衣裳有制珠鈎有度雖不相交錯不失其正故貞也

測曰裳有衣襦陰感陽也偵以珠鈎相感之謂也

次五黃乘否貞五天位也在中為黃乘乘四也六陰在上四親乘之金不合化故否以陽乘陰貞也

測曰黃乘否貞不可與朋也君道尊貴不可與為朋友之交也

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六為宗廟天玄地黃天地相迎則風雨時調君臣相迎則政教以度天地相感故重感也

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玄黃五色推類求也

次七遠之眴近之梧迎父迎逅迎逅邂逅解脫之貌也詩云見此邂逅此之謂也七為六父六水七火火近於水水則焦遠於水火則炎熾炎怒故有梧擊之言而在迎家故相奉迎解脫之意以相化尊如父子也

測曰遠眴近梧失父類也類法也水性曲直而七炎上故失其法則也

次八見血入門掩迎中庭八為門血以諭憂掩得血則憂得賢則解家性為迎故迎賢者近於中庭以解憂也

測曰見血入門以賢自衛也恐九克之故以七自衛助也

上九濕迎牀足罕于牆屋九金也在水之行故濕也家性為迎在內稱牀親迎內出故稱足也罕覆也牆屋諭尊以卑覆尊以貴下賤有似初婚夫下婦也

測曰濕迎牀足願在內也親迎所願當內出也

☲☲二方二州三部一家遇地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姤卦

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行屬於火謂之遇者謂此時微陰初起與陽相逢以貴下賤有似初婚夫下婦也故謂之遇遇之初一日入柳宿一度

初一幽遇神及師夢貞一稱幽幽思也不見見稱神幽而不見故遇神也師衆也憂思神道若夢見之故及夢師也貞正也夢不建道故貞也

測曰幽遇神思得理也雖夢猶正故得其理也

次二衝衝兒遇不受定之諭二火也二在其上為水作父然水克火火不制水猶衝衝之兒不受父訓故言不之諭也不之諭不可教諭也

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不可教訓不肖子也

次三不往來不求得士女之貞三為進人進德修業在於遇世故不往來無求於時亦木之往處深則大而上度之以為器物猶君夫之求貞良以為臣妾臣妾無求君夫之義故士女之貞也

測曰不往不求士女則也不二其德是其法則也

次四圃圃兌人遇雨厲四金也為火所克故圃圃也兌為巫在於火世火威金衰故遇雨而圃圃非誠心也

測曰兌人遇雨還自賊也雨則濡濕賊於巫者也

次五田遇禽人莫之禁五為土在火之行火行土上田之象也田而遇禽何禁之有猶士遇知己必得天祿無禁止也

測曰田遇禽誠可勉也可自勸勉不倦怠也

次六俾蛛罔罔遇蠢利雖大不得從俾使也六為蟄故稱蛛蛛蜘蛛也使蜘蛛設罔而得於蠢斯蠢蟄嘉也所以不能制雖以為利不得從而取也

測曰蛛之罔害不遠也得蠢失取雖失其利害不遠也

次七振其角君父遇辱匪正命八為七父七者火而遇於木炎上上火父母之道匪命不前火性炎上上迫其木焚燎枝枚故遇辱也角以害人既害且危故匪正命也

測曰振其角直道行也無有正命故直其利害不

遠也次八兩兕鬬一角亡不勝喪八為龍九為虎龍虎者獸之貴者也在遇之世當養其牙角而已今而合鬬故稱兕也金克於木故龍亡角終見克害故不勝而喪也測曰兩兕鬬亡角喪也爭非其道故喪亡也上九觝其角遇下毀足九金也克害於八故觝其角也家性為遇足謂八也在下稱足不勝而喪故毀足也測曰觝其角何可當也角折足毀故不可當也

☲☵二方二州三部二家窾地玄陰家八木上中象鼎卦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緜之行屬於木謂之窾者夏至氣終此首次七小暑節起於此首次八陰陽之氣更相沃灑化飪若窾故謂之窾窾初一日入柳宿六度初一窾無實乞于鄰陽為實陰為虛一水也水是窾中之用陽當消退故曰無實家性為窾以烹飪生物共於粢盛今無實故乞於鄰也測曰窾無實有虛名也無實於事故有虛名次二黃鼎介其中裔不飲不食孚無害二火色黃白介大也裔餘也孚信也木火會合烹飪腥物而不於窾故言鼎也宰和得節美味適時而不敗饗以薦至尊故無害也福施於下故中有餘也測曰黃鼎介中廉貞也不敢饗食故曰廉也次三窾無薪黃金瀕三為薪言無者有材不用也窾不用薪猶國不用祿以養賢也薪而不用金鬲虛廢故生土穢在瀕渚也測曰窾無薪有不用也言有賢不用也次四鬲實之食得其勞力陰稱小亦為釜土上之釜釜而小者知為鬲也四為公侯在窾之世方進鼎足故先在鬲和齊五味賞不失勞故言得其勞力也測曰鬲實之食

時我奉也我為五味以奉祿秩賢臣也次五鼎大可觴不齊不莊五為天子故稱大鼎古者天子世孝天瑞之鼎諸侯世孝天子鑄鼎以錫之五據尊位得奉鼎觴賜其國則宜齊莊以奉天祿今不齊莊恐失之也測曰鼎大可觴饗無意也受祿不敬故無意也次六五味緜調如美如大人之饗六為宗廟又為大水家性為窾志則為用故有釜鼎調齊之象五味得當則孝子所以事宗廟測曰味緜之饗宰輔事也祿由君出以宴羣臣宰輔之善事也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歊之疾至七為火所以成熟牲體今以脂肪之肉必當澡濯釜鼎以煮渫之今而不為故生疾也七為暇歐歊吐逆之聲也不濯不清故致疾也測曰脂牛歐歊不絜志也器不洗濯不絜清也次八食其委雖噭不毀噭不正之聲也食人之祿必憂人之難道合則輔之不合則去不宜見其不正而不爭也測曰食其委蒙厥德也爭以正君故蒙其福也上九窾滅其火唯家之禍九金也九生水家性為窾窾須火者而中有水故自滅其火也火而自滅妖祲不祥家之禍也國亦須賢者賢而自滅亦國之禍也滅賢謂若紂殺比干之類也測曰窾滅其火國之賊也言賊賢也

☲☵二方二州三部三家大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豐卦陰虛其內陽逢其外物與盤蓋行屬於金謂之大者謂是時陽氣在上將虛鬱而退陰氣在內逢迎而上萬物敷布盤桓茂盛若車之蓋故謂之大大初一日入柳宿十度初一淵潢洋包無方冥一水也故稱淵此金

世金生水子母共位故潢洋也深大之淵象物所歸包裹而藏之無有方外故冥也測曰淵潢洋資裹無方也所包者廣故無方也次二大其慮躬自鑢二為平人不隱不仕故大其慮也鑢以治邪躬身也自治其身以待升舉今而陽消陰息惟身未升階故大守思慮修身而已陰為思陰當侵陽也測曰大其慮為思所傷也故為思所傷也次三大不大利以成大三木也而在金行恐見消克雖在大家不敢自矜常自謙約故成其大也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謙以致光故以小作基也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金性剛強而在大家故自夸張大其門郊者也刀為金利徒自夸大不守以謙故不得其利也有其虛名故稱鳴不守以實故虛也測曰大其門郊實去名來也無實有名失道義也次五包荒以中克五君位也包有四荒故曰包荒周禮有荒服朝見無常數天位之所臨亦由是也克能也包有四荒故能治天下之民事也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謂四荒之外也次六大失小多失少六水也水之所失在於隙穴事從細生禍由微起者也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從微細而起之也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餔觚法也餔賜也此本金行七者火也火盛金衰故不宜自大奢迂於法能自削小垂於法度故有益之賜也測曰奢迂自削能自削小自非責也次八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豐大也峭峻也阯足也謂基也三終也牆大基峻若不終歲加之版築故有崩墜之憂猶君子之道不隆其本末必危也測曰豐牆之峭崩不遲也基阯不固故遠崩也上九大終以蔑否出天外家性為大終於自大益以否也測曰大終以蔑小為大質也積小為大之本質也

☰二方三州一部一家廓地玄陽家一水下下赤象豐卦陰氣慼而念之陽猶恢而廓之行屬於水謂之廓者慼猶協也念猶合也言是時陰氣和協而合同當上而合同陽尚恢廓未有衰損之氣故謂之廓也慼念二字皆心者故宜以和協言之也廓之初一日入柳宿十五度初一廓之恢之不正其基一在水行二水朋合狀若江海故恢廓也廓大之家其本不固水性沃動故不正也測曰廓之恢之始基傾也基而不正故危也次二金榦玉楨廓于城金玉者皆其美質也火不好水雖有美質恐見克害故廓于城以自固守也測曰金榦玉楨蕃輔正也以城自衛猶以賢自輔也次三廓無子室石婦木生於水為四所克雖自廓大不能生長故無子也婦而無子陰不合也故謂之石也測曰廓無子焉得後生也婦比之石故無後生也次四恢其門戶以御寇虜四為門二為虜家性為廓每輒恢大恐二克之故大其門戶以義為固四為兵甲門戶有之故用御衛也測曰恢其門戶大經營也廣恢門戶自經營也次五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五為天子故稱天門見在其位故曰恢堂也差過差也登階上堂據有四方非聖不立故過差也行或可生也測曰天門大開德不能滿堂也恢堂至高唯德

能居也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六為宗廟故為豐也神靈高遠故維崇也辟君也馮依也伊猶是也宗廟維敬以禮奉神故百辟卿士莫不依歸是德之所興也測曰維豐維崇茲太平也此太平之道也次七外大抗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水克於火火盛水消故外抗抗也君子之道唯善是務今在廓家而失中道故隱野也君子不居故小人進也測曰外大抗中無人也無君子之人也次八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震為雷故稱鼓鼓之形象內虛外廓鉦以為節故利也測曰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鼓以為節聞遠之謂也上九極廓于高庸三歲無童高而無民極上則顛三者終也上處高庸故終歲無童僕也測曰極廓高

庸終無所臣也無僕故無臣也

☲☲ 二方三州一部二家 文 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渙卦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行屬於火謂之文者言是時陰氣斂其形質陽氣發而散之華實彪炳奐有文章故謂之文文之初一日入星宿四度初一袷禨何縵玉貞一為下人隱於九品之中下而懷文章尚於素朴人莫知之自守如玉故曰玉貞也測曰袷禨何縵文在內也衣繡尚縵故文在內也次二文蔚質否二為平人不仕不隱故文蔚也文蔚守質不樂進道故否也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睟也文質不同故不純睟也次三大文彌樸孚似不足木故稱樸樸而質素故似不文也言似者非不足故稱大文也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文如不足故有餘質也次四裴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家性為文四西方也故稱虎豹虎豹獸類也虎豹之獸以其文貴斐邠者文盛貌也雖其文盛猶不及天文以五行也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不足以比天文也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庸如五處天位如車服以庸據位正炳如也順其本性彪炳有文為國之光故昭如也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文章奐然彪炳可法也次六鴻文無范恣于川鴻大也范法也六為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輔成在文之世故曰文文章奐然故無法也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如川之流從所投也次七雉之不祿而雞蓋穀七為雉雉有文章而遠在野雞而穀食退而錄縵違其家性也測曰雉之不祿難幽養也質勝文則野故養難也次八彫戴穀布亡于時文則亂八木也穀善也木見彫刻為戴麗之事雖見小善傷于農故布政亡也苟尚文飾以階於亂故言亂也測曰彫戴之文徒費日也彫文刻鏤傷農事也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九在丈家而為之終終極文飾以妨於農事故易以黼黻黼黻祭祀之服而致美乎黼冕此之謂也測曰極文易當以質也祭服雖文孝子質也

☳☳ 二方三州一部三家 禮 地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履卦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行屬於木謂之禮者小暑節終於此首之次三大暑氣起於此首之次三斗指

未林鐘用事陽在上將退陰在下將進進以諭賓退以為主主下以賓賓主之義獻酬以禮故謂之禮禮之初一日入張宿二度

初一履于跂後其祖禰一為下人而在木行在下稱足陽道將退故稱履足履大木故跂也二為禰三為祖一最在後故曰後其祖禰也

測曰履于跂退其親也不及其祖故親退也

次二目穆穆足肅肅乃貫以棘二為木二畏于水故穆穆也肅肅敬也家禮揖讓有度故足肅肅也棘赤心也敬由心出故以棘諭也

測曰穆穆肅肅敬出心也肅誠之意貫於中誠也

次三畫象成形孚無成三為木木為貌家性為禮禮合必以貌故以形象言之也孚信也畫以成形故信無成也

測曰畫象成形非其真也畫以為形故非其真也

次四孔鴈之儀利用登于階四為毛類故稱孔鴈孔鴈鳥之知禮者取二鳥為諭者言其行則有儀飛則有次動不失法故利登于階也

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容止有度故可法則也

次五懷其違折其匕過喪錫九矢違不正也匕所以撓鼎五為天位行反克之行令不正於禮不備不列諸侯九錫而已也

測曰懷違折匕貶天祿也貶損天祿列於諸侯也

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帝用登于天矢陳也六為宗廟宗廟之事動有禮儀差次如鱗也不相陵越陳施以度不違於道故帝用登于天施祿及下也

測曰魚鱗差之貴賤位也差次若鱗故貴賤各得其位也

次七出禮不畏入畏七為失志志失行張多不以法家性為禮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畏出禮入刑刑以正邪故曰入畏也

測曰出禮不

畏人所棄也人之所棄刑之所取也

次八冠戚胻履全履八為冠一為履上下言之上下尊卑各有其儀戚胻以諭敗也冠雖敗宜加之首履雖全宜踐之足八為疾瘵之主有君之尊故在上也

測曰戚胻明不可上也雖微而尊不可陵也

上九戴無首焉用此九九最在上故曰無首為極當顛下求於四四為人臣不能尊五進退不立故曰焉用此九也

測曰無首之戴焉所往也在上恐顛就四失臣故無所往也

☲☵ 二方三州二部一家逃地玄陰家四金中下象遯卦

陰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行屬於金謂之逃者吉是時陽氣當退而未訖陰氣當上而未騰猶以陽為難故章彊彊梁傷敗之貌也陰陽之氣更相避逃故謂之逃逃之初一日入張宿六度

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夷平也一為水水之平施小危則動物逃於水水合於物不可迹求故曰滅其迹也

測曰逃水之夷迹不創也水之滅迹無創痕也

次二心惕惕足金舄不志溝壑二為心亦為平人而家性為逃居金之行反克其本故其執心常惕懼足金於舄為無隱逸之志故不志溝壑也

測曰心惕惕義不將也平人不隱不仕故無義不行也

次三兢其股鞭其馬寇望其戶逃利三震也震為馬兢動也望責也四為三寇家性為逃見寇在前故鞭馬而去之也雖望其戶見而不入逃家之利故言逃利也

測曰兢股鞭馬近有見也觀望其戶故有見也

次四喬木維揬飛鳥過之或降上撩稱揬上撩之木鳥所不集故過之而去君自尊高衆士亦望之而去也

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

降也非思所好故從意也次五見鷹踣于林獺入于淵征此二物者時之候也五為天位征行有時是以鳥隼擊而蔚羅張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各須其候君乃征行蒐狩以時不刳胎卵也測曰見鷹及獺深居逃凶也時候未至君處重門之中故逃凶也

次六多田不婁費我朕功六為宗廟征行須時以奉神靈執食為朕征田多獲歸之於宗廟賞不失勞故曰朕功也測曰多田不婁費力忘功也田不獲牲故費功也

次七見于纍後乃克飛纍索也克能也火性熛揚故以飛言之七為系繳故為索也見索在前飛能避之故曰克飛也測曰見于纍幾不足高也當見拘纍故不足高也

次八頸加于矰維綱其繩八為疾瘵故有加頸繩矰之旨八為禍中綱繳也繳加于頸非可卒除故言維也謂當思維而逃也測曰頸加維綱無自勞也矰之所加勞不能去也

上九利逃跰跰盜德嬰城家性為逃九為其終終始逃遁故跰跰也道德者君子之所尚也九能盜之王者所賞故言嬰城道隆德盛必有城郭也測曰盜德嬰城何至逃也何有逃道德也

☲☲二方三州二部二家唐地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避卦陰氣茲來陽氣茲往物且盪盪行屬于土謂之唐者言是時陰氣日盛陽氣日損萬物損落盪盪然故謂之唐唐之初一日入張宿十一度初一唐于內勿作厲在下稱內厲危也唐者盪盪無所拘限內無拘而外無危也測曰唐于內無執守也盪盪之義終不見拘執也次二唐處冥

利用東征二為日日尚隱潛故冥也唐者盪盪之貌也火征于地無所隱蔽故唐冥也日之隱蔽必當東出故利以東征也測曰唐冥之利利明道也日之東征者道之明也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瓏玲金玉之聲三為木木者樸素故亡聲也四為金金有聲音土克於木故不貞也測曰亡彼瓏玲非爾所也瓏玲之聲非木所也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辟辟君也四為公侯而在唐家盪盪無所適莫不尊奉道德以事其君不違於法也測曰唐無適惟義予也無所適莫予有義也次五奔鹿懷鼷得不訾鹿以諭賢鼷以諭不肖懷來也賢不肖不別賢奔亡不肖者來故言不訾不得不訾毀於賢者也測曰奔鹿懷鼷奚足功也言不足功治之也次六唐不獨足代天班祿六為宗廟其世盪盪故曰不獨足下所敬奉天神報應以示百姓代天班祿以養人也測曰唐不獨足無私容也代天傳命不容私意也次七弋彼三飛明明于征終日不歸亡七為飛兵兵而飛者矢故弋射也陽稱王七為失志王而志失畢弋無度故不歸也測曰弋彼三飛適無所從也征行無度何所從也次八唐收祿社鬼輟哭或得其沐輟止也八為木而在土上條榦茂大得土之力猶士遇明君得其榮祿也言或得其沐者取其絜清也社稷之神所以止哭哭其哀世世治故哭止也測曰唐收祿復亡也先亡後復也上九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明珠重寶也飛肉輕欲也九為金故稱明珠飛肉禽鳥也珠至重鳥至輕以重求輕故不復也測曰明珠

彈肉費不當也費費得賤故得不復也

☲☵二方三州二部三家常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恒卦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行屬於水謂之常者大暑氣終於此首之次五立秋節起於此首之次六辟君也以陰陽知之故萬世不易道之常故謂之常常之初一日入張宿十五度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稷一在水行晝夜不休潛墨如神故稱神墨也式法也萬多一少故不可耦稷而合也測曰戴神墨體一形也一者道德之形體也次二內常微女貞厲貞正也厲危也二為少陰故稱女言內常微者陰中之火微微不隆故言微也女能幽微故貞貞女所在常自危懼故厲也測曰內常微女不正也陰道待唱不敢自正

許當人也次三日常其德三歲不食日日行一度是其常也三為日出故稱日也三為終常其德則不薄食也測曰日常其德君道明也如日不虧故道明也次四月不常或失之行月有虧盈故不常也四為公侯上臣於五故以月諭不常者行有遲疾或進或退非臣之節故言或失之行行道也不得常道故為變異也測曰月不常臣失行也月之不常為臣失也次五其從其橫天地之常天從地橫是其常道也五為天位據上臨下不違陰陽之道先天而弗違各得其所也測曰其從其橫君臣常也天從地橫是其常也次六得七而九懦撓其剛不克常陽盛於七極於九陽生於子盛於午至酉而消故極於九陰懦陽剛陰稱撓宗廟之中懦撓為先故言不克常也測曰得七而九弃盛乘衰也委七乘九故不克常也次七滔滔往來有常衰如克承貞滔滔往來貌也七為失志滔滔而行也王之失志故衰如也克能也能承貞者承受善道不失於義故貞也測曰滔滔往來以正承非也六克於七故以六為非也次八常疾不疾咎成不詰八為疾疾故常疾也常疾而不以為疾者明其疾至也疾以成咎害於身體非復可詰問之也故言咎成不詰也測曰常疾不疾不能自治也疾以至咎故不能自治也上九疾其疾巫醫不失九為巫亦為金金者鍼刺所用鑿之謂也八有疾而不為疾故咎也九有疾而疾之故巫醫而治之無所失也測曰疾其疾能自鑿也苟能疾惡能自治身巫鑿不過不失其治也

☲☵二方三州三部一家度地玄陽家七火上下象節卦此合在次永首之後今且據舊本不易也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行屬於火謂之度者言是時陰氣躁上陽氣舍下重言躁躁舍舍者上下消息各有度數故謂之度度之初一日入翼宿二度初一中度獨失水平不齊故曰中度一為法度中心不正在火之行反見消滅故獨失也測曰度獨失不能有成也法度而失故無所成也次二澤不舍冥中度二為火地為澤澤不舍者水不舍火也處中居正故言中度度以正邪故冥也測曰澤不舍乃能有正也中於法度故能有正也次三小度差差大頼之階木在火行母子之道差次以度故曰差差以金次之必見克害家性為度被克失度故大傾也測曰小

度之差大度傾也事之凱欛故傾危也次四榦楨利于城金性剛彊故稱榦楨榦楨彊則城之利也五為土城之象金則土子子母之道故利于城亦公侯之位國之榦楨也測曰榦楨之利利經營也言臣經營於君事也次五榦不榦欛于營五為天位當榦舉萬機以正營壘而為火子始建母業不敢自專故曰榦幹於事故欛于營也測曰榦不榦不能有寧也寧安也營而凱欛故無安寧也次六大度檢檢于天示象垂其范六為宗廟神靈制法故大度也既檢天下亦檢己及人聖王象之故曰於天示象也示之以象故垂其范也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貞正也為天下之正也次七不度規之鬼即訾之七為咸陽六為七鬼七當以道規謀天下失志之謨故鬼訾之也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為鬼所訾故可笑也次八石赤不奪節士之必陰稱石八東方也艮亦為石石不可奪堅猶丹不可奪赤也守志如是若節士之必專也測曰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執志堅固故可與有要也上九積善之貸十年不復金為利大度之家積利振急貸與不足十終也賴者也倦施者無厭故其終年不得復也測曰積善之貸不得造也造成也不得成其正事也

☲☲二方三州三部二家永地玄陰家八木上中亦象恒卦此合在常首之後今且據舊本不易也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行屬於木謂之永者言是時陰氣日進陽氣日退兵陰物也故謂之武春陽生物煥有文章故謂之文文武之道無墜於地永濟於世故謂之永永之初一日入翼宿六度初一不替不爽長子之常五行之道水先王故稱長子替施也爽差也水以平施一無過差之行故長子之常道也測曰不替不爽永宗道也宗尊也常尊道德之事也次二內懷替爽永失貞祥火在木行從其父母可以長大火性炎上三親據之威則害母故內替差永未自改故失貞祥也測曰內懷替爽安可久也內自克害故不可長久也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三為進德之人進德修業未得居官故言未得也修業不倦雖未得祿其要無咎也測曰永其道誠可保也永進其道故可保也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四承於五故稱子賓謂三也然見克害賓眄於四四據存之故先賓也子序其父敬從於五主謂一也土克於水故永失也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方猶常也永失其主故非常也次五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五為君位君上臣下君臣父子夫婦道正故三綱得也三綱得正故為中極極中也必得其中故天長其福也測曰三綱之永其道長也三綱之正人道大倫故永福也次六大永于福反虛庭入酋冥六為上祿故稱大也上祿之人故永於福也虛庭入冥幽隱求志故也測曰大永于福福反亡也不守以約失之故亡其福也次七老木生蒔永以纏其所無七火也八為老木九贊之中三少七為火死復然猶木老復生故居七言八也八陰為老陰謂陰中之木潤澤所濡故能蒔生永相續也測曰老木生蒔永厥體也枯而復生長有其身也次八永不軌凶亡流于後八為禍中故凶亡也亦為

老木木老則枯故不得長為軌法也不得為法故後凶也測曰永不軌其命劓也劓剪也剪絕也上九永終馴首永長也馴順也首始也家性為永九為之終始終相順故言終其順也測曰永終馴首長愷悌也永順於首故長樂易也

☲☵ 二方三州三部三家昆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同人卦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行屬於金謂之昆者言是時陰氣已盛將散萬物之枝葉陽氣未去與物同昆無益無損故謂之昆昆之初一日入翼宿十一度初一昆于黑不知白金生水一亦為水家性為昆水性又黑故同于黑而不知白也和其光同其塵不可以自別白也測曰昆于黑不可謂人也昆同之家不可別以人物也次二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二為朱鳥故稱禽也陽稱三南方太陽故三禽也角以諭害也角尾昆同故知不為害也菲菲雜也白黑相雜諭賢愚不別也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昆然同故無所害也次三昆于白失不黑無除一尾三角三為進人故昆于白也黑以諭愚其明白者失於不愚故有道則知無道則愚愚不可及昆同之世故失不愚也尾以諭濡角以諭害無除尾角則有害也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無除此害則不得相親愛也次四烏託巢于叢人寄命于公三木也木在四上稱巢巢叢也四為雞故稱烏烏之歸巢猶人之歸於公家也無私為公君無私民所寄也測曰烏託巢公無貧也均之以公故無貧也次五穀不穀失疏數衆氂毀玉穀祿也五為天子疏數不平也祿而不以祿於賢者故失在不平也

氂而毀玉猶積毀消金雖其居高不可不慎也測曰穀失疏數奚足旬也旬猶徇也言不足徇慕也次六昆于井市文車同軌六為水故稱井為衆家性為昆故書而同文而車同轍也歸以信故同于市井市無二價路不拾遺故稱市上施於福下測曰昆于市井同一倫也倫正也皆正合之也次七蓋徧不覆晏雨不救七為失志恩不濟徧故蓋不覆也晏雨以諭戚也雨戚不救君德之不隆也測曰蓋徧不覆德不均也如蓋不覆故不均平也次八昆于危難乃覆之安八木也家性為昆恐同于九昆以金為危難也覆愛均同故安也測曰危難之安素施仁也世素均同故不畏于九也上九昆于死弃寇遺九金也金克於木故為八寇也家性為昆同死生之事欲斷其志以防於難人九既素與八為寇七來抑之八戚金衰為母報仇則遺其寇也測曰昆于死弃厥身也見急無救故身弃也

太玄經卷四

謹案卷三第一頁前六行清明節終於事首之上九穀雨氣起於此首之初一刋本事首訛此首上九訛次八初一訛次九按清明氣起於樂首之次七三分一十七秒至事首上九已滿一氣而此首之初一穀雨氣起矣今改正

第二頁後六行修内表外刋本脫外字據趙如源本增

第三頁前一行故為鼐刋本鼐訛鼐據經文改

第三頁後一行所斷不當刋本訛所當不斷據趙如源本改

第四頁後二行其言柔且毅刋本言訛人據本注及趙如源本改

第四頁後三行柔不失剛剛不失柔刋本訛柔失乎剛剛失乎柔據趙如源本改

第五頁前八行穀雨氣終於此首之次三立夏起於此首之次四刋本三訛一四訛二按此首與天玄閑首相配氣終氣起亦同今改正

第五頁後一行入畢宿十一度刋本畢訛毘據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

第五頁後四行遇冰則困刋本遇訛過據趙如源本改

第六頁後七行日入畢宿十五度刋本五訛二按上文裝首初一日入畢宿十一度至此當十五度今據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正

第七頁前八行四稱公侯在師之中而如鷹揚刋本如訛口如訛始據趙如源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竊視稱瞷刋本視訛親據說文及趙如源本改

第九頁後二行三二方一州三部一家刋本訛作三二方一州三部二家與下斂首同今據卷首玄圖及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正

第九頁後五行然相克害刋本相訛指據趙如源

本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君子將仕刋本仕訛事據趙如源本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以懦得民刋本懦訛儒據趙如源本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日入井宿二十五度刋本二訛三據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

卷四第一頁後六行事之妖祥刋本事訛雖據趙如源本改

第四頁後一行竈無實刋本脫實字據贊辭及趙如源本增

第五頁後七行陰氣在內刋本訛陰夜其內據趙如源本改

第六頁前三行身未升階刋本未升訛升未據趙如源本改

第六頁前五行故成其大也刋本訛大利為大也據趙如源本改

第七頁前七行一在水行刋本一訛二據本贊及趙如源本改又水性沃動刋本沃訛不據本書釋音云沃古流字改

第十頁後一行孔鴈鳥之知禮者刋本脫鴈字今增

第十一頁前六行中下象邂卦刋本下訛中象上衍亦字據晁說之易玄星紀譜及趙如源本刪

第十一頁後六行故鞭馬而去之也刋本鞭馬訛馬鞭據趙如源本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六水刋本水訛木據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

第十五頁後一行☲二方三州三部一家刋本訛作☲二方三州三部二家與下永首同今據卷首玄圖及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潤澤所濡刋本濡訛高據趙如源本改

總校官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貢生臣王詢

乾隆御覽之寶

內府藏書 乾隆御覽之寶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乾隆御覽之寶

太玄經卷五

漢　揚雄　撰

晉　范望　注

減至晦第五

方一州部一家　減　人玄陽家一水下下象損卦　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　行屬於水謂之減者立秋氣終於昆首處暑氣起於此首之初一斗指申夷則用事陰日已盛陽日已衰萬物減損故謂之減減之初一日入翼宿十五度　初一善減不減冥一水也善減自損也不減者不能自損也常能自損若水之性內自淪下人不見之故冥也　測曰善減不減常自沖也　常自沖虛故冥之也　次二心減自中以形于身二火也亦為陰位陰中之火光而不炎故減自中也火為心形見也心而自損故見身也　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　內自困責求之中心也　次三減其儀利用光于階三為進人必其當進故先自損損已益人故減其儀也無德不離必至于四從四承五位當公侯故登階陛有光榮也　測曰減其儀欲自禁也　自守以約禁已之非也　次四減于乂貶其位　乂治也金性剛彊而在陰位自減於治不重不威故貶位也　測曰減於乂無以莅衆也　居高據衆以德威民也　次五減其黃貞下承于上寧　五為天子處於中央故稱黃也居中得正故貞必正其道為下難附故減貞也臨長四方故曰下承奉天以禮時節

和調故上寧也測曰減黃貞臣道丁也丁當也臣敬於上故道當也次六幽闡積不減不施石六為水故稱幽施祿及下故曰闡積家性為減減而不施故謂之石也測曰幽闡不施澤不平也不施如石故其恩澤不行者也次七減其疾損其卹厲不至卹憂也厲危也七火也為水所克故為疾也家性為減盈則損之疾除憂解所惡者消危懼之難故不至也測曰減其疾不至危也所害以除故不至於危亡也次八瀏漣漣減于生根八木也秋木始衰瀏汙也漣漣汙垂之貌木衰而憂故汙漣也生根見減故益憂也測曰瀏漣之減生根毀也秋木衰落故根毀也上九減終利用登于西山臨于大川九最後故減終也在西為金故曰西山也金生于水故積大川者也山下有川故相臨也登山履高能自損減故利也測曰減終之登誠可為也減道已終履其至險以濟艱也臨於大川以救昏墊誠可為也

三 一 部二家

三方一州一部二家

喻人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否卦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喻行屬於火謂之喻者言陽在於上陰在於下陰陽喻閉故謂之喻喻之初一日入軫宿二度也初一喻不予丈夫婦處一為下人而在喻者陽不之施故婦處也測曰喻不予人所違也志不丈夫故人違之也次二喻于血資乾骨血以諭濡二火也故乾陰中之陽故稱骨家性為喻故無濡潤之所施也測曰喻于血矍自肥也矍省而自肥也次三貌不交嘆嚶喻無辭三者陰家之陽而在喻世故朴素也貌無容飾不能交人嘆嚶有聲而無辭也測曰貌不交人道微也不能交人故微也次四

喻其穀不振不俗纍老及族四為公侯而在喻家祿不施賜又不振救族類之老順俗垂亘故為纍也測曰喻其穀不得相希也世之喻閉故不得相希望也次五不中不督腐蠹之嗇五為天位陰家之陽故不中不督也賦斂不中故稼嗇腐也測曰不中不督其喻非也喻而不予故為非也次六泉源洋洋喻于丘園六水也故為泉源洋洋大水之貌也丘園以諭高也水性就下故喻于高也測曰泉源之喻不可譏也所施唯謙人何譏之也次七喻于體黃肉毀體謂緞體相連若子孫也七為失志失志無道喻于親親內不相附故骨肉毀也測曰喻于體骨肉傷也九族不睦故傷也次八喻遇禍禱以牛解八為過中以五為牛木剋於土故為禍也牛以解禍庶獲其福家性喻嗇在六不施八六子也故遇其禍也測曰喻遇禍大費當也牛為大費請禱蒙福故當也上九喻不雨孚乾脯九金也金生水家性為喻喻而不施故不雨也孚信也喻而不雨信當枯槁無潤施民如脯之乾無恩澤也測曰喻不雨何可望也喻無潤故無可希望也

三 一 部三家

三方一州一部三家

干行屬於木謂之守者言二氣相對上下否隔各守其位故謂之守守之初一日入軫宿六度初一閉朋牖守元有閉塞也朋黨也牖戶牖也元者善之長也有其身而閉黨類守其身之善者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

則守家之道也測曰閉朋牖善持有也守一不移持有善道也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有二陰位也亦為目目在陰中故迷也迷而自守太行不正故不如一守身修善諭持正業也測曰迷自守中無所以也以用也不先自守故無所用也次三無喪無得往來默默三為進人當進德修業以及於時家性為守故能檢身不求於人無喪無得無咎無譽常自循守故默默也測曰無喪無得守厥故也默而自守故守其故也次四象艮有守四於戌為狗象似也艮難也似能難人者若狗也有狗之名而不能御故言似也測曰象艮之守廉無悃也廉察而已不悃有之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貞五為天子守中和之道以有其國諸侯之正主也故貞以道正國國人所歸雖處要荒莫不畢至故曰要侯也測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侯君也居中以正君之素所修也次六車案軔圭璧塵六為上祿下之所奉車而案軔不通神靈不來不往告祭不時故璧圭塵也測曰車案軔不接鄰也祚不遠被無所接及也次七羣陽不守男子之貞七為陽世皆陽故稱羣也為六所克故不守守身求二三是其世因三問二所介者遠在守之世自修而已故男子之正也測曰羣陽之守守貞信也守正無欲故貞信也次八臼無杵其碓舉天陰不雨白日毀暑八木也故有臼杵之事亦陰陽之道也天不施雨草木枯槁故毀暑也測曰臼無杵其守貧也碓舉不用故貧也上九與荼有守辭于盧首不殆荼白也盧黑也九西方故白守以類相求故辭黑首也守道之家四方無虞安民得人不用旅力故白首之人並列位也測曰與荼有守故愈新也老見任日以新也

☲☲三方一州二部一家翕人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巽卦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行屬於金謂之翕者處暑氣終於此首之次二白露節起於此首之次三陰上為逆陽下為順萬物日衰故曰退也降集自斂也故謂之翕翕之初一日入軫宿十一度初一狂衝于冥翕其志翕順也水性流行無內不入故稱狂衝初發自源蒙蒙然故謂之冥波蕩順志不拘于法水之性故言順其志也雖欲逍遥天不之茲水之流行是天之性雖欲逍遥天之不順故曰天不之茲茲此也言不令如此也測曰狂衝于冥天未與也水宜汴行天未與之道逆者也次二翕冥中射貞二為平人不隱不仕故曰翕翕順也中中心也順其中心自近念遠不違正道故貞家性翕順每自順從冥也測曰翕冥中正予也予我也我謂二也言二正處中正也次三翕食噦噦三為進人順意欲上祿食於四噦噦食疾之貌也疾欲仕進違於推讓故噦噦也測曰翕食噦噦利如舞也所利不方故如舞也次四翕其羽利用舉羽朋友之用善稱相翼之謂也五為土土生金親近於五常見舉用故利也朋友相翼進在祿位有似叔牙之相管仲也測曰翕其羽朋友助也朋友者朋助之謂也朋友相衛是其力助也次五翕其腹辟金穀五為天位而在翕家翕斂順志故其口腹無施祿之意金穀辟藏專足於己故翕其腹也測曰翕其腹非所以舉也自翕以欲故作貞舉之君

也次六黃心鴻翼翕于天六為五心五處中色黃故黃心也位尊心正所在必賢故鴻翼也臣賢君明下順於上故翕天也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鴻翼之正臣相輔助也次七翕繳惻惻七為繩為射射用繩者繳之謂也七為失志又為飛鳥鳥而失志故高飛飛而遇繳欲去不得故惻惻也惻痛心也測曰翕繳惻惻被離害也飛而遇繳故離害也次八揮其罦絕其罻殆七為罔罟而在八前故有罦罻之難八為青龍龍遇罔罟必免其害故絕罻也罻絕罦敗所繫不禁故有殆也揮而去之何傒之有也測曰揮罦絕罻危得遂也羅罔而去得遂龍之志矣上九擢其角維用抵族九為兵為極禍抵擊也金稱角諭刺害致禍擢而去之故擊其族類也測曰擢其角殄厥類也殄絕其族類也

☲ 三方一州二部二家聚人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萃卦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行屬於土謂之聚者言陰感陽哀萬物衰落陰氣收取而崇聚之故謂之聚聚之初一日入軫宿十五度初一鬼神以無靈一最在下故稱鬼神神視之無形故言無如無所見故靈也謂無形而言者也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形之不見故鬼神也次二燕聚嘻嘻二為平人不隱不仕平於世間家性為聚故相收會燕飲嘻嘻取樂而已也測曰燕聚嘻嘻樂淫行也樂而無節故淫行也次三宗其高年羣鬼之門三為門宗尊也高年可高而宗也鬼歸也進德之人修業及時當為王臣故羣歸其門也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賢者所歸故待之以敬也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辟其左股野家性為聚三木也木聚故稱叢五土而封聚故謂之社三亦為震震為股四為羊五為天位四為公侯公侯執羔故牽羊也社稷之臣故言叢社也圭以為信亦股肱之臣也股肱左辟故股野也測曰牽羊于叢不足勞也奉羔進君非勞苦之事也次五鼎血之猶九宗之好乃後有孚孚信也猶臭草也五為天子故有鼎俎血食之祭九宗牽會燕好肅敬不違於道然後相誓以忠信也測曰鼎血之猶信王命也天王之命以信為本也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作昧淫亡亡無也昧迷也淫謂淫祀也不正稱狂六為宗廟郊祀天地告事於廟敬鬼神而遠之故迷淫亡也測曰畏鬼之狂過其正也畏敬鬼神大道之正也次七疎萃于丘冢七謂下山山而下者丘冢冢也火在水上故疎火性炎上故萃丘冢也測曰疎萃丘冢禮不廢也恒自疎懼不廢禮也次八鴟鳩在林咬彼衆禽八為林七為鳥鳥言咬怒故鴟鳩也鴟鳩鳥所在衆禽所避賊人所在衆賢亦所惡故咬也測曰鴟鳩在林衆所咬也善惡相害故衆怒也上九垂涕纍鼻聚家之彙金生水也九最處高故稱鼻鼻中之水而從高落故涕垂也家性為聚彙者類也朋類相追纍然相連也測曰垂涕纍鼻時命絕也位終涕垂絕命之象也

☳ 三方一州二部三家積人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大畜卦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

川藪澤萬物攸歸行爲於水謂之積者言是時陰氣上盛陽氣尚微見山川林澤物之所歸積聚其中故謂之積積之初一日入角宿三度初一冥積否作明基一北也故稱冥否不善也謂秋物衰也萬物衰落故言不善積衰落之物以備明歲故作明歲言爲明年之基業也測曰冥積否在惡也所積不善故在惡也次二積不用而至於大用君子介心二爲心陰家之陰故稱君子積善之家雖不見用大用也介大也雖不見用君子猶積善餘慶終於大用也太其心志以俟時也測曰積不用不可規度也大人之心不可度知也次三積石不食費其勞力石爲四也在三之上故爲積石故曰不食故費力也測曰積石不食無可獲也雖積非飴故無獲也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

陰家之陰故稱君子家性爲積積善善益積惡惡聚四者陰位而在陰家故積善也積善成名故車生耳也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蕃車耳也車服有章以顯賢也次五藏不滿盜不贏五爲君位雖在積家陽道不足故不滿也積善多福故不致盜也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多藏必厚亡損己之謂也次六大滿碩施得人無亢六爲大水水滿則盈故傾施也施祿及下故得人無亢言得天下之人無與亢對也測曰大滿碩施人所來也言來致於人也次七魁而顏而玉帛班而決欲收冠魁藏也顏見也玉帛者決以其欲而果決致冠也測曰魁而顏而盜之招也多藏厚亡招盜也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八木也木到秋逢嚴霜爲之作禍非己之罪也此乃火鑠金故也金到秋而治於木者木乃爲火高祖父故致此禍非己之罪也測曰積善辰禍非己辜也罪由先人故非己之辜也上九小人積非至于苗裔玄孫之後稱苗裔陰家之陽故言小人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九而積非先克於木故木克土土則金玄孫也惡之大者乃至苗裔之家況於身也測曰小人積非禍所骫也積非之人禍所委也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飾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賁卦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行屬於火謂之飾者白露節終於此首之次五秋分氣起於此首之次六斗指酉南呂用事陰升於西故言白陽退於北故言黑陰陽分職所主白黑相襲故謂之飾飾之初一日入角宿七度初一言不言不以言一陽家之陽故稱君子君子之道非法不言以道自飾不虛文也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非法不言故默而信也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二陽家之陰小人道也無質而飾文以取容故失服也測曰無質先文失貞也無質而飾故失貞也次三吐黃酋舌拑黃聿利見哲人哲人謂五也黃中也舌言也聿述也三爲進人而在火行火燥而進當上於四四爲公侯之位吐出中言拑盡道述以奉於五故利見也測曰舌聿之利利見知人也因四奉五利見智德之人次四利口哇哇商人之貞四爲利口哇哇辰轉之貌也貞正也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口舌辰轉不可反覆此蓋商賈之正也測曰哇哇之貞利于商也哇哇之言商人之利也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五爲天子水善下人故其下言赴下如水所以獲尊位實如天子以

牝守之故曰牝也測曰下言之水能自沖也能自虛沖故致尊位也次六言無追如抑亦飛如大人震風如抑皆辭也六為上祿施祿乎民賞慶刑威言不可追言出如飛發動震來故震風也測曰言無追如抑亦揚也福之抑揚實難知也次七不丁言時微于辭見上疑丁當也七為失志之主不可正諫故不當言時事也微辭依違以見於上與上自疑反正道也測曰不丁言時何可章也風切而已不可章灼也次八蛁鳴喁喁血出其口蛁蟬也恒託於木其鳴也則血出其口不鳴則喁喁然家性為飾當相飾文四金八木金克於木故曰出血也測曰蛁鳴喁喁口自傷也小人多口四則哇哇八又出血故傷於口也上九白舌于于屈于根

君子否信九為言金為白故白舌也于于多難之貌也苟自文飾也言無本末君子不信也測曰白舌于于誠可長也人所可長以為戒也

☲☲三方一州三部二家疑人玄陰家八木上中象震卦陰陽相磑物咸彫離若是若非行屬於木謂之疑者言是時陰陽分數晝夜等齊對相切磨萬物彫傷而離散陰王陽廢是非有疑故謂之疑疑之初一日入角宿十二度初一疑恫恫失貞矣貞正也矣直也一小人也執志不固恫恫然從人故失正直之道也測曰疑恫失貞何可定也心之多疑無所定也次二疑自反乎不遠二為平人而在疑家益以有疑火性燥上二上臣五故自反也三當上進四據祿位以次當升故信不遠也測曰疑自反反清靜也清靜自守方得位也次三疑彊昭受茲閔閔于其心祖祖始也彊彊梁也昭明也三為木而在木行故疑彊梁而明威也必受此疑故閔閔然而自憂也於其心意始時所行不違於道故明也測曰疑彊昭中心冥也自疑不審故心冥也次四疑考舊遇貞孚考問也孚信也君子之道故舊不遺今而問之知其疑也信在於九遇正也測曰疑考舊先問也有舊而問故疑也次五蟹黃疑金中蟹赤也土色黃而先言赤者故疑也外赤內黃故言疑金中陰家之陽色不純正也測曰蟹黃疑中邪奪正也以赤奪黃非其色正也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誠六為之師師衆之事以誓正故可聽也可聽則無疑無疑故有誠也測曰誓貞可聽明王命也精誠之言明時王之命也次七鬼魂疑貞厲嚘嗚弋木之烏射穴之狐反自耳厲七火六水水滅於火故為七鬼也厲惡也六正克七故貞厲也嚘嗚歎也七為射又為兵兵飛而射也弋射也為羽又為日日中有烏八木七上於八故烏在木上而曰弋木之烏也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鬼魂之凶誠不可取信也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射厭也幹貞也顛下也三終也八木也而在木行二木相當客之謂也下疑遇幹貞之客人以名貴故終歲不厭也測曰顛疑遇客甚足敬也幹貞之客故可敬也上九九疑無信控弧擬麋無九為金故為弧矢比疑世也九位皆疑故九疑也無信無所信也控弧擬麋猶曰無者疑之甚也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弧而不發何所成名也

☲☲ 三方一州三部三家 **視** 人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觀卦 **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 行屬於金謂之視者魄形也妣母也言陰已成形謂坤象見也陽在地下養萬物根荄若母之養子也萬物形貌皆可觀視故謂之視視之初一日入亢宿四度 **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 自視稱內明一而內明內自省視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故內其明也蓋以下人以光自耀故不用也 **測曰內其明自窺深也** 深窺已瑕而自改也 **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 君子謂一也一內其明故視內也小人謂二也陽家之陰故稱小人火光外照故視外也 **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 光明外照故不見己之心也 **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 三為進人日新其德必升四而為公侯故幹國也家性為視內自省見故視其德也 **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 能自省料故全也 **次四粉其題頯雨其渥須視無姝** 題額也頯面也渥美也姝好也粉飾也四者公侯之位而在陽家之陰故小人也為小人之道不飾其心而飾其面猶姝姝之好而遇於雨故視無好也 **測曰粉題雨須不可忍瞻也** 飾面遇雨不可視之也 **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 五為天位故稱鸞鳳孔子曰鳳鳥不至明為天瑞也紛如有文章也暉如文德之貌也有文有德故暉如也 **測曰鸞鳳紛如德光皓也** 言其德皓皓然盛也 **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 宗廟尚質故素車也車素蓋羽猶為不純車服不純惟身之二家性為視能內自視改復於正故貞也 **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 君子之道被褐懷玉今高自外飾好非道之貞也 **次七視其瑕無穢** 七火也火性光炎身不容瑕家性為視而內自視身光已清故無穢也 **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 自矯以正故無瑕穢也 **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狐鼠之毛躬之賊** 八為震震為鳥故翡翠也於卯為兎狐鼠屬也各以文毛之用遂致殺身之禍不自視之咎也 **測曰翡翠狐鼠好作咎也** 八獨無視故逢咎也 **上九日沒其光責于東方用視厥始** 九西方也日之將入故言沒其光也責飾也易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將入之日既赤且黃若初出之時也故曰用視其始也 **測曰日沒責東終顧始也** 終始相顧不相乖違者也

☵☵ 三方二州一部一家 **沈** 人玄陽家一水下下象兌卦 **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 行屬於水謂之沈者言陰氣升上陽道退下不相交錯陰陽宜交今不得通故相懷戀志於玄宮也在下稱玄土為中宮陰陽之道沈沒在下故謂之沈沈之初一日入亢宿八度 **初一沈耳于閨不聞貞** 貞正也一為耳耳在水中故沈也閨內也內者婦人之事一小人耳志在於內不聞正道故言不聞貞也 **測曰沈耳于閨失德體也** 無有遠志故失體也 **次二沈視自見賢於眇之眄** 二為目而在沈家故沈視也視而沈者必見其內內省不疚無所憂懼必而自見是賢眇之所眄也 **測曰沈視之見得正美也** 而自省察道之美也 **次三沈于美失貞矢** 矢直也貞正也三為進人進不以道沈淪美色故沈美也不得其道故失正直也 **測曰沈于美作聾盲也** 沈故美色故聾盲也 **次四宛雛沈視食**

苦貞四為酉故稱宛雛亦為公侯義不素食故先苦而後得祿也得必以正故貞也測曰宛雛沈視擇食方也言其所食必當方也次五雕鷹高翔沈其腹好蠅惡粥粥出也蠅懷也五為天而位正以雕鷹諭者家性為嗇利惡所出也沈沈於惡位高翔不復猶貪暴之君高志穢行好懷測曰雕鷹高翔在腐糧也為君腐糧下不足也次六見票如累明利以正于王票飛光也累明也六為上祿君子之道重明麗正光輝遠聞故利以正於王也測曰見票如累其道明也道之分明故自見也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厲惡也七為目故稱離婁力視之貌也七為鳥故稱鴟梟鴟梟貪惡之鳥也故見赤肉而力視之也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臧也視其非求故不善也次八盼得藥利征盼目之美也詩云美目盼兮濁盼而視故見藥藥以除疾猶明君求賢以祛蔽也蔽間故利征也測曰盼得其藥利征邁也邁行也利以行行於四方者也次九血如剛沈于顙前尸後喪血憂也九又為金故稱剛亦最在上故言顙也家性為沈九為之終故沈於顙也在前為尸謂木見克也在後為喪為火家在後克九金也測曰血剛沈顙終以貪敗也進退有禍故終敗也

☲☵ 三方二州一部二家 內人玄陰家二火下中象歸妹卦陰去其內而在于外陽去其外而在乎內萬物之既行屬於火謂之內者秋分氣終於此首之次二寒露氣起于此首之次三言陰氣盡於天地之間陽氣復其下既已也故萬物已成將當蓋藏入於室內故謂之內內之初一日入氐宿四度初一謹于嬰執初貞後寧一水也火為之嬰春秋傳火水嬰也故謹其內執匹也謹其嬰匹男女道正故貞夫婦別室家安故後寧也測曰謹于嬰執始女貞也為女道正故為賢婦也次二邪其內主迂彼黃牀內主為婦也火為水妃必見克害故內主邪也迂遠也黃中也牀亦內也內主不正故遠之也測曰邪其內主遠乃寧也性相克害故遠之乃安寧也次三爾儀而悲坎我西階三陽位也內者婚姻之道仲春之月木盛東方坎憂也爾汝也汝三也悲悲已也納內之世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爾自非憂戚而已也測曰爾儀而悲代母情也感母見代故悲心也次四好小好危喪其蘊袍厲厲危也蘊袍謂食祿也小好謂非正侈靡之事也居公侯之位不念盡忠以和陰陽而徇侈靡故喪祿也測曰好小好危不足榮也所好非事故不足以為光榮也次五龍下于泥君子利用取嬰遇庸夷五土也六為水土在水下故泥也龍以諭陽陽下於陰親迎之義也故君子利以取嬰也庸大也夷悅也親迎以禮故大悅也測曰龍下于泥陽下陰也親迎之時男下女也次六黃昏于飛內其羽雖欲滿宮不見其女六為宗廟納婦廟見然後成婦昏者親迎之時也于飛飛就陽也內其羽入于宮也六欲妃五而五克之見克不進故不見其女也測曰黃昏內羽不能自禁也時過將奔禮所不禁也次七枯垣生莠曜頭內其稚婦有七為祖父故白頭也白而不純謂之曜白頭而內稚婦者二為仲女而與七合故有稚婦也

測曰枯垣生莠勿慶類也老夫女妻明不足慶猶可以繫旄類也次八內不克婦荒家及國涉深不可測克勝也荒亡也八陰也八當婦於九九而克之故不勝婦也婦而不勝故家亡家亡及國故不可深豫測也測曰內不克婦國之孽也妖孽之生災及家國也上九雨降于地不得止不得過金生水故雨降也雨施於地上施惠于下也不得止者祿有常數也不得過者不賞無功也測曰雨降于地澤節也雨降于地節之以陂澤也

☲☵ 三方二州一部三家 去 人玄陽家三木下上象无妄卦 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 行屬於木謂之去者倜張也倡咸也言是時陰陽易位二氣交錯萬物張咸各去其位故謂之

去去之初一日入氐宿九度 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一為水最在下故稱靈淵舍居也行在木木於秋而廢又一為沙泥木廢泥沙之上是為枯園家性為去故去下居高也測曰去此靈淵不以謙將也水以善下為本今去下即高非謙德也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二火也水克於火故相反也測曰舍下靈淵謙道光也去高即卑道光大也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三為進人故高其步也五為堂視遠步高當升未至故其樂遠意露見也測曰高步有露妄升也不循揖讓而高其步故妄升也次四去于父子去于臣主五以上為祖父之屬也四以下為子孫之例也四次於五五升則四上父沒則子繼家性為去故去小而升大也測曰去于父子非所望也子襲父位雖當居尊明無先望之意也次五攫其衣之庭有麋五為衣麋草也方近於水故攫衣也庭中庭也五為中央故稱庭庭而有草故衣舉也測曰攫衣有麋亦可懼也庭之不除君之懼也次六躬去于成天遺厥名六為上祿祿位高而尊家性為去當成功而讓於人或若堯舜或便還五功成身退故天遺其名也測曰躬去于成讓不居也已居天位公之於賢也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令善也七為火其行屬木為其父母子去父母故言去其德也家性為去雖去而正故貞也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三為終去其父母故終死不善也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八陰也故為月月之高弦二十之餘也火謂大火火之幾縣歲將晚也八者老疾之位於年為八十愆過也如月動而益晦火日以流退皆時之候也人之年老亦猶然致仕懸車遺法後生不可妄動以有愆也測曰月弦火縣恐見咎也常恐見咎故無咎者也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此木行也而金克之家性為去故去之也其求之也不西則北子求母本是其義也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雖在去家安可久行也

☲☵ 三方二州二部一家 晦 人玄陰家四金中下象明夷卦 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 行屬於金謂之晦者言陰陽易位萬物日彫故喪其明於晦闇之地故謂之晦晦之初一日入氐宿十三度 初一同冥獨見幽貞水在金行子母之道在於晦闇之世雖同於冥故能獨有所見而處於下故幽以陽居正故貞也測曰同冥獨見中獨昭也處晦而明

故昭也次二盲征否二為目而在陰位位陰世晦故盲也火克於金故否行數不通故正否也測曰盲征否明不見道也既盲又否故不見道也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夫陽行則陰從今而反之明世晦也然去婦之道共成家事雖非公正作務之事未為凶也測曰陰行陽從事必外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故必外也次四晦其類失金匱四金也而在其行處晦之世故曰晦其類也金匱美寶也四是公侯之位而在晦世故失其美質也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國之美寶廢失之也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五在中央故日月正中也月滿之時亦於中也故以日月喻矣五為天位而在晦世從時而卑故自晦也謙尊而光故不入窮也測曰日中月隆明恐挫也日中則昃故明挫也次六玄鳥維愁明降于幽降下也六為上祿高而無民幽者神所居也宗廟之道以幽為明六為玄七為鳥以祠祭宗廟而維愁也測曰玄鳥維愁將下昧也冥昧之中神所居之也次七脩提明德或遵之行七為失志脩者目不明也提弃也弃其明由晦晦世也遵猶循也或循之行從時之宜也測曰脩提明德將遵行也言行以道德也次八視非其直夷其右目滅國喪家七為目八因以視故曰視其直也夷傷也右目為七也在八之右故為右目家性為晦目少且晦故傷也上欲敵九九克於木故曰滅國國滅故家喪也測曰視非夷目國以喪也相克之世故喪也○如霸王遇韓信眼不別賢而亡也○累將數本校勘無此注十三字惟林氏印行本中有恐是林氏新意

不敢除去也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貞正也九金也而在晦世故冥冥也利以不明隨時之宜則貞也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時世晦闇九雖正陽宜自抑損不得獨自分明也

太玄經卷五

太玄經卷六

漢 揚雄 撰

晉 范望 注

從嘗至養第六

☲☲ 三方二州二部二家 **嘗** 人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明夷卦 **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嘗嘗** 行屬於土謂之嘗者寒露節終於此首戌無射用事征行也陰南陽北故萬物失其明正之道嘗嘗然故謂之嘗嘗之初一日入房宿三度 **初一嘗復睒天不覩其軫** 一水也而在土行土克於水故嘗嘗然也睒窺也嘗晦也嘗復而窺

天天道高遠不可覩察故不見其軫界也 **測曰嘗復睒天無能見也** 嘗嘗不明故無能見也 **次二明復睒天覩其根** 二為目又為日故明也腹目俱明所照者遠覩於人事無所不見故覩其根者也 **測曰明復睒天中獨爛也** 無所不見故爛明也 **次三師或導射豚其埻** 師為聲者也豚遁也埻射的也木在土行數相克故聲也亦為進人人之欲進必須明分分之不明猶聲導射而遁其矢志不正也 **測曰師或導射無以辨也** 導者不明故無以別也 **次四鑒貞不迷于人攸資** 四金也故為鑒鑒之正者猶為不迷況得賢者與為治乎于於也資取也攸所也於人所取資者無過於鑒賢也 **測曰鑒貞不迷誠可信也** 以賢為鑒可保信也 **次五倍明仮光觸蒙昏** 五為天子當以賢自輔為明自光家性嘗嘗未知所就故倍仮明光而觸昏也 **測曰倍明仮光人可頻也** 倍仮光明人所不錄也 **次六嘗嘗之離不宜熒且妃** 六為上祿而在嘗家故嘗嘗也嘗猶蒙蒙也離為日熒謂月也君熒然若日之將出不可熒然若月之將毀也妃小貌也終當如離離日也故不宜小也 **測曰嘗嘗之離中蒙蒙也** 蒙蒙而進勝熒而退也 **次七嘗好明其所惡** 七為失志在嘗之家益以不明志失禍生惡加乎下好自大飾求明於人故好明其所惡也 **測曰嘗好之惡著不可昧也** 惡而求明昧更著也 **次八昏辰利于月小貞未及星** 昏日入也日入月出轉相繼續故言利于月也以月續日可以小正故言小貞未及如星爛布天下也 **測曰昏辰利月尚可願也** 以月繼日故猶可願樂也 **上九時鼷鼷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婦人易哿** 哿笄飾也男子有笄婦人哿之以餝鼷鼷長歎也嘉善也男謂九也婦謂八也金木相克故笄折哿易故不獲其善也八生於七今力克之故七復仇而消男也 **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 男子消亡而女長歎也

☵☵ 三方二州二部三家 **窮** 人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困卦 **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遽** 行屬於水謂之窮者言是時陰氣盈滿於天地之間故曰塞宇玄離曰闔天謂之宇是也故陽氣無復所立萬物窮遽遽忙也故謂之窮窮之初一日入心宿二度 **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 中忠信也陽位陰家君子之道故有窮爾窮而不違忠信之道也下從其上民之所好故好

中也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上苟不欲民之所好在忠信也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二為小人故不以窮為窮而盜竊足已故民不忠也測曰窮不窮詐可隆也不可厚行詐也次三窮思達三為進人而在窮世故而自思以求達道有似仲尼之畏於匡也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師循也思循文王之道也次四土不和木科橢土為五也木謂三也木克於土故不和也土而不和吐生而不育故皆科枯枝葉不布亦金克木之所致也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五為君位君而不和故民病也次五羮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範法也五為君位處於窮世窮身約故羮無糝也土為大腹腹大不充故坎坎也然而自約不失其法也測曰羮無糝猶不失其正也窮不易道故不失也次六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角禽也鱗魚也皆山水之所畜而住窮世故獸魚託焉託而無救故身犯困也測曰山無角困百姓也萬物窮而無託故百姓困者也次七正其足蹄于狴獄三歲見録七火也亦稱君子之道正直而已而以盛火為水所克世窮見克若蹄獄也三終也苟自正直終歲之間獄事究竟三槐九棘理以正曲曲得其情方見録也測曰正其足險得平也世雖窮險貴得其平也次八涉于霜雪纍項于郄霜雪以喻害也八為小人小人在上下民履害涉履其難為已之累項高郄卑卑高不欲難之所生故言霜雪霜雪木之害也測曰纍項于郄亦不足生也不欲之世不足賢者之所生也上九破壁毀圭曰竈生竈天禍以他九金也故稱圭壁為土所克故圭壁破也九為君子君子守義者也義然後取令在窮家羮而無糝坎坎不足故曰竈廢也竈虫也虫生於竈下不偶天禍故以他也測曰破壁毀圭逢不幸也圭壁毀破故逢不幸也

☲☲三方二州三部一家割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剥卦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絶行屬於火謂之割者言陰氣甚急流割物之形體陽無所據縣絶於天地之間餘去冬至四十九日當言七七但言七者約數之也幾近也言於此至來復之日亦近於割絶故謂之割割之初一日入尾宿二度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一坎也故為耳目耳目所以見于遠心腹之臣遠施耳目以昭明境外而見割止忠言不用故厲厲危也測曰割其耳目中無外也耳目之臣而見割減故無外也次二割其肱贅利以無穢二火也火性外照陰為疾疫故有肱贅割而去之疾除穢去無累於身故言利也測曰割其肱贅惡不得大也除其穢疾故惡不得大也次三割鼻食口喪其息主三為進人而在割損之世苟令自進以鼻食口非益之道也君子之益隆基本上下相配也鼻者氣息之主也令而見割故喪息主也測曰割鼻喪主損無榮也喪身之主無榮也次四宰割平平四為公侯故稱宰平平則無私家性為割割君之祿以施於下平心正意各得其所故曰平平也測曰宰割平平能有成也各得其所故有成也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五為天子位陽家之土暗昧之主也服馬以喻臣也股肱良則庶事康令者割喪失其所任也故服馬喪也

測曰割其股肱亡大臣也君道暗昧故大臣亡也次六割之無創飽于四方宗廟之道下之所奉割損財貨以祿於下若水之性故無創也下得其道故四方飽也測曰割之無創道可分也以道為惠周流四方也次七紫蜺爵雲朋圍日其疾不割紫蜺虞雲圍日災祥也先虞後災所以微時也七為失志故為疾陽家之陽故不割也測曰紫蜺爵雲不知刋也臣之不正不知刋除也次八割其蠹得必疾八稱君子歲天之變知下不正而除去之則得我心所疾也測曰割其蠹國所便也割去不正便於國也上九割肉取骨滅頂于血肉以諭民骨以諭君九者金也割害於八家性為割益以殘賊割取人民以及其君頂最於上故見滅也滅沒也測曰割肉滅血不能自全也唯七不割故九不得獨自全也

☶☶ 三方二州三部二家止人玄陽家八木上中象艮卦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下下上俱止行屬於木謂之止者霜降氣終於此首之次八立冬節起於此首之上九言萬物上隔於陰下歸於陽各止其所故謂之止止之初一日入尾宿六度初一止于止內明無咎陰陽隔絶各止其所故能如水內自清明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無咎也測曰止于止智足明也知難則止智足明也次二車軔俟馬酋止二為平人不隱不仕家性為止故車則軔俟而馬就止也測曰車軔馬止不可以行也晏然無求故不行也次三闚其門戶用止狂蠱三為門戶家性為止故門戶闚也蠱淫也是故重門禁暴客闚止狂淫也測曰闚其門戶禦不當也狂淫之人當禁止也次四止于童木求其疏穀四為金而克於木故童木也而求其實非其時也果為疏穀也測曰止于童木求其窮也求疏童木故窮也次五柱蕈廬蓋蓋車穀五為天子位故稱車蓋蕈置也柱罘待廬猶置臣待君也君處重蓋之中故重言蓋也穀善也均平也疏大也居上以通故平大也測曰柱及蓋穀貴中也貴處中央天之位也次六方輪廣軸坎軻其輿六為上祿故有輪輿之事若齊車也七稱車六稱輿六克於七故坎軻也測曰方輪坎軻還自震也坎軻不安故震怖也次七車纍其傀馬獵其蹄止貞傀輪也輪而見纍故云坎軻車纍馬罷故蹄獵也輪纍蹄獵不可乘行家性為止故曰止貞也測曰車纍馬獵行可鄰也車纍馬罷不可以遠行止於鄰里次八弓善反弓惡反八木也故為弓善弓反發則善反其故也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惡弓者不善發則偏然反也善馬恨惡馬恨善馬常恨養不足也惡馬常恨不早除也亦以諭臣之善惡也春秋傳曰不早為之所是也弓馬皆惡故不可用也絶弼破車終不偃偃止也弓馬不良猶臣不忠直故有絶弦破車之禍也弼弦也測曰弓反馬恨終不可以也以用也弦絶車破不可用也上九折于株木輮于砭石止九為金故稱石反八則克木高上則石困進退不宜故言輮于砭石也測曰折木輮石君子所止君子守道正其所也

☲ 三方二州三部二家 **堅** 人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艮卦 **陰形胼冒陽喪其緒物競堅彊** 行屬於金謂之堅者胼固也緒業也言陰氣固盛陽失其業物競堅固故謂之堅堅之初一日入尾宿十度 **初一磐石固內不化貞** 陽家之陽在金之行母子之道故石固也磐石之性不可動移故貞也 **測曰磐石固內不可化也** 內能磐固故不可化也 **次二堅白玉形內化貞** 家性為堅雖充其本不能消鑠適可鍛治以為器故內化也必成器故貞也 **測曰堅白玉形變可為也** 以成器物故可為也 **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 三東方也帝之所出在於堅冰之月命令當行令行不凌故或恐陽氣泄於中也君而不密則臣不固臣不密則身之失也 **測曰堅不凌不能持齊也** 君臣相失故不齊正

欽定四庫全書

也 **次四小蝨營營蟢其蜩蜩不介在堅蟢** 蟢德也蜩國也四為公侯小為有國有土也小蝨以諭民也民而營營須德乃安國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德所由道正德固故在堅德也 **測曰小蝨營營固其氏也** 氏本根也本固則末強也 **次五蜩大蟢小虛** 國小德大則民衆殷國大德小故民虛也 **測曰蜩大蟢小國虛空也** 德不洽境故民不足也 **次六戴蟢紗紗縣于九州** 六為上祿言戴德者德輕如毛民鮮能舉之故言紗紗也以細微之德臨有九州九州之民縣命太虛故曰縣于九州也 **測曰戴蟢之縣民以康也** 祐民以德故康寧也 **次七堅顛觸冢** 七為失志顛冢皆諭高也志失行張故能自高堅高其行觸長若冢也 **測曰堅顛觸冢不知所行也** 苟能自高不知世間之所行也 **次八悃堅禍惟用解蝟之貞** 東方為龍故諭以解蝟也好直之獸故謂之貞也堅悃其禍不能以情服唯直者而正之也 **測曰悃堅禍用直方也** 解蝟為獸知直之方也 **上九蝨焚其蜩喪于尸** 上火入木木在火上炎焚揚起故燒九也尸主也蜩以諭民民而見焚君將安立故主喪也 **測曰蝨焚其蜩所憑喪也** 民憑於君君頗於民民而見焚故主亡也

☳ 三方三州一部一家 **成** 人玄陽家一水下下象既濟卦 **陰氣方消陽藏於靈物濟成形** 行屬於水謂之成者言此時陰氣方消靜於六位陽氣藏於靈祇之底謂地中也故萬物成其形體故謂之成成之初一日入尾宿十五度 **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冥** 一君子也不有其功雖有所成猶若否也常而若否致用不已故冥也 **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 諭以得之故無敗事也 **次二成微改改未成而殆** 二火也而在於水雖當相害家性為成成熟於物當須水火今水在火下故言未成未成而改故殆也 **測曰成微改改不能自遂也** 未成重改故不自成遂也 **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逐** 三為進人故欲上躍躍而失位當反其故故以縮言之也家性為成尚成而飛躍就尊位據有於衆人貴成功而不追逐而責之也 **測曰成躍以縮成德壯也** 必得高位德之壯也 **次四將成矜敗** 四為公侯官亞天位據下行陽奉上循陰臣道默從歸功於五而將自矜非道之正也 **測曰將成之矜成道病也** 居下自矜道之病也 **次五中成獨督大** 五為天位

處中履和故曰中成尊無與比故謂之獨董督四方故大也測曰中成獨督能處中也能處中央督天位也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六為上祿故魁然也瑣細也六近於五土克於水故為之瑣雖居上祿而不崇讓必見克害故獲禍也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讓也功成不讓禍之招也次七成闕補七為失志故闕成也陽家之陽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善於補愆故有闕則補之也測曰成闕之補固難承也補所愆者難承繼也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八木也秋之所成也秋之所成而不所成者天降災也天降之災故曰亡貞也測曰時成不成獨失中也定成不成失中正也上九成窮入于敗毀成君子不成陽家之陽故稱君子君子之言示端而已也成事不說故曰不成九為成終故曰窮也窮當更生故小毀也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終竟成道君子之終始也

☲☲ 三方三州一部二家 闕 人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噬嗑卦 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行屬於火謂之闕者言此時陰藏陽藏交跌易位闔閉於下闕密如一萬物皆泣其禍未除故謂之闕闕之初一日入箕宿一度 初一圜方杌棍其內竅換家性為闕當密如一而水在火家更相克動如圜鑿方枘杌棍不安測曰圜方杌棍內相失也杌棍不安故相失也次二闕無間二火也而在其行二火合會闕密如一故無間也測曰無間之闕一其二也一陽二陰道相受也次三龍襲非其穴光亡于室三為龍立冬之後故襲穴也念進於四故非也苟進非次失位妄據故無光榮於其室也測曰龍襲非穴失其常也非穴亡室故云失常也次四臭肥滅鼻利美貞四為公侯五為天位天位稱肥四親近之故稱臭肥也鼻以和氣金在火家火爍於金故滅鼻也以陰求陽故利奉近尊位故美貞也測曰滅鼻之貞沒所勞也上附至尊故沒身不殆也次五齧骨折齒滿缶四為膚五為骨骨以諭陽四為口齒之象也行克於四故齒折也五為土器故謂之缶陽氣在下六位純陰故言滿缶言陽氣滿上下也測曰齧骨折齒大貪利也下克於上故毀折也次六飲汗吭吭得其膏滑六為上祿汗潤澤也神靈所祐故潤澤多吭吭然也百姓蒙福若膏澤之濡滑也測曰飲汗吭吭道足嗜也福祚天降故足嗜也次七闕其差前合後離木生於火七進得八與母同位故前合也退而得六六水克之故後離也測曰闕其差其合離也進合退離位次然也次八輔其折盧其缺其人暉且偈八木也在火之行火盛金衰故八輔之也金在火行故缺小也母大以德盧之覆蔽其瑕故盧其缺也能掩二惡見已二美既有光暉當為英偈測曰輔折盧缺猶可善也掩惡見美故可善也上九陰陽啓佫其變赤白九金也啓開也此十月之首陰盛陽開冷當襲外故開佫也金王火廢故變赤為白也測曰陰陽啓佫極則反也極陰反陽也

☷☷ 三方三州一部三家 失 人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大過卦 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

陷不測行屬於木謂之失者立冬節終於此首之次一小雪氣起於此首之次二斗指亥應鍾用事言此時陰大賊陽陽無所據二氣不和萬物之生無所測立陰陽相失故謂之失失之初一日入箕宿六度初一刺虛滅刃虛空也刃滿也水為簿首故謂之刺順流刺下滿滅於空虛之地也測曰刺虛滅刃深自幾也深以幾微自戒也次二藐德靈徵失藐小貌二稱小人故小德也靈神也徵祥也小德之人不知天命家性為失不敬靈祥故失也測曰藐德之失不知畏徵也不達天命故不知畏也次三卒而從而卹而疎而于其心祖從卹疎皆是憂懼憂懼卒至之貌也而辭也祖始也憂懼卒始猶可心慮三未居官而近於四恐卒見克害故疎憂也測曰卒而從而能自改也見憂而改則無憂也次四信過不食至于側匿四為公侯陽家之陰則為小人小人居位故信過也既過而失故不食也居祿不當故有側匿也測曰信過不食失正祿也應食而不食故失祿也次五黃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于愆五為天子有輔相之臣土生於火火謂七也故言黃兒謂年老有黃髮兒齒之徵也以自蕃輔承之以正故君子洗愆也測曰黃兒以中過以洗也洗垢除愆君子所以得衆也次六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六為天位小人居之不修其德而據上祿倉滿田蕪百姓罷極食實困恨本基不固家性為失夫之甚也測曰滿倉蕪田不能修本也不田而獲本不修也次七疾則藥巫則酌七為君子當反佐五忠告善道吐言如藥巫以謝闕闕除疾瘳酌以福之也

測曰疾藥巫酌禍可轉也雖在失家以良臣自輔也次八雌鳴于晨牝角魚木八為飛鳥亦為聲音故言鳴也八又陰位故謂之雌尚書曰牝雞無晨此之謂也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家性為失失之甚也測曰雌鳴于晨厥正反也緣木求魚故正反也上九日月之逝改于尸九為金也而在於木有克本之德陽稱君子君子之道執行於世雖沒猶存九為失終不以年高日月已逝其有得失雖在尸柩猶念自改故曰于尸也測曰改于尸尚不遠也言其志尚不以所失遠也

三方三州二部一家劇下亦象大過卦人玄陰家四金中陰窮大泣陽無介儔離之劇行屬於金謂之劇者儔匹也離附也是時陰氣大盛奪陽之勢陽無一介以養萬物萬物附離於陰陽方當外陰當窮訖故大泣也羣匹窮劇故謂之劇劇之初一日入箕宿十一度初一骨纍其肉內幽骨幹也纍猶禍也幹以諭君幽內也內以諭親小人之道而在劇家下害其上禍由其內故言內幽也測曰骨纍其肉賊內行也骨肉之禍皆由內也次二血出之蝕凶貞火在金行欲克於金末不克本故言血出血出以諭不順不順生災故言蝕也相克為凶止則為貞止以相順故曰凶貞也測曰血出之蝕君子傷之也二為君子恐傷金也次三酒作失德鬼睒其室睒見也金生於水聲水加來故以酒諭家性為劇始進之人未能蘊藉故酒失也失則為亂訟以致禍故鬼見室也測曰酒作失德不能持也蘊藉持已不及亂也次四食于劇父母采餕若四為中祿而在劇世故食劇也

餕熟食也若順也采取也美食父母之順也測曰食劇以若為順祿也子得天祿父母順取也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豬攜絝與襦五土也故稱虛四為虎六為豬五為君位而在劇世處於政治百姓去之如虎之牧豬喻益走捲其襦絝也測曰出野見虛無所措足也避世而無所錯足也次六四國滿斯宅六為上祿下之所仰如水之赴海故以滿宅諭也測曰四國滿斯求安宅也民蒙其福故安居也次七麀而半而戴禍顏而而辭也七為失志年過失志麀然半白而不改變故曰戴禍禍在其顏見可知也測曰麀而半而戴禍較也戴禍在顏較然可見也次八缾纍于繒貞頖頖純也缾所以出水須繒以汲之猶君須於民以及祿也君祿養民故曰貞純也測曰缾纍于繒厥職迫也職主也迫近也金克於木迫於九也上九海水羣飛蔽于天杭天杭天漢也金生於水故稱海水水羣而飛雨之象也亦猶劇世人去其君不可掩蔽若天雨也測曰海水羣飛終不可語也劇世之民不可解語而止之也

☲☲三方三州陽家五土二部二家馴人玄象坤卦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行屬於土謂之馴者言陰氣已順渾沌無端包其根原故當馴撫故謂之馴馴之初一日入斗宿四度初一黃靈幽貞馴一為君子居土之行故謂之黃中央之色求克於一故謂之靈馴者順從於土故幽貞也測曰黃靈幽貞順以正也順其性故正也次二媿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二陰也膏潤澤也陰受於陽猶臣受於君妾受於夫也靜安也國以安則潤澤以至生育女子之勞也不安不育是亡君夫之命也測曰媿膏之亡不能清淨也女子勞頖故不清淨也次三牝貞常慈衛其根牝陰也貞正也陰道常慈順於君則能衛其本根也測曰牝貞常慈不忘本也能衛其根故不忘本也次四徇其勞不如五之豪徇衛也四為臣道有勞能自徇衛欲人稱知之故不如五處柔順之尚以道得衆有豪友也測曰徇其勞伐善也自衛其勞故伐善也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五處尊位包有四方如有囊之所裹括也家性柔順故可珍愛也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括囊其德不自盛大也次六囊失括泄珍器六水也家性為順水性順下不可停貯故囊失括也括之不密珍器不固猶君不密則失臣也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囊失括故口溢也次七方堅犯順利臣貞七火也火性有恒寒暑雖至不為增減猶正直之臣堅意犯顏不變其色臣之正也測曰方堅犯順守正節也固意不撓故守節也次八馴非其正不保厥命八木也是金之財宜當順從反順其子欲上害九子上介八遠不能救木必見克故不保其命也測曰馴非其正無所統一也所順非正故一無所統也上九馴義忘生賴于天貞家性為馴九為之終終於善道展義忘生必得其正唯天知之故賴于天也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順而以義必受命也

☲☲ 三方三州二部三家 **將** 人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未濟卦 **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 行屬於水謂之將者言陰成物於上萬物順而相將故謂之將將之初一日入斗宿九度 **初一將造邪元厲** 厲危也元始也一為下人造欲作邪上侵於二火性炎上不得侵侵而不得已自危懼故始厲也 **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 作主常危故厲者也 **次二將無疵元睟** 睟純也二為平人而在將大之家故無疵瑕也人無瑕疵故大純也 **測曰將無疵易為後也** 純厚之人故易為後也 **次三鑪鈞否利用止** 治為鑪陶為鈞三為進人已見陶治當升祿位四不可犯故利用止也 **測曰鑪鈞否化內傷也** 進而不止恐見傷損也 **次四將飛得羽利以登于天** 四為公侯當賓于王有羽翼之助如鳥將飛也故為利登于天也 **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彊也** 將飛得羽以益彊也 **次五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 五為陰家之陽小人之象雖在天位其道不正故稱大爵爵大人微如鳥將飛而失其翮也無翮失羽不得適也 **測曰大雀拔翮不足賴也** 羽翮不足故非賴也 **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將衰降** 降下也五為日中故六為日失也烈烈盛也日之熱恒在中之後故言烈烈也日稱君子時過將暮故將衰降也 **測曰日失烈烈自光大也** 雖衰猶烈故大也 **次七趺船跋車其害不遐** 七為失志船車載治之具賢者亦治世之具也失志之王故羽趺之不親治正故害不遠也 **測曰趺船跋車不遠害也** 葉治之具害自已招故不遠也 **次八小子在淵丈人播船** 八木也故稱船為初父故稱丈人小子謂百姓也在禍難中若在淵也丈人播船而濟之猶以禮義濟於世也 **測曰丈人播船濟溺世也** 濟溺之急唯船是用丈人得之也 **上九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 九為毛蟲故為蠶蠶之初生有毛為老故謂紅桑謂八也為九所克故枯也在八之上故緣也蠶須桑民須食老蠶遇枯故紅繭不黃也食蠶桑者其繭黃可絃琴瑟也 **測曰緣于枯桑蠶功敗也** 大而緣走故敗也

☲☲ 三方三州三部一家 **難** 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蹇卦 **陰氣方難水凝地拆陽弱於淵** 行屬於火謂之難者大雪之節陰氣尤極水凝地拆陰極陽生方當龍變度難卻而已故謂之難難之初一日入斗宿十三度 **初一難我冥冥** 初九將起難卻羣陰而上今尚在地下故言難我冥冥也我謂陰氣也 **測曰難我冥冥未見形也** 尚在地下故形體未見也 **次二凍冰瀆狂馬槄木** 瀆敗也冰而得火故敗也二為馬火中之馬若狂之象也槄差也湯在木下差次當上故言差木也 **測曰狂馬槄木妄生也** 氣遠來復如妄生也 **次三中堅剛難于非常** 首居蹇難家性屬火木當是時枝葉搖落復為火所燥故中堅剛也陰氣極盛陽未發生難非常也 **測曰中堅剛終莫傾也** 雖為陰困木終不傾也 **次四卵破石瑕** 四為難故稱卵卵在金石之間故破也卵陰物也為陽所亂故瑕也 **測曰卵破** 瑕敗也 **之瑕小人難也** 卵而瑕敗故大也 **次五難無間雖大不勤** 五為天位而在難世重門居尊不可得泄故無間也居上臨下下之所奉故不勤也 **測曰難無間中密**

塞也重門自固故中密也次六大車川川上輅于山下觸于川六為上祿故乘大車也上則輅山謂九在上也川川重遲之貌也下觸于川謂車非水物也測曰大車川川上下輅也輅于山川者也次七拔石硈硈力沒以盡石以諭難硈硈難致之貌比難世也失志之王不可輔正雖當託忠硈硈如石非才所堪故力盡也測曰拔石硈硈乘時也乘於時難故力盡也次八觸石決木維折角陰為石陽氣當上觸陰而進故觸石也八為龍木當用事金克於木故折角也測曰觸石決木非所治也以弱治剛故非所任也上九角解豸終以直其有施解豸直獸也有疑則以角觸之乃別其曲直也而終為人別曲直故可施行也測曰角解豸終以直之也稟性平直終不曲也

☲☲三方三州三部二家勤人玄陰家八木上中象坎卦大陰凍沍戇創於外微陽行屬於木謂之勤者言是時陰氣尤壯陽從九天當下於泉將甚勤勞故謂之勤勤之初一日入斗宿十八度初一勤于心否貞水出於泉而流百川晝夜不舍實勞其心故勤于心也陰當降退故否陽正當上故貞也測曰勤否貞中不正也水唯赴下無常正也次二勞有恩勤悾悾君子有中二火也子在母行母氏勞苦勞而不怨慤慤之意也悾悾信慤之貌君子信慤故有中誠也測曰勞有恩勤有諸情也恩勤之意情有之也次三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繩杖吾者我也我謂二也二為三子而見羈角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義不犯難故泣呱呱也幼者宜繩老者宜杖勤苦之家故未得也次四勤于力更相羈角不得尊者之命也佞而在勤家故勤故倍忘食大人有克克勝也四為公佞而在勤家故勤其力故心倍意忘食奉時雖大人者亦不能勝也測曰勤力忘食大人德也人生在勤以成大人之美德也次五往蹇蹇禍適福遠五為天位蹇蹇平直也家性為勤念相勤卹六水近五見克為禍故禍近也七生於金故福遠也測曰往之蹇蹇遠乎福也言所福者遠在九也次六勤有成功幾于天六為宗廟下之所奉勤苦之世故有成功成身混近得天福故幾于天也測曰勤有成功天所來輔也天之所助來賢輔也次七勞牽不得其鼻于尾弊七為繩故牽也午為馬牛之類也牽牛不得其鼻而尾者故勞弊也測曰勞牽之弊其道逆也舍鼻取尾故逆也次八勞蹐蹐心爽蒙柴不却蹐蹐慙媿貌也爽差也八為疾疢年老抱疾故有慙也老木稱柴心雖差貳蒙柴自終不貳也測曰勞蹐蹐躬殉國也殉衛也勤力之家以身衛國也上九其勤其勤抱車入淵負舟上山家性為勤九為之終終於勤苦之事舟反上山車反入淵反覆之難故重其勤也測曰其勤其勤勞不得也車淵舟山不得其所之也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養人玄陽家九金上上象頤卦陰弸于野陽藍萬物赤之於下行屬於金謂之養者言是時陰氣盛極陽氣隱藏淵深萬物之根荄使皆茅赤於地下養長使

出故謂之養養之初一日入斗宿二十二度

初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美茂也水最在下故為淵靈根道德也家性為養養神於淵道德彌盛故茂也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在於淵中故不外也

次二墨養邪元函否貞貞正也元始也函容也二者陰位故稱墨也火在金行恐見克害故言養邪始見容載故貞終也不相讓故否也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邪於中故心敗也

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荄三木也火生土故三為肥丘木生肥丘根荄見育育猶君子以義化人人得以如草木之生肥丘也測曰糞以肥丘中光大也民蒙君化故光大也

次四燕食扁扁其志僂僂利用征賈四為公侯之位陽家之陰又稱小人小人而居大位不能以正扁扁若燕既飛且食或得或失僂僂然也兌為口舌故利行賈明非王臣王臣尚蹇蹇然也測曰燕食扁扁志在賴也賴利也志在於利欲也

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肉孚德不復五為天位多包稱腹在中為黃陽為白骨能生肉也信不復也測曰黃心在腹上得天也君而黃心黃中通理得天之心也

次六次次一日三餼祇牛之兆肥不利六為宗廟次次次雖不安之貌也祭祀之事惟竦惟懼猶不可數數則致瀆瀆則不敬家性為養雖當養神一日三餼猶為數也是養牛之肥卜之已兆無所利也測曰次次之餼肥無身也已卜之牛待肥則用故無身也

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小人謂六也婦人謂四也五為中六牽之也三為虎而四在前故徽墨之也故七為君子六四勞病故七養之馳騁發狂故病也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小子婦人各不相因緣也

次八鯁不脫毒疾發鬼上壟六為疾瘵小人居之故有鯁害不脫之疾鯁而不脫故毒發也木近於金當見克害害人為鬼故鬼上壟也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疫發鬼見故歸於墳也

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九為金石之精上為星宿星宿之相次如歲月之相襲新故相易周而復始後嗣之君復為之初初為故也先後相傳終始相扶以道相養轉相迎致百世不遷玄之道也測曰星如歲如終始養也終始相養不相越失也

蹢贊一屬水象閏凍登赤天晏入玄泉一水也而次於九者襲不常所終而已故益之以水火嬴歲之數故有二贊凍至寒也而天至高也晏至熱也而泉至深也以井中之凍知天日之熱以卑知高氣應然也水王於天建子之月寒而登天熱而入泉以避其害無怪異也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凍在天上故為首也

嬴蹢贊二屬火象閏一虛一嬴蹢奇所生二南方也盛夏之時萬物所長而繼之養首下者言當養盛萬物也晝夜嬴虛蹢奇之一嬴虛之所生也其數以滿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嬴虛之所生也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而生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七十二策為二日故得一三百六十四日有半不起四分日之三應得五十有四策乃成之耳故有水火二贊以合歲之日也如此則歲盡於亥及子復生矣也測曰虛嬴蹢蹢禪無已也陰極湯生更相禪代無窮已也

太玄經卷六

太玄經卷七

漢 楊雄 撰

晉 范望 注

玄衝第七

中則陽始（始於子也）應則陰生（生於午也）周復乎德（在陽方也）迎逆乎刑（居殺鄉也）贇大戚（難致憂也）遇小願（得所求也）閑孤（道閉塞也）而竈鄰（養致福也）少微也（得寒氣也）大肥也（陽日逝也）戾內反（二氣乖也）廓外違（陰陽離也）上觸素（物初生也）丈多故（須飭成也）干狂也（道不順也）禮方也（事之常也）竘

則來（陽氣章也）而逃則亡（物退藏也）羨私曲（行不廣也）唐公而無欲（大蕩蕩也）差過也（不齊整也）而常穀（善之常也）童寡有（物蒙蒙寡有識也）而度無乏（施不窮也）增始昌（萬物息也）而永極長（丈武德也）銳執一（生不二也）而昆大同（衆所庇也）達日益其類（陽氣暖也）減日損其彙（與達反也）交相從也（二氣交泰也）嗌不通也（陰不化陽不施故不通也）夷有畏（見難縮也）守不可攻（門戶密也）僕也出（待時動也）翕也入（退不往也）從散也（取其中也）而聚集也（物用崇也）進多謀（計所從也）積多財（物歸載也）釋推也（物始變也）飾衰也（不進退也）格好也是（拒羣陰也）而疑惡也非（陰克陽故惡而非之也）夷平（物易直也）而視傾（陰氣息也）樂上楊（陽出中也）沉下藏（萬物喜樂陽氣上而清明羣類湮沉陽氣而藏肅殺志玄宮也）爭士齊也（各自矜也）內女懷也（人之情也）務則憙（自勉強憙為也）而去則悲（失故鄉也）事尚作（萬物各致其力也）晦尚休（冬物致靜也）更變而共笑（彼自改故喜而笑也）曹久而益憂（闇致咎也）斷多事（平是非也）窮無喜（多所悲也）毅敢（果不疑也）而割僬（困於時也）裴徙鄉（陰欲去也）止不行（二氣往也）衆溫柔（立夏節也）堅寒剛（亦立冬也）密不可間（陽親天也）成不可更（物形堅也）親親乎善（陽氣仁愛也）鬬鬬乎恩（萬物察也）斂也得（物所聚也）失亡福（惡之府也）彊善不倦（乾行健也）劇惡不息（陰凌陽也）睟君道也

（陽氣純也）馴臣保也（奉其君也）盛壯（陽氣充也）將老也（陽之窮也）居得乎位而無功也（負舟上山徒費力也）養受羣餘君子養小人養凶也（玄終於養故曰羣餘也陽以為吉陰以為凶君子小人較可知也）

玄錯第八

（錯雜也雜而說之也）

中始周旋（玄始於中首至周首而旋復也）羨曲毅端（行不正故曲也毅信其志直為端也）睟文之道或淳或班（淳睟其道班有文也）彊也健（不休息也）僕也弱（如有須積也）多（積蓄盛多也）而少也約（謙不盈也）視也見（物所形也）而晦也

瞀（世不明也）童無知（幼未小也）盛而有餘（氣壯彊也）去離故（他所從也）而將來初（陰氣窮也）大也外（陰在中也）而翕也內（物退降也）狩也進（陽氣進也）爽也退（見難而縮也）樂佚遏（物以長也）勤蹶蹶（勞無常也）達思通（道相致也）窮思索（萬物遠也）干在朝（物始出也）而內在席（陽藏鬱也）差自憎（過為惡也）餙自好（人所擇也）格不容而昆寬裕增日益而減日損馴奉令（臣所制也）而戾相反（乖於事也）釋也柔（物脫枯也）而堅也剛（下剛以草姦也）夷平易（氣所傷也）而難頡頏（非其常也）斷多決（重以方也）而疑猶與（嘗節量也）迷有避（陽害陽也）爭有趣（物相貪也）進欲行（萬物褒也）止欲鷙（上下違也）廓無方（不限疆域也）務無二（心專一也）應也今（權時宜也）而度也古（權不達也）迎知前（氣相承也）永見後（事長久也）從也牽（物趨陽也）守也固（不可攻也）贇拔難（宜大人也）劇無赦（臣困君也）唐蕩蕩（公無私也）而閑瘞塞（陰陽離也）更造新（變形勢也）常因故（不改計也）失大亡（物淪退也）斂小得（陰聚內也）竈好利（養無窮也）法惡刻（正不中也）禮也都（動合儀也）而居也室（人所歸也）聚事虛（地上將虛陰所收物也）衆事實（物充多也）闕也皆合二（陰陽雜也）而密也成用一（二氣和也）上志高（陽登起也）沉志下（相思待也）交多友（人所敬也）噬少與（儉且吝也）銳鏟鏟（進無二也）曹劇跙（行不進也）親附疏（重宗因也）割犯血（不隱親也）遇逢難（陰害陽也）裴候時（徙故鄉也）事自竭（致其力也）養自茲祿無極也除有格昆增減成五首不在錯中目錄曰八十一首錯相成也如此明當有之今而不見愚意以為玄更二漢宋陸二家以今處當亦幾於漏脫也格也乖而昆也同增有益而減有損成者功就不可易也（宋仲子云雄本不書此五首自格至成宋仲子添之陸云格昆增減脫誤審也陸釋自有成首云成者功就不可體也）

玄攡第九

（攡張也言張舒其大目也）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幽深也攡張也萬類萬物之類也言玄幽冥深遠故張舒萬物之類然而不見其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資取也陶養也虛空也無無形也規圜也）攡一以九數得萬物數以為玄形故曰生規天規圜也攡神明而定摹（攡關也若手相關付故字有手也摹數也玄乃關天地神明之事以定於一運九數其道分明若手相關付故曰而定數也）通同古今以開類（古謂庖犧今即隨世也玄乃緜絡於天地通古今之器開陰陽之氣同萬物之類也）攡措陰陽而發氣（措猶設也謂張設陰陽之道以發休咎之氣也）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判謂純陰純陽也合謂陰陽交錯開陰陽交錯以生萬物備滿於天地之間也合俗云夫婦判合此之謂也）天日迴行剛柔接矣（迴猶運也天運如西日運如東天日運行陰陽相交以成晝夜之道也）還復其所終始定矣（謂天晝夜運行周而復始故言還復其所也行無遲疾度不忝差故終始定也）一生一死性

命瑩矣瑩明也上句說天及日此句言生死正謂月之晦明生死之道晦明得度天之性命可謂明也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仰觀俯視天之形象地之情性皆可知也察性知命原始見終言當詳察太玄性命天地人之道終始可見也三儀同科厚薄相劇三儀謂天地人也科法也厚薄謂陰陽也陰濁故厚陽清故薄陰陽相劇以生萬物天人同法而養制也圜則杌棍方則嗇玄圜謂天也天動故杌棍方謂地也易曰坤為玄嗇主收藏此之謂也噓則流體噞則凝形噓謂呼也噞猶噏也呼謂之陽噞謂之陰春陽之氣流潤萬物之形體冬陰則凝滯而成形也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闔天地晝夜之稱謂之為宇如屋宇之所覆也闢謂開天地晝夜之稱爾宙猶暢也宇之開闢明暢於天下也日月往來一寒一暑日月往來於天以寒暑成歲也律則成物歷則編時律謂六律也陽為律陰為呂物以陽成故曰成物也歷謂治歷明時編次歲事也律歷交道聖人以謀道謂天地陰陽之道也律以候氣歷以編時敬授民事則聖人之所諮謀也聖人謂若堯命羲和之類也晝以好之夜以醜之好事在晝醜事在夜醜好遘雜萬物化生也一晝一夜陰陽分索陰則為夜陽則為晝索數也夜分為別以分四時也夜道極陰晝道極陽夜極為晝晝極為夜晝夜之極以見陰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貞正也陰為牝陽為牡陰陽牝牡萬物化生各得其正故曰羣貞以張吉凶之事也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辯別也如此則人道之綱紀炳然有別也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

錯行陰陽更巡巡行也日天錯行陰陽更用事也死生相揉萬物乃纏揉謂相授也纏謂纏綿也上句言天日之宜此言死生知說月也月明生而明死死生之相揉授而魄死魄生而明故萬物亦纏綿而成就也故玄者聘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聘求也求取天下之合謂五位相合於五方而運之以成經文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觚法也綴繫之以其類謂五行相生萬物之類也占之以法謂經緯之休咎也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歎之也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穰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畛界也大陸曰阜眇微也幽冥也言玄道微眇闇其經界深其根本不語其功幽冥其所以然者以見其弘遠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皆歎美之言也嘿而該之者玄也該兼也兼明天地之道也擅而散之者人也言玄兼天地陰陽之道後世之人必有散而用之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稽猶叩也闢開也鍵閉也開門叩鍵乃知玄道如人號呼之相應也況其否否不也至門叩鍵然後玄應之況於不為玄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幾近也拂除也除惡從善近於玄道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

在乎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違猶去也人之近玄玄亦近之欲去則不能也不言而信默而得其所者莫過於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言玄為天下之至用見物而知其休咎玄之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視而愛之是玄之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言玄而斷決天下之疑而玄之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博大也兼制天下之萬物大為百姓之用者公無所私也能以偶物者通也偶配也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筴以配萬物牝牡之數所以通天下之事也無所繫較者聖也平易於世以成聖人之名時與不時者命也聖人無所繫較於天下而不遇其時亦天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虛空也空無形象而萬物由之而出故謂之道道可道法之而用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革更也因緣天地自然之性無所改更而得其理者故謂之德德者得人及物之謂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昆同也同愛天下之物無有偏私故謂之仁仁者仁愛之及物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敵匹也列序也序其彙匹度時之宜而處者故謂之義義者宜人及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秉執也執此四者而施行之於世人道之大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瑩明也而明天之功使萬物光明者太陽之氣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配於陽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陽起於子陰起於午二氣迭興故不相知也知陰知陽

知出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玄以陰陽為本非玄其孰能兼知也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玄之稱物平施如權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而使萬物清平者其唯玄乎也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實偽虛也離著也著附也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盪謂盪濯君子小人較然自見者也玄者以衡量者也平量天下之事者其唯玄乎高者下之謂中首之上九顛靈氣形反之辭也卑者舉之謂周首之初一還于天心之辭饒者取之謂中首之次六月闕其博之辭也罄者與之謂少首之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之辭也明者定之謂中首之次五日正于天之辭也疑者提之提猶正也謂達首之次五大小無迷之辭也規之者思也謂上首之次三思其珍穀之辭立之者事也謂事首之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之辭也無事則不食其祿故立之宜有事也說之者辯也辯別也九贊之辭是以辯其休咎也成之者信也不信不立故以成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闢宇謂之宙天之闢闢以昭萬物故為神夫地他然示人明矣他猶泰也泰然示人之明也天地莫位神明通氣莫定也二位定故神通也有一有二有三天地人之位也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殊異也輩類也區虛也隅廉也從一至九各自異位故曰九區九區猶易六虛也周而復始故曰無隅如圜之象不見其廉角也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龍虎為東西鳥龜為南北南北

為經東西為緯觀察四方以理為色象也運諸泰政繫之泰始極焉泰政日月五星也泰始謂玄中首初一也極中也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也日月五星繫之於天中也以達於養皆不失其中如所指之辰也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圜天也方地也天地相研以成歲事非一朝也故以研言之剛柔晝夜也易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夜相干以成萬物也盛之平璇璣斗魁也玉衡其杓也第一星為樞二為璇三為璣四為權五為衡六為開陽七為摇光通其統則人衰窮則更生物盛則衰玄窮則變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天地虛羸或流或止故無其常也夫天地設故貴賤序易所謂天尊地卑貴賤位者也四時行故父子繼五行相生父子相繼之道律歷陳故君臣理律和氣於上歷正時於下律歷見故君臣之事理也常變錯故百事折錯雜也常謂天地日月星辰也變謂四時變改也常變而不變四時雜亂故曰百事分折質文形故有無明質文見故有無可明知也吉凶見故善否著吉見晝凶見夜則善不善顯著矣虛實盪故萬物纏陰為虛陽為實盪動也陰陽相動故萬物纏緣而生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陰萌於五月陽牙於十一月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屈以求伸盛極則衰也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日知其所無忘其所能天地人之事也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靜謂息也倦息如成其事者天地人之所不能也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

覆其序軫轉其道也刻漏刻也以漏刻分日之晝夜晷景度如二至之數近覆次序展轉運邁以成歲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也抽出也緒業也言天地陰陽不可得形而數故推之漏刻度之晷景以見其形以出其業萬物之類至於死生更相連襲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巖廣也包畛皆大美玄之辭其道游冥而挹盈言玄游幽冥之中損抑盈施以兼自約也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各隨其事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蒼蒼者春天之色也不稱四時以春為大也言天仰則見之俛則不見亦猶近玄玄亦近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亦謂遠玄玄亦遠之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玄道好謙常自重虛故以未極未至未滿為近玄玄亦始於子冬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子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玄道惡盈故以已極已滿為遠玄玄亦始於午夏至斗指於午日中時加午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謂夏至日南在東井萬物向死也冬至日北在牽牛萬物向生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斗指亥子寒氣殺物常焚宿菜故言虛也斗行巳午溫氣

長物數枝布葉故盈也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日之至南行由西方故言右還從東方故言左旋也斗之至南行由東方故言左還從西方故言右旋也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天地合會而相并謀謂十一月冬至時也陰陽相薄於黃泉之中故曰合謀也

玄瑩第十瑩者明也所以明玄之大體也亦象易之上繫詞也

天地開闢宇宙祏坦闢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言天地開闢已來晝夜相推如屋宇之普覆宙暢於天內祏廣而坦明者也天元咫步日月紀數八寸為咫六尺為步玄起於天元甲子朔旦冬至始於牽牛之初自咫及步運行不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三十日為月十二月

為歲故加閏以定四時故日月紀數也周渾歷紀羣倫品庶渾運也周運律歷應三統之數品物庶類羣黨衆盛也或合或離或嬴或蹻蹻不足也嬴有餘也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嬴虛天道自然不可為典要也故曰假哉天地啗函啓化罔裕於玄假大也啗含也函容也大哉天地包容萬物開化成務自然有裕於玄道也終始幽明表贊神靈幽謂陰也明謂陽也言玄終始於陰陽之事以表贊於天地也天神而地靈也太陽乘陰萬物該兼謂夏四月也謂陽乘諸陰故萬物族類該盡而兼生也周流九虛而禍福絓羅九虛九贊之位也列貴賤者存乎位也九贊成位而福禍見也絓羅猶流離也凡十有二始羣倫抽緒始朔也一歲十二月故十二始抽猶收也言陰陽迭興於十二月朔之中羣倫各收其業以成歲事也故有一二三以絓以羅玄術瑩之一天二地三人也兼三材而玄名之以離於九贊之位玄術之所瑩明也鴻本五行九位施重鴻大也言玄大本起於五行以施九重之位上下相因品物醜類皆在其中太玄之術皆明之也天圜地方極植中央動以歷靜時乘十二以建七政玄術瑩之極北極也處天地之中衆星所繫天之變動以歷安之七政日月五星也運周於天加十二辰七政乃建舒疾得度玄術所明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或振或違以立五紀玄術瑩之振動也斗之衡隨天動左回故言進也日之行右回故言退也進動相錯違五紀以立亦太玄之所明也植表施景

揄漏率刻昏明考中作者以戒玄術瑩之植立也立八尺之表表立則景施故言景施以土圭度之以定二至冬至之景丈有二尺夏至之景尺有五寸二至得矣揄猶寫也寫水下漏審刻知時考知昏明以正中星候司四時動作戒慎以奉時玄所明冷竹為管室灰為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玄術瑩之冷黃帝時冷倫到大夏西取竹斷以為十二管吹而聽之各有寸數聲有大小以應月氣又置於深室實以莩灰穀蒙其口以候十二月氣氣至者則灰飛也月氣効則百事序以濟於民無失誤也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玄術瑩之天長南北而短東西故長為經短為緯也交錯以成文章文章成故邪正分吉凶見也鑿井澹水鑽火爇木流

金陶土以和五美五美之資以資百體玄術瑩之五美五行之美也水火既有折木陶土鑠金流範資成百體也百體既成民並用之玄所明也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推演以計天下玄術瑩之奇以數陽一三五七九偶以數陰二四六八十也推此而演之天下之計可知者也六始為律六間為呂律呂既協十二以調日辰以數玄術瑩之陽為始陰為間於子為律於丑為呂故言六始六間也協和也陰陽既和律呂以調日月辰極不失數度亦玄所明也方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謂玄有八十一家九贊之位三分為下中上位有貴賤以表明四海之事也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有玄術瑩之辟君也以象一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古者不遷不虞慢其思慮匪筮匪卜吉凶交瀆於是聖人乃作蓍龜鑽精倚神箱知休咎玄術瑩之遷恕也虞憂也言上古無所喜怒無所憂念故蕩然慢易無所思慮瀆泄也無卜筮之事故言吉凶交相泄也聖人為庖犧也箱求也作蓍龜卜筮鑽精達微依倚神靈而為辭以別吉凶之事也是故欲知不可知則擬之以乎卦兆以卦兆之繇準擬之以定所疑者也測深摹遠則索之以乎思慮卦兆既見思慮以決之也二者其以精立乎二者為思慮也非精則思慮不定也夫精以卜筮神動其變精以思慮謀合

其適精以立正莫之能仆精以有守莫之能奪故夫抽天下之蔓蔓散天下之混混者非精其孰能之蔓蔓混混難察之事也非精誠之至孰能抽散之乎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言夫作者無所指斥也孔子曰述而不作有所因循而體正自然之事也見玄體述陰陽不虛造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言隨其大小體不離其本也循其直事故體渾渾然也故不擢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擢去也言述而不作有則循而言之無則不遷所益猶人身體不可損益也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言述作者以質幹而已雖加之以華文亦其人事人事也具可損益歟言世之人事多華藻述作者可損益以為本也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一一起於黃泉故為之始在泉之中故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三三者九贊之終故言盡終也莫過乎九故極崇者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二二謂五也五為天位參和萬機之事要天下之中兼於經緯者也人道象焉務其事而不務其辭上三句是也雖以事實為務不尚文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也多其變謂三玄各二十七變也不多其文謂贊辭質省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沉則其意不

見夫事不伏不飛不要不見舒也故渾沉以求散見是故文以見乎質辭以睹乎情無文無以見質無辭無以見情情不可一也觀其施辭則其心之所欲者見矣謂天地人萬物進退之心皆見於中矣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言冬有不死之草謂有因也根生於木謂有循也焚除宿草謂有革也鷹變為鳩謂有化也因而循之與道神之因循得理與道通神革而化之與時宜之隨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馴順也道貴因緣而順從夫物不因不生謂因陳以生新不革不成謂改柯以成實也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時天時也物失其基不時天時失基業也因之匪理失地理也物喪其紀失紀綱也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效也范法也道貴因緣而革之此乃國家之矩法成敗之效事不可不慎也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故詩人藝麻衡從是也表人之行曰晦與明晦明別賢愚也陰陽曰合其判陰陽判合以生萬物也從橫曰緯其經經之須緯以成文章也晦明曰別其材別賢愚人材可知也陰陽該極也該盡天地莫過陰陽經緯所遇也東西南北在遇逢也晦明質性也受之於天不可移也陽不陰無與合其施相須以成歲經不緯無以成其誼相須以成天地文章之誼明不晦無以別其德無晦無以別明也陰陽所以抽嘖也嘖情也陰陽所出萬物之情也從橫所以營理也足以明天地之理明晦所以昭事也別賢愚之事也嘖情也抽理也營事也昭君子之道也能審此者得之君國子民之道往來熏熏得亡之門此交首次四之贊辭也禮尚往來相交以禮則得福不以禮則亡也夫何得何亡得福而亡禍也天地福順而禍逆山川福庫而禍高山高或崩川高或圮人道福正而禍邪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是以動得福而亡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醜惡也福極則禍應福兮禍所伏也禍不好不能成福既得禍常奉之以禮故能成福醜好乎醜好乎醜好乎醜好君子所以亶表也亶盡也表章也醜好以別人之大倫故三言以為重戒君子必能別此醜好而行之所以盡章顯人之善惡也夫福樂終而禍憂始禍終於樂福始於憂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在惡皆曰禍天地鬼神人道莫貴於福莫賤於禍故惡福甚者其禍亢甚惡於福故禍亢也亢極也七八皆為禍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為陽夜為陰陰凶故禍多陽吉故禍少也易曰坎為盜水夜行也晝為盜其近也晝夜散者其禍福雜散猶雜也晝以別福夜以別禍雜以晝夜者無以紀知其善惡故禍福雜錯不可限也

太玄經卷七

謹案卷五第一頁前六行立秋氣終於昆首刋本昆訛此據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

第二頁前四行盈則損之刋本盈訛每據趙如源本改

第二頁後四行日入軫宿二度也刋本二訛三據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

第三頁後二行庶獲其福刋本福訛禍據趙如源本改

第五頁前五行故謂之翕刋本謂訛為今改

第六頁前二行故鴻翼也刋本鴻翼訛翼鴻據經文改

第十二頁前一行上上刋本訛上下據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

第十三頁後八行沈于美刋本美訛矢據贊辭及趙如源本改

第十五頁前一行火為之嬰春秋傳火水嬰也刋本

上火字訛文也字訛在傳字上據昭公四年左
氏傳改正
第十五頁前二行執匹也謹其娶匹刋本二匹字
俱訛正據玉篇廣韻改
第十六頁前七行三木刋本木訛水據晁說之易
玄星紀譜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五為堂刋本堂訛當今改
卷六第七頁前一行上上刋本訛上中據晁說之

易玄星紀譜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九為失終刋本終訛於據趙如
源本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日入斗宿四度刋本四訛三據
晁說之易玄星紀譜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維折角按趙如源本維下有新
字與此異
第十七頁後二行大陰凍沍刋本脫大字據趙如

源本增
第二十頁後五行七百二十九賛而生二萬六千
二百四十四策刋本九訛一二萬訛三萬據漢
書揚雄傳及文獻通考改
卷七第三頁前七行而難頡頏刋本頏訛頑據趙
如源本改
第三頁後三行而閼瘞塞刋本瘞訛瘗據卷末釋
音改

第三頁後八行重宗因也刋本因訛絪今改
第四頁前二行禄無極也刋本禄訛禪據趙如源
本改
第八頁前七行月闕其傅之辭也刋本傅訛慱據
卷末釋音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揄猶寫也刋本揄訛俞據經文
及卷末釋音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水火既有刋本火訛水據趙如

源本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務其事而不務其辭刊本上務字脫據本注及趙如源本增

總校官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貢生臣王詢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太玄經卷八至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太玄經卷八

漢　楊雄　撰

晉　范望　注

數第十一

天地而產著昆渾也侖淪也渾侖天地而四分之以為方州部家著策生產於其中也參珍睟精三以榛數參三也珍純也言玄道純睟精微以發幽冥之休咎故三三而索之以成三表方州部家之數散幽於三重而立家幽者幽微休咎之事三重方州部也三重既定然後家立八十一首各有名也旁擬兩儀則覩事兩儀天地也言玄旁擬天地則覩於休咎之事也逢遭並合揮繫其名而極命焉揮更也手有所改更故字從手也逢遭並合者晝則逢陽夕則逢陰星時數辭並合乃更繫其名姓於玄道也而極其事理命之吉凶則休咎可知也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乎精謂精誠也經常也質問乎常所疑之事者其問之於太玄也令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重假者下假則假借也孚信也貞正也爰於也質問也假借太玄信正之道問已所疑之事於天地神靈也皆筮者之謙辭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太玄之術貴陽而賤陰也陽日陽時而逢陽首是謂大休陰日陰時而逢陰首是謂大咎陽日陽時而逢陰首是謂始咎終休也逢陽若中首也星若牛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也辭為九贊之辭也凡筮

有道不精不筮謂專精以信之不疑不筮筮以決之不軌不筮軌法也不以道法所不有筮也不以其占不若不筮若順也不順謂若蚩試苟違不順太玄之道者故不為筮者也神靈之神靈之曜曾越卓曜明也曾之言則也如上四句之禁非精而不用故太玄神靈之明則卓然越踰示人遠也三十有六而筴視焉謂一二三也一二三各三變凡三十六也視此之數而為筴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策天以三分謂一二三也因而六之故言終於六成成十八也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也天位有九地位有九陰不下陽陽不施陰故曰不成因此十八位其大數為三十六故言因而倍之也虛空也扮猶并也空地三以下於天天施地成滋生二萬二千之策三十者三十三也別一以挂於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於扐扐猶成也合之數十取出一名以為扐蓋以識之也中分其餘亦左手之二指間以三搜之以象三光其所餘者并之於左手兩指間故謂之扐蓋以識揲蓍之數也凡一挂再扐以成一方之位通率四位四挂以象四時八揲以象八風歸餘於扐以象閏也一扐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處下方州部家之數也七八九以成四位然後首名定也六筭而策道窮也謂餘得七則下一筭得八則二筭得九則下三筭一二三凡六揲三十三止得六筭故言窮也窮則揲以成四位不出七八九也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逢謂筮卦有所逢遇思福禍各有下中上謂九贊之位也一曰思內二曰思中三曰思外四曰福小五曰福中六曰福大七曰禍生八曰禍中九曰禍極皆以上下別之以晝夜別其休咎焉謂陽家以陰家之晝為夜陰家以陽家之夜為晝其唯逢晝為休逢夜為咎故營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者也極一為二謂天地也極二為三有地則人生也極三為推有人能推演陰陽也推三為贏贏滿也贊九贊之位推演滿於九贊五行之義贊贏入表一五七則為一表三四八為一表二六九為一表旦中夕各有所用故贊滿而入三見也贊贏入表表者見其休咎也表贏入家三表以見故以家定其莫曰也家贏入部家位定故以部分之也部贏入州部分以滿故以州揔守之州贏入方州滿故入方方猶常也故以常位輔佐天也方贏則玄方滿則入玄玄天也以少制多以士治有故起於天一乃至七百二十九贊復還入於一玄此特取象天地初開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宗廟也故玄以一為天乃至七百二十九贊而復還入於一玄之中明玄為天象也故一辟象於玄三公象三方九卿象九州二十七大夫象二十七部八十一元士象八十一家也玄告曰天穹隆而周乎上言不可形別作者立玄以象之而王者法之以制官也玄字或作去去玄相似轉寫誤耳陸君云去當為玄得其實也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謂旦筮逢陽家一五七為一表而皆從者也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謂中筮逢陰家二六九為一表二六從而九違者也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謂夕筮逢陽家三四八為一表三從四八違也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謂夕筮逢陰家於周首三違四八從

故中終休也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謂中筮違陽家於中首二六九也二六違九從故始中咎而終休也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謂旦筮逢陰家於周首一五七也三者皆違故大咎也筮無兩違夾一從無兩從夾一違者猶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也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四者繇決之大禮合而論之以多從為休也旦則用經夕則用緯經謂一五七也緯謂三四八也凡占有六等咎二也不言中者舉旦夕則中可知中用二六九經緯雜用之也觀始中決從終凡筮或先違而後從或先從而後違或三皆從或三皆違必決之者從終辭也王莽將有事以周易筮之遇羝羊觸藩以太玄筮之逢干首干者陰家其位一五七也而以七決之其辭云何戟解解此從終之義也羊累其角解解亦絓羅之意明易玄之相襲休咎略同

者也

三八為木王則為三廢則為八為東方為春別五方四時之名也春蠢也取物蠢動始於東方故為春也日甲乙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甲乙在東方故曰甲乙也甲取孚甲而生乙之言軋也取其抽軋而出也辰寅卯辰十二時也寅卯在東方故言寅卯訖敬致日永星火寅餞納日此之謂也卯取其冒牟而生也聲角謂東方之聲音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以其清濁中故屬木民之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禮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也五音有五聲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清者不過羽濁者不過宮也色青春草木生色皆青也味酸尚書曰木為曲直曲直作酸此之謂也臭羶木之味酸酸之臭洩氣羶也形詘信木為曲直故屈申也生火少陽生太陽也勝土木克土也時生生物莫過春也藏脾天有五行人有五藏脾藏色青故在木也侍志侍存也志者所以為益也春陽萬物日益故存志也性仁長養萬物曰仁情喜物長故喜事貌用恭撝肅撝猶佐也尚書五事一曰貌貌作肅肅敬以佐恭也徵旱徵應也東方陽也陽之為應則旱為災也帝太昊太昊庖犧氏也以木德王天下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神勾芒謂木正重也實能木職故死則命之曰勾芒使其神佐太昊而并祀之勾取物春勾屈而生芒取其有芒角也星從其位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類為鱗鱗蟲之類蒼龍為之長為雷位在震也為鼓如雷聲也為恢聲大鼓鳴也為新物初生也為躁動欲升也為戶出入所由也為牖與戶俱明也為嗣位長子也為承子繼父體也為

葉世不絕也為緒葉相連也為赦雷所懼也為解解脫孚甲也為多子物孕字也為出東方事也為予放不制也為竹為草鬱蒼蒼也為果為實育春偶陽也為魚跳上冰也為疏器理爽通也為規陽形勢也為田春之計也為木工度所中也為矛鋭如鋒也為青怪青隨時也為鼪鼠之災也為狂象春放蕩性分離也四九為金王則為九廢則為四為西方為秋秋揫也物成可揫聚也日庚辛日之行秋西從白道庚辛在西方故曰庚辛也庚取其改更辛取其萬物皆新熟也百卉坼也辰申酉亦十二時也申酉在西方故言申酉也申取其爛熟酉取畢成可留聚也聲商謂西方之聲音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以其次宮故屬金臣之象也秋氣至商聲調禮曰商亂則陂其臣壞也色白

秋草木无色皆白也味辛辛尚書曰從革作也辛此之謂也臭腥金之味辛辛之臭洩氣腥膟也形革革更也金為從革可鑄化也生水少陰生太陰也勝木金克木也時殺秋氣始殺者也藏肝肝色黃金之精者亦黃故金藏黃肝侑魄魄者死之體也尚書曰明死而魄生故知魄為體也秋木歸本故在魄也性誼誼之言宜也主斷割以從宜也情怒氣剛強故怒也事言用從揣乂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以佐從也徵雨西方陰也金以生水陰之為應雨之效也帝少昊謂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以金德王天下代黃帝也神蓐收謂金正該也實能金職故死命之為蓐收使其神佐少昊而并祀之也蓐收取其將收斂入於林蓐之內也星從其位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類為毛毛蟲類白虎為之長為鑒可以為鍼為巫祝祝說神也為猛金堅剛也為舊秋白藏也為鳴金為聲也為門出內經也為山金石所聚為山也為限別中外也為邊畢星位西方主邊兵邊以限蠻夷也為城嶮為固也為骨為石皆剛屬也為環珮聲鏗鏘也為首飾九在上也為重寶無以上也為大哆為鈌器為金勝也為舂舂用石也為椎剛治作也為力取堅彊也為縣鉤所長也為燧金取火也為兵金之所作禍也為械兵器總名也為齒骨類也為角銳如兵也為蠻為毒辛氣之痛流入之形為狗可守吠也為入金性銳也為取斂入內也為罕田獵之世必有兵也為寇為賊寇賊為害以金生也為里大理官之斷割明也為矩鑄之於範取方平也為金工鍛治之法須金成也為鉞王者之飾威不賞也為白

怪災氣隨時為瘖口之災也為譖譖施於人口所由也二七為火王則為七廢則為二為南方為夏夏大也萬物皆長大也日丙丁日之行夏南從赤道丙丁在南方故曰丙丁丙取其炳明丁取其丁壯也辰巳午巳午在南方故辰巳午也巳取其巳盛午取其鄂布也聲徵謂南方之聲音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禮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也色赤火之色赤味苦尚書云炎上作苦此之謂也臭焦火之味苦苦氣泄臭焦烈也形上火性炎上生土火滅灰聚則為土也勝金火爍金也時養養長萬物藏肺肺之言敷也象火敷揚故火在肺侑魂萬物精氣充盈故在魂精氣為魂也性禮禮之言體也萬物體幹已具故以禮明節也情樂有禮故樂事視用明揣哲五事三曰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智也以佐明者也徵熱南方太陽太陽之應熱之効也帝炎帝謂少典小子黃帝之弟神農氏也以火德代庖犧而王也神祝融謂火正黎也實能火官故死則命之曰祝融使其神佐炎帝而并祀之祝猶章也言其章明星從其位并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宿也類為羽羽蟲之類朱鳥為之長也為竈火之居也為絲夏所成也為絪絲所作也為索罔之索也為珠離為蚌火有光明珠又有光明也為文火顯章也為駮如火行也為印信所明也為綬以文貴也為書皆火類也為輕象躁揚也為高物盛昌也為臺取高角也為酒味好苦也為吐吐實穟也為射矢熛隊也為戈取鄂布也為甲葉自覆也為叢夏則萬木枝阿那也為司馬典於夏也為禮性所明也為

繩絲之事也為火工作陽燧也為刀鍛鑄類也為赤怪災隨氣也為盲火主目也

為舒不順睦也

一六為水王則為一廢則為六為北方為冬冬終也物皆終藏也日壬癸日之行冬北從黑道壬癸在北方故曰壬癸也壬取其懷任癸取其揆然向萌芽也辰子亥子亥在北方故其辰子亥子取其滋蕃亥取其荄生也聲羽謂北方之聲音也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禮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色黑水之色黑也味鹹尚書曰潤下作鹹此之謂也臭朽水之味鹹鹹之臭洩氣腐朽也形下水性潤下生木太陰生少陽也勝火水滅火也時藏冬收藏也藏腎腎色黑也侍精精者氣之妙也言微陽始生氣精妙也性智智者樂水情悲物悴故悲事聽用聰撝謀五事四曰聽聽曰聰聰作謀謀謨以佐聰也徵寒太陰之應故寒劾也帝顓頊謂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氏也以水德王天下代少昊也神玄冥謂水正熙也實能水官死則命之為玄冥也使其神佐顓頊而并祀之玄取其幽微冥取其冥昧蓋藏之時也星從其位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類為介介甲也甲蟲之類玄武為之長也為鬼陰所聚也為祠為廟神之府也為井水之母也為穴水所由也為竇通海隅也為鏡水可鑒人也為玉水相象也為履水行曳地故為履也為遠行制所從也為勞逝不止也為血浸肌理也為膏潤萬物也為貪冬藏閉也為含水多懷也為蟄物所歸也為火獵田用火也為閉塞戶牖也為盜夜相干也

為司空典冬官也為法為准水性平也為水工賦地澤也為盾杆非惡也為黑怪應氣至也為聾耳之戾也為急以潤萬物不可失也

五五為土王則為五廢為十也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不言十者以見九贊也陽舉則陰從重五以見十隱十以見玄之大義也為中央土行所在經緯用也為四維寄治四季辰未戌丑者也曰戊已日之行四時之閒從黃道戊已戊茂也已言起也至此時萬物茂盛抑屈皆起也辰辰戌丑未土無其時寄治四季此辰是也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者也戌取其悉成丑之言畜也畜養萌芽也聲宮謂中央之聲音也宮數八十一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禮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色黃中央色也味甘尚書曰稼穡作甘甘此之謂也臭芳土之味甘甘之氣洩甚芳香也形殖可以種萬物也生金采金於土勝水土斷於水也時該該兼也土治中央兼四方四時也藏心心在中央故藏於土也侍神神精魂之妙者也土兼五方而王精妙如神故在神也性信應時吐生萬物於天下故言信也情恐懼恐懼之戒出於心也事思用睿撝聖五事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聖以佐睿也徵風生氣莫過土故土之應風為劾者也帝黃帝謂少典之子軒轅氏以土德代炎帝而王天下神后土后君也謂土正勾龍實能土職故死則命之曰后土使其神佐黃帝而并祀之也后土取其君土而稱美也星從其位北極紫宮大角軒轅之屬中央之宿也類為其裸裸為無鱗甲毛羽人為之長也為封別界彊也為餅陶土用也為宮土所作也為宅宮之舍也為中霤穴土居也為內事母所治也為

織緯於經也為衣織所成也為裘取其溫也為蘭自裹貌也為絜蘭所為也為牀人所歸也為薦牀相依也為馴母柔順也為懷萬物溫也為腹器象土之形包容萬物也為脂青也土樹草木滋潤出也為漆取土黑也為膠易柔釋也為囊為包坤括囊多所含也為輿重且成也為轂象土居中央也為稼生土中也為嗇主收藏也為食為宍石則為骨土象宍也為棺周人瓦棺陶土之屬也為犢牛子為犢畜土方也為衢為會土為衢路道四通也為都土最大也為度為量為土工土圭測景以定歲也為弓矢土之載物生箭銅也為黃怪災異依也為愚不聽外事守愚昧也為牟而自愚昧故牟也不次以四時者以五事為序也春為帝所出其衡在秋舉夏則冬從末言土者揔而成之也

五行用事者王謂春則木王謂三也王所生相木王而火相也故王廢木王則水廢謂水冬也王至木用事即水廢為江河水也勝王囚金勝於木木王故囚金也王所勝死木勝土木主故土死他皆倣此也

其在聲也宮為君徵為事商為相角為民羽為物各以其數清濁別之義已見上也其以為律呂律以統氣呂以扶陽律呂之始自黃帝使伶倫至大夏之西取竹竅厚均者為十二管聽鳳鳴而吹之其六象雄其六象雌故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其後或以銅代竹其空圍皆九分也黃鍾生林鍾鍾種也色莫盛於黃聲莫大於宮故以為律始也陽氣施種於黃泉萬物得以萌芽也黃鍾之管九寸下生林鍾三分去一故林鍾六寸也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茂盛也林鍾生太蔟林鍾六月之呂也太蔟正月律也蔟奏也言陽氣太蔟地達物也林鍾所上生三分益一故太蔟八寸也太蔟生南呂八月之呂也南任也呂旅也言陰氣旅進助夷則任成物也太蔟之所下生三分去一故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南呂生姑洗三月之律也姑故也洗絜也言陽氣絜精新物去故物也南呂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者也姑洗生應鍾十月之呂也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也姑洗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應鍾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應鍾生蕤賓五月之律也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萬物也應鍾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蕤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蕤賓生大呂十二月之呂也呂旅也言陰氣侶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蕤賓又上生也三分益一故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也所以又上生者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蕤賓重上生也大呂生夷則七月之律也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於上陰行傷物於下也大呂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夷則生夾鍾二月之呂也言陰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生種物也夷則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夾鍾生無射九月之律也射厭也言陽究物陰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夾鍾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無射生仲呂四月之呂也言微陰在地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無射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仲呂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律呂以候十二月之氣月氣至則其律

應應謂吹灰也

子午之數九子為十一月午為五月所以數俱九者黃鍾起子也子午之數俱九乾始於初九午為子言故俱九也丑未八丑為十二月未為六月亦其衝也故俱八也寅申七寅正月也申為七月卯酉六卯為二月酉為八月辰戌五辰為三月戌為九月巳亥四巳四月亥為十月皆以對而數之也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諸陽皆屬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也諸陰皆屬呂八六四而倍之故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并律呂而數之得七十八也八則丑未所謂還得呂而不得律故或還或否也凡七十有八律呂之數也黃鍾之數立焉通其大數立於此也其以為度也皆生黃鍾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秬黍中者九十枚則其長數也實管以生籥合籥為合以千二百黍實而重十二銖為半兩如此度量衡皆出於黃鍾也

甲己之數九子之數九甲為子幹巳為甲妃故俱九也乙庚八丑之數八乙丑之幹乙妃於庚故俱八也丙辛七寅之數七丙為寅幹辛為丙妃故俱七也丁壬六卯之數六丁為卯幹丁為壬妃故俱六也戊癸五辰之數五戊為辰幹癸為戊妃故俱五也聲生於日言甲乙為角丙丁為徵庚辛為商壬癸為羽戊己為宮也律生於辰謂十二時也律所出也聲以情質質正也以重律之聲正天地四時之情也律以和聲吹中律之管以調和清濁之聲也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也鍾律和則成音音之作者八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九天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減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皆玄首為天名也一歲周竟有九言故玄九分之九首則天一用事九九八十一故八十一首周九天也九地天有九天故地有九地也一為沙泥二為澤池三為沚崖崖岸也沚者水渚也四為下田五為中田六為上田七為下山八為中山九為上山高下有差而別其名九人人之大倫有九等也一為下人潛隱勿用下愚同位之人也二為平人平行於世無官號也三為進人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四為下祿謂士大夫至公侯也五為中祿謂天子也五為土土為宮宮為君居中食祿莫過於天子也六為上祿六為陰位而尊者莫過宗廟故上祿為宗廟天子所不敢先也七為失志謂狂蕩之王陵高宗廟八為疾瘵瘵疾也毀廟之處也九為極位高戒危極於九也九體一為手足二為臂脛手後為臂脛後為髀也三為股肱膝上為股肘後為肱四為要在中而高故為要也五為腹六為肩七為暇咕謂唐湖也八為面九為顙頂也最在上也九屬一為玄孫二為曾孫三為仍孫四為子五為身六為父七為祖父八為曾祖父九為高祖父亦禮九族之序也

九竅一六為前一六水也前所通也為耳耳坎為二七為目二七為火離為目也三八為鼻鼻為氣巽為風在東方也四九為口兌為口也五五為後土相依也九序一為孟孟二為孟仲三為孟季四為仲孟五為仲仲六為仲季七為季孟八為季仲九為季季九屬一為玄孫一最在下今以一為孟者冬至起於一故一為孟所施各有宜或為大或為小也九事一為規模事之始也二為方沮沮將也將有事而自止也三為自如未施行也四為外他圖造事也五為中和天位尊也六為盛多無數加也七為消意放散也八為耗疾故耗也九為盡弊弊仆也毀耗而極故盡仆也

十六為六十七為七十八為八十九為九十大數終九

推玄筭筭謂筮所得首不知次第奇偶以筭推求者也家一置一謂置一筭也二置二三置三隨家所得之位而置筭也部一勿增部位得一不應下筭也二增三部二則下三筭三增六部三則下六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下筭轉相放也求表之贊求玄表贊次第之數置玄姓去太始策數姓謂家性之姓名也太始謂中首也假言令得應首姓去中首四十一也減而九之如應首四十一則減一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欲求應一贊則增一二則增二所求而增之也增贊謂所乘得三百六十增一三所求者也去玄數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謂乘應首三百六十半除之得百八十又增一日得百八十一是去冬至日數之盡也偶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明日之晝也君不增一則百八十為偶故是法首日之夜也加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大率放此也求星從牽牛始除筭盡則是其日也已得日數則星在度數可知也以星度除之筭盡則其日星度也如應首隨星度除之盡則得非二十九度是其星所在度也

太玄經卷八

太玄經卷九

漢 揚雄 撰

晉 范望 注

玄文第十二

罔直蒙酋冥（此五者太玄之德猶易元亨利貞也萬物因之以生長四方以為名北方萬物之終故始冥罔重也）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罔無也冬終也萬物終藏於黃泉之中無形可名故曰罔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直之言殖也萬物甲始出殖立未有枝枝故質直無華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脩長也皆可得而載也（枝葉已成蒙覆於人上皆可燾載者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酋之言聚也物已成就可蓄聚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言物秋始成就有形可蓄聚過秋藏於黃泉故復於無形為冥昧者也）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故罔者有之舍也（有生於無）直者文之素也（色白受采質極文生）蒙者亡之主也（無生於有也）酋者生之府也（秋聚陳穀春茲生者也）冥者明之藏也（明以幽冥自藏）罔舍其氣（陽氣舍於罔）直觸其類（觸類生也）蒙極其脩（物可蒙載長無已也）酋考其親（考成也物咸成就也）冥反其奧（奧祕也物反於祕奧之中在黃泉也）罔蒙相極（罔無蒙有事相極盡）直酋相勑（直生首殺如相約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新故相代出入於冥昧之中）陰陽迭循清濁相廢（迭更也更相休廢也）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將來謂春生也成功謂秋收也）已用則賤當時則貴（賤謂廢也貴謂生也）天文地質不易厥位（厥其也言天動於上故為文地安於下故為質上下相承其不可易者也）罔直蒙酋冥（增數玄五位也）言出乎罔行出乎罔禍福出乎罔罔之時玄矣哉（有形出於無形無形以見有形禍福之所出故言玄矣哉）行則有蹤言則有聲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皆可形而見故謂之直東方也）有直則可蒙也有蒙則可酋也可酋則反乎冥矣（物生而長於東成於南酋於西入於北故言反乎冥也）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言物無形之時裁制也）八十一家由罔者也（言其始於北也）天炫炫出於無畛熿熿出於無垠（垠限也畛界也言天之炫炫熿熿其所出彌遠不覺其界限也）故罔之時玄矣哉（重美之也）是故天道虛以藏之（以虛藏有也）動以發之（以動發靜）崇以臨之（以高臨界）刻以制之（以剥殺萬物也）終以幽之（萬物終幽於北）淵乎其不可測也（言其深也）曜乎其不可高也（無以尚也）故君子藏淵足以禮神（君子謂五也藏身於罔而處於東帝出乎震故禮神也）發動足以振衆（振動也動衆以東謂觸其類也）高明足以覆照（謂正位於蒙覆照天下也）制刻足

以竦懼刻殺萬物於酋以竦懼也幽冥足以隱塞亦謂法冥而行君子能此五者故曰罔直蒙酋冥謂上五事也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為也曰賢人天地思而包羣類也或之言有也有問經者故答之言賢人用思慮念養萬物羣生醜類與天地同也昆諸中未形乎外言同在天地之中未見於外也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憂不可勝故曰幽幽獨以致憂樂不堪不勝者也神戰于玄何為也曰小人之心雜將形乎外陳陰陽以戰其吉凶者也陽為吉陰為凶二稱小人陽升陰退故吉凶見也小人之心雜不戰無以別善也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風而識虎雲而知龍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虎性暴猛故相識也潤萬物者莫潤乎雨雲興雨降故龍知之也賢人作而萬類同揚子偶易而作玄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觀故此云賢人作而萬類同是揚子之謙也吉非賢者之所作則不平理天下之事使物同齊者也龍出乎中何為也曰龍德始著也謂三也帝出東方倉龍用事故始著也陰不極則陽不生謂冬盡則春也亂不極則德不形陰為亂陽為德十月陰極而冬至陽生也君子修德以俟時君子謂陽也修德於黃泉俟春而興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尾可以為庸也庸法也首始也尾終也言唯君子終始不失法者也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何為也曰小人不能懷虛處乎下庳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無而能有因而能作謂四也以陰處下當敬以奉也以無為有因緣自虛言小人皆不能爾也故大受性命而無辭辟也故否陰宜因緣而便大受故否日正于天何為也曰君子乘位為車為馬車軨馬駒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為主也謂五也五為君故稱日正于天也午為中亦為馬日在午故乘馬也亦為車車副也軨轄繫也駒尾結也言君子正位乎中繫轄結尾以正天下萬機之事故利為主月闕其慱不如開明于西何為也曰小人盛滿也自虛毀者水息淵木消林山殺瘦澤增肥謂六也陽家之陰故稱小人月滿則闕故戒之也言當自虛如水之性以淵息長木以材茂故消其枝山以高峻故殺瘦澤以卑下受山之腴故云增肥猶君子虛已以受人者也賢人覩而衆莫知言衆人所不知賢者已見其事者也酋酋之包何為也曰仁疾乎不仁誼疾乎不誼君子寬裕足以長衆和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誼乎故水包貞謂七也夏長而秋殺長之謂仁故疾乎不仁也施之謂義故疾不義也不仁不義天地之所不容也一者水也包萬物於黃泉待四時以正之故水包貞也黃不黃何為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謂八也黃中也不黃故失中也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者得其中乎九贊之位君子在玄則正雖玄冥幽隱恒正身不惰在福

則沖福謂富貴之位常自中虛在禍則反禍為凶荒之處反身修德不治盥者也小人在玄則邪以幽行惡在福則驕富貴則驕慢在禍則窮富貴不施遇禍故窮故君子得位則昌昌大其治失位則良不苟欲也小人得位則橫同時為形勢也失位則喪如亡其親八雖得位然猶覆秋常乎覆敗也言八雖處上之中以木近金故相敗也顛靈氣形反何為也曰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九謂極上上極則墜故顛下也氣上形留故相反也惡安也氣形分別安得不相反者也君子年高而極時者也歟凡為君子高年致仕極時之政陽極上陰極下氣形

乖鬼神阻阻難也魂為陽體為陰氣形分離則鬼神絕遠孝子雖立廟以存之難可復覩見之者也賢者懼小人怙言賢者懼將衰落小人怙老以恣慾也昆侖旁薄大容也言天地無不容神戰于玄相攻也謂陰陽對龍出于中事從也萬物之生順從於事庫虛之否不公也日正于天光道也月闕其慱損嬴也月滿則虧酋酋之包法平則也得其正也黃不黃失中經也經常也顛靈之反窮天情也窮上反下極陽反陰罔直蒙酋贊羣冥也言萬物在冥昧之中而四德贊之也昆侖旁薄資懷無方天地無常方也神戰于玄邪正兩行陽正陰邪兩行於天地也龍出于中法度文明龍陽氣在東為文在南為明也庫虛之否臣道不當否而不通故不當也日正於天乘乾之剛乾天也日正明於天處剛之中也月闕其慱以觀消息闕為消慱為息酋酋之包揩任乎形德以德任刑以刑任德黃不黃不可與即事之不正不可即就也顛靈之反時則有極極於九也罔直蒙酋乃窮乎神域神域幽冥也言玄四美足以助於幽冥也易曰窮神知化此之謂也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辟君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非君無以斷正之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參事而君之各得其所也仰天而天不惓晝夜不休俯地而地不怠生長萬物惓不天怠不地惓

怠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諸君子象天自強不息豈有惓怠乎古今無也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窮神知化掘變極物窮情掘盡也盡變動之事以窮萬物之情也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挺其化與四時合其誠言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動不失其所也視天而天順而法之視地而地視神而神不敢違也視時而時時其冥也天地神時皆馴而惡入乎逆惡於也從上四視而從順之言當於何而入逆也

玄掜第十三

玄之贊辭也謂九贊之辭也或以氣五行之氣或以類觸類而長或以事之亂卒卒終也亂委曲也事之委曲而終者也謹問其性而審其家八十一家各有剛柔之性也審其家性以知休咎也觀其所遭遇謂君遭遇晝夜陰陽星時數辭劇之於事劇謂切劇以知萬事之休咎也詳之於數詳審逢神而天之神為陽也觸地而田之土地有磽确故觸類求之而為田也則玄之情也得矣知上六的則玄之性情可得而知也故首者天性也謂八十一首所說陰陽變化之事盡天地之性者也衝對其正也中應相對是其正也錯絣也絣雜而說之者也測所以知其情測其深淺其情見也攡張之攡散其事張大其業瑩明之以瑩明朗其義也數為品式枇著休咎五行施為品物藏否為其式法也文為藻飾質樸其道藻飾其文捉擬也準擬其事取象而作之也圖象也以事不可知故又圖象其形以曉學者也告其所由往也告示所由來往之要維天肇降生民肇始也降下也言天始下生此民人當以法成教也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成無法則不成動言視聽思此五者皆當以法則成矣誠有不威捉擬之經經常也五刑之法有常無赦誠而有所不畏威擬以常法不可赦宥垂裙為衣襞幅為裳衣裳之示以示天下捉擬之三八三八為木取其枝葉覆被之象擬之以為衣裳猶易蓋取之乾坤也比札為甲冠矜為戟被甲何戟以威不恪捉擬之四九四為金九取金之剛利以為甲戟備豫不虞以威不敬之人尊尊為君卑卑為臣君臣之制上下以際捉擬之二漆二七為火也南方為禮禮以別尊卑故有君臣也鬼神耗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之以祀典捉擬之一六一六水也北方太陰也耗空也荒虛也空虛之地若鬼神想象無有常方故無禮制祭祀失度是以聖人之為制典春秋冬夏以時祭之也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捉擬之五五五五土也時奉天之時盡地之力以生五穀酒食是議取之於土也古者寶龜而貨貝自虞以上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幣國家以通萬民以賴自夏以下捉擬之思慮非思慮之明不能轉易也建侯開國渙爵般秩以引百祿捉擬之福非福祿之至則國祚不開爵秩不行故取三福之象越隕不令維用五刑捉擬之禍刑出於禍玄有三禍故取象也秉圭戴璧臚湊羣辟捉擬之八十一首臚傳也湊至也辟君也羣辟諸侯也執持圭璧也謂諸侯朝見於君如八十一首繫於玄也棘木為杼削木為柚杼柚既施民得以燠捉擬之禍棘廉也杼廉柚員以為經緯南北為經東西為緯經緯相錯共成其織故取象也周割匏竹草木土金擊石彈絲以和天下捉擬之八風匏瓠也竹簫篪也木柷敔土塤也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和天下也和調也風為號令將和天下故擬八風而調八音也八風坎為廣

莫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兌為閶闔風坤為涼風乾為不周風也陰陽相錯男女不相射人人物物各由厥彙捉擬之虛羸彙類也人道正萬物理各得其類天地虛羸人所成也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音律差列奇耦異氣父子殊面兄弟不孿帝王莫同捉擬之歲斛量也日月之行更相量度或合或親故曰相斛也星五星也辰北極也轉相觸犯有流有行知時變也音以聲律律以和聲次第差列奇耦陰陽氣節不同故曰異也父子異類故曰殊面重生為孿孕不重逆故曰不孿五帝三王服色異制故曰莫同歲運四方周而復始無時留滯故取象也嘖以牙者童其角攫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捉擬之九日平分玄一首四日分則有餘二首九日則平故曰九日平分也元氣所生才力相分故牙者不角翼者兩足無翼無角材以道德天之三私如平九日無餘分也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捉擬之晷刻荒謂虛荒無可名之地此四句太玄之奥祕也晷以知遠刻以考隱故擬之也一明一幽跌剛跌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捉擬之晝夜逆謂逆知也流順也謂順得其事也幽明難知柔剛難虛晝以知陽夜以知陰故擬晝夜以逆知微妙之事也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遵天之術無或改造遵天之醜捉擬之天元索數也上數天下數地天地設位各有度也醜類也往述往事也來述來事也天有四時遵之而行無或改造更作遵類而長之三統一元天之太始故擬之也天地神胞法易久而不已當往者終當來者始捉擬之罔直蒙酋冥胞謂胞胎也天地之所包養變法易度久而不已往來終始不失其本罔直蒙酋冥示四方之玄本之五美之所成故擬之也故擬水於川水得其馴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擬言於法言得其正防川為水檢德為行範法以正言者更相匡維之言也言正則無擇口無擇言也行中則無爽爽差也水順則無敗以柔不犯難也無敗故久也長久不已無爽故可觀也行無差二可觀采也無擇故可聽也可聽從而行之可聽者聖人之極也極盡言無以加之也可觀者聖人之德也孝經容止可觀聖人之德故可觀也可久者天地之道也長久之道無加於天地也是以昔者羣聖人之作事也羣聖人謂庖犧以來諸述作之聖也上擬諸天下擬諸地中擬諸人仰觀俯察近取諸身是也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該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醜類也言天地函匱包有萬類合日月之明五行該有其類五嶽宗有太山四瀆長川大川五經隱括其矩法天地無含有之天違地違人違而天下之大事悖矣三者皆違故悖逆也

太玄經卷九

太玄經卷十

漢 揚雄 撰

晉 范望 注

玄圖第十四

圖者象也所以圖象玄之形體者目錄曰圖畫四重以成八十一家如天運行遍無不通也四重謂分渾天為方州部家四重之位也畫者謂以三表一易三畫於四重位中周施上下終於八十有一也玄之八十一首方金象天終則復始無不通也玄之有圖猶易之有下繫辭也

一玄都覆三方如圖之形方同九州方有三州三三而九共九州也枝載庶部庶衆也州有三部部數轉多各有枝別故曰枝載也分正羣家部有三家八十一家故以羣言

之也分於陰陽以家正之也事事其中包有萬事在玄之中則陰質北斗日月昧營陰為夜也質正也昧界也營營域也言斗晝則不見惟夜可以取正也故曰日月轉在於營域之中各有昧界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沈猶隱也陰陽隱伏而四時潛阻改易不可得而見故以隱潛言之也五行伏行六合既混混同也言五行王相休伏於時六合混同可得而論不可見也七宿軫轉西有七宿四七二十八宿言七者要舉一面也運用於天轉旋更見也馴幽推歷六甲內馴九九實有馴順也推謀也歷順從六甲差次度分八十一首實有之也律呂孔幽歷數匿紀孔甚也幽微也言律呂微妙侯氣謀上歷數度伏匿皆甄紀也圖象玄形贊載成功贊謂七百二十九贊之辭圖以見玄之形象贊辭載其功見其休咎之事也始哉中羨從始哉者玄之初始謂天玄也玄有九天中羨從三天名也中起冬至十一月主四十日半通率三天主百二十一日半百卉權輿乃訊感天卉草也權輿始也訊詰也言百草之始生如相告亦同感於天也雷椎欽竇興物旁震震動也雷以動之欽竇由內也正月之時萬物之生者尚在曲勾之中雷震驚日出之故言興物旁震也寅贊柔微拔根于元贊佐也寅敬也亦謂正月建寅之時萬物尚微弱柔脆故敬而拔舉其元於泉壤之中長生而受元氣也東動青龍光離于淵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也龍潛于淵須時當升故言光離于淵推上萬物天地輿新推極也極出也出上萬物而長之於天壤之間莫不始新矣中哉更晬廓謂地玄也在人之中故曰中哉亦三天名也更首斗指辰謂三

月也亦百二十一日半也象天重明主晬則入四月純乾用事故曰象天重明雷風炫煥龍幹與物時行此謂春夏之時震巽用事故曰雷風光曜萬物故炫煥隨天而行之也陰酉西北陽尚東南酉聚也言此時陰皆聚於西北之地而陽滿於東南也內雖有應外觝亢貞觝合也亢舉也內應謂陰也太陽之時陰伏其內而應乎外以合陰陽舉正萬物于天長類無疆龍以諭陽陽為幹故言龍幹于天也陽氣幹舉萬物觸類而長南征不利遇崩光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曰不利終哉滅沈成謂入玄也在天地之後故曰終哉天亦三天名也滅首斗指申謂七月也亦主百二十一日半天根還向成氣收精天根謂冬至牽牛一度也天始於北方日移一度至七月復向北方故言天根還向

也到春及夏布散於天地之間以成天氣故安復精神也閱入庶物咸首艱鳴閱簡也庶衆也言秋潛盛物簡閱而入之也萬物衰殺物咸相首何艱苦而悲鳴深合黃純廣含羣生黃純謂十月也純坤用事坤為土其色黃故言黃純也坤厚載物故言廣含羣生也泰柄雲行時監地營泰謂太極也柄謂斗柄所指也順時而運如雲之行也時謂四時周而復始監於地營域所極也邪謨高吸乃馴神靈邪不正也謨謀也吸取也有不正之謀雖甚高遠故當錄取而正之以順神靈也旁該終始天地人功咸酋貞貞正也酋聚也謂上下通也該兼也上下旁通於天地之間萬物人道之功業咸聚於正天甸其道地杝其緒甸之言挺也杝謂施大之也緒業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地則施大其業於下陰陽錯雜而有男女也陰陽雜廁有男有女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故陰陽錯雜而有男女也天道成規地道成矩矩方規圓規動周營運轉營也矩靜安物方不危也周營故能神明晝夜不休以神明也安物故能類聚物以類聚歸安平也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至貴聚以為富神而明之故為貴也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天地人三者俱謂之玄玄天也故以天名也君臣父子夫妻之道此三者人倫之大綱俱存於天也玄有一道玄所用一道分用三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三也以三成九玄有九位也極為九營營猶虛也易有六虛故玄三變為九虛也是為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經常也本同末離少微長蕃天地之常也旁通上下萬物并也旁通謂九位旁通於八十一首也上下謂方州部家升降於四位也上下旁通萬物并也九營周流終始貞也九營周流謂七百二十九贊終而復始不失其正也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天根十一月朔日冬至終竟十月也羅重九行行四十日羅猶布也布有九行行四十日半不言半者就成數也四九三十六三百六十日有半為四日半故分數不齊天地難為安也誠有內者存乎中陽氣尚閉於內故存於中天也宣而出者存乎羨羨天主十二月訖正月萬物始萌出故言宣而出之也雲行雨施存乎從從天主正中旬萬物華實變也珍光淳全存乎睟睟天主四月中旬訖五月下旬萬物成實而純茂也虛中弘外存乎廓廓天主五月下旬訖七月上旬言是時陰陽伏於下萬物猶未衰故大盛於上也削退消部存乎減減天主七月上旬訖八月中旬言是時萬物衰落從減削也降隊幽藏存乎沈沈天主八月中旬訖十月上旬是時萬物已成將當降隊而蓋藏也考終性命存乎成成天主十月上旬至十一月朔是時萬物已蓋藏氣至是當復羨生於土中故言終其性命也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九贊之位一至五為息六至九為消陰陽消息天地之計也反而陳之乎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

十月可見也反者是復陳之也陽生於子子則十一月也陰終於十月其變易可觀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也陰起於五月陽終於四月乾坤消息亦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故生陰陽莫如子午也西北則子美盡矣陽起於子而終於午西南尚有微陽故西北而盡美矣東南則午美極矣陰起於午而終於子東北尚有微陰故東南而美極也故思心乎一思為思中故思心乎一也反復乎二二為思中故可反復者也成意乎三三為思外思可反復故成其意也條暢乎四條遠也暢道也四為福小思而生福故可通也著明乎五五為君位思至意成故著明也其德著明故可以行君事也極大乎六六為福大故極大也敗損乎七七為禍生故敗損也剥落乎八八為禍中禍之所中故剥落也殄絶乎九九為禍極故殄絶也生神莫先乎一一為始玄始於一玄道生神故生神無先一也中和莫盛乎五二五八者三者之中也三中之中五又其中故盛最也倨勵莫困乎九倨勵勵也九為禍極故劇困也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思始於內故微也四也者福之資者也資猶資也四為福始故資有以為福也七也者禍之階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四五皆為福故六隆厚也九也者禍之窮者也禍窮於九二五八三者之中也九位之中二五八為三者中也福則往而禍則承也修善以致福故福往行惡以受禍故禍承之也

九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為宮也九虛九位也闢闔也九位闔設有善有惡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各隨其事而宮容之也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一為下人二為平人三為進人未祿位故貧賤也進德修業故心勞之也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四為下祿五為中祿六為上祿故富貴奉而伸之故尊高也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七為失志八為疾瘵故離咎九為禍極故犯災五以下作息一息至五五以上作消六消賤也五以上作消故賤相交更代也數多者見貴而實索謂六以上者居上而數多故見貴高亢有悔故衰索也數少者見賤而實饒謂五已下也居上而數少故見賤因以息進故饒也息與消紀貴與賤交言消息相紀錯貴賤相交更代也禍至而福逃更相避逃幽潛道卑元極道高一與九也晝夜相承夫婦繫也晝為陽夜為陰更相承順如夫婦之相承繫為室家之道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終生於始始生於終如父子之相繼續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日月之行有合有離君臣之義不可則去孟季有序長幼際也際接也人道之有長幼蓋取之孟季之相周接兩兩相閨朋友會也一六合北三八合東二七合南四九合西五五合中志同者相合朋友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不晝不夜無以為一日之數無陰無陽萬物不生也晝數多夜數少夏至晝漏六十刻冬至夜漏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及夏至之晝故晝數多也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日為

君用為臣君常光明故臣常有闕退也君子道全小人道缺有虧損也一與六共宗在北方也二與七共朋在南方也三與八成友在東方也四與九同道在西方也五與五相守在中央也玄有一規謂天象也一矩謂地象也一繩謂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為經也一準謂東西為緯也以從橫天地之道南北為從東西為橫馴陰陽之數順天地之道也擬諸其神明準擬神明之道而作之也闡諸其幽昏幽昏者闇而大明也則八方平正之道可得而察也若上之說則玄之道皆可觀察而見之也玄有六九之數六九五十四所謂終於五十有四策策用三六三六十八蓋取一一也一二也一三也二一也二二也二三也三一也三二也三三也之數以為十八策

儀用二九儀正也正之以二九為三十六也玄其十有八用乎初取象於三六而正之以二九分而計之皆十八故言玄以十八為用也不正言十八而言二九者玄之辭也泰積之要謂泰積策而要數之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謂天地人各十八合五十四也并始終策數以始於十八并天地人之數為七十二也半之為泰中中分之故名為太中也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律法也以三十六策七百二十九贊由之而生也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太積積其大數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玄自天推一晝一夜於七百二十九贊贊為晝者三百六十五為夜三百六十四不周顓頊四分日之三不周太初歷日之半又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所以不周者以有陽數贏陰數虛也故玄虛贏之分所以為二贊以滿玄數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玄之有踦滿猶年歲之有閏月也玄以陰陽為本故無該顓頊太初二歷踦滿二贊以合歲之日而行律歷也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復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

七章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沒終也置一元之數以章會三統凡九會統數除之終盡焉一章閏分盡一會月分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玄之道班氏元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此之謂也

玄告第十五

玄生神象二玄天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二者天地也天地之神物不可得形而見唯象二儀而神玄也神象二生規規者象天之形規生三摹摹者索而得之謂三玄之義也三摹生九據九據九位也天地人各三變三三而九故有九位也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謂天玄也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謂地玄也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謂人玄也天三據而乃成故謂

之始中終天玄三變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地玄三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人玄三變下欲上欲出入九虛欲猶合也下合上合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而出入九位之中也小索大索周行九度度居也九居亦九虛也陽稱大陰稱小小索謂二四六八也大索謂一三五七九周行於九虛之中也玄者神之魁也魁藏也言神藏於玄之中也天以不見為玄以其高遠不可得而分明故以玄妙言之也地以不形為玄地之廣遠不可形別亦以玄言之也人以心腹為玄人之心腹不可忖知猶天地之高遠故總以玄名也天與西北鬱化精也言十月之時純陰用事陽氣在地下鬱然於此中故十月之中夜而精氣變化也地與黃泉隱魄榮也魄者萬物之精體而未變者也十一月時陽氣在黃泉之中與藏其體然後榮華也人與思慮含至精也人含思慮故以為與藏也天穹隆而周乎下穹隆天之形也渾天象之包有於地下者也地旁薄而向乎上旁薄地之形也人蒼蒼而處乎中蒼蒼衆多之貌也居天之下地之上二者之中也天渾而櫂故其運不已櫂猶移也渾命而運無窮也地隤而靜故其生不遲隤猶安也安靜以生萬物暑往寒來無遲疾也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言人順四時而不違可以長生無窮匱也天地相對日月相劌劌之言會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天施地生故相對而成萬物也山川相流水出於山而流於川輕重相浮重為輕根浮於水也陰陽相續更相

續代晝夜四時是也尊卑不相黷天尊地卑不相褻黷是故地坎而天嚴天成嚴於上地洿坎於下月過而日湛過疾也湛謂潭潭徐遲之貌也月日行十三度故疾日日行一度故遲也五行迭至四時不俱壯壯大也迭更也休廢更用事故不俱壯也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昱明也昴則登乎冬火則發乎夏登成也昴星中則冬火星中則夏以成其時也南北定位子午之位陰陽之府也東西通氣木王則金死氣應相通也萬物錯離乎其中錯雜也言相雜離於天地之中也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剋玄起於一故一為德而五生也謂五行相生者也相生則相剋故亦以為刑五行相克害故有五剋也五生不相殄殄絕也言更相生無絕已也五克不相逆更相克害不相為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如父子之道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以上治下下順於上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各寶其位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玄書日及斗所指者以其常滿常指故也月有虛盈或取其施以補不足故或大或小遲疾無常故不書也歲寧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寧安也恙猶著也一歲之數有足者有減者足則年安不足則為病故曰年病也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為一月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年三年一閏或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月有長有短隨年所病而償之故曰天之償陽動吐謂春夏也春夏陽氣動吐生萬物也陰靜翕謂秋冬也秋冬陽氣翕斂而蓋

藏故言靜陽道常饒謂動生也陰道常乏謂靜斂也陰陽之道也陰之陽饒是其道也天彊健而僑蹻天行健也僑蹻猶動作也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天之運轉一晝一夜過周一度故曰饒也日有南有北南至牽牛北至東井月有往有來日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南為太陽北為太陰陽精至太陽故為夏也陰精至太陰故為冬也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以望晦別小大之代聖人察乎朓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也朓見也晦而月見西方為朓朔而月見東方為側朓側變之貌也日雄月為雌聖人觀其變會之次序經於天而無已也故玄鴻綸天元婁而柑之於將來者乎鴻大也綸率也言玄大率天元而婁柑著於將來之事易所謂章往察來者也大無方易無時然後為神鬼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鬼者明變化無常方可謂妙明也神遊乎六宗魂魂萬物動而常沖不居四時天地者名為六宗今有六宗祠是也魂魂衆多之貌也言六宗之神衆與萬物生長猶能常自沖虛而況於人乎故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謂一也沈在黃泉之中也浮以際乎上謂九也九為上天也際接也交接於天上也曲而端端正直也曲得其情故正直也散而聚散布也布已傳知聚之於天也美也不盡於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必美其道故不盡其味也大也不盡其彙彙類也舉端而已故大也上連下連非一方也上下連續非一方之事也遠近無常以類

行也觸類而求之不煩遠近也或多或寡事適乎明也言玄之辭多不為繁少不為不足取其中適以明其仁義故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天地有施生人道有仁義推人事以知天道法天道以為仁義也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邁行也推明晦而日月逾邁運行也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盪猶盪滌也彌大也陶化也言歲歲相盪滌天地大化萬物以生謂之神明神而明之故不窮也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言玄本天地之原實為難從從俗之末流故易可為也玄起於天元所謂難由也故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言玄包羅於天地摠綜於萬物有祖宗父子之道君臣夫婦之義此特復言忠孝者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忠孝非孝子不得為忠臣忠臣必出乎孝子之門忠孝莫能兩舉故又別而言之以見於忠孝之大義也實告大訓訓教也忠孝之教玄道實以告示於人也

太玄經卷十

太玄經卷末

釋音

太玄從中至增第一

此本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傳行於世非揚人之所作也

玄首 渾 戶昆切渾天也 北 陸曰當作枇字之誤郭比利切又比音

中 昆侖 上古渾切下力迍切倫同欲燒知也 陳 陳音 信 伸音 庫 音畢又平彼切 博 古圜字 酋 字秋子由二切聚也長也就也終也

周 錘 直為切 不中 丁仲切 杠 古雙切旌旗飾一曰牀前橫木也抽也一作扛

礥 礥 下研切艱險也難貌又下珍切硬也 畛 諸引切又諸隣切千夫之道也界也 嘖 說文音賾又音責情也至也 適 音的 虛 古墟字 髀 并弭切股也一作輥輥軒輯也或作輥輥胡罪切車轉貌一作輥 輯 才入切 航 一作杭 其 音箕

閑 坎 音雉 第 測几切床板也一作梵 跙 切居才與二切 舍 施夜切 內 納音

少 少 上聲 溓 盧忝力葷勒兼三切又里兼里桊二切濟也 戠 思廉切古纖字又云菜似韮也

振 賑也 射 爽尺切厭也

戾 諿 私呂切才智之稱 宿 音秀 離 音麗

上 鏃 音漸 偬 音昨慙也 菑 音淄菑荼也

干 鈴 公合古合二切聲也 葙 音鈴一作箱一作箱 何 音荷

狩 狩 音疎郭竹與切 括 他合切大食也又古邁切蹶也獪字括古文 綦 厥萬區倦去願三切

束腰繩也又居玉祛暖二切纏臂繩也 逝 一作偃行晰晰

羨 羨 于緻切 捐 音月折也

差 差 音又 好 音耗 惡 烏故切 跌 音逸一作跌府俱切過也又云足也 纍 力追切蔓也

蹉蹉 上七何切下音壞又音懷

童 焯 之藥切明也又灼 侏 音朱 儔 一作儔

增 要 古胥字 庫 音婢卑下屋也 鬱 他歷切除也以刀出髮 岊 上於兩切下方爾切 岊 上於兩切下方爾切 峽 峽岬山足也 櫃 當作倞古良切作僵

太玄從銳至事第二

銳 陁 詩是切壞也 辟 必亦切 量 音亮 盪 從朗切搖動也 岑 鉏箴切山小而高也 崟 魚音切山之本崟也

達 迵 音洞過也 砭 補廉切以石刺病也一作研又方驗方鄧逼廉三切 苞 一作說文曰署也方沔切 扁 扁

交 裔 音聿又余聿切 圈 上倦下宏 噉 今啗字又從啖

耎 耎 而兖切火熟也 鄰 思栗切又音七地名在齊 哇 一佳切又烏瓜切 噣 音晝又音燭又

竹菽切菌求敏奇隕二切殌莫骨切殘子廉切漬也沒也洽也又泉水出微貌

竅口管切又音欵空也術音遂坐去聲

傒傒胡啓切樸普木切草生也一作撲音雹訧音寘害尤也恨也

進縣音懸消也櫂劬音四嵩竹把一作擢居縛切溱阻巾切讀當作物盛蔡蔡之蔡長平聲

釋詢呼寇切怒也又欣句切又音候罵言詬同說音脫響一作嚮景音影

格緺音瓜一作緺五侯切隅也鬚他歷切觿音紹角長又居少切角不正撲音雹

夷瘣胡罪切木病無爪嚘音憂歎也離音麗艾魚廢切一作苃易以豉切嘎所嫁切

切

樂樂音洛奧於六切淖女卓奴教二切嘷胡牢切嗥古甲切又叫一作維元志胡卦切繫幃切又牡臭切曰維呱古胡切啞乙白切咋側革切又牡有二切詐也繣以睡切細綱也又子規尤恚二切繩中絕又音携又胡卦切維紘中繩也

要平聲嗟音嗟

爭汜芳劒浮劒二切嚇赫音赫臞音具又音瞿瘦也齦康佷口限二切膩音嗔肉脹起也

曼許縛切膊匹各切脛胡定切胻也鞦音胄甲也古文

務汙流字古文繇七侯切又音投

事大冒陸注作最最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諷音諷奏也悊音哲假音格

太玄從更至應第三

更跙子與切當宋平聲范去聲

斷否平理切鼐都計切噴氣也亦作肆脫音奪侏音賣倜音伐一作儺又力之切

毅說如字豨虛豈切又呼猪也

裴鶡古牙切鴈也又作軻鶡古魂切又音運雞三尺曰鶡或作鷃儺儷同呂諧呂夷二切踤才卹切一作跨一作踈

衆嫮音獲美貌纍力佳切堆吐回切瑥音滔玉名虓許交呼交二切虎聲詩云關如虓虎廞欣金牛金二切振廞盛怒貌陳也興也蹻居預切蟜丑知切龍無角也絓口圭胡卦尺卦三切更絲也絲結也唁言健切鄭云唁弔失國曰唁瞶莫佳切衰徒危切

密鏐呼嫁切瑑直兖切壁上文也又丁角切一作啄齦口限牛斤二切稚音緻

親齟上朱呂切下魚舉切齒不相值也螺上果下蘇比毗志切蘮音禰胏阻史切脯有骨也乾肉也

斂槃步干切盤也一作槃勞盧到切當去聲

彊櫃寄良切鐮柄

睟睟思季切美也袀音均眄女六如陸人力三切憖也為惡也易以豉切慼一計切作愚

盛 揮音經一作闡又大安徒安二切揮繫其名觸也揮揮然敬也又提持也

居 迒戶郎切獸跡也道長也 蹠其據切傳也音毛將安傳之傳 擐胡慣切一作擇車 蘖蘖臣庶賤子又木上生曰蘖魚列切

法 共音恭 緻音聿汲綆也又居律切又音橘 衍達也一作愆 離音麗 寘音田 敺史記與驅同

應 否皮彼切 綱古作罔 罠音觥又力蕩切 罘扶流切 褪音側 絓胡卦切 翰音寒 離如字 惡烏故切

太玄從迎至昆第四

迎 遡沂音 嗹所甲切鳴食貌一作嗹閭前切連婁言語繁繁貌 眊火刮荒刮二切怒視貌一作眊

迦 迋上君阿切下后音侯也作傎迋問也 罕扶遊切覆車一作累 梧覔搆蒲后二切枷杖也連枷也又方苟切

遇 圃音圄

竈 龢胡戈切音聲調和也 瀨音頻涯也濱也 齊齋同 調齊音劑 肪音坊 歐歐上烏后切下音塢又上於口切下屋徒切二口相扰也 嘬音瑕 嗷苦弔切又音叫 漆土甲切又音曳蒸葱也

大 鑢切庶 鋪七肖切 裹音壞苞也 餔補胡切日加申時食今晡字

廓 廆一計切靜也安也又烏申切 念音翕恰也 馮音憑 朽公卒切摩也又直止戶骨居乙

三切

文 袷古合何夾二切又音劫衣領也 襩苦貴切繡也 縵莫半切繒無文 樸一作朴 否方久切不也 邠補民切 藎音燼

禮 胠女九切

逃 惕音剔 諟一作諟又作謹音望責也 擬初雙切打鍾也 鷮隼一作庫又作鷮夷少切詩云有鷮雉鳴 踤聚卹祖四二切推踤一作萃 婁力住切 膝戶皆切脯也 絅音翌 跰補爭切散走也歲星晨出為跰

唐 鼷下雞切今之甘口鼠 訾恣音

常 耰測音治稼耰耰進也詩云耰耰良耜

度 骫音委 櫇音賴壞也一作傾 要音么約也 貸音泰

永 眇章移切目汁疐 樂音洛 蒔市之切又音侍更種也

昆 昆混同 旬音徇

太玄從減至晦第五

減 瀏流音

唫 唫音欽禁也又吳今切 矍呼縛切 嘆上去吏切下魚忌切又牛力切無聞見也 振音賑 予音與

守悃古怙字軔如振切車輪木碓音外又丁漬切音對水碓也翕嘬楚夬切禮記注一舉盡嚼也羂古縣切一作罥掛也網引獸抵音紙繳音灼聚唈於交切多聲一作唉音例嘍唉烏聲也一作笑飾拑渠廉切一作世哇烏佳切蛤音刀蛤蟟茅中小蟲喁音顒長音伏疑磑外音午對公衰居衣公衣四切螫徒冬興弓二切赤色又羽弓切赤蟲名也嚘音憂歎也

恛當作恂射音亦視頪薄變畢茗二切冠名也一作頪普丁匹迥二切面無色也廣韻云斂容也一作頪巨追切鼈丁么切古文貂字毛可作衣沈蠅音孕懷子也粥余六切梟古么切惡聲之鳥也票匹遥切內嬰字從嬰呼基切與妃同善也恍樂也執音仇一作敉矐乎敖切矐矐鳥白也一作雌又七罪切霜刃白貌好耗音去倡齒羊切倜他激切攉音愆舉也蹢也晦脙音耻太玄從曹至養第六曹曹莫登切目不明睒失冉切埻準音射的仮音反回也妃乃果五果二切一作姬牛委切好貌妃小貌鼷子賒切一作蹠山名非也夔烏代切草盛也哿古我公可二切嘉也

窮櫝徒和他果二切狹長也車笭中器也蹛都賴勑賴富蓋三切蹄也跂行也狴音弊牢也鄰思栗切黿音猛割鬲余律切食音異疣音尤贅之芮切止虒音馳又音雉參差貌亦作褘一音輸一作虢虢火交切弼薄耕悲矜二切弓弱貌輆口亥切較輆不平也知音智堅胼范薄民切皮上堅也亦作胼一作駢蝴音翊蝴蟲也蟢音德紗亡了切砭府廉方驗二切石刺病也惘音怙一固音閬閬音缺無門戶也杌五勿切梲五結切閒去聲吭戶郎下浪二切鳥咽也盧於合切一作盧偈音傑武也吪元作呰吪音吪動也失貌亡沼切兒音霓劇劇增也餕音俊麃鑣音頪疾醉切顚頪憂貌馴蠅音孕懷子也一作繩將跌決音行貌翾他咐化盍二切一作倜跋行貌踐也難槏市專切木名也一作揣翳徒玩切卯壞也砾之人切又音磷石在湍澗勤戇人善奴板女板三切慤也悾音空踖七爵子二切敬貌繈褓同負兒衣也養儇居遇俱蠖二切弸普耕切一作殆藍呼句衣遇於于三切荎也次音咨

蹐 蹐去奇居綺二切

太玄第七

玄錯 𩣡音戊鞠音昂瘞翳音藏埋也鏨音漸劑祖感切割剪也一作劑一作劑跙才與切

玄攡 攡音離萬物不見形攡又張也摎音交又音了瞶牛惟切膴音武土地肥美也

膴膴然一作晦當作膴膴微視也嘿莫六切縣平聲他徒何切蔵於廢切荒也草也蕪也

玄瑩 啗徒濫徒敢二切啜也揄音投引也又徒厚切難音然箝音鈐摹莫胡切擢

欽定四庫全書 太玄經卷末 九

一作擢

太玄第八

玄數 揉索音揉音蹂陸作蹂改也扮房吻甫文晡幻三切握也揮音壇唐韻言太玄云揮其名揮觸也說文徒旱切提持也搜一作換芳郎得切玉篇云菜名必與扮同拙音叟數也

詘信屈申也繇胄音予音與摯音秋鼽音求詖諡也佞也彼義切哆昌也切張口釦口音金飾罕呼旱切取鳥網侑音存裸郎果切胠竹尸切手足胻胠一作㕮上瘕下怙唐湖疑作頡音胡牛頸下垂

太玄第九

玄文 膊市兖切肉也熿戶光切懝牛力切又音礙駭也懝然有所識別一作懝庳音卑又音婢軨力丁切輯車也又車闌也駖音介馬尾誓結也惓音倦

玄挩 挩研啓切不從也骫音委又都詭切卒音萃劇摩同絣普耕方幸二切稍所交切衣袵也鑲壁音衣也矜巨巾切矛柄般與班同臚陳序也剞音喧或作割攣雙生子也生患所卷二切

太玄第十

玄圖 厭口感切窞徒感切觝之豉切又解同飲器倨音據傲也勵其據切勤務也懼也疾也甸甸之言乘也施去聲作拖

欽定四庫全書 太玄經卷末 十

玄告 摹莫奴切規摹也欲呼合切大歠也暮泯音暮擇音輝隤杜回切歲居衛切割也償音賞又音常又市亮切僑巨消切又高宇眺勑了切柑渠廉切馬柑也

太玄經卷末

太玄經跋

揚氏本自玄首已下至玄告凡十一篇並是宋衷解詁陸績釋失共為一注范望采二君之業折衷長短或加新意就成此注仍將玄首一篇加經贊之上玄測一篇附逐贊之末餘自玄衝已下至玄告九篇列為四卷三家義訓互有得失以待賢者詳而正焉

謹案卷八第二頁後三行蓋以識揲蓍之數也刊本揲訛世據趙如源本改

第三頁前六行其莫曰也按此四字疑有脫誤

第四頁前八行其位一五七也刊本七訛十據下文改

第五頁後六行日之行刊本之行訛行之今改

第六頁前五行金以生水刊本水訛木今改

第七頁後五行離為蜂刊本離訛离據趙如源本改

第八頁前六行潤下作鹹刊本潤訛閏據尚書洪範改

第十頁後七行陽氣施種於黃泉刊本施訛始據漢書律歷志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林鐘所上生刊本脫上字據漢書律歷志增

第十一頁前五行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刊本脫

寸字據晉書律歷志增

第十一頁後五行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刊本七十訛七百據晉書律歷志及通鑑前編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刊本脱四字據晉書律歷志及通鑑前編增

第十二頁後三行巳為甲妃刊本脱巳字據趙如源本增

卷九第一頁前七行無形可名刊本形訛巳據趙如源本改

第二頁前七行福則有膊刊本膊訛膊據卷末釋音改

第四頁前六行月闕其慱刊本慱訛博據卷末釋音改

第七頁後六行垂稍為衣刊本稍訛消據卷末釋音改

卷十第六頁後一行亢極道高刊本亢訛元據趙如源本改

第七頁前二行二與七共朋刊本朋訛明據趙如源本改

第八頁前五行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刊本十一月訛正月據史記漢書改

第八頁前七行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刊本三訛二據陳淳序改

第八頁前八行自申復子刊本復訛至據陳淳序改

第八頁後一行一會月分盡刊本分訛食據陳淳序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無以加於忠孝刊本脱忠字又非孝子不得為忠臣刊本脱臣字今並增

卷末第一頁前六行欲燒知也按此句不可解疑

有脫誤

第一頁後二行一作輯檢字書無輯字疑有誤

第一頁後四行第刋本訛第據閑首贊辭改

第二頁前五行藁力追切刋本力訛刀據玉篇廣

韻改又按差首贊辭藁作纍疑此藁字誤

第二頁後六行方沔切刋本切訛也據說文改

第三頁前一行殆刋本訛物據更首贊辭改又殁

同刋本殁訛股據玉篇廣韻改

第三頁前二行空也刋本也訛字據玉篇廣韻改

第三頁前四行居縛切刋本縛訛繖據玉篇廣韻

改

第三頁前七行嚘音憂歎也按夷首中無嚘字此

疑有誤

第三頁後一行奥刋本訛粤據樂首首辭改又嗥

胡牢切按樂首中無嗥字疑有誤又一作維云

云檢樂首次三贊辭嗥呱咋嗥字無作維字

義此一作維以下十二字疑他處注文誤衍於

此

第三頁後六行矍許縛切按爭首中無矍字疑有

誤

第三頁後七行流字古文刋本文訛今據玉篇廣

韻改

第四頁前三行脫侏倜三字及音注刋本訛在上

行當字下今據斷首改正又音代刋本代訛代

據集韻改

第四頁前七行堆吐回切瑵音滔玉名檢衆首中

無堆瑵二字葢因次三贊辭丈人推拏內蹈之

瑕推本或訛堆蹈本或訛瑵遂誤衍此二字音

訓今姑仍之

第四頁後三行齟齬螺羸四字及音注刋本訛在

上行稚字下今據親首改正又蘥音禰檢親首

中無蘥字疑有誤

第四頁後五行一作繫檢字書無繫字疑有誤

第五頁前一行揮繫其名刋本脫繫字名誤石按此句係本書玄數文但本書揮作揮玉篇廣韻揮字注引此作揮葢相傳本異今據彼注所引增改

第五頁後一行閭前切踵嘍言語繁絮貌刋本自前切至末九字訛在下注火刮荒刮二切之下又眴刋本訛作小字並據本書迎首文改又怒

視貌刋本視貌二字訛作見據集韻改

第五頁後二行覆車刋本車訛連據爾雅釋器改

第五頁後六行又音曳蒸葱也刋本曳上脫又音二字蒸下脫葱字據類篇增

第五頁後七行裹音壞苞也刋本苞訛苟據玉篇改按大首中無裹字疑有誤又日加申時食刋本脫日字據玉篇增

第六頁前二行袷刋本訛袷據本注改又繡也刋本訛嘗據玉篇增

本繡訛嘗據類篇改

第六頁前七行歲星晨出為跰考史記天官書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畢出曰跰踵此注刪節太多疑傳寫脫誤

第六頁後一行測音刋本測訛側又治稼稷稷刋本治訛洽按此句係說文夂部畏字訓畏與稷古字通今據改正

第六頁後三行目汁凝刋本脫凝字又市之切刋本訛反至切並據廣韻增改

第七頁前一行悃古怯字刋本訛在前頁末行振字下今改正又丁潰切音對刋本丁訛下音字訛作三日二字據玉篇改

第七頁前二行楚夬切刋本夬訛夫據玉篇改又禮記注一舉盡齎也刋本脫注字盡字據曲禮鄭注增

第七頁前三行哉於交切考集韻哉房越切音義

同伐與本文㦸彼衆禽注訓作㦸怒義正合此作於交切乃㦸咬二字音非㦸音也但查玉篇咬訓鳥聲似此㦸字作咬字亦通未知孰是姑存其異

第七頁前四行蛤蟟茅中小蟲刋本蟟訛嘹小字脫據廣韻增改

第七頁前七行廣韻云刋本脫廣字今增

第七頁後一行音孕懷子也刋本音下脫孕字懷下脫子也二字據說文增

第七頁後二行鳥白也刋本鳥字訛在也字下又衍作救二字據廣韻刪改

第七頁後七行一作婉刋本婉訛妃據下音義改

第七頁後八行草盛也刋本盛訛成據廣韻改

第八頁前一行車笭中器也刋本笭訛岑按此句係說文木部橢字訓今據改

第八頁前二行黿音猛刋本訛在下行食字下今

據窮首改正

第八頁前八行鳥咽也刋本鳥訛烏據爾雅釋鳥郭注改

第八頁後四行音孕懷子也刋本音下脫孕字懷下脫子也二字據說文增

第八頁後六行卵壞也刋本卵訛仲據廣韻改

第九頁前三行瞀刋本訛瞀據玄錯文改又鞠音昂按玄錯中無鞠字疑有誤又一作剸按剸字誤因無可考姑存之

第九頁前五行摎刋本訛摎據玄攡文改又膴刋本訛膴據本注改

第九頁前六行莫六切刋本訛力志切據廣韻類篇改

第九頁前八行難刋本訛難據玄瑩文改

第九頁後三行脯幻三切刋本幻訛幼據廣韻改

第十頁前一行又音礙刋本礙訛懏據玉篇廣韻

改又一作㩦按㩦字誤因無可考姑存之

第十頁前四行臚刊本作蹠據玄捝文改

第十頁前七行勵刊本訛劇據玄圖文改

總校官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貢生臣王詢

缺　页

白虎通義

〔漢〕班　固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白虎通義卷上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銘觀

乾隆御覽之寶

白虎通義

卷上

爵　號　謚

五祀　社稷　禮樂

封公侯　京師　五行

三軍　誅伐　諫諍

鄉射　致仕　辟雍

災變　耕桑

卷下

封禪　巡狩　考黜

王者不臣　蓍龜　聖人

八風　商賈　文質

三正　三教　三綱

六紀　情性　壽命

宗族　姓名　天地

日月　四時　衣裳
五刑　五經　嫁娶
紼冕　喪服　崩薨

臣等謹案白虎通義二卷漢班固撰隋書經籍志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姓名唐書藝文志班固等白虎通義六卷文獻通考白虎通德論十卷下引崇文總目云凡十四篇又引陳振孫書録解題云凡四十四門今本為元大德中劉世常所藏凡四十四篇與陳氏所言四十四門相符其曰十四篇者脫一四字耳然僅分二卷視諸志所載又不同蓋輾轉傳寫分合小異非有所缺佚也據固傳稱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而楊終傳稱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于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

永為世則于是詔諸儒于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即日貰出丁鴻傳稱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羡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于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時張酺召馴李育皆得與于白虎觀蓋諸儒可考者十有餘人其議奏統名白虎通德論猶不名通義後漢儒林傳序言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唐章懷太子賢注云即白虎通義是足證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通考題曰通德論失其實矣隋志刪去義字蓋流俗省畧有此一名故唐劉知幾史通序引白虎

通風俗通為說實則踵相祖襲忘其本始者也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尚使然又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禮之逸篇方漢時崇尚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白虎通義原序

漢唐書籍以通名者五惟白虎通與風俗通行於世乃諸儒之所討論實為鉅典而所至缺此板余嘗持節七閩如建安書市號為羣籍所粹訪求無有也今錫學得劉守平父家藏白虎通善本繡梓以廣其傳是亦明經之一助豈小補哉大德乙巳四月望日中奉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東平嚴廣恪齋題

按班固字孟堅扶風人漢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令固作白虎通因集是書王鳳洲曰班固取經傳不背理學大抵出于不韋仲舒之緒論而立賞罰議褒貶則公穀之義居多星源汪士漢考輯

白虎通義卷上

漢 班固 撰

德論上

爵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鈎命訣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言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

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為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土上可有次下可有第中央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為一爵或曰合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嫌為改赴故名之也地有三等不變至爵獨變何地比爵為質故不變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

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於百里其政也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衰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人不過七十里者也曰士上有三等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曰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

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禮曰四十強而仕不言爵為士至五十爵為大夫何以知士非爵何以知卿為爵也以大夫知卿亦爵也何以知公為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佾諸公六佾合而言之以是知公卿為爵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內者為本故不改內也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大夫諸侯之士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天子爵連言天子諸侯爵不連言王侯何即言王侯以王者同稱為衰弱僭差生篡弑猶不能為天子也故連言天子也或曰王者天爵王者不能生諸

侯故不言王侯諸侯人事自著故不著也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為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士也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謚春秋錄夫人皆有謚夫人何以知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即

令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當異也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論語曰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衆共之義也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君降立於阼階南南向所命北向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孝繼養也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禮中庸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為大夫父為士祭以大夫葬以士也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或曰諸侯之稱代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

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後代咸因之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土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公不見之經不以魯朏明不與童子為禮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棘韐有翹世子始行也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

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瑁也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同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

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逾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大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為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

號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惣美大稱也時質故惣之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故黃金弃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為

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鉤命訣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騖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稱自也但自我皆謙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

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卧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弃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帝中和之色自然之姓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

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僻僻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禮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也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為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

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已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帝王者居天下之尊號也所以差優號令臣下謚者行之跡也所以別於後代著善惡垂無窮無自推觀施後世皆以勸善著戒惡明不勉也不以姓為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備有天下之號而無萬國矣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為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為子成于天下無為立號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際帝嚳有天下號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黄帝有天下號曰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張不霸猶

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時知晉文之霸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伐晉冠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為帝何以為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為同也何以諸侯稱公齊侯桓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春秋曰葬許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謚

謚者何也謚之為言引也引列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稱黃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合文武王

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所以謚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強理勁直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公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為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大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為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謚何法法曰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

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任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時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主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者以祭何以為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神契曰仲春穫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誠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

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墻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譬諸宮墻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衆土也為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亦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為用故立其神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禮樂

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化物飾節節奏合以成

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信容貌得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禮所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也不爭論語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屈己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儐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

舞假于上下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昌何為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殷先以太平也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者所以象德表功殊名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

六莖者言和律歷以調陰陽莖者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濩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

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湯樂何殷紂為惡日久其惡最甚斬涉刳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尅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傾先王之樂明有法不亡其本與已所以自作樂明作已也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典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兮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觀之樂僛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此言以文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僛也以武得之持干戚僛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誰制夷狄之樂以為先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於是作樂樂之南之為言任

也任養萬物昧之為言昧也昧者萬物老衰禁者萬物禁藏侏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戚二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禮者身當履而行也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者聖人作為以樂之耳故有夷狄樂也殊為舞者以為使中國人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禮不備恐有過誤也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記曰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納明有入也曰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為四夷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者從東故舉本以為之揔名也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則別之東方為九夷南方為八蠻西方為六戎北方為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

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東所以九何蓋來者過九之為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僈狄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郄故少蠻虫難化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下管鞀鼓笙鏞以間降神之樂在上何為鬼神舉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何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絃鳴者貴玉聲也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鳴至尊著

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暮食士偃禮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為言禮也可履踐而行樂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所以名之為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氏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

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塤在十一月塤之為言勳陽氣於黃泉之下默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蔟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鞀者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簫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僇也簫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為本言承天繼物為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

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勝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金聲也鎛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鎛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一說笙柷鼓簫瑟塤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為本出於五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志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

封公侯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八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

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冠賊猛獸皆為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為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比而易故知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蕃輔下以子養百姓

施行其道開賢者之路謙不自專故列土封賢因而象之象賢重民也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率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者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而八百四十國矣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者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大夫悉同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故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數邑居山川至

五十里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木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均有無贍其不足制土三等何因土地有高下中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故立之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人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與己共財之義故可與共土一說諸父不得封諸侯二十國厚有功象賢以為民也賢者子孫類多賢又卿不世位為其不子愛百姓各加一功以虞樂其身也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至昆弟皮體有分別故封之也以舜封弟象有庫之野也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月令曰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悅何以言諸侯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為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曰孫首也庸不任輔政妨塞賢故不世世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世非禮也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所以諸侯南面之體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

國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壓臣子之亂也春秋之弒太子罪與弒君同春秋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卓與弒君同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為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春秋曰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賢不以長也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

養之義以閔公不繼莊公也昆弟不相繼之義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已之父往為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人後者為人子者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庶兄推親之序也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

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立君見弒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陽篡弒春秋繼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一于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

京師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即有邰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館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寧先皇者不以諸侯移必先請從然後行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大衆言之明詣侯法日月之徑千里春秋傳曰京曰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士視附庸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

在官者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上大夫祿君十卿祿天子之縣內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兩家菜必日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

兩食之何王制曰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天子太子食菜者儲君嗣主也當有土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士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百里也公卿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同有無也

五行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黄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淮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何知

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苞曰土之為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可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

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臭朽

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臭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大蔟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為春春之為言偬偬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氣動躍也其帝太皞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芒之為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吕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為夏夏之言大也位

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為鳥離為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吕衰于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為秋秋之為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為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

子子者孳也律中黄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吕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為冬冬之為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為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為中宫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已抑屈起其音宫宫者中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黄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黄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之謂之大吕

何大大也吕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吕之為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蔟何太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吕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吕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火相何以知為臣土所以死者子為父報

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虚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為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蓋之土以應之欲温則温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

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為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為相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為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無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赴各以別名陽生陰斂火中無生物

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為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嗇矣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為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為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為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為君君不可更為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

沉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內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欲相嚮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為時五行為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

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操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

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

三軍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横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素幘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

天者天道質無内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之天命已也使已也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為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湯親北面稱臣而事桀不忍相誅也禮曰湯放桀武伐紂時也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為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啓自出伐有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大夫也春秋傳曰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

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于祖廟命遣之也王法于此受兵何重不絶人嗣也師行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聞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子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誅伐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然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丐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世無聖賢方伯諸侯有相滅者力能救者可也論語曰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王者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弒其君楚子誅之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弒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天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絶之而已父然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

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煞世子申生不出蔡侯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為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得為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讎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隣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檀弓記子夏問曰居兄弟之讎如之何仕不與同國銜君命遇之不鬬父母以義見煞子不復讎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曰父不受誅子復讎何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秋曰楚子虔誘蔡侯班煞之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討者何謂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君之賊春秋曰衛人煞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

甲戌我惟征徐戎戰者何謂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春秋讖曰戰者延改也弑者弑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俟間伺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引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人何篡辭也稍稍煞之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人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枚馬纏勒晝伏夜行為襲也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禮曰使次斥先假途用束帛即如是諸侯賣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謂所賣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於郊為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無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斂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

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讖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

諫諍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糺周言失傾前疑主糺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失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曰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羣賢也諸侯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之是待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

禮奈何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必三諫者何以為得君臣之義必待於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所以必三年古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篡各去無為留也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於郊者君絶其祿者示不欲去也道不合耳祿參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耻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介主無介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待

放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預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保傅夫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從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為諫正也故一與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天之義也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木取法於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厲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不顯諫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為重民而求已失也禮保傅曰於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王法立史記事者以為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禮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保傅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為非故史之義不書則死宰不徹膳亦死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為之也謂之宰何宰制也使制法度也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雞鶩二穀不升不備三牲人臣之義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緣也掩惡者謂廣德宣禮之臣所以為君隱惡何君至

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故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為君隱也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為卑隱為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諸侯臣對天子亦為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為聘問天子無恙非為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父子一體而分榮

耻相及故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朋友相為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為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四馬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夫妻相為隱乎傳曰曾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絶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為隱之也

鄉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服德所能服也大

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射正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

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為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墻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

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竭忠奉几杖授安車濡輪恭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容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者所以教諸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致仕

臣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致仕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

鄉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人老七十卧非人不溫適四方乘安車與婦人俱自稱曰老夫曲禮曰大夫致仕者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記曰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故禮祭義曰八十不俟朝於君問就之大夫老歸死

以大夫禮葬車馬衣服如之何曰盡如故也

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王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

之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為恐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禮義也序

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立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於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亦如之皆入而復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

十二風

災變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恠先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也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變者非常也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服乘者何謂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為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示有譴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霜之為言亡也陽以散亡雹之為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為雹日食者必救之何陰

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别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於社大旱則雩祭未雨非苟虛也勑陽責下求陰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傅人擊杖庶人之妻揳搔

耕桑

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内婦蠶於北郊禮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外水為之築周棘墻而外閉之者也

白虎通義卷上

謹案第二頁後一行五十里有兩爵者刋本五十訛十五據玉海改

第三頁前一行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刋本脱殷字據王道焜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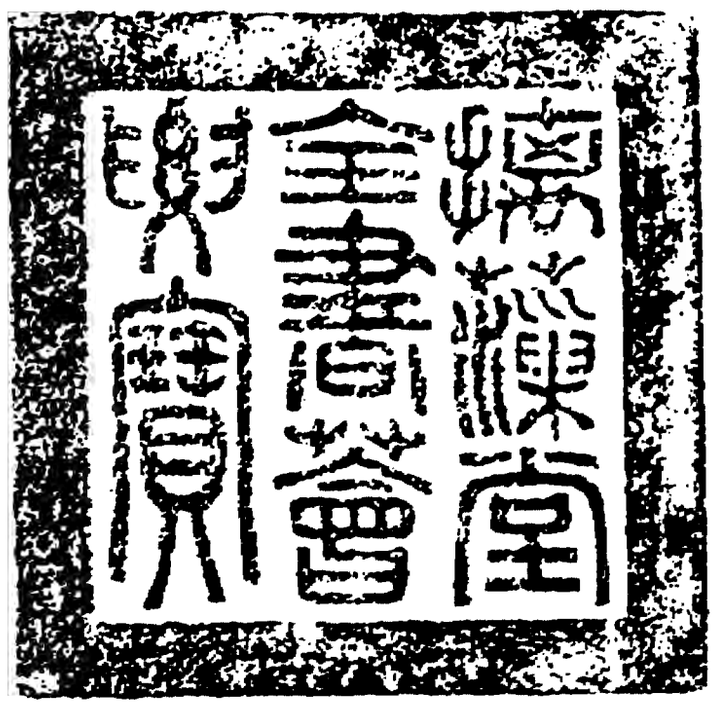
第三頁後一行通古今刋本脱通字今增

第十二頁後八行非明王之法張不霸刋本法張訛張法又脱不字據程榮本改增

第十三頁後八行則釋獲刋本釋訛擇據儀禮改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謂傾先生之樂刋本脱謂字與已所以自作樂刋本與訛興據程榮本增改

第六十三頁前一行立庠序之學刋本立訛帝據禮記正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　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白虎通義卷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乾隆御覽之寶

白虎通義卷下

漢 班固 撰

德論下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致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以自效倣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名正於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

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諟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驎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蓬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北越裳

貢孝道至則出蓬莆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連累相承故在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歷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間蓂莢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莢故莢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于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穟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穟天下當和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迴狩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計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

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為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稱告祖禰使祝遍告

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禰不謙不至祖即祭告天為告事也祖為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出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王者巡

狩諸侯待于境者何諸侯以守藩為職也禮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待于境也王者巡狩必舍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岳者何謂也岳之為言桷桷功德東方為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為言護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為華山者華之為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獲也北方為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後大之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爾雅云江河淮濟為四瀆也

考黜

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多者賜以朱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為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貴而後樂樂而後衆乃多賢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以事其先也禮曰未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既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

所以戒不虞而距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乎車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車者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特能居前左右寢未庶也以其進止有節德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長於教誨內懷至仁則賜時王樂以化其民尊賢達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居處修治房內節男女時配貴賤有別則賜朱戶以明其德列威武有矜嚴仁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喜怒有節誅伐刑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

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賜以玉瓚得專為賜也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者資鬯於天子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芭蘭士蕙庶人艾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侯民服車路先設路下四惡之又曰諸公奉選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以與之玄衮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陽達於墻屋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

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復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後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為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為侯未賜鈇鉞者從大國連率方伯而斷獄受命之五致太平之主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著大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必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為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為大夫大夫有功德遷為卿卿有功德遷為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諸侯有九賜習其賜者何子之能否未可知也或曰得之但未得行其習以專也三年有功則皆得用之矣二考無功則削其地而賜自并知明本非其

身所得也身得之者得以賜當稍黜之爵所以封賢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為附庸賢者之體能有一也不二矣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伯二削為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為三十里子再削為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後黜爵者何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或曰惡人貪狼重土故先削其所重者以懼之也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君幼稚雖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禮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

罪惡足以絶之即絶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妻父母不削已昆弟削而不黜何非以賢能得之也至於老小但令得大夫受其罪而已諸侯喑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蠚亡而死由不絶也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弟何以不立疾也何疾惡疾也

王者不臣

王者所以不臣三何也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世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為王后尊不加於父母加王何王者不臣也人譏宋三世内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絶域異俗扶中和氣所生扶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王者有蹔不臣者五謂祭尸受授之師將師用兵三老五更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為師則不臣也當其為尸則不臣也不臣將師用兵者重士衆為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内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為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異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為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已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禮服傳曰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傳曰子不得為父臣者閨門

尚和朝廷尚敬人不能無過失為恩傷義也王者臣不得為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許公不世待以初或曰王者臣得復為諸侯臣者為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為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於諸侯也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

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曰單父不言名傳曰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大也盛德之士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禮者何為長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爵祿也故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虜臣者亡不行

蓍龜

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

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蓍之為言耆也久長意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為於西方東面蓋蓍之處也卜時西嚮已卜退東向問蓍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積求之於質也禮曰皮

弁素積筮于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不見吉凶于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龜以荆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為嘔則是也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

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聖人未沒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由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預焉與舜北方巍巍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故放桀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興文王北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又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摇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

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疎江皐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肝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與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為風陰合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盍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昌盍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四鄉昌盍風至則申象刑飾囹圄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商賈

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文質

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詩云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珪為璋方中圓外

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禮記王度曰玉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圭以為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皆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為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為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為言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城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

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拜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珪三年珪不復少絀以爵圭所以還何以為琮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弊盡輒更造何以言之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明得造

璧也公圭九寸四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為四器石持為也以尚書合言五玉也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為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為贄庶人之贄疋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疋謂鶩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贄執麑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為贄士賤仗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

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脯也婦人之制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內修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腶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子見父

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贄也

三正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喪服大傳曰王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

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文家先改正質家先伐正質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質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王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

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天道左旋改正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據物為正也天質地文質者據質

文者據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質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二王之後若有聖德受命而王當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也非其運次者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

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三教

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樂稽熠嘉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教何明子無改父之道也何言知高宗不改之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

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効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尚書曰以教祇德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効忠形於悃誠故失野敬形於祭祀故失鬼文形於飾貌故失薄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

用之何謂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勿倍也故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縣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為明器者善為俑者不仁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言今古皆然也

三綱六紀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彊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為化若羅網

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為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已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為紀

助也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纏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

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為之減飡友寒為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何以言之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為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為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未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

順行篤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為舅姑也

情性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訣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

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為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為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為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

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為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為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為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

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為府也肝者木之精也木之為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脹張者是其效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為心肺主心為皮體主故為兩府也目為心視口為心談耳為心聽鼻為心嗅是其支體主也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魂魄者何謂魂猶伝伝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魄者迫然著人主於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閒總云支體萬化之本也

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弃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獘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皐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儡儡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於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是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姨譚公惟私也言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

姓名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

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故殊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絶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魯有仲叔季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立氏三以知其為子孫也王者之後二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孫上稱王孫也堯知命表稷契賜

生子姓臯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氏祖以億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為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士適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絶萌牙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于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于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泌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者何齋肅端綏之郊

見于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太甲帝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殷之諸侯也易曰帝乙謂成湯帝乙謂六代孫也湯生於夏世何以用甲乙為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

履湯名也不以子丑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為本本質故以甲乙為名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弃之因名之為弃也旁其形者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為丘或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祿甫元言武庚名不以日月山川為名者少賤

卑已之稱也臣子當諱為物示通故避之也曲禮曰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君前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郊廟中不諱又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敢諱於尊者前也太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不諱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人所以十月而生者何人天子之也經天地之數五故十月而備乃成人也人生所以泣何本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啟呱呱泣也人拜所以自名者何所以泣號自紀禮拜自後不自名何備陰陽也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首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首稽首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

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以魯大夫孟氏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

稱也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值少變陰陽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紝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之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值字所以於仲春何值者親故近於仲丈子尊尊故於伯仲之時物尚值叔之時物失之章即如是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載所以或上其叔何也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故上置叔上伯邑叔震也以獨無乎蓋以為大夫者不是采地也

天地

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揔名為人天地所以無揔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庶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日月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

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缺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

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小明有陰陽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四時

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朞也陰陽消息之朞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為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為上天

爾雅曰一說春為蒼天等是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為四時據物為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為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月為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為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為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閏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知闕閏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

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衣裳

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為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為衣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為衣何上兼下也獨以羔裘何取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所以必有紳帶示謹敬自約整續繒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所以必有佩者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瓀珉石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鏤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罰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腓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衆非五刑不見劓墨何其下刑者也腓者其臏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

五經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

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失

法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為人法矣已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則黃帝已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謂五帝也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常之受錄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嫁娶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氤氲萬物化淳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保傅記曰謹為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決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

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五而繫心也陰數偶再成十四四加一為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佚也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贄納徵曰玄纁故不用鴈贄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婚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禮昏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納徵束帛離皮納徵辭曰吾子有加命貺室某也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請納徵上某者壻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

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貺室某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夫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禮昏經曰賓升北面奠鴈再拜拜手稽首降出婦從房中也從降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綏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

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母親男女何親親之至也父曰誡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女必有端縭衣若笄之母施襟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祭紳以母之命命曰敬恭聽爾父母言夙夜無愆視衿鞶祭去不辭誡不詰者蓋耻之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不絕火三日相思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授綏姆辭曰未教未乞與為禮也始親迎於辭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主人曰某故敬具以酒父命醮子遣之迎命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娶妻不先告廟到者示不必安也婚禮請期不敢必也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

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周官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故禮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紀綱亂之大者義絕乃得去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

子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適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昏禮經曰將加諸卜敢問女為誰氏也人君及宗子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既沒已聘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大夫功成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掃灑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于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

但以子為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違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為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聖人交禮也女行虧缺而去其國如之何以封為諸侯比例矣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代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姓則卜之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為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下兼春秋傳曰

築王姬觀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者何尊之也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卿大夫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何下卿大夫禮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為之緦娉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

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簒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母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昏經曰告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

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父母者示婦與夫一體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閑見異辭故設此也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出婦之義必送之接

以賓客之禮君子絶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天子妃謂之后何后君也天下尊之故謂之后明海内小人之君也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春秋傳曰迎王后于紀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人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也妻者何謂妻

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為嫁娶者取也男女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没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配疋者何謂相與偶也婚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婚亦陰陽交時也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褪為亂長幼之序也禮内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

紼冕

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

室家君王又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黄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黄朱亦赤矣大夫葱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赤綬葱衡士韎韐朱赤者或盛色也是以聖人塗法之用為紼服為百王不易也紼以韋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所以有冠者幓也所以幓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士冠經曰冠而

字之敬其名也論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禮所以十九見正者而冠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服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裳也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冔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連故前葱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葱也絻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

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遂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見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遂延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委貌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母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為正萬物萌小故為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者統十三月為正其飾最大故曰母追母追者言其追太也爵弁者周人宗廟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玄何以知殷

加白也周加赤知殷加白也夏殷士冠不異何古質也以士冠禮知之

喪服

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為諸侯絕朞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朞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三月而已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朞月以成禮葬君也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

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始終而為之制以朞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朞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朞也朞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言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絰簫笄繩纓苴杖為畧及本絰者亦示也故總而載之示有喪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一日不食再不食可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

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為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大傳曰父母之葬居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戶北面練而居堊室無餘之室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又曰天子七日又曰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赤壁下為廬寢苫

塊哭無晝夜時不脫絰帶既虞寢有席蔬食飲水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居堊室始食菜果及素食哭無時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恃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體也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琴瑟不御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

則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為父母服夫亦當服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胎穆之尸食不得胎穆之牲死不得葬胎穆之域也弟子為師

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則亦之君所朝夕否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其時葬也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

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聞哀哭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望國境則哭過市朝則否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止日行百里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故禮奔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何明死復不可見痛傷之至也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允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

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崩薨

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象崩之為言崩伏強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凉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熠終卒卒之為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魂去亡死之為言澌精氣窮也崩薨紀於國何以為有尊卑之禮謚號之制即有矣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復者據遂也書殂落死者矣各自見義堯皆憯痛之辭見終各一也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終曰死為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

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天子崩訃告諸侯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訃諸侯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覩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為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為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也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疎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殷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隣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隣國明

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

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二問之而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絶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禮屬纊以候絶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於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唅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唅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唅用珠寶物何也有益

死者形體故天子飲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贈襚何謂也贈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為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贈賵者何謂也贈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小大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為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百二十二人紼者所以掌持棺也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倚塗士瘞尊卑之差也

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為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昇自西階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為言貌所以藏尸令貌全也槨之為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禮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于領大度曰公侯五重衣衾九十稱士再重禮曰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無大棺二重衣衾三十稱單袷備為一稱禮檀弓曰天子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梓槨以端長六尺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堲周謂堲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周人浸文墻置翣加巧飾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

死同葬之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為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為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曲禮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為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禮曰家人奉圖先君之葬君居以中胎穆為左右羣臣從葬

以貴賤序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來未之有改也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絶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檀弓曰孔子卒所以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又曰於邑北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封樹者所以為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白虎通義卷下

謹案第一頁前六行致告之義也刊本致訛教據玉海改

第九頁前四行士藁庶人艾刊本藁庶訛兼暢據王道焜本改

第九頁前七行又何以興之按今本毛詩無以字

第十四頁後七行虜臣者亡不行刊本虜訛爵據王道焜本改

第三十八頁前六行楚有昭屈景刊本景訛原據史記正義改

第五十二頁後二行往迎爾相刊本脫迎字今增

第五十二頁後三行率以敬先妣之嗣刊本先下衍迎字今刪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 臣熊 煇

中論

〔漢〕徐干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中論卷上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乾隆御覽之寶

中論目録　　漢　徐幹　撰

卷上

治學第一
法象第二
脩本第三
虛道第四
貴驗第五
貴言第六
藝紀第七
覈辨第八
智行第九
爵禄第十
卷下
考偽第十一
譴交第十二

歷數第十三
論天壽第十四
務本第十五
審大臣第十六
慎所從第十七
亡國第十八
賞罰第十九
民數第二十

臣等謹案中論二卷魏徐幹撰幹字偉長北海劇人建安中為司空軍謀祭酒椽屬五官將文學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末及注所引先賢行狀中晁書隋唐志皆作六卷隋志又注云梁目一卷崇文總目亦作六卷而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録解題則作二卷與今本合蓋宋人所合併也書凡二十篇大都闡發義理原本經訓而歸之於聖賢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曾鞏校書序云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今書獨闕又考之魏志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乃知館閣本非全書而晁公武又稱李獻民所見別本實有復三年制役二篇是其書在宋時尚未盡殘闕鞏特據館閣不全本著之於録相沿既久所謂別本者不可復得於是二篇遂終佚

不存又書前有原序一篇不題名字陳振孫以為幹同時人所作今驗其文猶是漢人手筆知振孫所言為不誣惟魏志稱幹卒於建安二十二年而序乃作二十三年二月與史頗異似當以此序為得其實云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中論原序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録豈況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為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嘆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刋之行屬之篇首以為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為

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名競相尚爵號君病俗迷昏遂閉戶自守不與之羣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耻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亹亹昃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讙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然其餘以疏略為太簡曾無憂樂徒以為習書之儒

不足為上欣之者衆辨之者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偽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踧

踏連武欲致之君以為縱横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譏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顔淵荀卿之行故絶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疢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正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戍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頤志保真淡泊無為惟存正道環堵之墻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為戚養浩然之氣習羨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已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賛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紀邁君昔志蓋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殞頽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為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奥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賛明之也

中論原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眈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

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中論卷上

漢 徐幹 撰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

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雎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

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

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為師昔顔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

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兎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崩亡之候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

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愍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絶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慢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慢慢之心生焉況無禮

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

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内而略外急己而寛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

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已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

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

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為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

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黄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

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為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為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脩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遺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為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絶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而不得禍

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為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虛道第四

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

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一本作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

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閾埶門南旁木也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

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為已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人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親氷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

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无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已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

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已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已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為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謂曰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子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子之不善惟恐過而見子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

更之也速如追兒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

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已者非蓋彼而大我也不如已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債極則縱多友邪則已僻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貴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瞀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為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為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鋭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

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闔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為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已之心分數明白至於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韋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

以踊膝跪足而不以為獘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為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

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一本作聖人無所不能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榦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榦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人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蓋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

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

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覈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為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

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已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已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鵕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為辯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為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

為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為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辯物

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讐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名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匹婦之為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愆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

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為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變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廓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名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奭然後悅夫以名公懷

聖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偽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禍於忽秒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為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

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鐘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為至羞何賤

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

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勛弘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寧亂王封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撫寧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為榮寵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為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竟其願其為大寶不亦宜乎故聖人以無勢位為窮百工以無器用為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

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為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周公之為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阼負斧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無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

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壇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中論卷上

謹案第十三頁後二行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刊本未訛求今改

第二十八頁前四行穰禍於忽秒刊本穰訛穰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連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中論卷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中論卷下　　漢　徐幹　撰

考偽第十一

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

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闕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闕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

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温恭然而時有距絶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奬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内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通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

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為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已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為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

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為而自成者也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偽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為善不知偽善者為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為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為聞不顯為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譴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為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卿之不務交游者非政之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

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魁魁魎魎將不吾覿而況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閒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肉農事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為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遠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為求賢今之交也為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

[illegible]聖王之[illegible]治禮義之中謂[illegible]力以盡地利謂[illegible]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illegible]民器謂之百工通[illegible]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illegible]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園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日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羣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

比為閭使之相受閭有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為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為州使之相賙州有長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羣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奇衺者比以告亦如[illegible]善而不[illegible]謂[illegible]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

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閥閱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為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謹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為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為表裏檮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

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闇寺不閉把臂挾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為也非欲憂

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殁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絶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歷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

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湎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

作歷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啟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故周德既衰百度隳替而歷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强攻取為務是以歷數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内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首歷用顓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歷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啟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歷比之衆家最為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歷疎濶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歷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歷猶復後天闕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為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不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啟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歷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賾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為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夭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潁川荀爽論之以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殁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今聞者精

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獘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顔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皆重義輕死者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槌鐘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煮鬯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槌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煮之類也北海孫翺以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千惡（一作移其性）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狥其名則曾參不為也子胥違君而適讐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讐悖人臣之禮長畔弑

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為幹以為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夭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為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為論也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間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二難者苟既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變化云為固不可以一槩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苟氏以死而不朽為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

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illegible]壽者民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教之義也惡愚惑之民將反厂常孔子何故[illegible]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為明允君子豈徒為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況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嚳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名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為少矣考其年壽不為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

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天道迂濶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為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秋或雨雪冬或無雷[illegible]為難而所謂禍者已欲遠之而反觸之[illegible]也且[illegible]必然而[illegible]為[illegible]天雖和福仁[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寸臂引人而[illegible]謂無慶而苟令以此論難而解以槌擊燒薰於事無孫孫氏譏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啓手然後為德子胥雖有讐君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固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遐舉或被髮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恐辱而俯就豈得責以聖人也哉於戲通節之士實關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

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琱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騖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為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

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況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也誘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為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性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為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莊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倚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

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而不能用也奸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貊照監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為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

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既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舒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秖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衆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譽及其任之

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譽而獲大賢其文王乎畋於渭水邊遇姜太公皤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名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為太師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齊桓公夙出甯戚方為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歌歌聲悲激其辭

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名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已心而徒因衆譽也用人而因衆譽焉斯不欲為治也將以為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衆譽為驗也此所謂效衆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衆譽為賢能則伯鯀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

知衆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驗為也況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衆人之譽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而人以為行不自見儡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辯物以不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約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統乎羣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不惑真偽叢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羣生賴其澤八極之內同為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illegible]乎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illegible]功[illegible]世咸名不垂於後則長為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謠曰素韠黃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韠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

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況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肱股惰哉萬事隳哉此之謂

也然則君子不為時俗之所稱者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詁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衆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用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為法治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是[illegible]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叡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

然而列國之君以為迂濶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於遊說之士謂其邪術（一作講其邪僻）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賞爵為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尚（一作久）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違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也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諂諛從之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違而好

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與即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為太子時與毅不平即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為名實欲因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以為然使騎刼伐之大為

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為之言於燕王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

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羣策之所長棄羣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二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更考其驗斯為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羽既敗為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

非戰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小人之器闇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矜勇有力詐虐無親貪嗇專利功勤不賞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令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叛謀士違離以至困窮身為之虜然猶不

知所以失之反嗔目潰圍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略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鱄蘧伯玉史鰌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絶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

臣世禄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强黄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禄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為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臣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

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鐵也一作以印綬為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所與籠鳥檻獸無異也則賢[illegible]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為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寧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道滯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麤穢暴虐[illegible]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莩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魁魁臺殿也如狴犴禾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滂滂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

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强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

必行則雖不重而民戒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踈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踈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一作不聊生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

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為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

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一作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令之為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彊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

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一作逋逃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刼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中論卷下

中論跋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于博古堂石

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譔有序而無名氏幹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陰石邦哲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世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巳酉平原陸友友仁父記

謹案第八頁後六行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刋本訛作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衆寡據周官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火伏而後蟄者畢刋本伏訛復據左傳改

第二十六頁後八行此二帝二王者刋本二王訛三王據上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連傑

孔叢子

〔漢〕孔鮒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孔叢子卷上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乾隆御覽之寶

孔叢子目録

卷上

嘉言第一
論書第二
記義第三
刑論第四
記問第五
雜訓第六
居衛第七
巡狩第八
公儀第九
抗志第十
小爾雅第十一

卷中

公孫龍第十二

儒服第十三
對魏王第十四
陳士義第十五
論勢第十六
執節第十七
詰墨第十八
獨治第十九
問軍禮第二十
答問第二十一

卷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臣等謹案孔叢子三卷孔子八世孫鮒撰鮒字子魚仕陳涉為博士嘗蒐輯仲尼而下子上子高子順之言行列為六卷凡二十一篇漢孝武朝太常孔臧以其所著賦與書上下二篇合為一卷綴之于末名曰連叢統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晁公武云漢志無孔叢子儒家有孔臧十篇集家有孔甲盤盂書二十六篇今攷獨治篇載鮒或稱孔甲意者孔叢子即孔甲盤盂連叢即孔臧書歟朱子語録又謂其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然唐書藝文志所載小爾雅即此書第十一篇李軌嘗註而別行之則其來已久矣書凡二十三篇與通考所載同舊作七卷此分上中下卷不知何人所併也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孔叢子卷上

漢 孔鮒 撰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

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

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且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

荅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絶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絶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

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

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彝倫之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

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奥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

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父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詩書所謂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

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孔子閒居　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曰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避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避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荅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

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之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

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

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

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時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

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

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絶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荅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顔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覩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

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蟀蟋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禄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

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

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无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无別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

（上盜猶大盜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

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　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illegible]曰[illegible]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者[illegible]無告者罪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率過以小罪謂之枳一作疕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　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

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羲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

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鄒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鄉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鄉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衛復我舊廬從

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崗施其阪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顏也泰山謂魯也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梁甫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

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

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笄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顧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晏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

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賔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荅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康子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荅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禄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

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

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繅貢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

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卽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

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顧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子張之子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太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

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求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

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奥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

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子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果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僖者（數本皆作潛）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見弒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

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

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參之子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

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

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木或作朱春秋作戌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

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荅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衛敬公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荅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

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荅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禁或作懼怨或作忌）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

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魯大夫家臣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遍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

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荅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

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内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

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一

淵懿邃頤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頒賦鋪敷布也蓋戴燾蒙冒覆也鐘崇府最積灌聚樸叢也閱搜履庀具也攻為話相旬宰營匠治也蠲祓禋屑潔也勿蔑微曼

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尼附切局鄰傅戚近也卲媚旨伐美也賢裒繁優饒夥多也幾蔡模臬法也蔡取著龜義亦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寒探裒鉤掠採畧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斁爽曉昕著譖曙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畧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悛格扈止也戶取其闔礙悛取其改皆止之義　幽曀闇昧冥也最冗自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彎挽引也承賛凉助佐也尋由以用

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胥撫拾也肆子燼餘也拓斥啟闢開也杜實充扨塞也實扨滿也奬率勵勸也勤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閒隙也迭遞交更也熸剗沒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牂緼朱也淫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旰晏晚也筭麗數也夌艾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也奚害何也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轓輈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禁録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享當也庚徹通也脩舒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勑質正也商蔑末也延衍散也末没終也仳辨别也非凉薄也復旋還也祖翼送也走叩我也姓命孥子也諧顧和也悛寤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擱忿也奸犯也汨猾亂也縮續抽也暨逮及也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睇題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

肆從逐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映晒也煽也晞烯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袤從長也荷揚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慝患也謫責也間非也順退也抗禦也靳取也蚩戲也褊狹也甚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為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偶也麗兩也驟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韙是也丕莊也佞才也暨息也話言也愆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腆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甚忌教也整顧也愨强也薄迫也燀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餼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閾限也廬寄也萃集也蓋倅也尤恠也蕾慚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此也偟往也矜惜也狃忕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慎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黄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鱮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麌麌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氂雜彩曰繪雜言曰唲

廣義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勞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韝心慙曰恧體慙曰逡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阽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殯羊至切殯坎謂之池壙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宰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苧葛曰布布通名也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麄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麄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頭也顛顏額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襜褕謂之童容亦云蔽膝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紩縫也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袡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冪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簀床笫也大扇謂之翣亦作鑰棊局謂之弈在足謂之履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絇也

廣器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棘戟也鍼鉞斧也干敃盾也戈句子戟也槷倪結切敃房越切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珌鞞之飾也矢服謂之弢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轛轛謂之輈輈謂之軸軫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扼上者謂之鳥啄轝綆也緧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謂綣樛而紾之為

太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謂之衍

廣物八

地也墉牆謂之陴高平謂之

葶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穎謂之鋌拔心曰揠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稷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葚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烏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鴉烏鷺也鷺斯也亦曰鷗鷗

廣獸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豜小者謂之豵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樛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六尺為步倍跬乃其大畧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禮玄纁五兩以兩為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為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上

謹案第六頁後六行幽縈所以祭星也雩縈所以祭水旱也刊本縈並訛榮據周禮及字書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雖徒步以朝刊本徒訛使今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乃惟青災刊本惟訛為據書經改

第四十五頁後六行體軀曰逡刊本曰訛而今改

第四十六頁後五行簀床第也刊本第訛第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舉人臣孫　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孔叢子卷中 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絡觀

孔叢子卷中

漢 孔鮒 撰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

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為辱必以敢鬬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黄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

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荅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荅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黄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攦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

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没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荅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馬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荅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傾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

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翣扇也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荅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褒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

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荅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嗌嗌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

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攝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

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荅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　陳廷魏人性多穢訾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廷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檃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廷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乂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乂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乂相見觀其

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劒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乂庸可棄乎今燕以詐破乂是乂不能於詐也臣之稱乂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乂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乂

對魏王第十四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安釐王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自疑上之疎已也嬖臣以遇傲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何如可

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顔諫諍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内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

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應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恣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姓名忱如先生之言於是乃

以管穆為臨淄宰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

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　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惟在知人王末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劒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

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

君勿學無疑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孤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

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惟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闕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羣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荅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味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

已則夷狄之用將靡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枚產（魏人）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為富者非惟一術今子徒問猗頓

何也枚産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　東里閭魏人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亮直大

丈夫也求為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持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惟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

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隅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庶可以寄財者其郈成

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魏人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

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皐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

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為矣王可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閒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隣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搆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

為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敝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喣喣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

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尅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啟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荅曰吾將行如

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　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荅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于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强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閔王為太子時嘗質于秦　此王能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王是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按此策甚疎必非子順語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荅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于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荅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一作綆）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

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荅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已未有無飲者）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荅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

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荅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荅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惟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荅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

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荅曰言貴盡心亦各有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荅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荅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晏子既陳屢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為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荅以其事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

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趙人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

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荅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荅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　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荅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詰墨第十八

墨翟著書誣稱孔晏之事故孔鮒詰辨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為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史云二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illegible]

問墨子其學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葬家公曰善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

案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恕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即田常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

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浮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已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遺也其哭聲甚哀公曰當不可哭

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為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子魚孔鮒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勑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于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安不疑矣

獨治第十九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荅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

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魏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估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

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啟於姻婭惟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必遵奉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

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荅曰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齋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齋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

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于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

命則卒奠斂主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鋭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於載櫜韔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

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荅問第二十一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

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

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諸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哀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

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為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絶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定不攜抑久長之

本王曰周存二代別有三恪其事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胤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荅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曰昔

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以是知甘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霈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顧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躁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荅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贛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

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忱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歿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孔叢子卷中

孔叢子卷下

漢　孔臧　撰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叙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凡九世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為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為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孔忠之子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

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罔巒手格猛虎生縛獳犴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為藪圍境內以為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囀夜則

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侯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支與槍同言獲獸多可槍其輪輪登滿較式）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躁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干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于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楊夭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北被玄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殽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

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寧一紀我賴以寧暑不御箋凄而涼清內蔭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叙斯情

鵞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鵞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為常棄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茲鵩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修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惟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修栖遲養志老氏之疇爵祿之求祇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憩於南藩覩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

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心致驕驕必致亡匪惟辛苦乃丁大殃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有百篇耶如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讐古之隸篆推科

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磨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絶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顔閔不殁游夏更生其豈然哉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肄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絶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

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博學問琳子黄厥德不修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絶分所食邑三百户封黄弟茂為關内侯茂子子國生子卬為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卬生仲驩為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遊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議貶史冊史冊諸子並用事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為不恤於進取惟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為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荅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昔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

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惟義當作毅字）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衆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君長患之是時闕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耶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為之奈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為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

內為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子建生仁以文學為議郎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學行聞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問羣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黄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子和（史作孔僖字仲和此書蓋孔氏子孫所作故不書名）大中大夫鮑彦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玄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為似若彊焉而不能勝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

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彊智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彊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厲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彊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彊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彊名乎哉　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

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極雖十言不能奪者惟析理即實為得不以濫麗費辭為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為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宂長溷殽之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為口實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偽徒讚然之是所謂

以巧辭多喻為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揆度真偽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

子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為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醼小人擊朴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為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襃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孔霸字次孺家於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惟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孔奮字君魚霸之曾孫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依大將竇融為家常為上賓從容以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闗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

難者集為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者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荅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倘肯遊意幸詳録之焉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祀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羣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絶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徵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鄉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

愛屋及烏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漢崔篆嘗著易林篆乃駰之祖故曰家荅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彦年十有二次曰季彦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於家長彦季彦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父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為得願子無疑荅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

留此不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邪得成長彦頗隨時為今學其時多為章句學季彦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　華陰張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彦荅曰性能沈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俱立捨已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荅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為之服問於季彦季彦曰有恩好其緦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於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綈素上紀先君下録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来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崔駰學於太

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彦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来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荅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彦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禄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贏非義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彦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彦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絶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絶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　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即皇甫規仲淵乃季彦族吾聞孔氏自三

父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荅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為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荷矣荅曰伯之子孫今其可仕季之子孫何所能仕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責乎皇甫笑曰善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長孫尚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世

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為之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為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孔大夫謂季彥曰大夫乃孔昱字元世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西漢士論以經術為內學諸子雜說為外學季彥之時方尚辭文乃以章句為內學經術為外學而君獨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患盍固已乎荅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學學知乎學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為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吾子立論必析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

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得其義爾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玅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君猥為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為先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噬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為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年之外必當有明慎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　楊太尉（楊震）問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合羣籍如世不歸大儒何荅曰不為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用爾免害為幸何大儒之能歸乎　季彥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為食育鳥獸以為肴衆座僉曰誠如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為不如明公之

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禀天地未必為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為人而生也蚊蚋食人蚓蟲食土非天故為蚊蚋生人為蚓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為人可以為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椀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亟陳厥故季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必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

皆不善其言季彦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彦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彦憂遂止乎家季彦為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隷舉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為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史稱年四十七

孔叢子卷下

謹案卷中第十頁後三行寡人以民多犯法刊本以訛爾今改

第十四頁前八行子順聞之問魏王曰刊本聞問二字互訛今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及三月政成刊本月訛年據家語及上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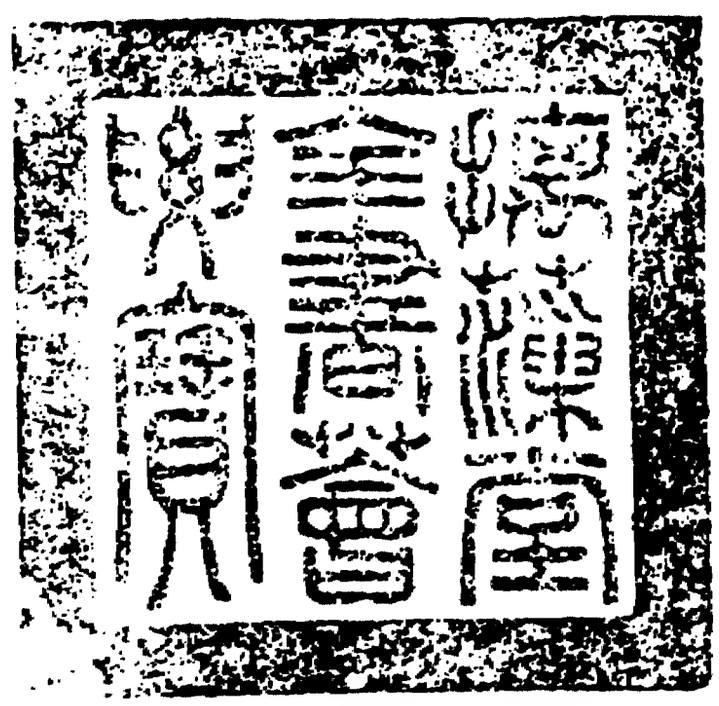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後六行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上矣按上一本作主

第三十五頁前二行秦滅魏求耳餘刊本餘訛魚今改

第三十五頁後二行王又聞子賢按子下疑脫魚字

第四十四頁前一行譬類忱佳按忱一本作誠

卷下第十二頁後二行徵臣蘭臺令史刊本徵訛微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翟槐
謄錄舉人 臣孫潢

傅子

〔晉〕傅　玄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傅子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絡觀

傅子目錄

正心　仁論
義信　通志
舉賢　重爵祿
禮樂　貴教
檢商賈　校工
戒言　假言
問政　治體
授職　官人
曲制　信直
矯違　問刑
安民　法刑
平役賦　鏡總叙

附錄四十八條

臣等謹案傅子晉司隸校尉鶉觚子北地傅

玄撰晉書本傳稱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玄初作内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通群孫孟于往代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有傅子一百二十卷是唐世其書尚完至宋而崇文總目所録止存二十三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尚見其名至元明以後藏書家遂絶無著録者蓋傳本久佚世所見者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寥寥數條而已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謹采掇裒次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

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責教曰檢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叙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一篇而永樂大典誤分為二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攷謹依文編綴總為一卷其有大典失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當即前篇闕佚之文顧未敢以意附會則别為附録繫之于後晉代子家今傳于世者惟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嵇含草木狀戴凱之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已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録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又多道家詭誕之説不能悉軌于正獨玄此書所論皆關切治道闡啟儒風精意

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過之惜其全本世已無存而殘編斷簡收拾于缺爛之餘者尚得以攷見其什一是亦可為寶貴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傅子

晉傅玄撰

正心篇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況于人乎況于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情繫曲房之娛臨朝宰事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正乎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

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則象矣古之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夫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違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已非人而禍遠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基以為固禍機發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挾邪

心以虐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虐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大小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為之憔瘁猶未足以逞其欲惟不推心以況人乎故用是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已惡有不得其性者也古之達治者知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正于內而後動靜不妄動靜不妄以率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仁論篇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

相伯夷於首陽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析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懸乎固陋斯安況其為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漸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善不亂義也

子方惠及于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案此另是一條與上不相屬舊本惟此數語疑上下尚有脫文）

義信篇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婦相疑于室大小溷然而懷姦謀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為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迴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者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于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已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矣此無信之禍也

通志篇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惟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惟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後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江海所以

能為百谷王者以其能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于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父而授其子則于天下無所枉矣石厚子也石碏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謂公道夫在人上天下皆為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無遠無近死命可致也惟患衆流

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離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獨塞衆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夫天下之大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勢分矣昧于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于利者業此句與上文昧于利者句疑俱有舛誤變業而黨成正人守公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所聞實寡矣外倦于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士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

失矣問曰漢之宮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篤于義能

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無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存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已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已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誠雖富不盡是猶歡然受之所以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已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內

諛者順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于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為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舉賢篇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聽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為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才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為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與骨肉其于誅

賞豈二法哉惟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于高祖臣莫奇于韓信高祖之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亡士信之奇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矣又將案法而誅向不遇滕公而誅之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又安得市人

可驅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項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絶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進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納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世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皐陶難得皐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人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專致人之道也博任人之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正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皐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

既得皐陶伊尹而又人人用耳目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忠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為之謀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强兵則富國强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哉

重爵祿篇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其德不授祿非其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也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

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生而食于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于官而或營私則公法繩之于上而顯議發之于下矣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于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也明矣必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

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利而營私利也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渾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于前妻子餒于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于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于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于內交黨離于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主不詳察聞怨興于內而交離于外薄其名必將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閒之怨不憚遠近之譎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明于俗委死溝壑而

終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之人知為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為濁善者變而陷于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有也

禮樂篇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益損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

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已以況人此禮之情也商君始殘禮樂至于始皇遂滅其制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于刑書雖荷戟百萬方石城造（案此句疑有舛誤）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無盡忠効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

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分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齎不貲之寶獨宿于野其為危毀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乎

貴教篇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水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成而禮行因義立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

然者也人以智役力也以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于禮讓則修禮讓（案原本無則修禮讓句據下文知是脫誤今增）利出于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于悠悠者乎

檢商賈篇

夫商賈者所以沖虛盈而權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

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死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偽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為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常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

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于上百事動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及秦亂四民而棄本業苟且一切之風起矣于是士樹姦于朝賈窮偽于市臣挾邪以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半公室農夫伏隴畝而墜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于下下窮死而不知歸農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言非典義學士不以樂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過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用足而不匱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

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一商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并兼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物非民所生而請于商賈則民財日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者末之有也

校工篇

天下害莫甚于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

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資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欲者有盡以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為碑鐫石為虎碑崇偽（案此句疑有脫誤）陳于三衢妨

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天下定矣

戒言篇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為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亡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也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則禮讓興抑其所貪則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為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

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假言篇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能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政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夫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鬲乎其間煮之而能兩全其用無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

物為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鬵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問政篇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罰不用情刑罰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惟公然後可正天下也善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于人乎堯水湯旱而民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吳懈而為秦越人且害之而況于天下乎

治體篇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為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並矣

授職篇

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夫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此國家之棟梁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天工時叙矣

官人篇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

曲制篇

天下之福莫大于無欲天下之禍無大于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者則物莫能盈其欲矣

信直篇

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繼

之不亦至直乎至矣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境内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希陷乎不義

矯違篇

傅子曰正道之不得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逄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問刑篇

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李斯又深刻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愚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絶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

安民篇

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

法刑篇

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詔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矣

平役賦篇

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

鏡總叙篇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

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附録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盂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烟火行天雖傾竭海不能救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至始皇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滅之秦人觀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

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其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

夏令被裘冬令被葛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

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

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以上六條永樂大典中錄出

懸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金于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

朱生善彈琴琵琶雖伯牙之妙無加也以上二條見諸子瓊林

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生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沈瀨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鴨足何以販雞足何以斷案販字無鴨足之義斷字字書所無攷字典有販字肉也又有斷字脉也或傅子本取鴨足有肉相聯屬雞四爪如脉絡分散之義亦未可知販斷疑即販斷之訛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原文販斷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

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荀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

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于境内放長蟲于左右也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若河内諸縣去北山絶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真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調非所生民以為患

陸田者命懸于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

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管寧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船皆破惟寧船自若夜晦船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趣之得島一門人忽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覔鑽火具

劉備襲蜀丞相掾趙幾曰劉備其不濟乎拙于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傅朝曰劉備寛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劉備之略三杰佐之何為而不濟也

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深思也

有惡劉曄于魏明帝謂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疎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如也

王黎為黄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太祖武皇帝魏武帝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皁帳幡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為慶弔之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裌初婚冠送餞亦

服之

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食盃而汚之偽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生三十歲不知此婦三十歲尚生地中也將一朝欻然生偶與發冢有會也

相者三停九候定于一尺之面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西國人言蘇合獸便也中國皆以為香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躑楮車畋獵乘之

有追鋒車施通幰車

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用感而作

馬先生鈞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功百倍于常此二異也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自入設為女樂無象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一車輪懸瓠璧數十飛之數百步馬先生之巧雖古般輸墨翟王爾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以上三十三條見太平御覽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

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

道教者昭昭然若日月麗乎天

侍中冠武弁

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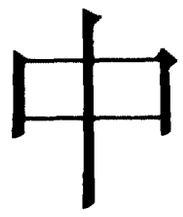
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置中正平人材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以上七條見文選註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李真滋

傅子



說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中說卷一至四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乾隆御覽之寶

中說目錄

卷一　王道篇
卷二　天地篇
卷三　事君篇
卷四　周公篇
卷五　問易篇
卷六　禮樂篇
卷七　述史篇

卷八

魏相篇

卷九

立命篇

卷十

關朗篇

臣等謹案中說十卷舊本題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說五卷通考及玉海作十卷與今本合凡十篇末附序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畤録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篇通弟績與陳叔達書一篇又録關子明事一篇卷首有阮逸序末有福畤貞觀二十三年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嘗辨所載李德林關朗薛道衡薛收事證以史傳無不乖舛其說極為精核今考通以仁壽四年自長安東歸河汾即不復出故文中子世

家亦云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而周公篇乃云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阮逸註太樂署煬帝將遊江都作此曲隋書職官志曰太常寺有太樂署是通大業末年復至長安矣是亦謬妄之一証也阮逸序謂淹曾序中說今考淹所著世家歷序著禮論樂論續書續詩元經贊易凡六種而不及中說又福畤序謂淹索中說於仲父凝凝追而求之始得百餘紙不著篇目未能詮次至貞觀十九年凝始授福畤福畤始編次為十卷則中說之藁初未與淹況淹卒於貞觀三年越十六年中說尚未及編輯成本淹又何從序之其為牴牾亦灼然可見故晁公武疑此書為阮逸偽作今考劉禹錫集王質神道碑稱質曾祖勉為文中子之孫併稱隋朝諸儒惟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者皆天下儁傑著

書行於世又李翺集與梁載言書稱太公家訓王氏中說則實有其人其書非盡出贋造朱子謂是書假卜筮象魯論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乃福郊福畤之所為其言近是況邵伯温聞見前録載逸偽撰元經薛氏傳闕子明易傳李衛公問對三書而不及中說而宋咸辨文中子一書年代稍在逸前尤為確證固不得以逸善作偽概以歸之矣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阮逸注中說原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奥盡録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畤兄弟（福畤文中子幼子畤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闕子明

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緗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依遷史人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孫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

而遺事必録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倞其亮反）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奥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顔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

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謹序

中說卷一

宋 阮逸 注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鞮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遇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録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

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體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矣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稽都正則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擬經制紛紛多且亂乎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子不復屬聞王都有變大業故

至隋○注胡畎反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韓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一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其名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常罰三百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貴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常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賞罰不明乎人心無所歸薛收曰敢問賞罰而賞罰不明乎人心無所歸乎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哀周之法謂東周始王據國賢君非也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遷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

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不可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忌所惡出為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拓跋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為儀同頗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聲知德為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文知道為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

預議者也預朝政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知實道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援于眷反門人皆霑襟焉哀隋將亡霑知廉反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安仁或利而行之賢人利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強仁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賈瓊門人未見習書至桓榮之命續書有桓榮之命篇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強為太子強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傅之所以終讓成美也繁師玄未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劭有北齊志師玄撮其要為錄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文詞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廬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經以戒之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皆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

密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唉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舅傳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古驗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頒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迴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不深犯多歛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侈則用益耗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反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太過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歛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謀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效歟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憂貌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以恍惚憂也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嶽此言五舉成數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用省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秦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居音姬禮記曰何居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弒之周遂微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黍離為始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禮行皇極也沴間計反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數故樂形仁聲也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玷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

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汨彝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謙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荊州祜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諷已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橫也衝直也麾兵橫直猶辯縱橫晏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正天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知生者弔彼弔我失其助故拜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遣之論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乎寬以仁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乎慎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非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已也以己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曰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體則無方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延州望龍門之闕河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

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見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

中說卷一

中說卷二

宋 阮逸 注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者心可見矣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潔而端莊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忠物而勇斷威也和而博賈威字文蔚賈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收也曠而肅薛收體曠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白山來學於子誠慤而威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靖彥博皆為僕射威為內史令淹為御史大夫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屢空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

身殁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似志所為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為公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旨遠為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塤篪塤土音剛而濁篪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

掌塤銳上平底六竅篪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綠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設采詩官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秦梁文弊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學文本為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奢罕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挺特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挺執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曲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異端害也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為對王績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

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孝則知父之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弟則知兄之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營一身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非應

天順人則禍已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為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强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叛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絶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有道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四民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絶用有節禮不闕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不居良田妨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敢無之遠謂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易為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强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叛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絶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有道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四民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絶用有節禮不闕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不居良田妨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敢無之遠謂

算術申韓之學厚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勅而口不能言時稱其質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好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好平刑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權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至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歸子在絳絳州程元者因薛收

而來（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叔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天下遂亂績經既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興）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鈎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恕若章帝赦楚王從者是也）其役簡（仁也）其刑清（義也）君子樂其道（公也）小人懷其生（恕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淳則舉漢雜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駁雜）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所以正之）大義之蕪甚矣（荒蕪）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所以明之）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後若無聖安能

格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湯直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君）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若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為）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大備威德也）後之為政有所持循（一本作脩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无位則修而取中焉）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如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妙萬物不思而得生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

然未至上哲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趨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神道並行無所至無不至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方非至賾惟幾妙乎萬物則安能通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通則何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混然圓神若大行之一不可得而見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道大而無所道德高而無所德是忘矣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是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頓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隅故也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輩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忘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混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

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敘事初王沈撰魏書韋曜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略存其大義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詰奚吉反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姦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聖人權衡之法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丘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渝弋朱反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正道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韓詩毛鄭詩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禮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詩失於齊

魯齊縣圉生治詩為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為儒學魯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已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七代注見上懣昏也懣莫困反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諷時政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蕩滌鬱結獨處無邪出則悌入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悌動天地感鬼神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亂之情哀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惟達意而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適變蓋守靖而已子曰過而不文不文過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與姦則賊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好佞則亂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為惡則死可也

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太和詔冊帝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子始述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方伎術非事親不暇為也苟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苟城令陝州縣名苟而銳反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歷恐門人拘忌妄習災福故特云懼費日而已子謂薛知仁善處俗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苟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彖辭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同州刺史內難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道

中說卷二

中說卷三

宋 阮逸 注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驕且吝不足觀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滅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巽言以拒之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歎反古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單孤丈人無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斯文喪矣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遂行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十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遂矣其有成敗乎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伊尹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承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

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訝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名還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為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之政（痛隋行秦苟且）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位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襲爵通侯無罪國不除）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宴突厥使者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次三曰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子游之而已）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竟誅死）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中明制度重言美之也）

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蓋有遠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為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名為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治之辭梁朝士人宗之蓋務妍修此治可見矣）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照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言急皆狷可見矣）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為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德璋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嘗作殷妃誄使竟門故事宋帝深銜之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生罪誅此纖碎可見矣）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為之好裁緝新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為學書文體相夸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土阿土孝綽小名蓋淫詞類舅此鄙可見矣）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

為齊新安王記室牋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揔詭人也其文虛揔字揔持與陳後主為長夜之飲相和為詩不持政事此詭佞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亂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為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為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為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士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尚書召子仕隋尚書署天下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穿辟遠以藏用署常恕反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揚雄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佞惑主豪誘衆不若愚恪守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宏達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晉司空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與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為膏肓之疾及愍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房玄齡問

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明辯今之史也耀文空事詞語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曰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續周殷魯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于宗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無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也或誡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誡是謂五志皆志所之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

其變也（變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安其下）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變政）苟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不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之）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貞觀中為御史大夫有才辯官終僕射）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直同）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謂情亡性）殺生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安行）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纓蓋其中賢也）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為人惡寒而變肅殺之令）損之可也（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中焉可也（不偏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今之事君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別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公革而已不敢辯與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奧義不可槩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則論辯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績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

說教其行也方短步也若有所畏禮恭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歆愛得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州為鄉五族為黨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救之反必後未忘哀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易化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鍤鍬也非大夫則徒行畚布忖反鍤楚洽反銅川府君之喪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椁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亡者生所御物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芻靈者善謂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除服被起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為之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為婦之綱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令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耻我則不耻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

才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從王命為仕吏執乎役力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官則為天下設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為言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謂終復子明辟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

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中說卷三

中說卷四

宋 阮逸 注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成王答伯禽私而恕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省漸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亹亹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

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謂我輩設其放曠如此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方曰劉伶何人也劉伶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攜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閾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伶亦放而已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

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叔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叔善言叔達善德二子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遼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祖欲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

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武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吞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有時作尼故曰存乎其人人謂真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歷及真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為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鄙至王泰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

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

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苻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苻秦逆東晉在而堅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興文物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溫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王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

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泰泰子覺建號稱周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虯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為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閒居退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興學校然好自矜伐為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注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

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學正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焉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事必從宜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官仕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誠哉信有此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彧死攸生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彧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惟幄舉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彧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裝貌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旨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戚貌劒珮鏘如帶劒示威垂珮合節鏘如響聲皆所以防其躁也戚重有節則躁無自入焉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

於淵寘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郜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煬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淳朴之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注見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真高莫窺測其次地隱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心在世外子謂姚義能交結交或曰簡簡靜子曰所以為能也淡故簡或曰廣廣泛交也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泛愛中有擇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

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為制漢因之曰誥誥告也秦改告為誥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誥者也曰策求直言而策慮之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爵命曰訓師訓曰對奏對曰讚襄讚曰議評議曰誡監誡曰諫箴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割分判者也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記皆同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難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不難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載馳篇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為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干髦而遣之干髦衛詩美臣子多好善既而曰王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在虛飾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時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久臨事責斷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責正出處責潔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之然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績經也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表弟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過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

鄘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未見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

中說卷四

謹案原序第一頁後八行貞觀三年按新唐書太宗紀杜卒在貞觀二年此疑誤

卷一第一頁前五行上黨有銅鍉縣刊本鍉訛堤據隋地理志改

第三頁後三行惠帝名衷刊本衷訛裏據晉書帝紀改

第五頁前五行援于眷反刊本眷訛春據廣韻改

卷二第二頁前七行八病未詳按沈約云詩有八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也此失考

第三頁前一行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刊本衡訛行據隋書改

第六頁後一行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刊本館訛管據後漢書改

第十頁前七行懣莫困反刊本莫訛七據廣韻改

卷三第四頁後一行字德璋刊本璋訛章據南齊書改

第四頁後二行傳于樂府刊本府訛有又宋帝深衡之刊本衡訛衡並據南史改

第五頁後七行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刊本讓訛署令改

卷四第一頁前四行代成王答伯禽刊本成訛武據禮記改

第一頁後一行山濤舉之自代刊本舉訛學據三國志注改

第二頁前五行魏祖欲封疇刊本祖訛相據三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薄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龔煇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中說卷五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中說卷五　　宋　阮逸　注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没身而已況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

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為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汝猶言自彼也以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彼觀我則心迹固殊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乎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私諱過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邃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地必有經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略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己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厝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

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績書有誡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勤拳委曲以禮誡之子曰改過不恡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績書有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

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績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績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圓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馬虬薦王肅及行也及闕朗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釋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皇極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實中道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惲

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郅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脅惲令稱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

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幾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隕獲必不驕矜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況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見縗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縗七回反絰徒結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慰勞見王人必俛之俛俯僂避之鄉里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禮盥古緩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并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反毀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述之而反異之薛收曰何為命也

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譽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亡獨臣尚能稟命爾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尚有志而已薛收曰帝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兼帝而稱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卹人之心則正雜霸之跡則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為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

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為然）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理）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為德蓋遠）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為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兎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姓與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劾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謂智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貞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殁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行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爾）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

不能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為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馮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言違惡遇邪當諫諭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祖歸情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愔於斟反子曰輔矣愔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弒逆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為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賈瓊為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無傷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不苟言貌汎乎利而諷之無鬬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諷之勿辯捷自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近則江南以為正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齊梁陳之德僭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漢文景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云此時漢制已絕何為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絕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

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辨哉誠不得已也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為詩樂為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殁詩有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說卷五

中說卷六

宋阮逸註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壬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沿前代號也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空號爾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苻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

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開國難泣涕率兵來赴天子留嶠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元子為晉將軍平李勢破苻健有功為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為燕人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者也情政多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見上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

鳴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有讚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皐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皐陶曰賛賛襄哉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續書有誠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盤銘云德日新苟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盂也盂方則水方勒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之誠自無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臣獨以為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

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策賢良雄才大畧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枚臯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綺書所以有志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驕侈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為僕射子曰清以平威以老臣責位引其子夔預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鬬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鬬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蓋推行取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屬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九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六經續而彝倫敘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龍門關北歸晉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吏子為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為宿未忍去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羣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彖詞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巽齊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

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皇極義）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偪下下不僭上人志自定是中也）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繫辭）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獻公曰（安康獻公）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獻公之志而作）程元問六經之致（續經）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見上）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歷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歷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也）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處居中）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義乖則我再三伸明

之爾）其好而能樂勤而不猒者乎（言我但好學不厭而已）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程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子曰見而存（固所見而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不勉而中不言而信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以機誘）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慢謂傷名教）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任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顏如也（顏如不矜持之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隱者也聞琴知意）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緩傷絃調也）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磻薄官反）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棧而

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鼗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子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人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斥牧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不疑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直而遂能強立聞過而勿喜程元能之好學亂世善富貴寶威能之好德爾寶田

處貧賤而不懾能不壯重常能之能時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賓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

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啟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甚矣人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言而已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諸郎呼為狂人醉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於衆人故曰人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荊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來知孰是言二人自有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違或藏名或混俗或諫國皆軌一有違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為名孰為俗孰為國惟愛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又何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致則

成天隱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諸國僭帝號故曰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時為絳郡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城縣陳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見役民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郡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仲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楚公註見上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古人杜門却掃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將謂真閉門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運奇一時之用無為長世之圖文中子以為知言言得大者遠者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為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苟不能行猶不知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為之義仲長子光字不曜重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之非自立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終號無功子自作傳弃官不仕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中說卷七

宋阮逸註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難注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恒卦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彥博本以多知為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常棣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彥博退告董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豳曰樂而不淫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豳詩爾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豳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先也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朱光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並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爰

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底即吾君也必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禮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予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何為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子曰主中國者將在真主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在真主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雖實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

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王為公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宋齊梁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貴貴猶興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頻王導為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頻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原是無復及其亡也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何為不帝董常曰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棄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末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史以其末亡而必奪之也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未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

鄙杕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鄙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鄙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喻也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末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浚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記君之善也詔君以告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善長在孟子四端為惻隱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總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責瓊不知心也吾盡之矣如要無為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教爾也此謙辭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篡國君子振鷺翩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將譏人壽幾何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齪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齪測角反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樣如穿窬者爾窬朱反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詠古詩也頹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忝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君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答以家人卦大象詞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說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正大人吉象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句踐是也有始有卒難全也哉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

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闕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毫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爻效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闕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同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以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荊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易而竟未獲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名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接之是執一端

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夭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爾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亡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無為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閒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辯不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正統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為詞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為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為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註見上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若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廢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強讓之也故曰義保終榮寵不亦宜矣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冀之跋扈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惠帝秉太子遹未加師訓而立果隳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歷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歷數不及三代者

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七

中說卷八

宋阮逸註

魏相篇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乎畧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弘宣濟陽人宣帝時為漢宣帝相神爵五年以其子為侍郎上書言明君公卿以下皆得盡意時令之要上以相為御史大夫後為丞相封高平侯薨謚曰定侯子玄成嗣子玄成以其父謚下世故不得嗣而善楊遵彥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其御下以法業自許而嘗於為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似非嘗楊愔字遵彥事跡註見上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王虬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督將軍害靈后及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汙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人謂不密吾不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汙迹保晦其心密矣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訐也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終乎中道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知十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

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威曰聞朝廷有名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警警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其輔遠賢也）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車度險曾不為意乎喻治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威愴長言之終其意也）既而曰不可為矣（言情必亡不可救）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思無邪在乎性）禮以制行（行不可縱必禮以制之）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樂以和之）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是往也）易以知來（生生不窮是來也）先王之蘊盡矣（蘊奧賾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詰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生亦足矣詰陟列反）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傳不顯）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孑也孑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彼之非）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欣噶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日不舉樂）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

書也（罷侯置守天下為一國）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分名無一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為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為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歟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必執大棄小是謂大中）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小子敢暫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為正朔蓋天命歸中國也）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竊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況玄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

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為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善董常聞辯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為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激常）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兵人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己以及天下漸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正也而私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遊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

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典禮）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也）斯已矣（斯隋不能舉）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貞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貞觀三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偷薄也）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棄古禮是掌教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子

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誦習）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煬帝遇弒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罪死）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待時而行）竊比我於

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賢良策後為公孫弘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述業）不動故無悔（悔生平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也）不雜學故明（明道也）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蟄也忿懥者仁之賸也纖悋者義之蠹也（蟄藏蠹皆喻害物蟄亡遇反賸從曾反又徒得切蠹都故反）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音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下所蘊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經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述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以盡神之典）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樂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退之故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哀亂之世賢人

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左右教化子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耀改為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為誰止二子問之吾視其顙頽如也重而不亢顙重之貌亢昂也目燦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瞬目曰瞬口敦如也闢而不張敦厚闢深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言狀貌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秉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泄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躁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時罕真靜儉者賈

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明而毅故曰強矯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必先利人無苟說所悅必以道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片善亦取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篇註曰似嗣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擇之即壞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為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

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易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則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昧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仕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註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患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無不下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我將何之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苟城府君讀說苑苟城說苑註見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有進物義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答云吾亦然實勉之爾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註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凝雖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不曲貌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凝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璋言讚易剝卦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中說卷八

謹案卷五第六頁前三行無隕獲刋本訛無損獲據禮記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漢文景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刋本漢訛後景訛帝據漢書改

卷六第一頁後二行崔姓帝嚳姜嫄之後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出自齊丁公若姜嫄之後則姬姓矣此誤

第二頁前三行字元子刋本訛字子元據晉書改

第七頁後七行謂門人曰刋本門訛則今改

第九頁後四行未知孰是按顧炎武曰據史記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古吳虞字通用論語左傳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第十頁前六行漢置八使行郡國刋本脫郡字據後漢書增

卷七第三頁前四行是歲丙申皇始元年刋本始訛后據魏書改

第三頁前七行未敢告動民心去之按詩箋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卷八第六頁後七行弋者何慕按法言慕作篡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　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　臣龔輝遠
謄錄監生　臣沈元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中說卷九 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中說卷九

宋 阮逸 註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註戢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即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名名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曰名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名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

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末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寧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為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斁（斁厭也）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已不如即師之）易子而教（易互也）今亡矣（亡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已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嫌疑惜其身是大臣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已之心不苟其位非具臣矣）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之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過也）焉能不違（不違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達道）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慤者也（慤謂

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為上）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經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經者待其具而後教之爾此並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不永）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

而語樂則喧德敗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舞文也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和行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深與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緩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淺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猶環數有奇耦人不能逃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盧谷反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何辭對帝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道賢者當悟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交是生三釁釁許慎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隱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雖太訐必容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況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一訐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示罰衆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弒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惻隱歉苦簟反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歉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

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灕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所化教解上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設即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為決淳灕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言情之惑性如歧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實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答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猶

羹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默似隱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都是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仲故曰識為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達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天神也近則求諸已也已謂人倫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已復性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人人一同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潔音敬也盥古緩反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故又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

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奧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悟易）子曰躬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譏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干祿棄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絃誦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中說卷九

中說卷十

宋阮逸註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煬帝失道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詩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辯）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冉子為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況為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辟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讒說殄行至矣遠謂難及）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為諫議多直言劾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

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舉吾族）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畫衣冠為法）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為中代）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之志）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知故及弑）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禮志）正歷數則斷南北（南北朝）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況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絕而特振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歷數斷絕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年都洛歸得中國也）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中）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以道）禍莫大於多言（言不以中）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蔽）辱莫大於不知耻（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王）知治而受職（齒胄學古）古之道也（此周制）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

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引古語。隳翻規反）不知其政也（隱者言放）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之要也）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況君乎（君更須知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徙豪傑強本國然棄禮義起兼并為苟且之道）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臨之）法速寧若緩（緩寬也）獄繁寧若簡（簡不滋彰）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並譏時）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此亡）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同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聖人）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紂疑文王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就拘藏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勿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言仁）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仁中）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得而識也）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循之法）雖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立則亂）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祖述）

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是麃是蓑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夫是麃是蓑雖有飢饉必有豐年麃悲驕反蓑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真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一統）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南北朝偽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為土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偉其文而已不用其道）所以

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首篇名）魏永為龍門令（永未見）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終戒之）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終）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自中說之後也）太原府君曰（獨府君者凝二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裔）不達于茲也名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略例）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懷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稱其讜正出為胡蘇令時杜淹為御史大夫王凝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凝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棣州）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時遂退）御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士禮）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所蓄）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足）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之室）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力謂自耕桑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

董仇早殁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變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 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

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燕居歌伐木而名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

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貞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

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茨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

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

茲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為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為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録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内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黄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温杜獲攀龍鱗朝

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藩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為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

對者徵在下坐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頹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名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為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閒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

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懷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

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皐子答陳尚書書　　王福畤　撰

東皐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皐自號東皐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懃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啟之徵也儻逢明王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

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啟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皐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為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

言深殆非彝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遂發明
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為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
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算
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
算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
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
役勑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
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

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
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
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
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為祕書郎遷給
事黄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
閒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田穆
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
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
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
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
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
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
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
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
為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蓍卦以
百年為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兌上
乾下䷀離下捨蓍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爾從今

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藩臣秉政世
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
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
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
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
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
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

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
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
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乎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
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
俗其興也勃又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
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
南運歷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
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

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
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冗而晚節末路
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
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
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
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
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
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
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
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
黄初元年庚子至今二百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
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興王者合乎用
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
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
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
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
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
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
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
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
可見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
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
此占筭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

周復辟近古亦絶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逮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干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歷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筴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筴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馳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歷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筴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

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
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
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
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
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
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
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
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録　王福畤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
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
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
莫得聞仲父釋褐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
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
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
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
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
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
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
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絶磨滅未能詮次
會仲父黜為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録
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
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為六

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
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
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
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名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
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
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録事又以
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
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

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為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為者其天乎年序寖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閽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為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十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元錕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言經義論子子說

法通玄

子虎叢

53